

毛詩正義

第五冊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六 [十六之三]

[五二]

一三四一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棫樸文王能官人也棫兩逼反樸音反芄芄棫樸薪之標之興也芄芄木威貌也樸樸木也標

積也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賢人衆多國家得用蕃興箋云白桷相樸屬而

生者枝條芄芄然豫所以爲薪至祭皇上帝及三辰則聚積以燎之○芄薄

茅反音西字亦作標芄音九反云積木燒也桷音濟音濟音辟王左右趣之箋云時

君也君疾於事謂相也文王臨祭祀其容濟濟然敬左七喻反疏芄芄至趣之

臣皆促疾於事謂相也文王臨祭祀其容濟濟然敬左七喻反疏芄芄至趣之

枝葉茂盛者是彼棫木之樸屬○時音壁注及下同趣而薪之又載而積之於

而取之又引而置之於朝使國得左右輔助而疾趨之賢人在官各司其職是

儀之君王其舉行政此賢臣皆左右輔助而疾趨之賢人在官各司其職是

薪燎以祭之時左右諸臣趨疾而助之言皆助王積薪以供事上帝是其能官

人也○傳芄芄至蕃興○正義曰芄芄是棫樸之狀故爲威貌釋木云樸樸則

當積聚標在薪下故知標爲積也此詩美其能官人則以木茂喻賢人德威樸

屬喻賢人多薪之似聘取賢人積之似聚置於朝故云山木茂盛萬人得而薪

是互相足也蕃興者謂蕃殖興盛言國家昌大之意也○箋白桷至燎之○正

毛詩注疏

十六之三

大雅文王之什

中華書局聚

猶附著堅固貌也此言樸者亦謂根枝迫相附著之貌故以樸屬言之欲取  
 為薪故言其枝葉茂其然薪則一歲所須燦燦之薪皆於季冬收之  
 薪柴以供郊廟及百祀之薪燎則上帝及三辰則聚積燎之解樵之意也知此  
 擬明年之用是豫斫也至祭皇天上帝則亦祭事燦之日與大宗伯燦文  
 為祭天者祭天也云奉璋峨峨是祭時之事則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燦文  
 同故知為祭天也大宗伯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  
 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  
 之者彼云種祀寶柴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  
 其文耳故注云種之煙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  
 或有玉帛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  
 今文彼注以皇天為北辰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  
 冬至於圓丘所祀天為北辰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  
 之者以周禮文自相顧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猶皇天上帝周禮以為一月令文無所對宜廣及天帝  
 別言五帝則昊天上帝之中無五帝矣故以為一月令文無所對宜廣及天帝  
 故分之二此亦廣文當同之也春官神仕之職桓二年左傳皆有主日配以月  
 即宗伯所云日月星辰是也此章言祭天之職桓二年左傳皆有主日配以月  
 可兼及日月而總言三辰以為兼及星辰者則月為天神當以煙祭燦文燦文  
 以兼之故通舉焉此及宗伯月在天神當以煙祭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  
 天燦文  
 地燦文  
 使然以天使從天以陰精又從地故以祭月有神也文王受命解王必當祭天  
 一事而已其餘皆從實柴故宗伯定之以祭月有神也文王受命解王必當祭天  
 其祭天之事唯肇種與是類見於詩其外又中候各而實同鄭以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  
 王受命祭天立稷以配之諸儒皆以為郊與圓丘異名而實同鄭以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  
 別文王未定天立稷以配之諸儒皆以為郊與圓丘異名而實同鄭以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燦文  
 而郊稷祖文而宗武若文王已具其禮當使誰配之也何則周公祭禮始禘與

天之禮而分皇天上帝為二者亦以禋文可盡兼天神廣言之耳未必文王已

祭天皇大帝也此箋異於傳孫毓云此篇美文王之能官人非稱周地之多賢

才也國事莫大於祀神莫大於天必擇俊士與共其禮故舉祭天之義為長○傳趣

人之義又薪之禋之是燎祭積薪之名非謂萬民皆當禋燎箋義為薪○正義曰

趨○正義曰此趨嚮之趣義無所取故轉為疾趨○箋辟君至積薪○正義曰

辟君釋誌文以時紂存嫌不祭天故辨之云君謂文王也文承上禋之義曰

積薪相助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半圭曰璋箋云璋瓚也祭祀之禮王裸以圭

字或作贊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峨峨威壯也俊士之所宜○峨峨本又作俄五歌

裸古亂反○峨峨威壯也俊士之所宜○峨峨本又作俄五歌

反髦○峨峨威壯也俊士之所宜○峨峨本又作俄五歌

音毛○峨峨威壯也俊士之所宜○峨峨本又作俄五歌

峨峨然甚威壯矣乃是俊士所宜為臣奉璋是君王其祭之時親執圭○正義曰

朝之祭賢臣取之言濟濟然其臨祭祀敬美之君王其祭之時親執圭○正義曰

璋之事俊士之所宜行也宜以助祭是官得其人也○傳半圭曰璋○正義曰

傳唯解璋而不言瓚從王行禮之所祭矣斯千傳曰璋之職則謂臣之行禮當

於禮無文故引語命為證○箋璋璋至璋瓚○正義曰鄭以臣行禮亦執圭璧

無專以璋者禮圭以進君璋以進夫則圭當統各不得言璋論語說孔子執

圭是其事也冬官玉人云大璋中璋邊璋皆圭璋瓚為璋者王基駁云

瓚王肅云○本有圭瓚者以圭為柄謂之圭瓚未有各璋瓚為璋者王基駁云

郊特牲曰灌以圭璋與此云奉璋峨峨皆有助之亞璋為璋瓚祭之用瓚

唯裸為然故云祭祀之禮王裸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璋為璋瓚祭之用瓚

圭瓚裸尸大宗伯執璋瓚亞裸是也天官內宰職云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然則

亞裸者當是后夫人矣此及祭統言大宗者彼注云容夫人有故攝焉攝代王

毛詩注疏十六之三 大雅文王之什 一 中華書局聚

后一人而已言諸臣者舉一人之事以見諸臣之美耳又天官小宰云凡祭祀

贊裸將之事故言諸臣小宰注云唯祭人禮不言廟以言裸則廟可知祭義說宗

非獨一人祭宗廟也箋直言祭禮不言廟以言裸則廟可知祭義說宗

則此言裸事祭宗廟也箋直言祭禮不言廟以言裸則廟可知祭義說宗

廟之祭云孝子愨而趨賓客則濟濟此言濟濟非無儀也清廟箋云周公

不事儀飾故言愨而趨見其儀少耳其實祭是大事非無儀也清廟箋云周公

儀之祭清廟其禮儀敬且和是有儀矣○傳峨峨至髦俊○正義曰以峨峨是容

於爾雅毛不為祭蓋以行禮貌同於祭髦俊釋言○箋士鄉士○○淠彼涇舟

正義曰士者男子之大號以禮貌同於祭髦俊釋言○箋士鄉士○○淠彼涇舟

淠徒楫之淠舟行貌楫權也箋云亞裸是宗伯之卿故言卿士也○淠彼涇舟

爭計反涇音經烝之承反楫音接徐音集方言云楫謂之橈或謂之權郭注云

楫橈頭索也所以縣權謂之楫說文云楫舟棹也釋名云在傍撥水曰權又謂

直教反周王子邁六師及之天子六軍箋云于邁行及與也周王往行謂出

之制未周禮五○師疏言淠至及之○正義曰文王既能官人行其政令

為軍萬二千五百人○疏言淠至及之○正義曰文王既能官人行其政令

政令也此政所以得隨民而化者乃由諸臣賢者以力行之故也既有賢臣

為王布政故可以征討有罪周王往征伐則六師與之而俱進也○傳淠舟

行貌楫權○正義曰定本及集注皆云舟行則六師與之而俱進也○傳淠舟

言楫或謂之權則毛以時事名之○箋烝衆至政令○正義曰烝衆釋文淠

淠為動之貌故云順流而行以承上章說賢臣之政故為衆臣之賢者行君政

令○傳天子六軍○正義曰瞻彼洛矣云以作六師常武云整我六師皆謂六

軍為六師明此六師亦六軍也○箋周王至百人○正義曰師之所行必是征

伐故知周王往行謂出兵征伐也二千五百人為師夏官序云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今周王不以軍而與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故也若如周禮

于京皆是天子之禮而此必為殷末之制者以詩人之作或以後事言之或論

當時之實若是當時實事文王未必已備六軍因言師不言軍故為此解耳鄭

之此言未是定說鄭志擅商問此箋引常武整我六師宣王之時又出征伐之

事不稱六軍而稱六師不達其意答曰師者衆之通名故人多云焉欲著其大

數則乃言軍耳此正答常武六師而申此箋之意是其自持疑也又臨碩弁

引詩三處六師之文以難周禮鄭釋之云春秋之兵雖累萬之衆皆稱師詩之

六師謂六軍之師總言三文六師皆云六軍是亦以此為六軍之意也又易師

卦注云多以軍為各次以師為各少以旅為各師者舉中之言然則軍之言師

乃是常稱不當於此獨設異端又甘誓云乃召六卿注云六卿者六軍之將公

劉箋云邠后稷三公之法何故於此獨言殷末當是所注者廣未及改之耳○

鄭自言有六軍三軍之法何故於此獨言殷末當是所注者廣未及改之耳○

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倬大也雲漢天子為法度于天下○倬陟角反周王壽考遐

不作人遐遠也遠不作人也箋云周王化紂之惡俗近如新作人也疏箋周王

○正義曰上已有周王何嫌非文王而於此言謂文王者欲因取文王之名以

解壽考故於此言之也受命之時已九十年矣六年乃稱王此雖稱王後言不妨

述受命時事故云九十餘矣作人者變舊造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彫琢也金曰

質也箋云周禮追師掌追衡筭則追亦治玉也相視也猶觀視也追琢玉使成

之如觀金玉然言其政可樂也○追對回反注同琢陟角反注同彫勉我王

都挑反相如玉字一云鄭息亮反研俛延反好呼報反樂音洛下同○勉勉我王

毛詩注疏 十六之三 大雅 文王之什 二二 中華書局聚

綱紀四方箋云我王謂文王也以罔咎喻為疏王追至四方○毛以為上文

事言治寶物為器所以彫琢其體以為文章者以金玉本有其質性故以

喻文王所以修飾其道以為聖德不倦之我王以此聖德網紀四方之民善其

修飾美之言勉然勤行善道不我王以此聖德網紀四方之民善其

故數美之言勉然勤行善道不我王以此聖德網紀四方之民善其

能在民上治天下鄭以精此政教合於禮義其出言工貴而愛之好而樂之

如金王之用寶其皆視而相成所追琢者即此金玉故以餘同○傳追彫至相實

○正義曰毛以此經上琢也釋器上通論語曰朽之彫金謂之鏤刻金不為彫

之名云玉謂之琢是玉曰琢也釋器上通論語曰朽之彫金謂之鏤刻金不為彫

言金曰彫者以彼對文為別散可以相通論語曰朽之彫金謂之鏤刻金不為彫

亦可為彫也以此二句相對章是成文則相是木質故相為實也王肅曰周禮追

師掌追衡斧之兩傍當耳是衡斧俱首服也王后之衡斧皆以玉為之唯祭服

有衡垂于副之兩傍當耳是衡斧俱首服也王后之衡斧皆以玉為之唯祭服

治玉之名彼注亦引此詩交相為證也看王政教故又轉為觀也上言政教之

觀者見物看之據彼生稱今言萬民之事金玉物之實者故云其好樂之如觀

美能變化惡俗故知此述易傳者以事金玉物之實者故云其好樂之如觀

金玉然言政之甚可樂也易傳者以事金玉物之實者故云其好樂之如觀

亦述政教矣○正義曰以我王之與道不當於此輒譽文王美質故易之○箋

文云綱紀也○正義曰以我王之與道不當於此輒譽文王美質故易之○箋

素是其事也○舉綱能張網之目故張之為綱也紀者別理絲縷故理之為人

以喻為政有舉大綱救小過者有理微細窮根源者

棫樸五章章四句

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千祿焉旱反

麓音鹿本疏旱麓六章章四句至千祿焉○正義曰作旱麓詩言文王受其祖

亦作鹿○疏之功業也又言其祖功業所以有可受者以此周之先祖能世脩

后稷公劉之功業謂大王以前先公皆脩此二君之業以至於天下故作此詩

得天之百福所求之祿焉文王得受其基業增而廣之以王育天下故作此詩

歌大王王季得祿之事也受祖者謂受大王王季已前也王季者文王之父而

弁言祖者以卑統於尊故繫之大王也言王文王受祖者此祖功業後世亦蒙

之不王文王見其流及後世周之先祖總謂王文王以前世脩后稷公劉之業

后稷上世賢君功業布於天下公劉能脩后稷之業又是先公之中賢俊者故

特顯其名公劉之前先公脩后稷之業公劉以後之王君并脩公劉之業故連言

之言周之先祖則大王王季在其中矣而別言大王王季以大王王季道德高

於先君獲福多於前世故別起其文見其威於前且以結受祖之文明受祖

者受大王王季也申者重也今大王福祿益多故言重也以大王言重明前已

得也祿言千明福亦求得之也福祿一也而言百福千祿焉福言百明祿亦其數

多也祿言千明福亦求得之也福祿一也而言百福千祿焉福言百明祿亦其數

季脩行善道以求神祐是申以百福千祿之事也餘言文王之興本由大王而

經有文王之事此言受祖而經皆說祖之得福其言不及文王者詩者志也各

言其志故辭不可同生民周公成王之舉揚祖業足為子孫之美故其辭不復及

頌也其文皆無周公成王之舉揚祖業足為子孫之美故其辭不復及

焉瞻彼旱麓榛楛濟濟旱麓山名也麓山足也濟濟衆多也箋云旱山之足林木

其君德教○榛側中反字林云木叢又屈以為櫛音戶草木疏云櫛木莖似荆

而赤其葉如蓍上黨人篋以為筥箱又屈以為釵也樂音洛下同被皮偽反○荆

毛詩注疏 十六之三 大雅 文王之什 四 中華書局聚



豈第君子干祿豈第子謂大王王陰陽和山數殖故君子得以干祿樂易箋云君

易○豈第本亦作愷又作凱苦亥反卑亦作悛徒禮反○疏瞻彼至豈第○毛以

一音待豈樂也第易也後豈第皆同易以歧反下同○疏為視彼周國早山之

調和是君之所感木猶尚然茂威而衆多是由陰陽和之君子謂大王王季以

此人物得所而求福祿其心樂易然喜民之得所也○鄭說在箋○傳早止至

衆多○正義曰以旱文連麓麓為山足故知早為山名知麓是山足者以周禮

地官於山林麓中麓小麓立林衡之官以掌之與山虞連職若斬木林則

受法於山虞長木之處在山知為山足也濟濟文連榛為木之貌故為衆多

周語韋昭注云榛以栗而大榛木名陸機云楷其形似荊而赤莖似薯上黨人

織以為牛宮箱器又屈以為釵故上黨人謂曰問婦人欲買緒不謂窳下自有

黃土問買釵不謂山中自有楷○箋旱山名至被其君德教○正義曰以下云

豈第君子明是德能養民故為樂易故此為喻民得豐樂被君子德教也○云

傳干求至樂易○正義曰干求釋言文周語引此一章○乃云夫旱麓之榛楸

殖故君子得以樂易干祿焉若夫山林置竭林麓散亡數澤肆逸民力周盡田

疇荒蕪齊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樂易之有焉毛依此文以為義彼

章昭注云王者之德被及榛楸陰陽調草木成故君子以求祿其心樂易矣用

此傳為說然則此外傳正文而箋易之者以陰陽和山數殖自然民豐樂矣立

君所以牧民美人君之德當以養民為主不應捨民弗言而唯論草木是必以

木既茂感民亦豐樂外傳引其本經遺其與意毛傳理雖不謬於作意未盡故

箋申而備之○箋君子至樂易○正義曰以序言受祖祖文未見故辯之云君

子謂大王王季也上言民被其德教是有樂易之德施於民也君子行善善亦

應之既施樂易於民故求福亦得樂易謂求則得之其心喜樂簡易也○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為柄鬯金

為勺青金為外朱中央矣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為西伯以功德受此賜○瑟所

乙反又作環黃金所以流鬯也一本作黃金所以為飾流鬯也是後人所加租

釀其酒其氣芬香調暢故謂之秬鬯勺上灼反字或作杓○豈弟君子福祿攸

降箋云休所降下也○降○瑟又言有攸降○毛以為上言大王王季有德於民

如字又戶江反注同○疏此又言有攸降○毛以為上言大王王季有德於民

殷王帝乙賜之酒以瑟然而絜鮮者乃彼圭玉之璜而此有樂易之勺令得流而

前注其租鬯之酒為金所照又色黃而流在於其中也此有樂易之勺令得流而

以流謂鬯之酒為異福祿所以降下而與之天子賜之圭璜者器以圭為柄圭以

黃為之指其體謂之玉璜據成器謂之圭璜故云玉璜圭璜者器以圭為柄圭以

器以黃為之指其體謂之玉璜據成器謂之圭璜故云玉璜圭璜者器以圭為柄圭以

易亦黃故謂之黃流而有鼻口鬯酒從中流出故云黃金所以飾其流鬯也若有飾於

此賜也孔叢羊容問子思曰也九命然後賜以租鬯圭璜其意以為王季九命於

后稷封為王者之後至大王王季文王此為諸侯而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

聞之得專征伐此諸侯為伯猶周召分陝亦以周召之君為伯乎毛意當如孔

瑟為玉之言以王季為東伯故以九命言之也○箋瑟繫至此賜乎毛意當如孔

爾圭瓚瓚直一亩是賜圭瓚必以租鬯隨之故知黃流即租鬯也○然江漢曰釐

黃金流瓚箋直一亩是賜圭瓚必以租鬯隨之故知黃流即租鬯也○然江漢曰釐

鬱金謂之草和之使芬香條鬯故謂之秬鬯草名鬱金則謂黃如金之色酒在器流

動故謂之草和之使芬香條鬯故謂之秬鬯草名鬱金則謂黃如金之色酒在器流

赤而不黃故知非黃金也以此故具言圭瓚之形如此者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

外以朱為中央矣明酒不得黃也知瓚之形如此者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

毛詩注疏 十六之三 大雅 文王之什 五 中華書局聚

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央鼻寸衡四寸注云射琖出者也  
 鼻勺流也凡流皆為龍口也衡橫字謂勺徑也三璋之衡勺形如圭瓚故說瓚之  
 狀以璋狀言之知三璋如玉瓚者以彼上文云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宗廟  
 更不說瓚形明於三璋之制見之故知同也又春官典瑞注引漢禮瓚槃大五  
 升口徑八寸其下有槃口徑九寸以下此述大王季之事故云殷王帝乙之時  
 長尺有二寸其功德受此賜鄭文王為雍州之書其言帝乙之時或當別有所據  
 王季為西伯以功德受此賜鄭文王為雍州之書其言帝乙之時或當別有所據  
 故譜亦然尚書西伯戡黎注云文王為雍州之書其言帝乙之時或當別有所據  
 為州牧故楚辭天問云伯昌號衰乘輶作牧則王季唯八命不從毛為九命也  
 西伯亦當為雍州牧也大宗伯云八命作牧則王季唯八命不從毛為九命也  
 八命所以當得圭瓚之賜者如注云侯伯有功德加命得圭瓚也鄭駁異義  
 則以專征亦當得圭瓚之內亦當賜之如注云侯伯有功德加命得圭瓚也鄭駁異義  
 引王之制三公一命裘禮含文嘉上列九賜之謂與一曰衣服是也鄭子所望以  
 九命之外別加九賜案禮緯含文嘉上列九賜之謂與一曰衣服是也鄭子所望以  
 宋均注云九賜者彼謂隨命得賜與九命外頻加九賜者含文嘉云一曰賜車  
 不在九命者彼謂隨命得賜與九命外頻加九賜者含文嘉云一曰賜車  
 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陸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  
 曰桓鬯宋均注云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之車馬以代其步言成文章行成法  
 則賜以衣服以表其德動作有禮賜之陸以安其體長於教訓內懷至仁賜  
 以樂則以化其民居處修禮內不濞賜以朱戶以明其別勇猛勁疾執義堅  
 疆賜以虎賁以備非常充揚威武在宿衛賜以斧鉞使專殺內懷仁德執  
 義不傾賜以弓矢使專征孝慈父母賜以桓鬯以祀先祖是也九賜之事也  
 ○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 喻言上下察也箋云鳶鷂之類鳥之貪惡者也飛而天  
 ○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 喻言上下察也箋云鳶鷂之類鳥之貪惡者也飛而天  
 ○ 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德近於變化使如新作人○ 疏 鳶飛至作人  
 ○ 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德近於變化使如新作人○ 疏 鳶飛至作人

王季德教明察著於上下其則為鳥得飛至於天以遊辨其下則魚皆跳躍於淵中而喜樂是道被飛潛萬物得所化之明察故也能化及上下故數美

之。言樂易之君子大王王季其變化惡俗遠此不新作人言其近新作人也。鄭。上。二。句。別。具。箋。○傳。言。上。下。察。○正。義。曰。中。庸。引。此。二。句。乃。云。言。上。下。察。故。

傳。依。用。之。言。能。化。及。飛。潛。令。上。下。得。所。使。之。明。察。也。○箋。為。鷓。鴒。至。得。所。○正。義。曰。蒼。頭。解。帖。以。為。鷓。鴒。也。名。既。不。同。其。當。小。別。故。云。鷓。鴒。之。類。也。說。文。云。鷓。鴒。鳥。擊。小。鳥。故。為。貪。殘。以。貪。殘。高。飛。故。以。喻。惡。人。遠。去。淵。者。魚。之。所。處。跳。躍。是。得。性。之。事。故。以。喻。民。喜。樂。得。其。所。易。傳。者。言。鳥。之。得。所。當。如。鷓。鴒。在。梁。以。不。驚。為。善。於。喻。民。為。宜。禮。記。引。詩。斷。章。不。必。如。本。故。易。之。○清。酒。既。載。騂。牡。既。備。言。年。

碩。也。箋。云。既。載。謂。已。在。尊。中。也。祭。祀。之。事。先。為。清。酒。又。反。以。享。以。祀。以。介。景。福。次。擇。牲。故。舉。二。者。○騂。息。營。反。字。林。火。營。反。畜。香。又。反。以。享。以。祀。以。介。景。福。所。以。得。福。也。箋。云。介。助。音。界。後。同。○疏。清。酒。至。景。福。○毛。以。為。大。王。王。季。既。成。民。享。許。丈。反。徐。許。亮。反。介。助。音。界。後。同。○疏。清。酒。至。景。福。○毛。以。為。大。王。王。季。既。成。民。尊。中。其。赤。牡。之。性。既。擇。而。養。之。以。充。備。有。此。牲。酒。以。獻。於。宗。廟。○正。義。曰。言。祖。以。得。大。之。福。祿。○鄭。以。介。為。助。為。異。餘。同。○傳。言。年。豐。畜。碩。○正。義。曰。言。酒。見。其。年。豐。言。牲。見。其。畜。碩。桓。桓。六。年。左。傳。曰。聖。王。先。成。於。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其。畜。之。碩。大。蓄。滋。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此。傳。取。彼。意。也。○箋。既。載。至。二。者。○正。義。曰。既。載。載。之。於。器。故。知。已。在。尊。中。也。此。既。載。既。備。謂。將。用。之。時。故。即。云。以。享。以。祀。也。又。解。祭。祀。之。用。羞。物。多。矣。獨。舉。酒。牲。者。祭。祀。之。事。先。為。清。酒。其。次。擇。牲。故。舉。是。二。者。也。信。南。山。箋。解。清。酒。總。鬱。鬯。鬯。酒。與。五。齊。三。酒。此。清。酒。與。彼。不。同。者。觀。經。立。義。所。以。各。別。前。已。具。解。清。酒。者。冬。釀。接。夏。而。成。其。餘。不。盡。然。要。清。酒。皆。豫。作。有。在。三。月。前。者。故。云。先。為。清。酒。也。地。官。釀。人。云。掌。繫。祭。祀。之。牲。牲。祀。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又。祭。義。云。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而。後。養。之。是。擇。牲。在。祭。前。三。月。次。為。酒。之。後。也。文。十。三。年。公。羊。傳。云。周。公。用。白。牡。

毛。詩。注。疏。十六卷之三 大雅 文王之什

毛。詩。注。疏。十六卷之三 大雅 文王之什

毛。詩。注。疏。十六卷之三 大雅 文王之什

毛。詩。注。疏。十六卷之三 大雅 文王之什

毛。詩。注。疏。十六卷之三 大雅 文王之什

毛。詩。注。疏。十六卷之三 大雅 文王之什

毛。詩。注。疏。十六卷之三 大雅 文王之什

毛。詩。注。疏。十六卷之三 大雅 文王之什

毛。詩。注。疏。十六卷之三 大雅 文王之什

毛。詩。注。疏。十六卷之三 大雅 文王之什

魯公用駢欄羣公不毛然則大王王季為殷之諸侯其牲亦應不毛而云駢牲者不毛者不定用一毛而已其牲皆用純色故此祭用純駢也祭義云擇其毛是諸侯用純色也或者此是作者於後據周所尚而言之○傳言祀所以瑟彼得福○正義曰詩文諸云介福者毛皆以介為大此亦謂之得大我之福瑟彼柞棫民所燎矣使無害也○燎力召反又力弔反說文作寮一云此祭天也又云燎放火也字林同寮力召反燎音力小豈弟君子神所勞矣箋云勞來猶反○燎許氣反芟草燒之曰燎何沈虛刈反豈弟君子神所勞矣○勞力報反注同來力代反○疏瑟彼至勞矣○正義曰上言祭以助福此言得福之本亦作侏同侏音又○○疏事言瑟然衆多而茂威者是彼柞棫之木也此柞棫所以得茂者正以為民所燎而除其傍草矣傍無穢草故木得茂威以興得福者乃彼樂易君子也此君子所以得福者王以為神所勞來去其患害矣既無患害故多獲福言神之勞○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莫莫施貌箋云葛也藟也延來君子猶民之燎柞棫也○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莫莫施貌箋云葛也藟也延孫依緣先人之功而起○藟力軌反字又豈弟君子求福不回○○疏莫莫至不回○正義曰上言蒙先祖之福此言條先祖之德言莫莫然而延藥同施以政反注同枚芒回反蔓音萬豈弟君子求福不回○疏莫莫至不回○正義曰上言蒙先祖之福此言條先祖之德言莫莫然而延也乃依緣己之先祖之功業而起也大王王季既依緣先祖則述脩其業是此樂易之君子其求福祿不違先祖之正道言其脩先祖之正道以致之是謂之申以百福于祿焉○箋葛也而至起○正義曰序言世脩后稷公劉之業此又以葛藟延蔓為喻故知喻子孫依緣先人之功而起也此經既言依緣先故知下言不回者是

旱麓六章章四句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言非但天性德有所由成○齊

疏思齊四章章六句至以其母言文王所以得聖由其賢母所生文王自天性當聖聖亦由母大賢故能生此文

王是其所所以聖也二章以下言文王德當神明施化家國下民變惡為善小大皆有所成是其聖之事也○箋言非至由成○正義曰論語云天生知之者上

也則聖人稟性自天不由於母以大妣之賢亦生管蔡而云德有所由成○思齊歸德於母者以其母賢遂致歌詠見其數美之深錄之以為後法耳○思齊

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齊莊媚愛也周姜大姜也京室王室也箋

云京周地名也常思媚者大任也乃為文王之母又常思愛大姜之配大王之禮故能為京室之婦言其德行純備故

生聖子也大姜言周大任言京見其謙恭自卑小也○媚美記反後同沈音眉

行下孟反大妣嗣徽音則百斯男也大妣文王之妃也大妣十子衆妾則宜百子

見賢遍反大妣嗣徽音則百斯男也大妣文王之妃也大妣十子衆妾則宜百子

教令○徽疏思齊至斯男○毛以為常思齊敬之德不惰慢者大任也大任乃許韋反○徽疏以此德為文王之母言其德堪與文王為母也此大任又常能思

愛周之大姜配大王之禮而勤行之故能為京師王室之婦大任以有德之故為大妣所慕而嗣續行其美教之音思賢不妬進敘衆妾則能生百數之此

男得為周藩屏之衛也言大任能上慕先姑之所行下為子婦之所續是德行純備故生聖子是文王所以聖也○鄭唯以京室為地各為異餘同○傳齊莊至王室○正義曰齊莊釋言文宣三年左傳曰釁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言

服蘭則人愛之媚是愛義也周姜為大任思愛則其追號為王故以京師言者京師故言京室王室王季未為天子而言京者以其地各言思愛大姜明是之○箋京師周至卑小○正義曰以周京相對故知其地各言思愛大姜明是愛慕其德思其所能為婦是德行純備故生聖子以子聖母賢故知歎美之京地無愆過也既能為婦是德行純備故生聖子以子聖母賢故知歎美之

周京俱是地名而分配有異故大姜言周大任言京見大任謙恭自卑小以明其本志也春秋僖二十八年冬公會晉侯齊侯於温天王狩於河陽穀梁傳曰會於温言小諸侯也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亦此類也○傳大姒至百子○正義曰定六年左傳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為相時也大姒為周公康叔之母是文王之妃也又解大姒一人而有百男之屏翰是婦人之美事故言為大姒之德也衆妾則宜有百子能有多男為國之屏翰是婦人之美事故言為大姒之德也定四年左傳曰武王之母第八人是通武王與伯邑考為十子也其名則左傳女云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通武王伯邑考為五人又曰五叔無官則其餘五者皆字叔又曰曹為伯甸非尙年也則曹叔振鐸是康叔聘季之兄也又管蔡霍為三監蔡與衛爭長明其皆母弟也○於富辰之言在蔡霍之間五叔者其曹與管蔡邲霍乎史記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大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邲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聃叔季載其次不必如此其十子之名當然也皇甫謐云文王取大姒生伯邑考武王發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其與史記皆同其次則異不知謠何所據而別也馬遷也左傳富辰之言曹在衛聘之下不以長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宗公宗神也幼為次則其弟無明文以正之長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宗公宗神也惠順也宗公大臣也文王為政於大臣順而行之故能當於神明神明無刑是怨惠其所行者無是痛傷其將無有凶禍○恫音通○音凶本又作凶○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言賢也寡妻適妻也御迨也箋云寡妻寡有之宗族以此又能為政治于家邦也書曰乃寡兄勛又曰越乃御事○疏家邦○至刑韓詩云刑正也御毛牙嫁反鄭魚據反適丁歷反勛許玉反下司○疏家邦○至公以為安寧百神故神無育是怨惠文王者神無育是痛傷文王皆明文王能敬

事明神蒙其祐助之內言族親亦化於寡少之適妻內正人倫以為化本復行此  
 化至於兄弟親族之內言族親亦化於寡少之適妻內正人倫以為化本復行此  
 先正人倫乃和親族其化自內及外徧被天下是文王聖也○鄭以為文王雖  
 聖能屈己從衆心不自專乃能順於其尊貴之羣公言其諮訪大臣順而行之  
 以此舉事允當於神明之福無禍災是怨其文王順從之政而行之先施法於寡育  
 王所為者言甚蒙神之福無禍災是怨其文王順從之政而行之先施法於寡育  
 之賢妻言接待其妻以禮法也○此又至於兄弟之宗族亦令接待其妻以爲  
 政教之本以此之故又宗中庸云陳其宗器皆謂宗廟之事也○傳宗公至  
 罔則宗公是宗廟先公故云宗中庸云陳其宗器皆謂宗廟之事也○傳宗公至  
 宗安寧百神無失其道無所怨痛○箋惠順至凶禍○正義曰惠順釋言文宗  
 者尊也尊而為公故知大臣言順之故知諮於大臣順而行之論語云無使大  
 臣怨乎不以是人君當順大臣也○神者聰明正直依人而行人能行善則神  
 忻悅文王用臣得人任而順之故能當於神明正神明無是怨痛則知其後將無  
 凶禍也○易傳曰以左傳稱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聖廟有大王王季若論宗  
 廟當以王統之不當言公且經傳未有以宗廟之神為宗公者也晉語云文王  
 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其即位也詢於八虞度於閔天而謀於南宮諏於蔡原  
 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意寧百神而柔萬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  
 時恫彼正論文王之事先言諮訪後言安神乃引此詩以證之則惠于宗公是  
 順臣可知故易之彼注賈逵唐固皆云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辛男尹侯蔡公  
 原公也案論語有八士鄭以爲周公相成王時所生則不得為文王所詢如鄭  
 意則別有八士賢人在虞官矣○傳刑法至御迎○正義曰刑法釋詁文無夫  
 曰寡妻今有夫施法於之明寡非無夫之稱故以爲少適妻唯一故言寡也釋  
 詁云迓迎也但書傳諸御字亦得為迓故毛讀為迓訓之為迎王肅云以迎治  
 天下之國家○箋寡妻至御事○正義曰以上言大妣之賢今言寡妻當是賢

毛詩注疏 十六之三 大雅 文王之什 八 中華書局聚



之意故以為寡有之妻言其賢也鄭讀御為馭以御者制治之名故為治也易

傳者言迎於家邦則其妻明天下之始是正己身以及天下之身正己妻以及

為治也禮法待其妻及天下之兄弟之法又引書乃寡兄勸康誥文周

天也弟為首尾之下焉以此待妻及兄弟之法又引書乃寡兄勸康誥文周

於也言家者謂天下之眾邦者盡境界之所極也引書乃寡兄勸康誥文周

己也言家者謂天下之眾邦者盡境界之所極也引書乃寡兄勸康誥文周

公戒康叔謂武王為寡之兄也越乃御事大誥文時周公將

東征誥於治事之臣也引此二事證寡為少有御宜為治也

在廟離離和也肅肅敬也箋云宮謂辟宮也羣臣助文王養老則尚不顯亦

和助祭於廟則尚敬言得禮之宜○辟必亦反下同離於容反○不顯亦

臨無射亦保有賢才之質而無射者亦得觀於禮於六藝無射才者亦得居於

位言養善使之積小致高大○射音亦厭也鄭食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肆

夜反射藝獸於豔反下同一本作保安也射獸也非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肆

也瑕已也文王於辟離德如此故大疾害自絕也烈業假大也箋云屬假皆病

音賴假古雅反已言化之深也○烈毛如字鄭作厲力世反又疏離離至不瑕之

德行離離然甚能和順在於室宮其容肅肅然其顯也亦以此顯德而臨

文王治家以和事神以敬其德如是豈不顯乎言其德者亦皆安而行之言民

之於民上王文既倦也由人安之如此故今大有疾害人之行者皆安而行之言民

安文王之德無厭倦也由人安之如此故今大有疾害人之行者皆安而行之言民

言其止絕也鄭以為此與下章連上二句先言長遠也以惡人皆消故王業遠大

是其聖也○鄭以為此與下章連上二句先言長遠也以惡人皆消故王業遠大

事言文王布行善政羣臣化之皆善其羣臣雖然尚和順者乃助養老而在

時靡宮也肅肅然尚恭敬者乃助祭在王宗廟也文王之臣養老則和祭祀則

敬是得禮之宜矣又言文王之質而不明達者亦得臨而觀其禮有德藝之美而無射才者亦得助而居於天下樂其德而民自化故今大為疾害於人者不絕也王之射在辟靡其德如此天下樂其德而民自化故今大為疾害於人者不絕也

而自絕為厲惡病害人之行此章次二句皆有二亦其文深是一文王之聖也

言肆訓為故今是緣上事之辭則此再言亦者行此化之事也而別文陳之

是行化有二處矣下言行化有二處則此在宮在廟為下事之總目廟是祭祀

則宮是養老何者祭祀養老侯是相對之事故樂記云祀乎明堂以教諸侯之孝

食三老五更於太學以教諸侯是相對之事故樂記云祀於太學以教諸侯之孝

謂樂記云養老於太學以教諸侯是相對之事故樂記云祀於太學以教諸侯之孝

王之身也養老申慈愛之意故尚和祭祀展肅敬之心故尚敬所施各稱其事

故言得禮之宜也此詩美文王之聖而言及羣臣者以臣下感化上能敬和則

文王之身敬和可知故舉輕文王之重也○傳以顯至無厭○正義曰言以顯

之反其言以不顯為顯則是文王之身以顯道臨民也言安無厭○正義曰言以顯

德無厭倦也上言君臨而下言言民化自相成也定本云保安射獸也

○箋臨視也高上言君臨而下言言民化自相成也定本云保安射獸也

居也箋以此及下章有二肆之文分為二事是則然矣而不必知此為在宮下為

在廟者以上文在宮在廟先禮養老祭則然矣而不必知此為在宮下為

老則有愚劣之而此言無射亦保故知在辟靡時也以聖人行禮必擇賢而與之

不得有愚劣之而此言無射亦保故知在辟靡時也以聖人行禮必擇賢而與之

或內敏而外訥或貌懦志強故有賢才之實而不明者也人性不同固容多品

伎射為其一人之所有不可皆善於六藝無射才者亦得居於位此人亦未周

備所以令居位觀禮者文王志在養善使之積小以成大故也行輩亦養老

之詩而曰序賓以賢而以射中多少為次第此無射才而得居位蓋其位又在

毛詩注疏 十六之三 大雅 文王之什 九 中華書局聚

少中之下也且此美文王之養善或當特通許之不必常法觀禮居位一也  
 因人之別而異其文耳此言養善以成高大下云使人器之不求備者因此是  
 養老之事故云養之使成祭非長養之名故言使之如器皆是捨短而取長遺  
 惡而收善義亦一也積小致高大易升卦象辭○傳肆故至假大○正義曰肆  
 故今戎大烈業假大皆釋詰文言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則亦反其言也  
 ○箋屬假至之深○正義曰鄭讀烈假為厲瘕故云皆病也說文厲惡疾也  
 或作癩瘕病也是厲瘕皆為病之義也定本及集注皆云厲瘕病亦不訓瘕字  
 義不得通瑕已釋詰文以厲瘕不瑕與肆疾不珍相配故知厲瘕亦不病字  
 之事殄既為絕則瑕當為已不然則二文不類且傳以烈假不瑕為業大不遠  
 文辭不次故易之也以當為已在時離行禮羣臣和睦雖在外遠人亦隨流而化  
 故病害人者不絕之也自絕為履瘕之行也何則文王之朝豈有病害人之者  
 在野遠人改惡為善非謂助行禮者改惡行也則文王之朝豈有病害人之者  
 輒得入之而待○不聞亦式不諫亦入宗廟有仁義之行而不聞達者亦用之祀助  
 行禮乃變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宗廟有仁義之行而不聞達者亦用之祀助  
 祭不求備也○弟音悌亦作悌諫爭入言其使人器之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為  
 之箋云成人謂大夫士也小子其第子也文王在○古之人無斲譽髦斯士之古  
 宗廟德如此故大夫士皆有德子第皆有所造成○古之人無斲譽髦斯士之古  
 身無厭於有名譽於天下人謂聖王明君也○斲言身無擇行也以  
 鄭作擇髦俊也此一本肅語令力成反之音剗○疏王不聞至斯自○斲言身無擇行也以  
 有譽之俊士也此一本肅語令力成反之音剗○疏王不聞至斯自○斲言身無擇行也以  
 不聞以之聖德教化自合於法不待臣之諫諍亦自有成德其小子未成人者皆  
 天合以此聖德教化自合於法不待臣之諫諍亦自有成德其小子未成人者皆  
 有所造為言長者道德已成幼者有業學習也此成人小子所以得然者以古  
 昔之聖人有德之王皆無厭於有名譽髦俊之此成人小子所以得然者以古

之無厭故成人小子皆學為髦俊也○鄭以為文王之不能諫諍者亦得使之以  
 入廟是其使人不求備樂成長也○文王之祭宗廟取人如此故聞其化者莫不  
 自勵故今已長而成人者謂其大夫士等皆已成德矣○小子未成人者謂大  
 夫之子弟亦皆勤慕而終必有成矣○言成人小子俱得就其所以成者古  
 昔之人聖君明王身無所擇謂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也以身化人故成人小子皆有成  
 之有名譽而為髦俊之士此言文王同於古聖以身化人故成人小子皆有成  
 德也○傳言性與天合○正義曰傳言性與天合則身化人故成人小子皆有成  
 性與天合若賢智者則須學習不能無諫者而自入於道也○然則唯聖德乃然故云  
 備○正義曰式用釋言文此不聞而得也○仁義之明有行之不聞之短而有所行之長  
 故知有仁義之行而不聞達者亦用之也○仁義之明有行之不聞之短而有所行之長  
 所以得聞達者○行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是有不學而能行仁義也○有孝  
 悌之行而不能諫諍者亦悌為長不諫為短也○論語云孝悌而好犯上者鮮  
 矣○既不好諫明有不能者矣○亦得入廟言使人當如器之各施於一不備具  
 焉○上言賢才之賢此言仁義之行者實是身內之性行則施仁之稱事在外內  
 故質行異文此言文王之長人以善不責其備言其意通容此入使助行禮  
 耳○不謂朝士皆此人也○而孫毓云文王選士擇賢但當取其難入無射人才者  
 及不能諫諍令之居位助祭其意謂文王之朝皆賢也○傳造為○正義曰釋言  
 不備不得在朝是欲使文王為小人使人必求備也○傳造為○正義曰釋言  
 文有為者謂所習有業不虛廢也○王肅云文王性與道合故周之成人皆有成  
 德小子未成皆有所造為進於善也○箋成人至造成○正義曰箋以此為助  
 祭所化則成人者助祭之人故為大夫士也○小子是後生未成之名故以為子  
 弟謂大夫之家子弟也○以其因祭而化故為皆厚德子弟有造成言其終有  
 所成不謂此時已成也○傳古之至俊士○正義曰此美文王而言古之人則

毛詩注疏 十六之三 大雅 文王之什 十 中華書局聚

皆謂前世聖君非文王也。但文王與之同耳。故王肅云：言文王之性與古合。○箋：古之至之美。○正義曰：箋言謂聖君則亦謂古昔之人。非文王之身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孝經文也。箋不言字，誤則此經本有作擇者也。故不破之以身無可擇化其臣下，亦使之然。臣下亦使之。然臣下亦能無擇行。擇言自然有名譽。成俊士矣。

思齊四章章六句故言五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六 (十六之三)

毛詩注疏校勘記 十六之三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棫樸

樸木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抱木必茅反正義云釋木云樸抱者孫炎曰樸屬叢生謂之抱以此故云樸抱木也是正義本作抱釋文本作抱或毛公讀爾雅字從手當以釋文為長也於經中為苞字釋言所謂苞稊○按抱者抱之譌文抱者苞之或體其實當作包言包裹然舊校非

豫斫以為薪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斫作斬案釋文云斬一本作斫正義云故云豫斫又云是豫斫也是其本作斫

乃命取秩薪柴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取當作收

奉璋峨峨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峨峨作戔戔注及正義中字同案峨峨是也釋文說文爾雅皆可證

王肅云○本有圭瓚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誤一案此有缺文耳

大宗伯執璋瓚亞裸是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伯衍字也當在下錯入於此浦鐘云記文無伯字是也

此及祭統言大宗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宗下有伯字案有者是也十行本錯在上文

舍人曰峨峨奉璋之祭

閩本明監本毛本祭誤貌

淠彼涇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毛本同閩本明監本淠誤淠注及正義中字同

未有周禮周禮五師為軍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亦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誤不重周禮二字

又出征伐之事毛本出作此

追彫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彫作雕下同案釋文雕都挑反正義標起止云追彫是二本不同也彫雕古同用字

以罔罟喻為政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罔誤網

○旱麓

作旱麓詩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詩下當脫者字是也

明前已得周祿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周字當在明字下

若斬木林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材誤林是也

榛以栗而大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似誤以大當小字誤以國語注考之是也

織以為牛筐箱器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牛作斗按所改是也

箋旱山名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名當作之

周語引此一章○乃云閩本明監本毛本不空案所改非也○當作下

藪澤肆逸民力周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既誤逸彫誤周考國語浦校是也

黃金所以飾流鬯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黃金所以流鬯也一本作

皆云黃金所以飾流鬯也若有飾字於義易曉則俗本無飾字者誤也段玉裁亦以有者為長

說文云瑟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說文作瑟無者字非也考說文引詩止作瑟以證瓊字從玉瑟正義所見本不誤

故但取其如瑟弦之義而云瑟者字為下起文殊無取於瓊字也釋文瑟下云字又作瓊不云說文作瓊是矣○按此說甚誤明明引說文玉部瓊字下之語安得云瑟者非瓊者之誤耶又云說文引詩止作瑟彼亦未見古本有如此者

秬黑黍一秬二米者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釋誤秬非也此見鄭周禮鬯人注及答張逸生民正義有明

文浦失考之

行步有度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止誤步是也

鄭上二句別具箋

閩本明監本毛本白箋字案山井鼎云非是也餘同此見前

一云此祭天也

通志堂本盧本此作柴各本所附同案柴字是也釋文校勘山井鼎云一字可刪考今說文及小字本所附正無一字

而除其傍草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傍誤旁案傍者正義所易之今字餘多同此

延蔓於木之枚本而茂盛

小字本相臺本枚作枝閩本明監本毛本本誤木案枝本是也枝條也本枚也考文古本本字不誤

此經既言依緣先

閩本明監本毛本先下有祖字案所補是也



○思齊

為相時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時恐睦誤也

無是痛傷

小字本同闕本毛本同相臺本傷下有其所為者四字案有者是也沿革例云諸本皆無其所為者四字唯建大字本有之此相臺

本所出也考正義云無是痛傷其文王所為者與上句正義云無是怨恚其文王所行者正同是正義本自有此四字諸本於其字複出而脫之耳

其將無有凶禍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闕本毛本凶作必案釋文云禍本又作正義標起止云至凶禍十行本不誤是正義本

作凶也毛本改之以合於釋文非

易傳曰

闕本毛本同案浦鐘云曰當者字誤是也

意寧百神

闕本毛本同案浦鐘云億誤意是也

辛男尹侯

闕本毛本同案男當作甲侯當作佚皆形近之譌韋昭云辛辛甲尹侯即本此賈唐注可證也

宮謂辟靡宮也

相臺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靡作離案靡字是也釋文可證

保安無獸也

小字本相臺本獸作厭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獸字是也釋文云保安無獸也一本作保安也射獸也非正義云言安無獸也

云云又云定本云保安射獸也是正義本作安無獸也無上保字考此摠為經無射亦保一句發傳若分訓射保即不得保在射上當以正義本為長考古本作射獸也采正義釋文釋文非字舊脫今補見後考證

箋云厲假皆病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鄭讀烈假為厲

字義不得通釋文云烈毛如字業也鄭作厲力世反又音癩病也假古雅反

大也於假字下不云毛大也鄭病也是釋文本不訓瘵字與定本集注同也

考此箋當云烈假皆病也下箋為厲假之行當作為厲瘵之行昭假爾之

經字以為訓下則竟改其字以顯烈假是厲瘵之假借如噫嘻既昭假爾之

箋上仍用經字云假至也下則竟改其字云格于上下也是其例矣隸釋唐

公房碑用作厲蠱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云蠱假聲相近是也此所謂

以破引之○按訓病則字當作癘經書癘字多譌厲不可勝正

行此化之事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行此當作亦所

上能敬和 閩本明監本毛本上作尙案所改是也

言安無猷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鐘云也當者字誤非也以

正義上云言以顯臨之例之可見矣

以上文在宮在廟先行禮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先下當有言字

說文云厲惡疾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惡誤疫○按今說文并疇厲惡疾也

小子其弟子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謂大夫之子弟以下子弟字凡

四見是作弟子者倒也考文古本作謂其子弟采正義而并

添謂字非也古句中增多之字往往取於正義此不悉出

古之人無斃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箋云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正義云

毛詩注疏

十六卷之三 校勘記

十三

中華書局影印

亦獸也鄭作擇考此經字自作數箋以數為擇之假借直於訓釋中竟改其字以顯之其例與可以樂飢箋中竟改為療既匡既勃箋中竟改為筐之屬同也釋文所說是矣正義不得其例呂氏讀詩記引董氏曰韓詩作擇經義雜記云此竊取鄭箋是也其讀正義有誤見下

古之人無獸於有名譽之俊士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標起止云傳古之至俊士其以下云云皆解此文

也釋文云獸毛音亦獸也鬣俊也一本此下更有古之人無獸於有譽之俊士也此王肅語二本不同觀釋文此下更有之語則其本當有獸獸也鬣俊也之傳以古之人以下為王肅申毛如此當有所據也經義雜記不得其理乃以釋文別為毛作音為過又以為正義釋傳亦無此文未詳今本所出皆非也○按鬣俊也見上械樸傳獸獸也即見本篇三章傳未必此又出傳傳例第嚴復者甚少陸氏用王氏之述毛者為之訓耳其云此下者謂此經文之下舊校非也

上言賢才之賢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下賢字浦鐘云質誤是也

行則施仁之稱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仁當作行形近之譌

化其臣下亦使之然臣下亦使之然臣下亦能無擇行擇言

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臣

下亦使之然六字案此十行本複衍

故言五章章六句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章六句上有二章二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六〔十六之四〕

〔五二〕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文王。監視也。天視四方。可以

爾世世脩行道德。維有文王。威爾。○皇矣。一本無矣字。天監代殷。莫若周。絕句。

周世世脩德。一讀莫若周世。絕句。周世脩德為一句。一本無下。一世字。義並通。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至文王。○正義曰。作皇矣。詩者。美周也。以天監視善惡於下。就諸國

崔集注。莫若周也。世當王同。疏矣。皇矣。八章。章十二句。至文王。○正義曰。作皇矣。詩者。美周也。以天監視善惡於下。就諸國

天下往。況反。下追。王當王同。疏矣。皇矣。八章。章十二句。至文王。○正義曰。作皇矣。詩者。美周也。以天監視善惡於下。就諸國

之內。求可以代殷為天子者。莫若於周。言周最可以代之也。定本皇下無矣字。莫

若周。又無於字。詩之正經。未有言美也。故此詩以美之也。定本皇下無矣字。莫

美之。君此則廣言周國。故云美周也。此實文王之詩。而言美周者。周雖至文王

而德威。但其君積世行善。不獨文王。以經有大伯。王季之事。故言周以廣之也。

經八章。上二章言天去惡。與善歸就於周。是莫若文王也。三章四章言大。伯王

季有德。福流子孫。是世世脩德也。五章以下。皆說文王之欲見世脩其德。故上本

毛詩注疏

十六之四

大雅文王之什

中華書局聚

既聖之後始當天意經云憎其式廓乃眷西顧又是紂惡之後始就文王昔堯受河圖已有昌名在錄警卜四妃豫知稷有天下則周之代殷兆彰上世而此詩所述唯此文王何也帝王神器實有大期殷之存亡非無定算但與在聖君滅由愚主應使周興故誕茲睿聖應使殷滅故生此愚主斯則受之於自然定人之於冥運天非既生之後方始簡擇比枝善惡乃欲迴心但詩皇矣上帝臨下人抑揚因事發詠假言天意去惡與善歸美文王以為世教耳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明皇大莫定也箋云臨視也天下之衆國求民之定謂所歸就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二國殷夏也彼彼有道也四國謂今殷紂及崇侯也正長獲得也四國謂密也阮也徂也共也度亦謀也殷崇之君其行暴亂不得於天心密阮徂共之君於是又助之謀言同於惡也○政如字政教也鄭作正正長也宛九又反度待洛反篇內皆同行下孟反上帝眷之雅反下文長夏并注同長張丈反篇內皆同共音恭下同行下孟反上帝眷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也宅居也廓大也憎其用大位行大政顧西土老猶不變改憎其所用為惡者浸大也乃眷然運視西顧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居言天意常在文正所○嘗巨夷反郭苦霍反又如字本又作廓眷本又作睽又作券並音卷同假戶嫁疏皇矣至此維與宅○毛以為美大矣此在上之天反本又作暇浸子鳩反

疏皇矣至此維與宅○毛以為美大矣此在上之天在下之事知殷紂之虐以民不得定務欲安之乃監視而觀察天下四方之衆國欲擇善而從以求民之所安定也言欲以聖人為主使安定下民維此夏桀殷紂之二國其政不得於民心言使民不得安定也此桀紂二君政雖不得民心實居天子之位維四方有道之衆國以天命未改之故於是從政雖不得民心從之居皆從紂之惡與之謀為非大道也以天之故在上之天於是疾惡比桀紂之不得民心也又憎其用大位行大政得肆其淫虐殘害下民乃從殷都眷

然迴首西顧於岐周之地而見此文王之意遂歸於此文王維與之居言天常居

○鄭上四句與毛同心維彼密阮徂見此殷紂崇侯二國之君其為下民之長所

行暴亂不得於天黨共行虐政不知變天乃憎其所用為惡者漸更浸大乃眷改故

度言其同惡相黨之二國遂政也此殷紂崇侯二國政雖不得天心猶冀其變改故

在首西顧見此文王之德維與之居處也○箋大矣至歸就○正義曰釋曰深美其

君也君亦大之義故為大也莫定釋詁文○箋大矣至歸就○正義曰釋曰深美其

事故云大矣為美數之辭就監察之○傳二國之中選居○正義曰為天下之主主明則

民定觀其能定民者欲歸就之○傳二國之中選居○正義曰為天下之主主明則

二國當論紂事一紂而言二國則是取類而言故以二國為紂夏桀也二國言

喪殷桀亦亡夏其惡既等故配而言之猶高之美申伯而及甫侯也二國言

此四國言彼此既為四方有道之國也究謀釋詁文以王者度紂身為天子明所從

者非法四國故為四方有道之國也究謀釋詁文以王者度紂身為天子明所從

居也桀紂身為天子制天下之命雖是有道之國皆服而從之與之謀為非道

故王肅云彼四方之國乃往從之謀往從之居其秦亡家語引此詩乃云紂政

失其道而執萬乘之勢四方諸侯固猶從之謀於非道天所惡焉傳意當然

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所以得四方之國從紂謀居者此說紂之初惡文

王未興也下云憎其用大位行大政由其諸侯從之故言政位大耳若天下怨

叛之後無復大位大政天意何以得之以此知毛氏之意從政位大耳若天下怨

孫毓云天觀衆國之政求可以代殷之人先察王者之後故言商而及夏夏者

夏禹之世時為二王之後者不得追斥桀也桀亡國六百餘年何求於將代殷

而惡之乎或以毓言為毛義斯不然矣天求代殷之人當觀后氏之後於代殷

再興亡國不再王先察王者之後欲何為哉武王伐紂封夏后氏之後於代殷

殷之末年夏後絕矣天安得而觀之周封夏後於杞殷後於宋國名異於代殷

然處殷世夏後不必稱夏若毛意必為夏後則何所案據而謂之夏也此以桀

然處殷世夏後不必稱夏若毛意必為夏後則何所案據而謂之夏也此以桀

然處殷世夏後不必稱夏若毛意必為夏後則何所案據而謂之夏也此以桀

配紂其言指以惡紂不惡桀何須校計年世責其迫惡桀也若年世久遠不得  
 復言則甫侯穆王時人何當言以配申也○箋二國至於惡○正義曰箋以此  
 詩陳事上下相成七章云以伐崇墉不言崇侯虎也五章釋詰文謂二國之君  
 救云代殷下言伐崇故知二國謂密阮徂共四國違義見伐則是與紂同謀故知四  
 為民之長也定九年左傳云得焉曰獲是獲為得也五章云密人不恭侵阮  
 徂共也說文王之伐四國謂密阮徂共四國違義見伐則是與紂同謀故知四  
 國謂密阮徂共也度謀釋詰文殷崇之君其行不得於天心四國又助之與謀  
 言其同惡故下章而伐之崇侯乃是人臣而與紂稱非復為天子也書敘云  
 主可以同惡故下章而伐之崇侯乃是人臣而與紂稱非復為天子也書敘云  
 繼公以同惡故下章而伐之崇侯乃是人臣而與紂稱非復為天子也書敘云  
 春秋周鄭交質君子謂之二國是紂與崇侯可稱二國也二國四國彼此異文  
 者猶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之二國是紂與崇侯可稱二國也二國四國彼此異文  
 而得罪不言與紂同謀此言四國皆助之謀焉○傳者惡至以文王舉義密人敢拒亦既  
 拒義不從明其與紂同惡故助之謀焉○傳者惡至以文王舉義密人敢拒亦既  
 人皆惡己之老故者為惡也王肅云惡桀紂之不德也肅於此仍連桀紂言以  
 桀紂行同自此以上其文皆可兼桀雖文可兼之意不惡桀也廓大釋詰文憎  
 其用大位行大政以四方從之謀居是為大也以西嚮而顧故知西土謂從殷  
 都而望岐周也天氣清虛本無首目而云西顧者假為與奪之勢託而言  
 之耳宅居釋言文○箋者老至王所○正義曰以憎己是惡故耆不為惡禮稱  
 六十曰耆是耆為老也須待也天以二國雖惡猶待其改悔而閉暇優緩未即  
 憎惡至老猶不變改上天始憎惡之其所用為惡者正謂暴虐之政也浸大者  
 其惡漸更益甚也天无形可居假稱意耳故云天意常在文王所也言須大者  
 者多方云天維五年須夏之子孫注云夏之言暇天觀紂能改故待暇其終至  
 五年欲使復傳子孫五年須夏之子孫注云夏之言暇天觀紂能改故待暇其終至  
 紂而未殺此則須暇而未惡紂以爲文王須暇之者文王知天未喪殷故不伐  
 暇之我應云作靈臺緩優暇紂以爲文王須暇之者文王知天未喪殷故不伐

紂尋人而為說亦是文王須暇之也文王之時紂實未滅言其須暇可矣崇侯據即見伐二國並言須暇者赤雀命云崇孽首則為惡久矣受命六年始滅亦是天須暇之此須暇者亦設教之言因其未滅假以言之耳

作之屏之其蓄其翳脩之平之其灌其樹啓之

辟之其檜其楛攘之剔之其槩其柘木立死曰蓄自斃為翳灌叢生也柘栢也

方之民則大歸往之岐周之地險隘多樹木乃競刊除而自居處言樂就有德爾雅云木自斃神蔽者為翳郭云相覆蔽韓詩作殪云因也反高填下也神音

申灌古亂反例音例又音列辟婢亦反沈必亦反檜勅丁反楛羌居反字林紀庶反又音舉攘如羊反剔他歷反或作鬻又作槲同槩鳥籠反斃婢世反本或

作蔽必世反檜音而舍人注爾雅云江淮之間呼小栗為槲栗潰去愧反又去軌反何音匱草木疏云節中腫以扶老即今靈壽

是也今人以為馬鞭及杖隘於懈反刊苦干反○帝遷明德串夷載路王德也串習夷常路大也箋云串夷即混夷西戎國名也路應也天意去殷之惡就

周之德文王則侵伐混夷以應之○串古患反一本作患或云鄭音患混音昆瘠在昔反詩本皆作瘠孫毓評作應後之天立厥配受命既固既顧文王又為

解者僉以瘠為誤應對之應下應和同

受命之道已堅固也○疏方之民大歸往之周地險隘樹木尤多競共刊除是以

為田宅其攻作之屏除之者其為蓄木其為斃木之所也修理之平治之者其

之剔翳之者其為屢木其為柘木之材也各刊除材木以自居處是樂就有

大位也天既顧而就之又為生賢女立之以為妃令當佐助之內有賢妃此八其受命之道既堅固也言天助自遠非始於今也此作之屏之四等而為此八



文者以其險隘多樹故頻舉木名因此用功之事配之使其義得相通以用功  
 作爲殺木屏去故先言作之屏之殺木之處有其坑坎須修理平治故言修之  
 攘之剔之設文雖別意以相通鄭申夷載路爲異以天意徒就周之明德是  
 天去惡與善文王以伐之去惡如餘同○傳中國之混夷○正義曰釋木云立  
 意以天去惡故己亦伐惡以應之餘○傳木立至山桑○正義曰釋木云立  
 死蓄斃者鬻李巡曰以當死害生曰蓄斃也郭璞曰鬻樹陸鬻覆地者也然  
 則以立死之木妨他木生長爲木之害故曰蓄也自斃者生禾自倒枝葉覆地  
 爲陸鬻故曰鬻也爾雅云斃者傳以其非人斃之故曰自斃釋木又云灌木  
 叢木李巡曰木叢生曰灌木是灌叢生例而檀河柳櫛檟山桑皆釋木文郭  
 璞曰櫛樹似櫛檟而痺小氏云細粟今江東呼爲櫛栗陸疏云葉如榆也木  
 理堅韌而赤可爲車轅某氏云河柳謂河傍赤莖小楊也陸疏云河傍皮正  
 赤如絳一名兩師杖似松孫炎曰橫腫節可以作杖陸疏云節中腫似扶  
 老今人以爲馬鞭及杖弘農共北山甚有之郭璞曰聚桑柘屬材中爲弓冬官  
 考工記云弓人取幹柘爲上聚桑次之○傳徒就至路大○正義曰毛讀患爲  
 串串習夷常路大皆釋詁文王肅曰天於周家善於治國徒就文王明德以其  
 由世習於常道故得居是大位也○箋串夷至應之○正義曰鄭以詩本爲患  
 故不從毛采薇序曰西有混夷之患是患夷者患中國之夷故患夷則混夷也  
 出車云薄伐西戎是混夷爲西戎國名也書傳作映夷蓋映混聲相近後世而  
 作字異耳或作犬夷即映字之省也路之爲應更無正訓鄭以義言之耳正  
 以天就文王明德文王則伐混夷是伐混夷者所以應天意故以路爲應也本  
 或誤作瘠孫毓載箋爲應是本作應也定本亦作應天既去殷之惡文王亦當  
 去惡故伐混夷以應之順帝之則此之謂也此伐混夷則書傳云四年伐混夷  
 是也文王之伐多矣獨言混夷者之意欲言无他義也○傳配嬖○正義  
 嬖曰妃字音亦爲配釋詁云妃嬖也某氏曰詩云天立厥妃是毛讀配如妃故爲  
 嬖也是爲妻之配夫意與鄭合○箋天既至堅固○正義曰此天立厥配與大

其助妻賢夫聖當於天心則上天之命不復移動故受命之道已堅固也

明天作之合其文相類故知立其配者為生賢妃謂大姒也天為生妃卒得帝

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兌易直也箋云省善也天既顯文王乃和其國之

外反易以歧反下施易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對配也從大伯之見王季

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也王親也善兄弟曰友慶善光大也箋云篤厚載始

伯乃厚明其功美始使之顯著也大伯以讓為功美王季乃受祿無喪奄有四

方之喪亡奄世也箋云王季以有因心則友疏帝省至四方○毛以為言天顯文

內之山使山之所生之木柞棫拔然而枝葉茂盛松柏之樹兌然而材幹易直

言天之恩澤乃及其草木非徒養其民人而已既人物蒙養天又為之興作周

邦又為之生明君以作其配是乃自大伯王季之時已則然矣既上本大伯王

季因說王季之德維此王季有因親之心則復有善兄弟之友行言其有親親

讓意是善大伯也由其稱兄之故則天厚與其善則光錫之大位使其子文王

王有天下此文王之有天下由王季受此福祿无所喪亡故至其子孫而大有

始使之讓事顯著言其善於為君福流後葉令大伯讓功徧得彰顯也以王季

善○傳兌易直○正義曰釋詁文○傳對配至王季○正義曰傳以言周世世修德須論王

毛詩注疏

十六之四

大雅文王之什

四

中華書局聚

季而已今并言大德是以本之於大也王肅曰大季謂見其生聖子而讓之故王  
命之必在王季故去而適吳大王沒而不返而後國傳於王季周道大興故本  
從大也○箋作爲至王起○正義曰作爲釋言文與周國謂使之爲天子之邦生  
配也○箋作爲至王起○正義曰作爲釋言文與周國謂使之爲天子之邦生  
明君謂生文王也國當以君治之故言作配此事乃在大伯王季之時已則然  
矣實至文王乃興而云大時者由大義曰周禮六行其四曰姻注云姻親於  
在大伯之時也○傳因親至光○正義曰周禮六行其四曰姻注云姻親於  
外親是因得爲親也善兄弟曰友釋訓文曰慶是善事故爲善光是明大故爲  
大王肅云王季能友稱大伯之讓意則天厚與之善錫文王之始友之可以遠  
厚至其德○正義曰篤厚釋文又哉始也載義同故亦爲始友之可以遠  
之名而言善於宗族者以下言則友其兄是友親之明上則友之可以遠  
及宗族見王季孝友之心廣也言厚明其功始親之明上則友之可以遠  
故讓之若王季不賢則讓功不顯由王季能稱大伯之心見大伯爲知人達命  
名傳後世由王季德然故言厚明其功始親之明上則友之可以遠  
與之即是使與之故云使大伯以讓爲功美王季能厚明之使傳之後世共  
稱誦之此亦其王季之德故說王季之美皆蔽隱不著此言傳世稱之者孔子欲  
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注云王季之美皆蔽隱不著此言傳世稱之者孔子欲  
深賢大伯恨世不知非是舉世皆不知也○傳奄大○正義曰釋言云荒奄也孫  
即言此二句明還是其兄之事故易之○傳奄大○正義曰釋言云荒奄也孫  
也奄亦是履蓋之義故箋以爲覆育天下○維此王季帝度其心猶其德音其  
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四方曰明類善也勤施无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  
賞慶刑威曰君○貉本作貉武伯反左傳○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慈和徧服曰順  
作莫音同韓詩同云莫定也施始反○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擇善而從曰比

箋云王君也王季稱王追王也○王比于文王其德靡悔經緯天地曰文箋云

于文王者德以聖人為匹既受帝社施于孫子猶易也延也○社音恥疏至孫

子○毛以為既言王季明大有揆度之惠又安靜其德教之善音施之於天

帝所祐天帝開度其心令之有揆度之惠又安靜其德教之善音施之於天

則皆應和其德又能賞善刑惡有為君人之德故為君王於此

人之善者從而比之令其德可以徧服而順之既為國人之德則功德有能擇

德之周王其德無為人所悔故言文王之德不為人恨而王季可以於後故

季賢德之大能比聖人以此之故既受天之祉福延於後之子孫福及於後故

文王得受之而起○鄭唯其德靡悔為異言以王季之德比於文王其餘同此章文

次如此者以物皆天之所授先言帝度其心明以下皆蒙帝文也德由心起故

先言心能施物故先言政能清靜乃論身內之德故後言其政教清靜也

善還是以德音之事施之於人育照臨之明勤施之善耳心能明而無私可以為

為君長故次克長克君長即師也學記曰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

邦之君故先長後君也既言堪為師也君即說為君之事故言王此大邦也既為大

以比善即比之文王其德可也文王其澤流及子孫故言帝社以結之帝社即

此授能以九德令誕生聖人是也重言克明者疊之以足句猶下我陵我泉耳○

傳心能至猶靜○正義曰此傳箋及下傳九言曰者皆昭二十八年左傳文彼

引一章然後為此九言以釋之故傳依用焉毛引不盡箋又取以足之此云維

此王季彼言唯此文王者經涉亂離師有異讀後人因即存之不敢追改今王

毛詩注疏 十六之四 大雅 文王之什 五 中華書局聚

肅注及韓詩亦作文王是異讀之驗心能制義者服虔云心能制事使得其宜  
 言善揆度事也左傳樂記韓詩貊皆作莫釋詁云貊莫定也郭璞曰皆靜定也  
 義俱為定聲又相近讀非一師故字異也定是靜義故云貊靜杜預云莫然清  
 靜取此傳為說也○箋德正至曰君○正義曰德正即德音教是音聲號令  
 也服虔云在己為德施行為音發號施令天下皆應和之言皆莫然而定无謹  
 譁也照臨四方者服虔云豫見安危也類善釋詁文勤施无私者杜預云施而  
 无私物得其所无失類也教誨不倦者服虔云教誨人以善不解惑言善長人  
 以道德也賞慶刑威者以賞慶人以刑威物杜預云作福作威君之道也○傳  
 慈和至曰比○正義曰慈和徧服者服虔云上愛下曰慈和中也為上而愛  
 下行之以中○天正義曰徧服從而順之擇善而從之者服虔云比方損益古今之  
 宜而從之杜預曰比方善事使相從二說皆不得以解此何者彼唯說文王不  
 言比方他人故服虔觀傳為說此以王季比文王當謂擇善而從以比方之也  
 ○箋王君至追王○正義曰王君釋詁文王字多矣獨解此者以王季未得稱  
 王其實君其國耳故辨之云王季稱王追王以其追號為王故作者以王言之  
 云○傳經緯相錯故織成文○正義曰服虔云德能順從天地之道故曰文杜預  
 文也左傳說此九事乃云九德不愆作事無悔言其動合衆心不為人所恨公  
 劉傳曰民無長數猶文王之無悔也則毛取左傳之意謂文王之德不為人所恨公  
 不得與鄭同也○箋王季至為匹○正義曰箋以上陳王季之德而以此於文  
 王即云其德靡悔明是王季之德甚比文王若以比之時人無所悔者必比王  
 季於文王者美王季言○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  
 其德以聖人為匹也○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  
 无是貪羨岸高位也箋云畔援猶拔扈也誕大登成岸訟也天語文王曰女无  
 如是拔扈者妄出兵也无如是貪羨者侵人土地也欲廣大德美者當先平獄  
 訟正曲直也○媛音袁又于願反鄭胡喚反韓詩云畔援武强也密人不恭敢  
 歆許金反羨錢面反誕但且反拔蒲末反下同字或作跋扈音戶密人不恭敢

距大邦侵阮徂共國有密須氏侵阮遂甘侵共箋云阮甘徂也尹也三區狝居而文王伐之密須之人乃敢距其義兵違正道是不直也○

阮魚宛反共音恭注同毛云徂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于周祜以

對于天下旅師按止也旅地名也對遂也箋云赫怒意斯盡也五百人為旅對

衆以厚周當王之福以答天下鄉周之望○赫虎格反斯毛如字此也鄭音賜

○同疏帝謂至天○毛以爲既言文王受福流及子孫故自此以下復說文王

之土地以是之故能大先天下升於高位而接取人之國邑无是貪求以羨樂人

之人乃不恭其職敢拒逆我大國乃侵我周之阮地遂復往侵於共邑抗拒大

整齊其師旅以止此密人往旅地之寇密人侵共復往侵旅故與兵以止其寇

也所以必伐密者所以厚於周之祜心皆欲伐密而文王從之是整旅所以遂天

下心也言文王上應天意下順民心非為貪羨妄伐密也○鄭以為天告語文

王曰汝无如是拔扈者妄出兵以征伐汝无如是敵羨者苟食人之土地汝既

不可為此欲廣大汝之德美者當先平於所欲征之人乃不恭其職敢拒我大國

之徵發其所徵者是侵阮徂共三國之義兵也文王欲侵此三國徵兵於密密

人拒而不從是故文王於是赫然與其羣臣怒曰當整其軍旅而出以却止徂

恭怒而出兵先往伐徂尋亦伐密○傳無是至高位○正義曰一自然之文而不

傳分爲二无是者以叛是違道援是引取義異故分之爲二鬼神食氣謂之歆

故注讀歆爲貪下論征伐則援取貪羨是國邑土地之事也釋丘云重玉曰岸

毛詩注疏

十六之四

大雅文王之什

六中華書局聚

岸是高地故以喻高位○箋。叛援至曲直○正義曰以下用兵征伐此則為下  
 發漢當用兵之事不得為文王之升位也故言叛援猶拔扈凶橫自恣之  
 貌宜獄相對是岸為訟也拔扈是凌人之狀故以妄出兵言之曲直猶人爭財賄  
 故以侵君子不伐有辭故欲廣其德美者當先平獄訟正曲直知彼實曲然  
 之獄訟以宣謂十二年左傳曰師直為壯曲為老德非師行伐人必正曲直也王肅孫  
 後皆以帝謂文王者詩人言天謂文王有德非天教語文王以此事也若天  
 為此辭誰所傳道然則鄭必以為天語文王者以爾我對談之辭故知是天之  
 天之自為也帝謂文王詢爾仇方為教人詢謀也爾我對談之辭故知是天之  
 告語若為有意謂然則文不類也天謂文王有德非天教語文王以此事也若天  
 文王耳豈須有人傳言之哉若是天謂文王有德非天教語文王以此事也若天  
 知之也帝謂文王無別解明與鄭同○傳國有至德復誰告詩人以天意而得  
 舉目迴首之時毛無別解明與鄭同○傳國有至德復誰告詩人以天意而得  
 人故辨之云國有密須氏定四年左傳曰密須之鼓是也○正義曰毛以徂為往故云  
 侵阮遂往侵共以阮共為周地為密須所侵故王肅云密須氏皆姓之國也乃  
 不恭其職敢與兵相逆大國侵周地○箋阮故以阮徂共三者皆為國名與密  
 國於此宜為國名下云徂旅則是徂國師衆故以阮徂共三者皆為國名與密  
 須而四也文王從之也拒大邦之非文王之黨而阮徂共則阮徂共是彼自相侵明  
 為犯周而文王從之也拒大邦之非文王之黨而阮徂共則阮徂共是彼自相侵明  
 周之狀故知文王密須今安定密縣則在文其統內書傳云文王受命所以文王  
 得徵兵者杜預云密須今安定密縣則在文其統內書傳云文王受命所以文王  
 密須則阮徂共又在伐密之前四年伐混夷仍得徵兵也密須之君難不達天  
 此須則阮徂共又在伐密之前四年伐混夷仍得徵兵也密須之君難不達天  
 命亦是民之先覺者也疑周將叛殷故拒其徵發皇甫謐云文王問太公吾用  
 兵孰可太公曰密須氏疑於我我可先伐之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伐

之不義太公曰臣聞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文王曰善遂侵阮

徂共而伐密須密須之人自縛其君而歸文王謚雖採撫舊文傅會為說要言

疑於伐者未為顯叛兵違其正道是不直也上言天使文王先平曲直密須不

義兵也密須敢拒義兵違其正道是不直也上言天使文王先平曲直密須不

直故文王伐三國而亦伐密須也王肅云無阮徂共三國孔晁云周有阮徂共

三國見於何書孫毓云案書傳文王七年五伐有伐密須犬夷黎邠崇未聞有

阮徂共三國助紂犯周文王伐之師旅明徂是國故知三國與密須充上四國

為皆國名者正以下言徂旅有師旅明徂是國故知三國與密須充上四國

之文事在此詩即成文也於時書史散亡安可更責所見張融云昇豈能具數

此時諸侯而責徂共非國也魯詩之義以阮徂共皆為國名是則出於舊說非

鄭之創造書傳七年說一事故其言不及阮徂共皆為國名是則出於舊說非

灑猶之難復文王不伐之乎鄭之所言非無深趣皇甫謐勤於考校亦據而用

之○傳旅師至對遂○正義曰釋詁云旅師俱為衆也對則為少多之異散則

可以相通故云旅師嫌其止出一旅之人故明之也按止釋詁文彼作按定本

及集注俱作按於義是也旅地名則毛意以旅為周地而言徂者上言侵阮遂

往侵共蓋自共復往侵是也旅地名則毛意以旅為周地而言徂者上言侵阮遂

地則亦止其往阮共互相見也對遂釋言文王肅云密人之來侵也侵阮遂往

侵共遂往侵旅故王赫斯怒於是整其師以止徂旅之寇侵阮徂共文次不使

不得復說旅於此而見焉上曰徂旅又為周王之望○正義曰斯盡

可知也省煩之義詩人之微意也傳意或然○箋赫怒至之望○正義曰斯盡

釋言文以軍出稱師為通名今指言旅則唯用一旅之人故云五百人為旅下

箋云小出兵明以德不以衆是鄭意出一旅之人故云五百人為旅下

嚮己舉於理為切故不從遂也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

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

也京大阜也矢陳也箋云京周地名陟登也矢猶當

也大陵曰阿文王但發其依居京地之衆以往侵

也大陵曰阿文王但發其依居京地之衆以往侵

也大陵曰阿文王但發其依居京地之衆以往侵

也大陵曰阿文王但發其依居京地之衆以往侵

也大陵曰阿文王但發其依居京地之衆以往侵

也大陵曰阿文王但發其依居京地之衆以往侵

也大陵曰阿文王但發其依居京地之衆以往侵

也大陵曰阿文王但發其依居京地之衆以往侵

也大陵曰阿文王但發其依居京地之衆以往侵

也大陵曰阿文王但發其依居京地之衆以往侵

也大陵曰阿文王但發其依居京地之衆以往侵

也大陵曰阿文王但發其依居京地之衆以往侵

也大陵曰阿文王但發其依居京地之衆以往侵

也大陵曰阿文王但發其依居京地之衆以往侵



阮國之疆登其山脊而望阮之兵無敢當其陵及阿者又無敢飲食於其泉  
 及池水者小出兵而令驚怖如此以德攻不以衆也陵泉重言者美之也每  
 言我者據後得而有之而言○疆居反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  
 反注同脊井亦反令力成反重直用反  
 乃始謀居善原廣平之地亦在岐山之南居渭水之側為萬國之  
 所鄉作下民之君後竟徙都於豐○鮮息淺反又音仙別彼列反阮○依其至之  
 為上既言興師伐密遂天下之心此又本密人不義來侵周人怨無之意言密  
 人之來也依止其在周之京丘大阜之傍其侵自阮地之疆為始乃升我阮  
 地之高岡周人見其如此莫不怒飲食我周地之泉此乃我文王之泉我文  
 此乃我文王之陵我文王之阿無得飲食我周地之泉此乃我文王之泉我文  
 王之池言皆非汝之有不得犯之民疾密須如是故文王遂往伐之征密既勝  
 文王於是謀度其鮮山之傍平泉之地此居岐山之南在渭水之側背山跨  
 水營建國都乃為萬邦之所法則下民之歸往言其怒以天下為心其伐與  
 百姓同欲別起都邑為萬民之居○鄭以為上言怒而出兵此言征伐之事言  
 文王之所徵發不用多兵但取依其所伐得者阮國之高一旅之人以此而往侵  
 自阮國之疆為始既至阮國乃登我所得者阮國之高一旅之人以此而往侵  
 衆纔始望之未嘗交戰而此國之兵莫不驚走無敢當我陵無敢當我阿者無  
 敢飲我泉無敢飲我池者因此而往伐莫不驚走無敢當我陵無敢當我阿者無  
 己德威行可以遷徙都邑安而民心乃始謀居於其善原廣平之地居岐山  
 之南在渭水之側為萬國之所嚮作民之君王○傳京大阜曰陵李巡曰地獨  
 以密人依之而侵周故為大阜也釋地云大陸曰阜大阜曰陵李巡曰地獨  
 高大名阜阜最大為陵然則大阜為陵不為京矣言京大阜者釋丘曰絕高為  
 之京李巡曰丘高大者為京陵一物故以大阜言之也矢陳釋文王肅云密  
 京周人怒之則云我陵明京陵一物故以大阜言之也矢陳釋文王肅云密

人乃依阻其京陵來侵自文王阮邑之疆密人升我高岡周人皆怒曰汝无陳

於我陵是乃我文王之陵阿也泉池非汝之有勿敢飲食之○箋京周至而言

○正義曰以言依其在京即云威武之威敵不敢當以依京之人侵阮故知京周地名

陟登釋詁文矢寶陳義欲言威武之威敵不敢當以依京之人侵阮故知京周地名

也○大陵曰阿釋地名則京是周之獨言依京故知其兵少故唯發近民也上言徵

以京為周地小別各則京是周之獨言依京故知其兵少故唯發近民也上言徵

兵以嘗之非為密須兵也始侵其境而即登蜀故知其兵少故唯發近民也上言徵

降於此獨得易者敵有強弱故連也○傳小山至方則○正義曰釋山云

且知方也謂知禮法此則亦法也故以方為則也○箋度謀至於豐○正義曰

度謀鮮善皆釋詁文以其已繫岐陽不應復言餘山故以鮮為善也諸言方者

皆謂居在他所人嚮望之故云方猶嚮也必知己德威威行乃遷居者以威若

地無以容待四方故知民既復從乃遷居要所也大王初遷已在岐山故言亦

徙宅於程蓋謂此也箋嫌此即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皇甫謐云文王

岐之陽豐則岐之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懷歸也不大聲見於色革更也不以長大有所更箋云夏諸夏也天之

變更王法者其為人不知識古不知今順天之法而行○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

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見賢遍反○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

仇匹也鉤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臨墉

曰仇仇方謂旁國諸侯為暴亂大惡者女當謀征討之以和協女兄弟之國率  
 與之往親親則方志齊心一也當此之時崇侯虎倡紂為无道罪尤大也○詢  
 衝荀鉤古候反又古候反援音爰臨如字韓詩作隆○疏帝謂至崇墉○毛以為  
 當歸於明德以文王有明德故天歸之因說文王明德之事不大其音聲以見  
 於顏色而加人不自知其動作常順天之法則以此故天歸之而使伐崇  
 問而自識此文王曰其伐崇也當詢謀於女匹己之臣以問其伐人之方和同  
 天帝告語此文王曰其伐崇也當詢謀於女匹己之臣以問其伐人之方和同  
 汝之兄弟君臣既合蕞威和同乃以汝鉤援之梯與汝臨衝之車以往伐彼崇  
 城言天意歸就文王故文王於是伐崇也○鄭以為天帝告語文王曰我之所  
 歸歸於人君而有光明之德而不虛廣其言語之音聲以外作容貌之色又不  
 自以長諸夏之國以變更於王法其為人不能為古事不學知今事常順天之  
 法而行之如此者我當歸之言文王德實能然為天所歸崇侯反於此道天使  
 文王伐之天告語文王曰當詢謀汝怨偶之傍國觀其為暴亂大惡者而征  
 討之其征之也當和同汝兄弟之國相率與之而往餘同○傳不大至所更○  
 正義曰此傳實略孫毓云不大聲色以加人○毛以言不以長大有所更則以  
 夏為大王肅云非以幼弱未定長大有所改更言幼而有天性長幼一行也○  
 箋夏諸王自肅云非以幼弱未定長大有所改更言幼而有天性長幼一行也○  
 此則中人以上皆免之矣不足以為美文王下言伐崇討崇以外作容貌則此經當陳  
 人君之正道不得以夏為大故以夏為諸夏虛廣言語以外作容貌則此經當陳  
 而行違虛名而不實也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者謂為諸侯之長自以身居尊  
 位无所畏憚變亂正法也崇侯與文王俱為紂之上公是長諸侯也詩意言又  
 无此行則崇侯有之矣故天命文王使伐人之道貴其識古知今此不識古不  
 知今為美者言其意在篤誠動順天法不待知今識古比校乃行耳不謂人不  
 須知古今也言天之道尚誠實貴性自然者明此經所陳皆是誠實自然之事  
 也變更王法者若號石父導王為非崇侯虎倡紂為无道變亂典刑者也而豫

一物正謂梯也。以梯倚城相鉤也。○傳仇匹至墉城。○正義曰：仇匹，釋詁文鉤。援者，墨子稱公輸般作雲梯以攻宋。蓋此之謂也。臨者，在上臨下之名。衝者，從傍衝突之稱。故知二車不同。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墨子有備衝之篇。知臨衝俱是車也。說文云：城所以威民也。墉，城垣也。彼細辨其各耳。散則墉亦城也。○箋：怨偶至尤大。○正義曰：怨偶，曰仇。左傳云：方者居一方之辭。故為傍國之諸侯。以當伐之。故皆為暴亂大惡者。紂黨多矣。所以獨伐崇者，當此之時，崇侯臨虎導紂為無道之事。其罪惡尤大。故伐之。倡紂為無道，我應文注云：倡導也。臨

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誠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閑閑動搖

也。言言高大也。連連徐也。攸所也。誠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誠於內曰類於野。曰：馮致致其社稷羣臣附附其先祖為之立後尊其尊而親其親。箋云：言言猶擊擊將壞貌。訊言也。執所生得者而言問之及獻所獻皆徐徐以禮為之不尚。促速也。類也。馮也。師祭也。無侮者，文王伐崇而無復敢侮慢周者。○訊音信字。又作訊。又作諫。並同。職古獲反。字又作職。字林：截耳則作耳。傍獻首則作首。傍類如字。本或依說文作顛。馮馬嫁反。搖如字。一音羊。照反。羣神本或作羣。臣孽魚列。臨衝莠莠崇墉乞乞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莠莠疆威反。又五葛反。臨衝莠莠崇墉乞乞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也。乞乞猶猶

言言也。肆疾也。忽滅也。箋云：伐謂擊刺之肆犯突也。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肆之。拂猶脆也。言無復脆戾文王者。○莠音弗。乞魚乙反。韓詩云：搖也。說文作

乞肆音四。拂符弗反。王遠也。刺七。疏：臨衝至無拂。○毛以為文王之伐崇也。兵亦反。危九委反。戾也。復扶又反。疏：至則服無所用武。其臨衝之車閑閑然動

搖而已。不用之以攻敵崇城言。然高大如無所毀壞。既伐崇服之則執其可

言問者連連然舒徐盡其情而不逼迫也。所以當誠左耳者。安安然不暴疾也。

文王之於此行非直弔民伐罪又能敬事明神。初出兵之時。於是為類祭至所

征之地。於是為禡祭。既克崇國。於是運致其社稷羣神而來。更存祭之。於是依

毛詩注疏 十六之四 大雅 文王之什 九 中華書局聚

附其先祖宗廟於國為之立後文王伐得其事言文王臨車衝車第然疆威  
 是以無敢侮慢文王者也深美其伐重詳其罪行得法四方服其德畏其威  
 崇城屹然高大於是用師伐之於是合兵疾往於是殄絕之於是討滅之文  
 王德足撫民威足除惡四方服德畏威無敢違拂文王之志者此天所以用文  
 武伐殷也○鄭唯以臨衝○攻城言言乞閑閑是臨衝之貌伐為擊刺肆為犯突為  
 異餘同○傳閑閑至其親○正義曰以閑閑是言高大不說其高大之意王肅云高  
 動搖言言是城之狀故為高大無所壞則言言高大不說其高大之意王肅云高  
 大言其無所壞傳意或然若城無所壞則言言高大不說其高大之意王肅云高  
 服崇不至於破國壞城耳於時非無拒者故得有訊誠獲釋詰文攸所釋言  
 文玉藻云聽嚮任左故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耳曰誠罪其不聽命服罪故取  
 其耳以計功也釋天云是類祭是禡祭也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馮於所  
 征之地言類乎上帝則類祭也祭天而謂之類者尚書夏侯陽說以事  
 類祭之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春官肆師注云禡祭也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  
 為義也馮之祭其神不明肆師注云禡祭也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  
 曰黃帝是鄭以無明文故疑之而為二說也如鄭所說類祭在郊此傳言於內  
 曰類者以馮於所征之地則是國境之外類也雖在郊猶是境內以二祭對文  
 故云於內曰類於外曰禡謂境之外內非城內也致附承類禡之下則亦是  
 敬神之事故知致於外曰禡謂境之外內非城內也致附承類禡之下則亦是  
 所尊先祖是崇國之所致其親今使神有所享不絕其祀是文王為之尊其尊而親  
 其親也致者運轉之辭附者依倚之義以社稷於人無親故以致言之先祖則  
 依其子孫故以附言之崇侯有罪當滅其國所以復得致其羣臣為之立後者  
 蓋以崇侯虎身有罪耳其先祖嘗有大功不當絕祀擇其親賢更為立後使得  
 奉其宗廟存其社稷也言致則文王致之自近非復舊國當小於舊耳○箋言  
 言至周者○正義曰箋以詩美文王致之自近非復舊國當小於舊耳○箋言  
 今詩言衝則是用以攻城故知言言乞閑閑是將壞之貌碩人言庶姜孽孽是  
 舉我之容故猶孽孽也徐徐以禮為之不尚促速明有餘力不急息為之也

十九年左傳曰文王開崇亂而伐之軍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則似兵合不戰此云壞城執訊者凡所褒美多過其實此言訊讎必當戰矣蓋知戰不敵然後乃降彼左傳子魚欲勸宋公脩德故隱其戰事而言其降耳傳不言類禡是祭故辨之云師祭名也崇是大敵伐即克之故無復敢侮慢周者竟文王之世不復伐國是由無侮故也○傳莠莠至忽滅○正義曰此莠莠亦宜猶上閑閑而云疆盛者以莠莠閑閑文不相類則上言車之動此言車之形故不同也肆與大明肆伐大商文同故以肆為疾既為疾伐亦不得與鄭同也王肅云至疾乃威有罪則肅意謂伐之疾傳亦或然忽滅者言忽然而滅非訓也忽為滅也○箋伐謂至文王者○正義曰以是伐之文在崇墉之下故伐謂擊之刺之牧誓曰不愆于四伐五伐乃止齊焉是謂擊刺為伐也肆謂犯突言犯師而衝突之故引春秋傳為證也案左傳隱九年云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連去之文十二年左傳云若使輕者肆焉其可其言皆不與此同鄭以輕者與勇引之而遂謬也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六 [十六之四]



毛詩注疏校勘記 (十六之四)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皇矣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文王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皇矣一本無矣字莫若周絕句又云一謹莫若周世絕句周世脩德為一句一本無下一世字義並通崔集注莫若周也世世脩德正義云定本皇下無矣字莫若周又無於字是正義本較多一於字

維有文王盛爾

作耳采正義

殷紂之暴亂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殷上有以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其政不獲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政作正案釋文云其政如字政政教也鄭作正長也正義云其政不得於民心是其本亦作政考此箋云正長也乃以政為正之假借直於訓釋中改其字以顯之而不言讀為也例詳前

唐石經依改經文未是經義雜記云唐石經原刻作正依鄭本也後改為政依肅本也今考石經但小損耳未嘗改為政又於此經之傳多所刪改皆非也此傳本全與鄭異義非由王肅之難其度居也則已見餘傳矣乃云毛公無此訓亦知者之一失

二國殷夏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釋文以謂夏作音是其本當作謂夏殷也正義云故以二國為殷紂夏桀也不與



釋文本同

耆老也廓大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老作惡考文古本同案惡字是也釋文正義皆可證涉箋文而譌耳

明所從者非法四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法當作徒形近之譌

其秦亡家語引此詩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秦作泰案皆誤也當作其奏云謂王肅奏也正義凡四引此及賓之初筵生民卷阿

是也經義雜記云此三字當作衍文者失考耳

也說文王之伐四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鏞云也當此字之誤屬下讀是也

檉河柳也

小字本相臺本閩本明監本毛本皆下有檉橫也十行本無按此脫耳

以扶老

釋文校勘通志堂本同盧本以作似云舊譌以案似字是也扶老木名可以為杖亦竹名似扶老謂似扶老之木也橫與扶老木又有

不同處故言似陸機疏正作似扶老

串夷載路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也釋文云串夷古患反毛云習也鄭云串夷混夷也一本作患或云鄭音患正義云毛讀患為串

又云鄭以詩本為患故不從毛采薇序曰西有混夷之患是患夷者患中國之夷故患夷則混夷也是正義本經作患字與釋文所云一本者正同也

路應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釋文云路瘠在昔反詩本皆作瘠孫毓評作應後之解者僉以瘠為誤正義云路之為應更無正訓鄭

以義言之耳又云本或誤作瘠孫毓載箋為應是本作應也定本亦作應今考路露古同字如露寢為路寢並露為並路之類孟子是率天下而路也音

義云丁張並云路與露同凡物之瘠者多露見故箋云路瘠也謂書削混夷使之瘠也下箋文王則侵伐混夷以應之云應者摠說申夷載路之應乎帝之遷明德也非以應專釋路字孫毓乃涉之而誤後之解者反僉以孫為誤失之矣

天立厥配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傳云配嬖也正義云妃字音亦為配釋

妻之配夫意與鄭合考正義之說也箋云又為之生賢妃謂大妣也此申毛

以配是妃之假借字直於訓釋中改其字以顯之也釋文云厥配本亦作妃音

同注同其亦作本非也乃依箋字改經耳某氏爾雅注當即所謂以破引之如

引其慶孔育之比段玉裁云古多用妃少用配妃是正字配是假借字也配者

酒色也今人云配合周秦人云妃合嘉耦曰妃非專謂男女也經文本作妃毛

以配合解之鄭以后妃解之改妃為配自是後人所為○按段說是毛用釋詁

妃嬖也非讀配為妃也

一各兩師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兩誤兩是也

則光錫之大位閩本明監本毛本光作兄案皆誤也當作天

維此王季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引昭廿八年左傳而云此云維此

改今王肅注及韓詩亦作文王是異讀之驗又左傳正義同段玉裁云樂記注

云言文王之德皆能如此所見詩亦是維此文王然禮注言文王詩箋言王季

說自不同詳詩經小學考毛氏詩自是王季王肅中毛作文王皆非經義雜記

辨之是矣○按鄭注禮記多用韓詩不用毛詩左傳作文王與韓詩合是可以

毛詩注疏 十六之四 校勘記 十二 中華書局聚

證三家詩之皆有所受之也

豹靜也箋云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此傳箋及下傳九言曰者皆昭廿八年左傳文彼引一章然後為此九言以釋之故傳依用焉毛

引不盡箋又取以足之段玉裁云此章詰訓本左氏係箋自舛誤今正衍箋云二字

慈和徧服曰順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徧復作音是其本服作復以左傳考之復字非也

教誨人以善不解倦

閩本明監本毛本解誤解案此依服注文而引之也正義自為文用懈字

畔援猶拔扈也

小字本同案釋文云拔字或作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下及正義中本或作跋則此箋自用拔字十行本正義中皆作拔是也閩本以下乃誤改耳

按止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按止釋詁文彼作按定本及集注俱作按於義是也如其所言非為異本當有誤也今無可考意必求之或

正義本字作按釋文云以按本又作遏知正義本必不作遏者以釋詁按遏兩有若作遏即不得云彼作按也

毛以為既言文王受福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文王當王季誤是也

箋叛援至曲直

閩本明監本毛本叛作畔案所改是也此標起止仍不易字下故言叛援猶拔扈所改非也

是也○毛以徂為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衍○是也

敢與兵相逆大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相當拒字誤是也

要言疑於伐者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我誤伐是也上文可證

有伐密須犬夷黎邗崇

明監本毛本邗誤邦闕本不誤○按作邗作邗皆誤當作邗从邑于聲音況于切今本尚書大傳此

字亦誤作邗

為萬國之所鄉

小字本相臺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鄉誤嚮案嚮乃正義所易之今字釋文鄉周下云本又作嚮下同當非正義本也考

文古本悉改作嚮未是

非為密須兵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密須當作須密此須者用也非密須之須不知者誤倒之

而驚散走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驚下當脫怖字是也

遠方不奏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奏作湊案所改是也

我歸人君有光明之德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歸作謂案我歸者予懷也謂字誤

同爾兄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六書音均表云後漢書伏湛傳作同爾兄弟入韻顧炎武說同考正義云和同汝之兄弟又云當和同汝兄

弟之國是其本作兄弟或毛氏詩與伏湛傳所引自不同也

親親則方志齊心一也

毛本同闕本明監本方誤萬小字本相臺本方作多一作壹考文古本同案多字壹字是也

當詢謀汝怨偶之傍國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偶當作耦下同

以加人○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鐸云○衍是也

謂色取人而行違閩本明監本毛本人作仁案所改非也正義引論語自如此○按舊校非馬融注可按

詩意言又無此行明監本毛本又作文王二字閩本剋入案所補是也意字當衍

故天命文王使伐人之道貴其識古知今閩本明監本毛本人之二字互易案所改是也

箋云鉤鉤梯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箋當作故

執訊連連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詩經小學云釋文字又作諄者誤爾雅訊言也說文訊問也正月出車傳采芑及此箋以言辭問訓訊字與

諄訓告義別

於野曰禡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故云於內曰禡於外曰禡當仍是於野曰禡

內非城內也此正義專釋傳內字耳於外曰禡

致致其社稷羣臣小字本相臺本臣作神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釋文云本或作羣臣正義本是神字作臣者非也羣神多誤作羣臣

如魯語鄭大宗伯注皆然

尊其尊而親其親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無而字案有者是也

說文作𠄎通志堂本同盧本𠄎作𠄎云舊論𠄎今改正釋文校勘云案𠄎字所改未是也𠄎是隸省字見九經字樣土部陸但如此作小字

本所附作挖挖皆形近之譌

此天所以用文武代殷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武當作王此詩無武王也

故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耳曰馘

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耳字案所改是也故下當補云字

所以復得致其羣臣

閩本明監本毛本臣作神案所改是也

碩人言庶姜孽孽是舉我之容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是上當有缺文因孽孽字有復出者而脫去也舉我當為壞

城之誤

珍倣宋版印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六 (十六之五)

(五三)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民者冥也其見仁道遲故於是

乃附也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稷象察氣之妖祥也文王受命而作邑于豐立

靈臺春秋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為備故也○靈臺杜預注

左傳云靈臺在始平鄠縣今屬京兆府所管昆古門反鄭注禮記云明也蟲直

弓反本或作虫非冥亡丁反冥冥無知貌字林云幽也又亡定反覆子鳩反陰

陽氣相侵漸成祥觀古疏靈臺五章章四句至昆蟲焉○正義曰作靈臺詩者

亂反下觀臺節觀同疏言靈臺附也文王受天之命而民樂有精神靈之

德以及鳥獸昆蟲焉以文王之德及昆蟲民歸附之故作此詩以歌其事也經說

作臺序言始附則昆蟲焉是作臺之時始附也文王嗣為西伯三分天下而有其二

則為民所從事應久矣而於作臺之時始附也文王嗣為西伯三分天下而有其二

王耳其民從君而來其心未見靈德至於作臺之日民心始知故言始附謂心

附之也往則貌附之耳此言初受命已附至作臺而齊心故繫之受命六年而序進言  
受命者以民心之附事亦有漸初受命已附至作臺而齊心故繫之受命六年而序進言  
之所由也言民始附首章及二章上二句是也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者  
二章下二句及三章是也臺圍沼皆言靈是明文王有靈德之義應鹿獸也白  
鳥祭統注云昆蟲溫生寒死之蟲然則諸螽蟲皆是也此經無昆蟲之事而三  
章言魚亦蟲之別名舉潛物以見陸產故言昆蟲以總之經先言獸序先言  
鳥者作圍主以養獸故先言之序則從其言便故不同也四章卒言政教得  
所合樂詳之亦是靈德之事故序略之也○箋民者至備故○正義曰民者冥  
也孝經援神契文以其冥冥無知其見仁道遲故於是始附解其晚附之意也

毛詩注疏 十六之五 大雅 文王之什 中華書局聚



又解臺之所用天子有靈臺所以觀天也春官臺之妖祥故也四方而高曰臺  
 天象在上須登臺望之故作臺以觀天也春官臺之妖祥故也四方而高曰臺  
 吉凶一云妖祥善惡之徵鄭司農云暉謂日光者雲有次紗如山在日上也  
 曰想法云日月食也齊謂日月暉謂日光者雲有次紗如山在日上也  
 赤鳥也謂日月食也齊謂日月暉謂日光者雲有次紗如山在日上也  
 謂鑄謂日旁氣刺也也監謂日月暉謂日光者雲有次紗如山在日上也  
 此十者皆舉天之異氣視之官當在靈臺之上視之故箋取以爲說十輝則  
 唯言侵象者舉其初二事餘從可知也馮相氏保章氏亦云觀天下之妖祥則  
 相臺觀之獨引視之者以視侵爲官名則是仰觀之主故特取其寶於  
 豐立靈臺明此靈臺在豐邑之都也神務曰春秋傳曰者僖五年左傳文引  
 云伐崇作靈臺是靈臺在豐邑之都也神務曰春秋傳曰者僖五年左傳文引  
 引之證臺是觀氣所用彼云以望而西郊諸儒以無正文故其說多異義公  
 羊說天子三侯當有時臺圍臺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皆在國化有臺觀  
 鳥獸魚鼈諸侯當有時臺圍臺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皆在國化有臺觀  
 詩說辟離者天子學如璧壆以水示圖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  
 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也所以教天下者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  
 在太廟之中壘之靈沼謂之神之精稱靈故稱臺曰靈臺稱曰靈臺毛詩  
 說靈臺不足以監視靈者情也神之精明稱靈故稱臺曰靈臺稱曰靈臺毛詩  
 王制曰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官宮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離諸侯曰  
 洋宮天子將出征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諸侯曰  
 則太學即辟離也詩頌洋水云既作洋宮淮夷攸服橋橋虎臣在洋獻賦淑問

如鼻陶在洋獻囚此復與辟靡同義之證也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  
 面育靈沼有辟靡其如是也則辟靡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圍也沼也同言靈  
 於臺下為圍為沼可知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西郊王者相變之宜眾家之  
 說各不昭哲雖然於郊差近之耳在廟則遠矣王制與詩其言察察亦足以明  
 之矣如鄭此說靈臺與辟靡同處辟靡即天子大學也王制言大學生在郊乃是  
 殷制其周制則太學在國太學雖在國而辟靡仍在郊何則圍沼魚鳥所萃終  
 不可在國中也辟靡與太學為一所以得太學移而辟靡不必常以太學為辟靡是  
 之名耳王制以殷之辟靡與太學為一故因而說之不必常以太學為辟靡是  
 學亦可矣周制以殷之辟靡與太學為一故因而說之不必常以太學為辟靡是  
 周之諸侯於郊不當有學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周以虞庠為辟靡矣若然魯是  
 魯宮也字或於郊不當有學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周以虞庠為辟靡矣若然魯是  
 堂宗廟皆異處矣案大戴禮威德篇云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也外水名曰  
 辟靡政穆篇云太學明堂之東序也如此文則辟靡古法皆同處矣諸儒多用  
 之盧植禮記注云明堂即太廟也天子太廟上可以望氣故謂之靈臺中可  
 序昭穆故謂之太廟圓之太廟似辟靡古法皆同處矣諸儒多用  
 為三耳蔡邕月令論云取其四門之學廟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  
 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廟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  
 而同耳其實一也穎子容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名其體一如璧則曰辟靡異名  
 清廟行禘祫字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靡  
 占雲物望氣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廟此等諸儒皆以廟室總謂之宮  
 賈逵服虔注左傳亦云靈臺在太廟明堂之中此等諸儒皆以廟室總謂之宮  
 為一鄭必知皆異處者袁正論云明堂堂之太廟此等諸儒皆以廟室總謂之宮  
 育所為而世之論者合以為一禮取詩書放逸之文經禮之大物也專義不同各  
 復考之人情驗之道理失之遠矣夫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靜鬼神所居  
 而使衆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囚俘截耳瘡痍流血以干犯鬼

毛詩注疏 十六之五 大雅 文王之什 一一 中華書局聚

神非其理矣且夫茅茨採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王輅以處其中象著玉杯而  
 食於土簋非其類也如禮記先儒之在數中以明堂之制言東西八丈南北六丈禮  
 天子七廟也夫宗廟鬼神之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夫明堂法天之  
 別非一也夫宗廟鬼神之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夫明堂法天之  
 宮則非神常處故可以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夫明堂法天之  
 鬼謂之東序西序殷謂之右學左學周謂之東膠虞庠皆以養老乞言明堂位  
 氏謂之東序西序殷謂之右學左學周謂之東膠虞庠皆以養老乞言明堂位  
 曰警宗殷學也周置師保之官居虎門之側然則學宮非一處也文王世子春  
 夏學于秋學也周置師保之官居虎門之側然則學宮非一處也文王世子春  
 周立三代之學也周置師保之官居虎門之側然則學宮非一處也文王世子春  
 齒於學國人觀之宗廟之中非百姓所觀也王制曰周人養國老於東膠不曰  
 辟雍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宗廟之尊不應與小學為左右也辟雍之  
 制圓之以水象天取生也水潤下取其惠澤也水必有魚鱉取其所以養  
 也故明堂者大朝諸侯講禮之處宗廟享鬼神歲覲之宮辟雍大射養孤之  
 處大學之禮月令則其事也天子居其中學士處其內君臣同處死生參並非  
 其明也大射之禮月令則其事也天子居其中學士處其內君臣同處死生參並非  
 其義也大射之禮月令則其事也天子居其中學士處其內君臣同處死生參並非  
 其中今未知辟雍廣狹之數但二九十八加之辟雍則徑三百步也凡有公卿  
 大夫諸侯之賓百官侍從之眾殆非宗廟中所能容也禮天子立五門又非一  
 門之間所能受也明堂以祭鬼神故亦謂之明堂太廟者明堂之內太室非  
 宗廟之宮太廟之名也辟雍以祭鬼神故亦謂之明堂太廟者明堂之內太室非  
 謂之宮太廟之名也辟雍以祭鬼神故亦謂之明堂太廟者明堂之內太室非  
 宗廟之宮太廟之名也辟雍以祭鬼神故亦謂之明堂太廟者明堂之內太室非  
 宗廟之宮太廟之名也辟雍以祭鬼神故亦謂之明堂太廟者明堂之內太室非  
 宮之左太廟在郊明太廟非以訊誠告則太廟亦廟也其於虞庠虞庠在國  
 之西郊今王制亦小學近而太廟遠其言乖錯非以為正也賴氏云公既視朔  
 遂登觀臺以其言遂故謂之同處夫遂者遂事之名不必同處也馬融云明堂

道順時政就湯位而宗廟在國外非孝子之情也古文稱明堂陰陽者所以法大

問諸侯有明堂之稱也順時行政有國皆然未聞諸侯有居明堂者王欲行王

政則勿毀之矣夫宗廟之毀非獨為人君而疑於可毀與否雖復淺丈夫未育

是也孟子古之賢大夫而皆子思弟子去聖不遠此其一證也尸子曰昔武王

崩成王少周公踐東宮祀明堂假為天子明堂在左故謂之東宮王者而後育

明堂故曰祀明堂假為天子此又其證也竊以準之此論可以申明鄭意大戴

禮遺逸之書文多假託不立學官世無傳者其威德篇云明堂外水各曰辟雍

政穆篇稱太學明堂之東序皆後人所增失於事實故先儒雖立異端亦不據

為說然則明堂非廟而月令云天天子居明堂太廟者以明堂是祭神之所故謂

之明堂太廟者正諱明堂之太室非宗廟之太廟也明堂位云太廟天子明堂

自謂制如明堂非太廟名明堂也廟與明堂不同則靈臺又宜別處故靈臺辟

離皆在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神之精明者稱靈臺四方而高

有成也箋云文王應天命度始靈臺之基趾營表其位衆民則築作不設期日

而成之言說文王之德勸其事忘己勞也觀臺而曰靈者文王化行似神之精

明故以名焉○度待洛反疏經始至成之○正義曰言文王有德民心附之既

下同應對之應說音悅疏徒於豐乃經理而量度初始為靈臺之基趾也既

度其處乃經理之營表之其位既定於是天下衆庶之民則競攻而築作之

設期日而已成之民悅其德自勸其事是民心附之也○傳神之至成○正義

曰靈是神之别名對則有精粗之異故辨之云神之精明者稱靈則靈之為稱

就神中精者而名也四方而高曰臺釋宮文經度之謂經理而量度之攻作謂

庶民築作之非日有成謂不設期日已成功言民心樂為之也○箋文王至以

名焉○正義曰非天子不得作靈臺故本之云文王應天命始度靈臺之基趾

毛詩注疏 十六之五 大雅 文王之什 三十一 中華書局聚

也營表其位謂以繩度立表以定其位處也傳唯解靈之名不解各臺為靈之  
 意故申之此實觀氣祥之臺而名曰靈者以文王之化行似神之精明故以各  
 焉以此言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是也若然書傳說武王渡河言觀臺亞者  
 左傳注云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是也若然書傳說武王渡河言觀臺亞者  
 彼謂在臺仰觀之人不得謂其人為臺故指實言觀也僖十五年左傳云秦伯  
 獲晉侯以歸乃舍諸靈臺秦是諸侯而得有靈臺者杜預云在京北鄠縣周之  
 故臺也哀二十五年左傳曰衛侯為靈臺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箋云亟急也度  
 於藉圃言為則是新造其時僭名之也  
 非有急成之意眾民各以子成 王在靈囿麀攸鹿伏 面所以城養禽獸也天子  
 父事而來攻之○亟居力反 王在靈囿麀攸鹿伏 面所以城養禽獸也天子  
 靈道行於囿也麀牝也箋云攸所也文王親至靈囿視牝鹿所遊伏之  
 處言愛物也○囿音又徐于目反麀音憂麀牝牝類刃反處昌慮反 疏傳囿  
 至於囿○正義曰春秋成十八年築鹿囿昭九年築郎囿則囿者築牆為界城  
 而禽獸在其中故云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解正禮耳其  
 文王之囿則七十里故孟子云齊宣王問於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  
 孟子曰書傳育之曰若是其大乎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  
 以為大何也是宣王自以為為諸侯而問天子之制明天子不止七十里故宜為百  
 問及文王之七十里則以為文王非天子之制明天子不止七十里故宜為百  
 里也又解囿稱靈意言靈道行於囿也鄭駁異義云同言靈者於臺下為囿沼  
 則似因臺為名其實亦因相近靈道徧行故皆稱靈也釋獸云鹿牡麓牝鹿是  
 為鹿 麀鹿濯濯白鳥鶩鶩 濯濯也鶩鶩肥澤也箋云鳥獸肥喜樂言得  
 牝也 鹿濯濯白鳥鶩鶩 濯濯也鶩鶩肥澤也箋云鳥獸肥喜樂言得  
 下沃反樂音洛下文 疏傳濯濯至肥澤○正義曰娛樂遊 王在靈沼於物魚躍  
 於樂注喜樂皆同 疏傳濯濯至肥澤○正義曰娛樂遊 王在靈沼於物魚躍  
 沼池也靈沼言靈道行於沼也物滿也箋云靈沼之水魚盈滿其  
 中皆跳躍亦言得其所○沼之卻反物音刀躍羊略反跳徒彫反虞業維縱責

鼓維鏞於論鼓鍾於樂辟靡也植者曰虞橫者曰柶業大版也樅崇牙也黃大鼓

者箋云論之言倫也虞也柶也所以懸鍾鼓也設大版於上刻畫以為飾文王

立靈臺而知民之歸附作靈囿靈沼而知鳥獸之得其所以為音聲之道與政

通故合樂以詳之於得其倫理乎鼓與鍾也於喜樂乎諸在辟靡中者言感於

中和之至○虞音巨樅徐七凶反又音衝牙也沈又音子容反黃符云反字

亦作鼓鏞音容於音為鄭如字下於樂於音皆同論虞門反虞業至辟靡

一云鄭音倫下同辟音壁注同植職反柶句尹反縣音玄毛虞業至辟靡

立靈臺而知民心歸附作沼而人設植者虞橫者之柶上加大版而捷業然

以詳之觀己之德行審否故使植者虞橫者之柶上加大版而捷業然

又有崇牙其飾維樅然於此虞業之上懸黃之大鼓在此時靡宮中是王之靈

擊之觀其和否於思念於此鍾使之和諧於是作樂在此時靡宮中是王之靈

道行於人物之虞孫炎曰虞柶之植所以懸鍾磬也郭璞曰懸鍾磬者○正義曰

譯器云木謂之虞孫炎曰虞柶之植所以懸鍾磬也郭璞曰懸鍾磬者○正義曰

名為虞然則懸鍾磬者兩端有植木其上橫木謂直立者為虞謂橫牽者為

柶柶然有聲曰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此樅亦文承虞業之下故知樅即崇牙之狀

如鋸齒也其懸鍾磬之處又以彩色為大牙其狀隆然謂之崇牙言崇牙之狀

樅樅然有聲曰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此樅亦文承虞業之下故知樅即崇牙之狀

三之一謂也黃大也故謂大鼓為黃鼓是也釋樂云大鍾謂之鏞李巡曰大鍾音

聲大鏞大也郭璞曰亦云大鼓謂之鏞是也釋樂云大鍾謂之鏞李巡曰大鍾音

內有地猶如璧然土之高音曰丘此水內之地未必高於外正謂水下而地

高故以丘言之則其義不得同鄭○箋論之至而觀也定本及集注鏞大字

宜為倫故曰論之言倫傳唯言柶橫植不言所用故申明之此言所以懸鏞字

也以經有鍾鼓故特言之其磬鏞亦有柶虞也又解上言臺沼此言所以懸鏞字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焉經云三后在天王配於京則武王所繼自大王王季皆是矣而序獨云繼文

者作周道積基故本之於三后言世有哲王見積德之深遠其實美武王

能繼唯在文王也大王季雖脩德創業為後世所因而未有天命非開基之

主不足使武王聖人繼之又此篇在文王詩後故詩言繼文著其功也大且見

篇之次也文王已受天命故言復受為亞下武維周世有哲王武繼也箋云下

前之辭武王之受天命白魚入舟是也

後人能繼先哲者維有周家最大世益有明知之王謂大王王季

文王稍就威也○箋下猶至就威○正義曰居下世即是在後故云下猶後也哲智

曰釋言文○箋下猶至就威○正義曰居下世即是在後故云下猶後也哲智

為西伯文王又受命是稍威也○正義曰居下世即是在後故云下猶後也哲智

下文三后王配之文別在於下故知世有之中不兼武王也

于京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武王崩告喪曰天子之禮言之武王居鎬故知

也上已者若僂去云耳以三后皆號為王故以天子之禮言之武王居鎬故知

配行其道於王配于京世德作求鎬京者以其世積德庶為終成其大功於

京謂鎬京也王配于京世德作求鎬京者以其世積德庶為終成其大功於

箋作爲至大功○正義曰作爲釋言文求終釋詰文世積德庶為終成其大功於

天下文王未及誅紂即是王事未終武王乃終之故云終成其大功於

命成王之季配行三后之教令者欲成我周家王道之信也此為武王言也今長我之

論語曰民无信不立○成王三后不配天故以命為教令此承王配于京是配

如字又于况反此為如字疏箋命猶至不立○正義曰此承王配于京是配

於此獨云此為武王言者餘文是作者以己之心論武王之事此則稱武王口

自所言故辨之也又解欲成王道所為多矣獨以信為言者由王德之道成於

毛詩注疏 十六之五 大雅 文王之什 五 中華書局聚



信欲使民信王道然後天下順從必伐紂功成

然始得耳以民無信不立故引論語以證之

信則天下以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其維則三后之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能當此順德謂能成其祖考

高小以永言孝思昭哉嗣服行祖考之事謂伐紂

三后之道故於此數而美之可愛乎此一人之

維順之德祖考欲定天下武王能順而定之是

美之武王自言長我孝心之所思者此顯明正

紂定天下是能嗣祖考也○傳一人至侯維○

子一得為維也○箋可愛至高大○正義曰序言

先人之成其祖考之德所引易者升卦象辭升

木漸而順長以成樹德引易者升卦象辭升

而亦作順疑定本誤○以箋服事至天○正曰

野武王之大事故知嗣行孝思維則亦是武王

武王之辭所以亦與孝思相連者上云永言武

許緝其祖武戒慎其祖考所履踐之迹美其勤

來孝於萬斯年受天之祐欲其壽考之言也○

疏昭義曰既言武

王能嗣行祖事又美其為民所樂仰言武王能明此勤行進於善道戒慎其祖  
 考所行之迹而踐行之猶行善不倦故為天下樂仰皆欲令武王得於萬年之  
 壽且又受天之禮法既許而後得進故以許為進繩戒武迹皆傳訓文〇箋茲此  
 正義曰以禮法既許而後得進故以許為進繩戒武迹皆傳訓文〇箋茲此至  
 成之〇正義曰茲此來勤皆釋詁文戒慎祖考踐履之迹謂謹慎奉行故美其  
 終成之〇箋結福至之言〇正義曰結福釋詁文以萬年受福是祝慶之辭故  
 知武王為天下所樂仰受天之祐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遠夷來王受  
 此萬年之壽不遠有佐言其輔佐之臣亦宜蒙其**疏**欲王受福即實言其受福  
 餘福也書曰公其以予萬億年亦君臣同福祿也〇欲王受福即實言其受福  
 之事武王既受得天之祐故四方諸侯之國皆貢獻慶之又得於此萬年之  
 壽豈不遠有佐助之乎言有遠方夷狄來佐助之也此乘上章之文故先言所  
 受天之祐因則為遠近之次故先言四方後言遠夷四方謂中國諸侯也〇鄭  
 唯以下句為異言武王得於此萬年之壽不遠有佐其有輔佐之臣言王親近其臣  
 與之同福〇傳遠夷來佐〇正義曰言不遠有佐是遠有佐遠人佐天子唯夷  
 狄耳故知遠夷來佐之書敘言武王既勝殷西旅獻獒巢伯來朝魯語曰武王  
 克商遂通於九夷八蠻肅慎來賀是遠夷來佐之事不遐有佐為遠夷則四  
 方來賀為諸夏民勞傳曰四方諸夏是也〇箋武王至福祿〇正義曰箋以不  
 遐有佐順文自通不當反其言故易之武王既朝則繼世在位是其不與遠之  
 共蒙其福其封為諸侯則與周升降其仕於王朝則繼世在位是其不與遠之  
 引書曰公其以予萬億年者洛誥云成王告周公言公與我身皆得萬億之  
 年既引其文乃申其意言彼亦君臣同福祿故此亦武王君臣同受福矣

下武六章章四句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

**疏**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

章五句至伐功○正義曰經八章上四章言文王是能廣文王之事下四章言武王繼之是  
 繼伐首章言文王有聲武王則道廣於文王是雖無武王廣聲卒伐之事於理  
 則有故崇武王亦以轉互相明也上四章言文王有聲令聞之聲成名之德作豐邑  
 以追鎬京而四方正法度所為不止於崇也下四章言武王君天下服四  
 方定鎬京而成卜兆傳善謀以安後世所為不止於崇也下四章言武王君天下服四  
 武王所施之事皆伐之功故言繼伐以總之此篇八章其末俱言烝哉而四章言  
 事而首三章二章言築城大小之事成民受命之罪見其事有異上四章雖同是文王之  
 併文王三章二章言築城大小之事成民受命之罪見其事有異上四章雖同是文王之  
 為法度比之前專為不威故不舉其諡而變之言四章言作豐以王四方其化而  
 五章六章言武王伐紂作邑定居四方歸服於武王之下四章雖同是武王之舉義  
 比文王之事則益大故變言皇王七章言考卜而後居鎬京伐紂以成其事占八  
 章言重功業以為大事傳順謀以安孫子除虐去殘詒訓後世是武王之舉義  
 者在先者見武王不威之事威於文王之事則威者居前不威者後而為之章  
 也次文王有聲遙駿有聲遙求厥寧遙觀厥成箋云通述駿大求終觀有令聞之  
 聲之道所致也所述者謂大王王季也又述行終其安民之道又述行有令聞之  
 民之德言周德之世益威○通尹橋反又音述駿音峻觀古亂反註同聞音問  
 本亦文王烝哉烝君之道○烝之丞反韓詩云美也疏文王乃有令聞之善聲曰此  
 作問文王烝哉烝君之道○烝之丞反韓詩云美也疏文王乃有令聞之善聲曰此  
 以有之者以文王從後仰而述行廣安民之道又述行多其大令聞之善聲曰此  
 者謂文王又述行終其大王王季安民之道又述行多其大令聞之善聲曰此  
 以此益威而大有聲也此文王之德信得人君之居曰三代之王必先其令聞正  
 義曰通述釋言文駿大求終觀多釋詁文孔子居曰三代之王必先其令聞正

言有善事可以聞於外是為有聲矣故為有聲是令聞之聲言述行者是述先  
聞之辭故知謂述大王王季也聲聞則長之使大令為己有故云邇駿有聲其  
安民成民則大王王季有此行但其事未終未多今文王則終文王受命有此  
之多之皆述行其道而增廣之耳○傳烝君○正義曰釋文王受命有此

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者徙都于豐以應天命○崇之功也作邑疏

箋武功至天命○正義曰經別言既伐於崇則武功之言非獨伐崇而已受命  
之後所伐邗者密須混夷之屬皆是也故云武功謂伐四國及崇之功也武功

之中既兼伐崇而別言既伐於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後故特言之為作邑  
張本言功成乃作都也言應天命者天既命為天子當立天子之居故言徙都

於豐以應天命或以為於豐得命故徙豐應之然則武王築城伊減作豐伊匹  
於盟津得命不可徙都入河乃遷都於鎬非得命之地矣

匪棘其欲竊追來孝尺滅成溝也匹配也文王受命而猶不自足築其溝也廣深各八

適與成偶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此非以急成從己之欲欲廣都邑乃述追  
王季勤孝之行進其業也○滅之域反成間有滅字又作洹韓詩云洹深池亟

居力反下亟同或作棘慾音欲本亦王后烝哉者非其盛事不以義諡王后疏

作欲廣古曠反深尸鳩反行下孟反王后烝哉者非其盛事不以義諡王后疏

至烝哉○正義曰上言作邑于豐此述作豐之制言文王與築豐邑之維維相  
一成之減內之地其方十里文王作此豐邑維與相匹言大小正與成減相

配偶是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所以纘得伐崇即作此邑者非以急從己之  
欲而廣此都邑乃述王季勤孝之行思纘其業故耳此王之為人後也誠得

人君之道哉○傳減成溝謂十里成間所有溝減洹音同○箋方十里至其業○正義曰  
各故云減成溝謂十里成間所有溝減洹音同○箋方十里至其業○正義曰

謂之為減此減廣八尺深八尺匠人云方十里為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  
申傳減為溝之義故云方十里匠人云方十里為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  
毛詩注疏 十六之五 大雅 文王之什 七 中華書局聚

當為天子其也棘急釋言文禮記引此詩作匪革其猶革亦急也文王既已受命  
 述成相匹偶是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不以急從已早建都邑以進其功業文  
 王所述述大王以勤此言王勤欲成父功故所追勤孝唯王迹勤行其道大王以前未  
 有王迹不得言大王勤孝欲成父功故所追勤孝唯王迹勤行其道大王以前未  
 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侯伯之國家宮室皆以命數為節註云國家之所居謂城  
 方也公之城蓋方九里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子男之城蓋方五里坊記註云子  
 男之城方五里此二註皆以公城方九里為差則天子之城蓋方五里者鄭兩解故十  
 里為小城天子也異義駁云鄭伯之城方九里又侯伯之城蓋方五里者鄭兩解故十  
 書傳云古者百里之國九里之國十里之國百里之國五十里之國九里之國則與之  
 城註云或疑焉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之城今大國九里則與之  
 然則大國七里之城次國五里之城小國三里之城為近耳或者天子實十二  
 里之城諸侯大國九里次國七里小國五里是鄭兩解之事也以匠人典命俱  
 是正文故不敢執定典命註每言蓋匠人註云立王國若邦國者皆為疑辭以  
 見二塗之意也○傳后君○正義曰釋詁文箋以作文育體章類宜同今半謚  
 謂不以義理而言其謚也○校無謚之章總一身之善故言非其感事不以義謚  
 半否故知變之有義以相比校無謚之章總一身之善故言非其感事不以義謚  
 變名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濯大輪幹也箋云王公事也文王  
 耳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  
 大作邑於豐城之既成又垣之立宮室乃為天下所同心而歸之王后為之幹  
 者正其政教定其法度○濯直角反韓詩云美也垣音袁翰戶旦反徐音寒  
 王后烝哉疏先王之業其維益大矣即言築作豐城欲又本之前世言此王述  
 乃為之以立宮室而居焉乃為天下四方之民所同心而歸之其王君文王維

正義曰皆釋詁文○箋文王至法度○正義曰言王事伊大則從小至大非文王之事自為大也上言邇追來孝此承其下故知是述大王王季之業其事益大上言築城作宮室謂天子之宮室宮室既定萬姓知有所歸故為天下

之既成又垣之立宮室謂天子之宮室宮室既定萬姓知有所歸故為天下

牆為法故為之幹者正其政教定其法度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

維辟績業皇大也箋云績功辟君也昔堯時洪水而豐水亦汎濫為害禹治之

心而歸大王為之君乃由禹之功故引美之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

東○辟音壁註及下皆同又音婢亦反法也汎芳劍反字亦作汎濫力暫反大

王此及下言皇王烝哉箋云變王后言大王疏而豐水至烝哉○正義曰上既言

大者並如字皇王烝哉者武王之事又益大疏而豐水至烝哉○正義曰上既言

之得東流注渭入河者是禹之功業言禹決之其傍得成平地也今文王得

作邑於傍武王既成鎬京故為天下四方所共同心歸之文王武王維於是為

之君而施化焉此大王誠得為人君之道哉○傳績功至之東○正義曰績功辟君亦釋

文又云皇君亦大之義故為大○箋績功至之東○正義曰績功辟君亦釋

年左傳劉定公見維汭之水曰美哉禹之功也此亦見豐水而思禹故易傳以

績為功堯典曰湯湯洪水是堯時洪水此言豐水東注由禹之功故知豐水亦

汎濫為之禹治之也汎濫謂汎長濫決平地有水也禹貢曰導渭自鳥鼠同穴

其傍者以二邑皆在豐傍舉豐而言可以兼及文王欲連言之帝王世紀云豐

鎬皆在長安之西南言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以時驗而知之○

箋變王至益大○正義曰此與下章俱言皇王而下有鎬京之事知此皇王為

武王也同不言謚而王后與皇王異文既人異而辭變故為武王之知此皇王為

大也此與上章皆言四方攸同而言益大者以文王亦武王故亦以四方言之

毛詩注疏 十六之五 大雅 文王之什 八 中華書局聚

其實同歸之者 鎬京辟靡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云王作邑於鎬京鎬

少於武王也 禮自四方來觀者 皇王烝哉 疏 箋自由至服者○正義曰釋誌云

皆感化其德心無不歸服者 皇王烝哉 疏 箋自由也故自得為由也既言辟靡

即云四方皆服明由在辟靡之禮謂養老以教孝悌也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

化故無不歸服也 疏 箋云考猶稽也宅居也稽疑之法必契灼龜而卜之武王卜居

正之武王成之 是鎬京之地龜則正之謂得吉兆武王遂居之脩三后之德以

伐紂定天下成龜兆之占功莫大於武王烝哉 疏 考其疑灼龜而卜之者維武

此○擊苦計反本又作契或苦結反武王烝哉 疏 考其疑灼龜而卜之者維武

王所疑而卜者其宅居於是鎬京之地維此所契之龜則出其兆以正定之

言居此必吉故得天下武王則能成之伐紂以定天下成此龜兆之占是功之

大美者此武王誠得人居之道哉○箋考猶疑之法必契灼其龜而卜之洪範有稽疑

之言故云考猶稽也宅居釋言文以稽疑之法必契灼其龜而卜之洪範有稽疑

紂身即王位功無大於此者伐紂為成龜兆之吉定本集注皆云功莫大於是也

義亦得通禮記引此詩彼註云武王之威事不宜直言其築作而已故以伐紂  
此顧上下之文言武王烝哉是武王之威事不宜直言其築作而已故以伐紂  
為成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 芑草也任事燕安翼敬也箋  
以其潤澤生草武王豈不以其功業為事乎以之為事故傳其所以順天下之  
謀以安其敬事之子孫謂使行之也書曰厥考翼其肯曰我有後弗弃基○芑  
音起詒以之反孫王申毛如 武王烝哉 疏 箋自由也故自得為由也既言辟靡  
字鄭音孫傳直專反下同 武王烝哉 疏 箋自由也故自得為由也既言辟靡  
疏 豐水至烝哉○正義曰言豐水之傍有芑菜豐水是無情之物猶以潤澤而  
生芑為己事况武王豈不以功業為事乎言實以功業為事思得澤及後人

故遺傳其所以順天下之謀以安敬事之子孫言武王能得順天下功被來世  
 後人敬其事者則得行之乃安是武王之道令得長世武王誠得為人君之道  
 哉○傳燕安翼敬○正義曰詒訓遺即流傳所以安賓故燕為安也翼敬釋詁文○箋詒  
 猶至○奔基○正義曰詒訓遺即流傳所以安賓故燕為安也翼敬釋詁文○箋詒  
 聖人則謀之必言敬事者若天下之心安其敬事之子孫言子孫敬事能遵用  
 其道則得安也必言敬事者若天下之心安其敬事之子孫言子孫敬事能遵用  
 敬並言之引書曰者大誥文彼上文以堂屋耕播為喻言父為之於前子不循  
 於後其父則謙責之此假言其父之辭彼注云其父敬職之人其肯曰我有後  
 子孫不廢我基業乎引此明後人須因前基故云傳謀以安彼後證  
 翼為敬彼言父敬此言子孫明敬事者乃能不奔基故引而反以相明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六 [十六之五]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六之五）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靈臺

而民樂有其神靈之德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有其當倒

故其說多異義公羊說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義上浦鏜云當脫一異字是也

取辟有德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辟當作璧

不言辟水言辟水言辟癰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言辟三字案所刪是也此十行本複衍

說各有以無以正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脫有以二字案說各有以句絕

圓之以水似辟

閩本明監本毛本辟作璧案所改是也

袁準正論云

毛本準誤淮閩本明監本不誤○按舊書準多作准

所以法大道順時政

閩本明監本毛本大作天案所改是也

度始靈臺之基趾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趾作止下同案止字是也止趾古今字正義中字作趾乃易而說之之例不當依以改箋也基止又見抑箋

當依以改箋也基止又見抑箋

始度靈臺之基趾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始度當倒

論思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及集注鏞大鐘之下云論思也則其義不得同鄭也釋文云論音盧門反思也一云鄭音倫下同是釋

文本亦有段玉裁云論者命之假借字也說文人部曰命思也禽奇曰命理也

義俱在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具誤俱是也

目有眸

翻釋文校勘記通志本同盧本眸作朕云今從浦校案考周禮釋文則浦校是也

月令季夏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有釋文八字錯入季字下誤今改正

漁師取漁之官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漁作魚案所改是也

今合樂鼉魚甲是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樂當作藥類弁正義引今合藥兔絲子是也可作陸疏有合藥語之證

無目朕謂之瞽

明監本朕誤盼閩本毛本不誤下同○按正義朕作朕

外傳稱矇誦瞽賦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矇誤瞽以周語考之浦校是也

○下武

著其功也大

閩本明監本毛本也作之案所改是也

此三后既沒登遐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遐作假案釋文云假音遐本或作遐正義本是遐字故引禮記亦

順經文作遐也作假者依釋文改耳

昭茲來許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九經古義依東觀漢記引許作御疑作許是傳寫之誤詩經小學云廣雅許進也本此傳則毛詩本作許作御者蓋三家詩

戒慎其祖考所履踐之迹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履踐作踐履案踐履是也正義云戒慎祖考踐履之迹可證

洛誥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文誤云是也

同受福矣閩本明監本毛本無受字福下有祿字案此當作同受福祿矣

○文王有聲

而四章言武王之謚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武王當文武誤是也

文王烝哉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文誤武後改正

邗者密須混夷之屬明監本毛本邗誤邦閩本不誤○案此邗亦邗之誤詳皇矣

匪棘其欲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匪亟或作棘正義云棘急釋言文是其本作棘

申傳減為溝之義明監本毛本為下有成字閩本剗入案所補非也為當作成字耳

欲又本之前世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欲當作故

而豐水亦汎濫為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汎作汎考文古本同案釋文云汎字亦作汎考說文汎浮貌汎濫也當作

汎者爲是也正義中字作汎與亦作本同

故知豐水亦汎濫爲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害誤之是也

可以兼及文王欲連言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兼誤并案欲當作故

謂養老以教孝悌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悌誤弟案悌是正義所用今字

上言皇王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首有傳字明監本毛本首有箋字案此當脫箋云二字也上箋變謚而言王后者變王后而言大王者與此

箋上言皇王而變言武王者相承而下屬之傳者誤也

言武王能得順天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得當作傳

故云傳謀以安彼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彼當作敬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七

〔十七之一〕

生民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四篇陸曰自生民至卷阿八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嫄音原姜姓嫄名有邰

氏之帝馨元妃后稷母也○**疏**生民八章首章十句二章三章八句四章五章十句六章八

尊祖也序又言尊祖之意以后稷生於姜嫄而來其文王受命武王除亂以定

天下之功其兆本起由於后稷及周公成王致太平制禮以王功起於后稷故

推舉之以配天謂配夏正郊天焉祭天而以祖配祭者天無形象推人道以事

之當得人為之主禮記稱萬物本於天本於祖俱為其本可以相配是故王

者皆以祖配天是同祖於天故為尊也祖之定名父之父耳但祖者始也己所

從始也自父之以上皆得稱焉此後稷之於成王乃十七世祖也不言姜嫄

也言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者周語云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興是后稷勤行功業

為周室開基也中候穆起註云堯受河圖洛書后稷有名錄苗裔當王是后稷

子孫當王名見圖書也文既因之武亦因之故并言文武之功起於后稷也經

八章上三章言后稷生之所由顯異之事是后稷生於姜嫄也下五章言后稷

長而有功見其得以配天之意其言推以配天結上尊祖之言於經無所當也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

其初始時是也言周之始祖其生之母配高辛氏帝焉箋云厥

炎帝之後有女名嫄當堯之時為高辛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

氏之世妃本后稷之初生故謂之生民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去也去

毛詩注疏

十七之一

大雅生民之什

中華書局聚

無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鞬授以弓矢以郊禘之前箋云克能也弗之  
 言祓也姜嫄之生后稷如何乎乃禋祀上帝於郊禘以祓除其無子之疾而得  
 其福也獨者言齊肅當神明意也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禮音因嬪婢人  
 反鞬音獨弓衣袂音拂又音廢下同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  
 齊側皆反本亦作齋篇末齊敬同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  
 育時維后稷履踐也歆饗介大也止福祿所止也震動夙早育長也后稷播百穀  
 以利民箋云上帝也敏拇也介左右也夙之言肅也祀郊禘之時則有大  
 神之感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  
 人道感己者於是遂有身而肅戒不復御後則生子而養長名之曰弃舜臣  
 堯而舉之是為后稷○敏密謹反歆許金反介音戒震真慎反見賢遍反齊敏  
 側皆反疏厥初至后稷○毛以為本其初生此民者誰生之乎是維姜嫄言有  
 又如字疏女厥初至后稷○毛以為本其初生此民者誰生之乎是維姜嫄言有  
 此疾如生之何以得生郊禘乎乃由姜嫄能敬祀於郊禘之神以除去無  
 帝迹行所敬而敏疾故為神歆動而身祭則蒙祐獲福之於是為天神所美  
 大為福祿所依止即得懷任則震動而有身祭則蒙祐獲福之於是為天神所美  
 生之既生則長養之及成人有德為舜所舉用播種百穀以利益下民維為  
 后稷矣本其初生故謂之生民則人所識后稷是顯見之號故言是維后  
 大以結之○鄭唯履帝以下三句為異其首尾處而足不能滿時即心體歆歆  
 如神迹之姜嫄因祭見之遂履此帝迹拇指之處而足不能滿時即心體歆歆  
 動而有物所在身戒之左右所止住於身中如有人道精氣之感己者於是則震  
 后稷也后稷而謂之民者本其初生而未有貴位生與民同以德故黃帝為涇炎  
 民本后稷也晉語云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而成而異德故黃帝為涇炎

帝為姜是姜者炎帝之姓故云姜姓也言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謂為帝嚳之  
 妃與嚳相配而生此後稷以後稷為嚳之子也張晏曰高辛所興地名嚳以字  
 為號上古質故也大戴禮帝繫篇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上妃有郤氏  
 之女曰姜嫄而生后稷次妃有娥氏之女曰簡狄而生契次妃陳鋒氏之女曰  
 慶都生帝堯下妃娥訥之女曰常儀生摯以堯與契俱為嚳子家語世本其文  
 亦然故毛為此傳及玄鳥之傳司馬遷為五帝本紀皆依用焉其後劉歆班固  
 賈逵馬融服虔王肅皇甫謐等皆以為然則堯為聖君契為賢弟在位七十  
 載而不能用必待舜乃舉之者聖人顯仁藏用蓋迹隱端雖則自知故不委任  
 待眾舉而後用見取人之大法耳若稷契堯之親弟當生在堯立之前比至堯  
 崩百餘歲矣堯崩之後仍為舜所勅用者以其並是上智壽或過人不可以凡  
 人促齡而怪彼承命也若稷契即是不要歷數世也其緯世左傳之說八元云世濟  
 其美者正以能承父業即稱為世不歷數世也其緯世左傳之說八元云世濟  
 言五帝傳世之事為毛說者皆所不信○箋厥其至生民○正義曰厥其謂文  
 王初始釋詁文周始祖也周以後稷為始祖文王為太祖雍禘太祖謂文  
 王也后稷以初始感生謂之始祖又以後稷為始祖文王為太祖雍禘太祖謂文  
 后稷之所經緯是也若文王以受命之祖唯得稱太祖不得言始祖也箋必名  
 此經之民為始祖者以人之為人皆始於周之時如此詩言初生欲明自此已  
 前未有周家種類周之上元始生於此故言周之始祖解其言厥初之意也以  
 炎帝姓姜故知姜嫄是炎帝之後姓姜而以嫄配之故知有女名嫄婦人不以  
 名行此嫄或少當是字但五帝時質未必有名字之別故以名言之鄭信緯以  
 命歷序云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十世則堯非嚳子稷年又小於堯  
 則姜嫄不得為帝嚳之妃故云當堯之時為高辛氏之世妃謂為其後世子孫  
 之妃也人世短長無定於是時書又散亡未知其為幾世故直以世言之則其  
 戴禮史記諸書皆鄭所不信張融云稷契年稚於堯堯不與嚳並處帝位則其  
 契焉得為嚳子乎若使稷契必嚳子如史記是堯之兄弟也堯有賢弟七十不  
 用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詩之雅頌姜嫄履迹而生為周始祖有娥以玄鳥生

毛詩注疏 十七之一 大雅 生民之什 中華書局聚



商而契為玄王即如毛傳史記之說譽為搜契之父母帝譽聖夫姜嫄正妃配合  
 生子人之常道則詩何故但數其母不美其父而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  
 是依是生后稷周魯何殊特立姜嫄之廟乎融之此言蓋得鄭旨但以姜嫄為  
 世妃則於左傳世濟之文復協故易傳不以為高辛之妃也○傳禮敬至之前  
 故以禮為敬也大宗伯云禮祀上帝註云禮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  
 聞者祭則鄭以禮者唯祭天之名故書稱禮于六宗鄭皆以為天神經傳之中  
 亦非祭天而稱禮者諸儒遂以禮為祭之通名王肅云外傳曰精意以享曰  
 其禮非燔燎之謂也袁準曰禮者煙氣之上以致其誠故外傳曰精意以享曰  
 準又稱燔之禮也書曰禮于文武者取其辨精意以享也先儒云凡絜祀曰辨其  
 言煙燔之禮也書曰禮于文武者取其辨精意以享也先儒云凡絜祀曰辨其  
 絜祀為禮不宜別以假煙氣之升凡祭其誠不絜而不可謂皆精然則精意以  
 享宜施燔燎精誠以假煙氣之升凡祭其誠不絜而不可謂皆精然則精意以  
 文祀於明堂配五帝亦以此種祭天其餘施於祭天也傳於此下即說郊禘  
 之祀郊必祭天心則毛帝亦以此種祭天其餘施於祭天也傳於此下即說郊禘  
 也非訓為去神故云古者必立郊禘焉言此祀郊禘也知者以婦人無外事  
 未知所祀之神故云古者必立郊禘焉言此祀郊禘也知者以婦人無外事  
 不因求子之祭無有出國之禮自玄鳥至之日唯禘為然故知禘祀是祀禘也  
 既言所祀之神因言其祭之禮自玄鳥至之日唯禘為然故知禘祀是祀禘也  
 作高耳玄鳥燕至春分二月之中燕以此時感陽氣來集人堂宇其來  
 主為產乳蓄滋故王者重其初至之日用牛羊之太牢祀於郊禘之祭  
 天而以先禘者配之變禘言禘者神之也其祭之時天子親自身往敬其事故  
 親祭之於時后妃率九嬪從之而往侍御於祭焉天子內官育后也夫嬪  
 也世婦也女御也而獨言九嬪從之而往侍御於祭焉天子內官育后也夫嬪  
 居中舉中而言明百二十人皆往也未有孕而往者求其早育也內官百二

十人周之制也高辛之時未有此數因禮之成文而引之於郊禘之庭以前神之惠

酒顯天子所御謂已幸有娠者使太祝酌酒飲之於郊禘之前以然者

光顯之事使鄭註云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簡狄吞之而令其意則唯

高禘異耳故鄭註云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簡狄吞之而令其意則唯

官嘉祥而立其禘焉以爲由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簡狄吞之而令其意則唯

名高禘尊也禘媒也吉爭先見之象謂之人先祭於天不祭人先傳皆依作郊

謂則讀高爲郊下傳云從於帝而見於天則此祭爲祭天不祭人先傳皆依作郊

先禘之神不由高辛亦不以高爲尊也郊天用特牲而此祭天不祭人先傳皆依作郊

已有郊禘之後王始立此祀二義以爲簡狄吞卵生契後王以爲嘉祥而立其祀

必自娥簡吞卵有子之後在王郊蓋以玄鳥至之日祀之矣然得禘祀乃於上

帝也娥簡吞卵有子之後在王郊蓋以玄鳥至之日祀之矣然得禘祀乃於上

如郊禘者以爲古自有於郊禘義又據禮之成文耳祀天而以先禘配之義

亦以先禘配此祭之郊禘而高辛世以有吞卵義其事以爲禘之嘉祥又於高

辛之世禘配此祭之郊禘而高辛世以有吞卵義其事以爲禘之嘉祥又於高

爲媒官嘉祥可立其祀謂二註耳然禮註爲高辛世者謂於高辛之後世子孫

也如此爲說可立其祀謂二註耳然禮註爲高辛世者謂於高辛之後世子孫

猶號高辛其時簡狄吞卵生契如此得與稷同時爲堯臣耳○箋克能至之

禮○正義曰克能釋言文獻註云福也孫炎曰被除之福周語云被除其心

女弗之言被除釁浴左傳被於郊禘鼓檀弓云巫先被除之福凶惡義取被去故

與傳去無天子之意亦同也非天子不得祭天此姜嫄是爲高辛氏後世之妃則

其夫不爲天子所以得祈郊禘祭天神故解云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故

毛詩注疏 十七之一 大雅 生民之什 二 中華書局聚

也王者存先代所以通天三統使祭行其正朔天子之禮故禮運曰杞之郊  
 也禹宋之郊也契是二王之後得祭天也下言后稷功成乃封之於郟則此時  
 必有國矣未知其國之名所在之地耳○傳履踐至利民○正義曰諸書傳言  
 姜嫄履大迹生稷簡狄吞黿卵生契者皆毛所不信故以帝為高辛氏帝也釋訓云履帝武敏  
 二章卒章皆言上帝此獨言帝不言上故以為高辛氏帝也釋訓云履帝武敏  
 武迹也敏拇也傳既爾雅以武為迹而不以敏為拇者毛意蓋謂爾雅不可  
 盡從也敏拇也傳既爾雅以武為迹而不以敏為拇者毛意蓋謂爾雅不可  
 帝親行禮祀姜嫄從於帝而往見於天故行在後而踐帝迹所由以高辛之  
 傳所云后妃率九嬪御是也踐迹者直謂隨後行耳非必以足躡其踐地之  
 也將事齊敏者將行也謂行祀天之事齊敬而速疾也鬼神食氣謂之故以  
 也為饗謂祭而神饗之也介大釋詁文福祿所止謂止於姜嫄使之早育子也  
 震動風早育長皆釋詁文動謂懷任而身動也昭元年左傳曰姜嫄方震大叔  
 哀元左傳曰今在緡方震皆謂育身而始知得福故先震後風且以為韻故姜嫄  
 早文應在震上今在下者見育身而始知得福故先震後風且以為韻故姜嫄  
 之配高辛亦應久矣未必生稷之言以祈即育子故前已禋祀此年始震則其  
 福晚矣而謂之農師者以其身為稷官能種百穀以利民故以後稷稱之周本  
 曰棄所以謂之農師者以其身為稷官能種百穀以利民故以後稷稱之周本  
 紀云堯舉棄為農師天下得其利堯典云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是其利民之事也○箋帝上帝至后稷○正義曰鄭以此及玄鳥是說稷以流  
 生契以卵生之經也○箋帝上帝至后稷○正義曰鄭以此及玄鳥是說稷以流  
 感迹昌契握云玄鳥翔水遺卵流娥簡吞之生契封商苗興云契之卵生稷之  
 迹乳史記周本紀云姜嫄出野見巨人迹心忻然欲踐之而身動如孕  
 者及莽而生稷殷本紀云簡狄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是  
 稷及迹生契以卵生之說也又閔宮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孕生契是  
 依姜嫄生契以卵生之說也又閔宮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孕生契是  
 高辛帝矣此上帝即蒼帝靈威仰也長發箋云帝非高辛之妃自然不得以帝為

有女王故言黑帝此下有上帝故言上帝各隨經勢而為文也爾雅引此釋之

而以敏為拇指故依用之云敏拇也孫炎曰拇迹大指處釋詁文介右也郭璞

曰相佑助也孫炎曰介者相助之義如人之左右手故以介為左右也傳以風

為早震後言早於事不次故轉之云夙之言肅自肅戒也以緯候及史記諸文

故知先祀郊禘之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也履神之迹直言武足矣而復言

拇是知先祀郊禘之迹又移足以就拇既言大迹明不能滿故云足不能滿履其

謂此也於是遂有身肅戒不復御解載震風也大明曰大任有身是為震為

育身靜女傳曰生子月辰以金環退之婦人有娠則禮當不御故所以自肅戒

也後則生子而長養之解載生載育也周本紀云棄之隘巷寒冰後收養之初

欲棄之因名曰棄堯典云帝曰棄是名之曰棄文十八年左傳曰高辛氏有才

教契在八元中稷亦高辛氏之後自然在八元中矣故知舜臣堯而舉之堯典

注又云堯初天官為稷舜登用之年舉棄為之故云是為后稷鄭志趙商問此

以姜嫄為妃是生后稷明文皎然又毛亦云高辛氏帝苛信先帝嚳之妃史記魯

毛詩

注疏

十七之

大雅

生民之什

四

中華書局聚

祀居然生子之赫顯也。不寧寧也。不康康也。箋云：康寧，皆安也。姜嫄以赫然顯著。

禮祀而無人道，居默然。易言可美大矣。姜嫄之孕，后稷終其孕之月而生之。

婦人之生，首子其產多難。此後稷雖是最先生者，其生之易如達之生，然羊子

以生之易，故比之也。其生之時，不拆割，不副裂，其母故其母無災殃，無患害。以

此故可美大也。天既祐令，有身又使之生，易是天意。以此顯明其有神靈也。上

天之意，豈不降福而安之乎？言上天誠降福而安之，使母之無病，苦子得易生。

是天安之也。姜嫄之身，豈不見安於禮祀乎？言姜嫄實見安於禮祀，祈則有子。

生之又易，是為禮祀所安也。由為禮祀所安，故得居處怡然，無病而生子也。○子

鄭唯下四句為異言。姜嫄履迹，有身其生，又易。以此赫然顯著之徵，其有神靈

審也。此乃上帝精氣，姜嫄心不自安，以天人道隔而人生，天胤故心不自安也。

非徒生天之胤，心不自安，又懼時人，不信當棄而異之，使人知其異，故下所以棄之也。

此子以無夫而生，又懼時人，不信當棄而異之，使人知其異，故下所以棄之也。

○傳誕大至生者，○正義曰：誕大釋詰文，彌終釋言文，蓋生者言其生易如達

羊之生，但傳文略耳。非訓達為生也。又解言先生之意，以人之產子，先生者多

難。此後稷是姜嫄之子，最先生者，應難而解言先生之意，以人之產子，先生者多

是姜嫄首子而已。後稷有同母弟妹，以否書亦無文焉。○箋達羊至言易。○正

義曰：說文云：達，小羊也。從羊，大聲。薛琮答韋昭曰：羊子初生，達小名。羔未成，羊

曰：犂，大曰羊，長幼之異名。以羊大聲，薛琮答韋昭曰：羊子初生，達小名。羔未成，羊

春秋元命包皆云：人十月而生。周本紀云：姜嫄踐巨人迹，身動如孕者，及菁而

生子，則終一年矣。此言終月必終人之常月。馬遷之言，未可信也。○傳言易至

人道，○正義曰：經之所言，皆說其生之易。故云言易也。以續解一經，又解易生

所以為美者，以凡常之人在母腹，則病其生，則又拆。福災害其母，以橫逆人道

今后稷之生，能無圻壻災害故笑之也。晉語云：文王在母，不憂是謂未生為在

母圻壻皆裂也。禮記曰：為天子削瓜者，福之是福為裂也。圻壻災害其母，皆謂

當產之時閱宮云無災無害彌月不遲亦謂生時無災害故彼箋引此解之明  
 其同也然則此經止言生易不言在母病傳言凡人在母則病者因其生之  
 易從道也史記楚世家云陸終娶於鬼方氏曰女潰孕三年不乳乃剖其左脇  
 生之道焉剖其右脇獲三人焉帝王世紀云簡狄剖背生契如之類是橫逆  
 獲三人焉剖其右脇獲三人焉帝王世紀云簡狄剖背生契如之類是橫逆  
 人道也若然契亦大賢剖背而出則拆燹災害不欲其難因不見稷之生由言之  
 為賢愚不語曰大生之難要人情皆欲其家牢而得文王不加病焉亦美文王  
 之賢耳晉語曰大生之難要人情皆欲其家牢而得文王不加病焉亦美文王  
 為美耳晉語曰大生之難要人情皆欲其家牢而得文王不加病焉亦美文王  
 生易與此同矣此言橫逆人道所生之道上雖同三者皆小別耳○傳赫  
 之道如有人道感己者謂人交道之人道之言雖同三者皆小別耳○傳赫  
 顯至康也○正義曰以赫是明貌故皆顯也天實降福以安后稷美姜嫄實為  
 因種祀所安而經乃言不寧不康故皆顯也天實降福以安后稷美姜嫄實為  
 神靈降福而安之姜嫄可謂禋祀所安無疾而生○箋康寧至不信○正  
 義曰康寧皆安之義姜嫄可謂禋祀所安無疾而生○箋康寧至不信○正  
 句文在既生之後奔子之上則說其奔子之意為下章張本故易傳也履大迹  
 而有身不由夫而生子是有顯著之徵也既見如此微驗知其實有神靈所生也  
 姜嫄以赫然顯著之徵而見大神靈審矣言姜嫄自如此微驗知其實有神靈所生也  
 解上帝不寧之意祀天而見大神靈審矣言姜嫄自如此微驗知其實有神靈所生也  
 人不當共天交接今乃與天生子雖生訖其心猶不安也此故再言上帝不寧者為  
 生天不胤故不安今乃與天生子雖生訖其心猶不安也此故再言上帝不寧者為  
 紀而無人道祀神明而無胤道交接故復不安姜嫄既有此懼時人不安望其  
 然或得疑其犯禮奸淫而無胤道交接故復不安姜嫄既有此懼時人不安望其  
 言故棄之左氏說聖人皆有父謹案堯典以親九族即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  
 感天而生左氏說聖人皆有父謹案堯典以親九族即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  
 堯安得九族而親之禮識云唐五廟知不感天而玄鳥降而生商謂娥簡吞  
 無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謂娥簡吞

毛詩注疏 十七之一 大雅 生民之什 五 中華書局聚

是子生契是聖人感見於經之明文劉媪是漢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  
 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賢乎是則然矣又人道而生子者言非一端也彼以  
 精使賢聖則天氣不獨生人此姜嫄得無人執一見理未弘通故鄭引  
 古今異說言感生則不得有父也所引吞胎生契即是不由父矣又何  
 蒲盧為喻以證有父得感生耳必由父也夫契稷不棄契者人之意異耳  
 怪於親也稷契等雖感天氣母實俱是感生契稷不棄契者人之意異耳  
 唐堯之親九族立五廟亦猶此也稷契俱是感生契稷不棄契者人之意異耳  
 或者簡狄雖御於夫肅引馬融曰帝嘗有四妃馬融之說此詩則異於  
 是矣故云仍御於夫肅引馬融曰帝嘗有四妃馬融之說此詩則異於  
 生契次妃陳鋒生帝堯次妃嫫母生帝擊最長次妃姜嫄生后稷次妃簡狄  
 子擊即位而崩帝堯即位帝嚳崩後十月而後稷生蓋遺腹子也雖為天所安  
 然寡居而生子為眾所疑不可說姜嫄知后稷之神奇必不可害故欲棄之  
 以著其神因以積德累功於民事不聽姜嫄之說必不為然又其奏云稷  
 契之與自以積德累功於民事不聽姜嫄之說必不為然又其奏云稷  
 以爲妖宗周之所喪滅其意不信履大迹與燕卵也且不能申棄之意故以爲  
 腹子姜嫄避嫌而棄之王基較之曰凡人遺體猶不以爲嫌况於帝嚳聖主  
 姜嫄反當嫌於生未必皆賢聖能為神明所祐堯有丹朱舜有商均文王  
 之凡聖賢妃主當嫌於生未必皆賢聖能為神明所祐堯有丹朱舜有商均文王  
 有管蔡終疑逾甚於帝嚳而身何子響有淫昏之妃姜嫄有汚辱之毀當何  
 不覆翼終疑逾甚於帝嚳而身何子響有淫昏之妃姜嫄有汚辱之毀當何  
 以自明哉本欲避嫌又甚焉不然也又世本云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  
 天下若融言任身之月而帝嚳崩姜嫄尚未知有身帝嚳焉得而知而卜之苟  
 非其理前却繫礙義不尚能令二龍生妖女以滅幽王天帝反當不能以精氣  
 以喪滅誠如肅言神靈不尚能令二龍生妖女以滅幽王天帝反當不能以精氣

育聖子以興帝王也此適所以明有感生之事非所以為難肅信二龍寶生褒  
 似不信天帝能生后稷是謂上帝但能作妖不能為嘉祥長於為惡孫毓云  
 肅之乖戾此尤甚焉馬昭曰稷奇見於既棄之後任高祖著有雲龍之怪褒似  
 天道徵祥古有之皆依人道而有靈助劉媪之履其夫帝嚳不可得害以何為  
 神之乃敢棄隘巷寒冰有覆翼之感乎而王傳云知其神奇不可得害以何為  
 徵也且匹夫凡民遺腹生子古今有之譬崩之月而當疑為奸非夫有識者之  
 所能言也鄭說為長羣賢以鄭為長則信矣所言王短短猶未悉何則馬王  
 立說自云述毛其言遺腹寡居必謂得毛深旨案下傳曰天生后稷異之於人  
 欲以顯其靈帝不順天是不明也故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是言天異后稷於  
 人帝又承天之意所以棄而異之明示天下安有遺腹寡居之事乎即由天異  
 而棄之何須要在寡居若以寡居為嫌何以必知其異若使無異可棄竟當何  
 以自明又上傳云帝高辛氏下傳云帝不順天則帝亦高辛之帝安得謂之堯  
 也五章傳云堯見天因郤而生后稷因之曰堯不名高辛益知此帝不為堯也  
 何以堯知其然聽姜嫄棄之且馬王之說姜嫄為辛之正妃其於帝堯則君  
 也比之堯後世則太后也以太后之尊欲棄己子足以自專不假堯命何云聽棄  
 之也又堯為人兄聽母棄弟縱其安忍之心殘其聖父之胤不慈不孝亦不是  
 過豈有欽明之后用心若此哉若以堯知其神故為顯異則堯之知稷之甚矣  
 初生以知其神纔長應授之豈何當七十餘載莫之收采自有聖弟不欲明  
 揚虞舜登庸方始舉任雖帝難以位何當七十餘載莫之收采自有聖弟不欲明  
 腹非毛旨矣其辭遺其寡居之說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愛也天生后稷異  
 之於人欲以顯其靈也帝不順天是不明也故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箋云天  
 異之故姜嫄置后稷於牛羊之徑亦所以異之○寘之歧反下同隘於懈反巷  
 戶降反腓符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牛羊而辟人者理也置之誕寘之寒冰鳥  
 非反避也

毛詩注疏 十七之一 大雅 生民之什 六 中華書局聚



覆翼之又大鳥來一翼覆之於寒藉之人而收取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  
於天異

往取之矣后稷呱然而泣  
是也  
**疏**此言棄稷之事言可美大矣棄此

置之於狹隘巷中牛羊共避而隣愛之嬰兒未有所知當為牛羊所踐今乃避

而愛之故可美大矣以牛羊避人理之常也又置之平林可美大矣又棄此

林野當為鳥獸所害乃值人收取是往伐平林伐木之人見而收取之嬰兒之

類之寒冰可美大矣復棄后稷朝旦於寒冰之上鳥以翼覆以翼藉之鳥非人

泣矣此其有神靈之驗也○傳字愛至天下○正義曰易屯卦云女子貞不字

十年乃字是字為愛之義也知天生后稷異之於人者若其不異不應棄之異

言之於人謂有奇表異相若孔子之河目海口文王之四乳龍顏之類但書傳不

言后稷異狀無得而知之耳言帝馨若不順天意以顯之則是為不明則棄之

者○帝意也以此傳觀之則后稷之生馨尚存矣不得為遺腹矣○箋天異至異

之○正義曰箋以履迹而得后稷雖與傳祀得之不同其於異而顯之意亦

一也故乘傳而釋之也天降精氣以生后稷非帝馨之妃其棄后稷出姜姬之意

故言姜姬也步道曰徑以經稱陰巷故以徑言之此詩之意欲顯其異而棄之  
周本紀以為不祥故棄之謬矣○傳大鳥至藉之○正義曰以翼能覆藉嬰兒  
故知大鳥也以經翼在覆下翼明非一翼耳人體忌寒近冰尤甚既  
奇而覆之明亦愛而藉之故知一翼覆之一翼藉之經因鳥有二翼互其文以  
見此意耳姜姬以玄鳥至月而裡祀在母十實單實訶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  
月而生稷其生正當冰月故得棄之冰也  
岐克疑以就口食單長許大也岐知意也疑識也箋云實之言適也單謂始能坐也許謂張口嗚呼也是時聲音則已大矣能匍匐則

岐然意有所知也其貌嶷嶷然有所識別也以此至于能就衆人口自食謂

六七歲時○單徒南反本或作譚訐況于反匍音蒲又音符本亦作扶匍蒲北

作疑云小兒有知長張丈反或如字別彼列反藝之苳苳苳苳苳苳苳苳苳苳

麻麥幪幪瓜踈嗒嗒荏菹戎也施然長也箋云藝樹也戎菽大豆也執口食之

時則有種殖之志言天性也○藪魚世反荏菹而甚反叔或作菽音同郭璞云

今胡豆是施蒲具反嗒音遂幪莫孔反踈田節反嗒布孔反徐又薄孔反長如

大字又張疏實單至嗒嗒○毛以為上既言收取后稷此說其長養之事言后稷

不復如瓜瓠時而已又歎之言后稷有智慧能就人之口取食而啖之纔始能

岐岐然又能貌有所識嶷嶷然以漸有智慧能就人之口取食而啖之纔始能

食即有種殖之志所種藪之者是荏菹也此荏菹乃施然茂盛所種之瓜踈其實則牽

行列其苗則穉然美種藪之者是荏菹也此荏菹乃施然茂盛所種之瓜踈其實則牽

嗒然衆多是其本有天性種則美於後果為稷官而天下蒙賴於匍匐之上

言誕者為岐嶷發文美大於匍匐之時能岐嶷也○鄭唯實單實許為異言適

毛詩注疏

十七之

大雅

生民之什

七

中華書局聚

岐則已稍大其貌云以至於能就衆人自食謂六歲時亦未一年矣就口食之  
 彼見其間懸遠之意也後稷以上智或為就口食者謂為稷官以成就衆人食  
 鄭言六七歲者以凡人之事準之耳或為就口食者謂為稷官以成就衆人食  
 口食案下箋云就口食之事種之志非始官居之日指斥居官不得云口食以  
 此知以謂之口食正謂就衆人之口自取食矣○傳荏菽至多寶○正義曰釋草  
 云戎菽謂之荏菽又云春秋齊侯來獻戎捷穀梁傳曰戎菽也管子亦云北伐山  
 戎出為冬菽及戎璞布之天胡今胡戎捷穀梁傳曰戎菽也管子亦云北伐山  
 亦以爲大豆也郭璞等以胡戎捷穀梁傳曰戎菽也管子亦云北伐山  
 拾中何種絕其種乎而復之禮有戎菽謂之胡車又分別說其大  
 豆是也此荏菽重言者以藪之文為總目於荏菽配之為句車又分別說其大  
 相當因禾文單故以役配之其佈行穰穰皆言生長茂威之貌因其文異  
 故以長好茂散而承之其率多相通瓜瓞異苗以其蔓長故無此四字  
 而以瘳瘳為多實也○正義曰此所陳即食時事就口食故云藪樹也  
 ○箋藪樹至天性於其下故樹者種木之名可為種殖也案註等並無此四字  
 以就藪樹此經接於其下故樹者種木之名可為種殖也案註等並無此四字  
 之志言其天性也言其性善於種殖也後稷官周相地曰藪宜為兒時其  
 遊戡好種殖麻麥美即此性也又曰種殖於後果為稷官周相地曰藪宜為兒時其  
 稼穡之民皆法之利聞是也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相助也箋云大矣后稷  
 為農師天下宜其利下章是也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相助也箋云大矣后稷

謂若神助之力也○相息亮反註同莠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發實秀實堅實

好實穎實粟即有邨家室也莠治也黃嘉穀也茂美也方極畝也苞本也種雜種

實粟然命耳箋云豐苞亦茂也方齊等也種生不雜也稷枝葉長也發發管

顯神順天成就也邨後稷教民除治茂草無變更也○稷音拂韓詩作拂弗也

時也粟改封於邨就其成國之家室無變更也○稷音拂韓詩作拂弗也

成功堯改封於邨就其成國之家室無變更也○稷音拂韓詩作拂弗也

書云唐叔得禾異畝同穎是也邨他來反後稷所封國也今在京兆武功縣也尚

疏也○後稷至家室○毛為既言若稷為兒時好種之道言此後言其為稷官時專

故可去其草於地種之黃而茂者謂黍稷之穀也於此而去其穀既生實

草正而極於畝無空缺之地實根而長皆謂黍稷之穀也於此而去其穀既生實

也其苗實種而肥大實復少時其粒實皆堅成實又齊好實穗重而垂穎實

成發於管實生粒皆秀更復少時其粒實皆堅成實又齊好實穗重而垂穎實

之家室焉○鄭以方謂苗生齊等苞謂苗之功而賜之土字封之於邨就而改封

於邨非始有國土唯此為異其文勢則同○箋大矣至之力量○正義曰下言有

邨家室言功成之時則此章說為官時事故云後稷之掌稼穡也助人者唯神

耳故知有見助之道謂若神助之力○傳莠治至天命○正義曰莠治釋詁文

此說後稷教彼而言黍稷是黃食之主故舉以爲言其實諸種之穀皆種之善

者故云黃嘉穀也黍稷是黃食之主故舉以爲言其實諸種之穀皆種之善

宮言種穡菽麥尙書稱播殖百穀是所種非獨黃也茂盛則先言黃威以總之茂

爲美此種之黃茂爲下總目自此以下皆說嘉穀茂盛故先言黃威以總之茂

毛詩注疏 十七之一 大雅 生民之什 八 中華書局聚

者正之義謂極盡蠶畝種無不生地皆方正有苗故以方為極畝易稱繫于  
 苞桑謂繫之桑本故以苞為本莊子說木之肥大云雍腫無用故以種為雍腫  
 謂苗之肥盛也衰者禾長之貌故言長也發者穗生於苗初發苗生也以上言  
 苗之極畝平均則發者非獨一莖發耳故言盡發則發亦盡長秀穎好粟皆亦  
 盡然舉一以明上下也釋華云秀榮也李巡曰分則異名以曉入然則彼是  
 秀榮而不實謂之英是不榮而實曰秀也李巡曰分則異名以曉入然則彼是  
 英秀對文以英為不實也此傳因為不榮其實黍稷皆先榮後實出車云黍稷方  
 華是嘉穀之秀必有榮也此傳因為不榮其實黍稷皆先榮後實出車云黍稷方  
 賦遠近之差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結註云銍斷去其禾也云穎則穎是禾  
 德之挺書序云唐叔得禾異畝同穎謂挺上合也美其禾之成就不當言其有  
 穎而已故云穎垂穎言其穗重而穎垂也要是穀成之初熟為粟是粟為穀  
 然桓六年左傳云奉酒醴以告曰嘉粟旨酒服虔云穀成之初熟為粟是粟為穀  
 熟貌世本云有郤氏女曰姜嫄故知郤是姜嫄之國也傳以此言封之於郤下  
 言祭天之事故解其意云堯見天因命而後稷謂使郤國之女生後稷也故  
 之命故也言謂封為郤國之君又特命之使後稷以前未有國於此始封  
 之也此郤為後稷之母家其國當自有君所以得封後稷者或時君絕滅或遷  
 之他有所為豐至變更○正義曰釋詁云苞茂也故知苞皆為茂也或以  
 經已有茂故言亦也經每實之下皆當字成義直言實本則不知何本且爾雅  
 以苞為茂故言亦也經每實之下皆當字成義直言實本則不知何本且爾雅  
 據地滿耳以傳言雍種是肥充之貌禾生雖肥不能至雍種者繫本初種之  
 稱即大田既種是也故以種為生不雜謂不稂不莠也傳以衰為長故申之為  
 枝葉長也傳以發為盡發不解發意故云發管時苗之將秀心如竹管穗發中  
 而出故言發管也傳為盡發不實粟止言粟是實貌不言所以得然故言成就  
 以足之案集註云粟成意也定本以意為急恐非也就其成國之室家無所變  
 更者謂郤國先有宮室后稷就而有之意所以美后稷也○鄭以姜嫄之夫先為

二十王之後是先有國故言改封其封早晚亦無明文申候據河紀云堯即政七

止言封號不道其時即封此言成功蓋治水畢後地平天成之時也稷之功成

實注堯世其封於邠必是堯之封矣故此箋及傳皆以為堯周本紀云禹封棄

於邠號曰后稷以始平武功縣所治蓋城是也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

可信也杜預云邠始平武功縣所治蓋城是也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

天降嘉種秬黑黍也秠音巨黍也糜赤苗也芑白苗也箋云天應堯之顯后

爾雅作蘆同郭亡偉反赤梁粟也芑音起徐又巨已反郭云白梁粟恒之秬秠

也浮芳于反字書云麤糠也應對之應為于偽反下天為已同恒之秬秠

是穫是畝恒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恒徧肇始也始歸郊祀也箋云任猶

下此四穀之故則徧種之成熟則穫而畝計之抱負以歸於郊祀天得祀天者

二王之後也○恒古鄧反本又作巨獲戶郭反任音壬注同肇音兆徧音遍下

○疏誕降至肇祀○毛以為上既言后稼穡上天乃下善穀之種與之使得種

以此祭祀天與之穀是白苗也其言善種者維是黑黍之秬維是黑黍二米之

之於此是穫刈之於是畝計之徧種之稷以芑至熟則於是任抱之於是負至

種者是天降嘉種也恒黑黍以下皆釋草文唯彼稷作藁音同耳李巡曰黑黍

一名秬郭璞曰秠亦黑黍但中米異耳漢和帝時任城生黑黍或三四實實二

米得黍三斛八斗則恒是黑黍是黑黍之名秬是黑黍之中有二米者別名之為

恒如黑黍一恒二米言如者以黑黍一恒皆黑黍矣而春官鬯人注云釀恒為酒

故此經異其文而爾雅釋之若然恒秠皆黑黍矣而春官鬯人注云釀恒為酒

毛詩注疏十七之一 大雅生民之什 九中華書局聚

言如以明秬有二等也秬有二等則一米亦可用之故以二米解鬯其實秬是  
 宗廟之祭唯禘為重二米嘉異之物鬯酒宜當用之故以二米解鬯其言鄭志  
 大名故云秬即皮為酒爾雅云秬一稗二米鬯人注云一秬二米今語之異故鄭  
 答張逸云秬即皮為酒爾雅亦皮也爾雅重言以曉人然則秬稷古今之白梁粟皆  
 引爾雅也○箋天應至嘉種○正義曰如郭璞曰夔今之赤梁粟後始天與之種唯  
 好穀而已而闕宮云是生后稷降之百穀黍稷重穆種稷之日已得此種與此二  
 四穀又彼下文乃言奄有下國俾民稼穡則是為稷官之日已得此種與此二  
 四穀而後天降種者美大后稷以稷之必獲歸功於天非天實下之也作者意  
 文故先問天子慎曰往者中山之地無故有穀乃云天兩反以中國何也曰自古  
 異故先問天子慎曰往者中山之地無故有穀乃云天兩反以中國何也曰自古  
 及今未聞天下穀與人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穀以利天下若中山之穀妖怪  
 云○傳恒徧至郊祀○正義曰以言種之廣多故以恒為徧定本於此並無箋  
 之事非所謂天降祥也○正義曰以言種之廣多故以恒為徧定本於此並無箋  
 云○傳恒徧至郊祀○正義曰以言種之廣多故以恒為徧定本於此並無箋  
 敬知此祀為郊也○箋上任猶至之於後○正義曰以言種之廣多故以恒為徧定本於此並無箋  
 宜○鄭以春官稷二宗伯云先帝祭於四郊是也商頌箋讀肇為兆此從略之又云  
 得祀天者二王之後申  
 明肇不為始之意也  
 揄抒白也或籟糠者或蹂黍者釋米也叟聲也浮浮氣也箋云蹂之言潤  
 也大矣我后稷之祀天如何乎美而將說其事也春而抒出之籟之又潤溼之  
 將復春之趣於擊也釋之黍之為酒及籩之實○春傷容反揄音由又以  
 朱反說文作音騷烝之丞反浮如字爾雅說文並作焯云烝也抒食汝反蒼韻  
 作騷音同郭音騷烝之丞反浮如字爾雅說文並作焯云烝也抒食汝反蒼韻  
 籩云取也音騷烝之丞反浮如字爾雅說文並作焯云烝也抒食汝反蒼韻

復扶又反鑿子洛反精米也字林作穀云釋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較載

米一斛春為八斗也子沃反籩音甫籩音軌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較載

燔載烈嘗之日涖卜來繼往也穀熟而謀陳祭而卜矣取蕭合黍稷臭達牆屋先

奠而後蕭合馨香也羝羊也較道祭也傳火曰燔貫之加于火曰烈至

云惟思也烈之言爛也后稷既為郊祀之酒及其米則諏謀其日思念其禮至

其時取蕭草與祭牲之脂燕之於行神之位馨香既聞取羝羊之體以祭神又

燔烈其肉為尸羞焉自此而往郊○抵都禮反字亦作羝較膾末反說文云出

必告道神為壇而祭為較字林同父未反燔音煩後皆同涖音利又音類芟所

衡反彌息淺反奠徒練反燕如悅反馨呼丁反傳音附貫古亂反諏足須反芟所

以與嗣歲與來歲繼往歲也箋云乖歲今新歲也以先歲之物齊敬犯較而祀

疏誕我至嗣歲○毛以為上言得穀祭天此言將祭之事可美大矣我后稷之

祀天其禮如何先以所得巨秣芑之粟或使人在確而春之或使人后就白

而捋之或使人簸揚其穰或使人踐踐其黍言其各有司存並皆敏疾也既

春得米乃浸之於盆淅而釋之其聲漉漉然言趁疾又炊之於甑爨而烝之其

氣浮浮然言升威也既烝熟乃以為酒食又於先穀熟之時則已謀度所謂穀

熟而謀則已思惟其所祭之禮謂陳祭而卜以秋物之成賴郊祀之福故穀熟

之於行神之位使其馨香遠聞又取羝羊之禮以為香蒿與祭牲之脂膏而燕燒

祭之肉則傳火而燔之則加火而烈之以為尸之羞既祭神道乃自此而往於

郊以祭天也所以用先歲之物齊敬犯較而祀天者欲以興起來歲使之繼嗣

往歲而恒得豐年故也○鄭以春揄簸蹂為事之次蹂之言潤既簸去穰或復

以水潤溼之將更春以趨於鑿載載惟謂將祭諏謀其日思念其禮非穀熟

已謀以此為思又以興嗣歲為興起揄為捋白謂捋米以出白也出白則簸之

揄文在春下簸上既春而未簸故知揄為捋白謂捋米以出白也出白則簸之

毛詩注疏 十七之一 大雅 生民之什 十 中華書局聚



故或有跛躄者或蹂黍者謂蹂踐其黍然後春之然則文當在春榆之上今在  
 下者以蹂亦為春而為之揄簸俱是春進令與春相近且退蹂以為韻也上有  
 靡芑是糲而獨云不相兼也釋之既在簸之下故舉黍以言每言或說文云浙  
 其人俱趨於事孔子去齊接淅而行謂泔米未炊漉之而去言其疾也釋訓云  
 汰米也孟煇曰氣也樊光引此詩孫炎曰泔浙米聲煇炊之氣溼浮與此  
 澆澆浙也煇耳傳以泔米則有聲○故言泔泔聲煇飯則有氣故言煇浮氣取爾  
 不同古今字耳○箋以泔米至之實○正義曰以蹂文在或簸之下不應方言蹂  
 雅之意為說也○傳以泔米至之實○正義曰以蹂文在或簸之下不應方言蹂  
 黍以水潤米必當蹂之使溼上生民如潤亦如何乎者問人之辭故云美而將  
 說其事意欲說之故設辭自問上生民如潤亦如何乎者問人之辭故云美而將  
 揄之始云或蹂故知是既春而揉出之潤溼之將復春以趨於擊也召旻  
 箋云米之率或蹂十牌九擊八侍御九章術粟一石為糲米六斗春糲一斗  
 為糲九升又去為擊則八升又春猶未至於擊故言趨於擊者此承四穀之後  
 一春一簸始為糲米又八升一春猶未至於擊故言趨於擊者此承四穀之後  
 細者乃窮於御止言趨於擊者有說祭之處無言趨於擊者此承四穀之後  
 傳云黍食不擊昭其儉也則不儉者有說祭之處無言趨於擊者此承四穀之後  
 之故上言於擊也桓十四年穀梁傳說宗廟之事夫人必自春其親春楚語云天子禘郊  
 之事王后必自擊其黍諸侯宗廟之事夫人必自春其親春楚語云天子禘郊  
 言春不過如天子躬耕三推而已故傳言或不斥后夫人也楚語又云天子親  
 春禘之威章昭云率后春之亦天子親春也酒與食用此米為之故云釋之  
 之以為酒及蓋之實孫毓云詩之敘事率以釋之烝之是其次箋義為長集  
 黍當先蹂乃得春不得先春而後蹂也既蹂即釋之烝之是其次箋義為長集  
 至等皆為蹂黍定本為蹂米者誤也○傳嘗祭之至曰烈之則肆師臨卜問其來  
 戒備之芟除草木以否於祭社之日則肆師臨卜問其來歲之所稼種宜之否  
 歲之芟除草木以否於祭社之日則肆師臨卜問其來歲之所稼種宜之否  
 戒備之芟除草木以否於祭社之日則肆師臨卜問其來歲之所稼種宜之否

以嘗者嘗新穀古之始耕田者艾草以種穀今得新穀艾草之功故於嘗日問  
 芟爾主習兵以戒不虞故爾日問戒社者祭土主稼穡故於社日問稼鄭於彼  
 注其意為然艾稷俱是田事而異日異問者以嘗新穀而本穀初初莫先於秋  
 草故問艾稷種善否土地之事故祭土之日而問稼也社文在嘗爾之下謂秋  
 爾祭社也嘗在孟秋爾社俱在仲秋取禽而後祭社故先爾後社也嘗社是祭  
 神之事耳因而問卜爾乃秋獵不接神明亦言卜來歲者卜者自問吉凶於龜  
 不由嘗社所祭之神但因其日而問之耳爾為習兵故因兵事所以引此  
 文者欲見今秋穀熟之時即謀來年郊祭之事似今秋祭社之日豫卜來歲之  
 稼若然必以今秋豫卜來歲者欲今來歲還似今秋是與來繼往之日義不云卜  
 郊而言陳祭而卜秋豫卜來歲者欲今來歲還似今秋是與來繼往之日義不云卜  
 義也陳祭而卜謂陳列嘗社祭之日豫卜來歲還似今秋是與來繼往之日義不云卜  
 已謀則其事在於酒食之前當與上四穀相連不可若然此載謀惟是思念  
 祭事故特下之令與祭事相比也又云蕭當作馨字之誤也蓋毛時未讀故彼從  
 香皆郊特牲文彼馨作糴注云蕭當作馨字之誤也蓋毛時未讀故彼從  
 此彼之言祭事不達於牆屋此無陽於用蕭之意蕭香蒿也燕燒也言宗廟之祭此是將郊為  
 賦道之祭事不同而引之者證此用蕭之意蕭香蒿也燕燒也言宗廟之祭此是將郊為  
 其馨香之氣使神歆饗之故此亦用蕭取其馨香也此言祭脂彼不言脂彼言  
 黍稷此不言黍稷皆文不具耳羊白羝羊者亦以祭不用牝也故知是牝也釋畜云  
 羊牡併牝不言黍稷皆文不具耳羊白羝羊者亦以祭不用牝也故知是牝也釋畜云  
 之祭備火曰燔謂加火燒之商頌曰如火烈烈則祭至往郊○正義曰惟思釋故  
 云貫之加於火上曰烈即今之炙肉也○箋惟思至往郊○正義曰惟思釋故  
 文又申明遠火為烈之意說文云烈火猛也燔火熟也俱是火熟之意故云烈  
 之言爛也以酒則釀而成食則臨祭乃作故云後稷既為郊祀之酒及其米  
 於此仍言其米則上為獨為酒而已故兼言簠簋之實必就郊兆作  
 春籩之事其為米者非獨為酒而已故兼言簠簋之實必就郊兆作

毛詩注疏 十七之一 大雅 生民之什 十一 中華書局聚

之故此言其米也禮大夫以上將祭必諏謀其日定乃卜之特牲禮云不諏

是思其禮故云脂念其禮正以特牲有諏之文故易傳不以謀為穀熟而謀取

蕭草與祭祀之脂還於神位正謂祭神者謂取牲體以祭即於秋

而用故先言之馨香既聞取羝羊之體以祭神者謂取牲體以祭即於秋

故言行神之位馨香既聞取羝羊之體以祭神者謂取牲體以祭即於秋

官犬亦云凡祭祀供犬牲伏瘞亦如之鄭司農云伏謂伏犬以祭即於秋

用羝亦云凡祭祀供犬牲伏瘞亦如之鄭司農云伏謂伏犬以祭即於秋

子也以此諸侯皆用羊禮相變也又燔烈其肉為尸蓋言又者亦用此瓶之肉為

尸也以此諸侯皆用羊禮相變也又燔烈其肉為尸蓋言又者亦用此瓶之肉為

此句非祭所起故分而注之以與者是有所起恒熟常獲豐年也來歲者據今

祭時以未至為來已過為往耳非謂此年也何則堯命后稷郊天未至定用何

月要在歲首為之何則正朔三而改自夏而推之高辛氏當以建寅之月為

意定以正月為郊何則正朔三而改自夏而推之高辛氏當以建寅之月為

稷高辛氏之胄郊必正月既以正月為郊則嗣歲郊之意微與毛異大理亦同也

新歲而謂之嗣者使之繼嗣往以正月為郊則嗣歲郊之意微與毛異大理亦同也

孟春以下皆月令文也定本云孟春之意內郊天主為祈穀故也禮器曰祭祀

不祈言祈穀者不可私為己祈印盛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

而穀者所以養民故言祈也印盛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

印我後稷也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菹醢也登大羹也箋云胡之言何也宜誠也

宜時我後稷也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菹醢也登大羹也箋云胡之言何也宜誠也

之何芳臭之誠得其時乎美之也祀天用瓦豆陶器質也○印五郎反后稷肇

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迄至也箋云庶衆也后稷肇祀上帝於郊而天下衆民

配天焉○**而**印威至于今○毛以為上言將往祭天此言正祭之事我后稷菹

迄許乞反而臨大羹之屬威之於豆又威之於登以此而往薦祭此豆登所威

之物其馨香之氣始上行上帝則安居而歆饗之既為上帝所歆故反言以美

之何有芳臭之誠得其時若此者乎言無有若此之最善也帝既饗其祭祀降

其福祿又述而美之言后稷受堯之命始為郊祀其福乃流於天下之衆民今

皆得其所無有罪過而令人悔懼者子孫蒙其餘福以至於今而賴之今文王

得由之而起今既致太平故推之以配天焉○鄭唯以肇祀為郊祀之豆瓦謂之

餘同○傳印我至大羹○正義曰印我釋詁文釋器云木豆謂之豆瓦謂之

登是木曰豆瓦曰登對文則瓦異名散則皆名豆故云瓦豆謂之豆登冬官版

人掌為瓦器而云豆中懸鄭云懸繩正豆之柄瓦亦名豆也再言於豆者疊之

以足為薦羞菹醢也公食大夫禮云大羹湑不和寶於登是登為大羹湑者菹醢

汁大古之羹也菹醢不調以鹽采以質故以瓦器威之箋曰誠至器質○正義曰

誠釋詁文言威菹醢也屬者以略不言羹故言之屬以包之祀天而用瓦豆者

以陶器質故也郊特牲曰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是也定本集注皆云

其馨香始上行俗本作上聞者誤也○傳迄至○正義曰釋詁文上傳肇為始

此亦當然○箋庶衆至天焉○正義曰庶衆釋詁文抑云庶無罪悔箋以庶為

幸以彼是警戒之辭故為冀幸之義此既為上帝所歆不是一國而言天下衆

為衆后稷為二王之後一國言耳縱使祭天得所不過福及一國而言天下衆

民咸得其所無罪者以祭天而得豐年可以廣及天下且以后稷之教田農天

下皆得其利

故天下言之

毛詩注疏 十七之一 大雅 生民之什 十三 中華書局聚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七 (十七之二)

毛詩注疏校勘記 (十七之一)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生民

介大也止福祿所止也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也作攸案段玉裁云也攸二字皆當有是也

後則生子而養長名之曰棄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名之作之名案之名是也讀之字斷句名字下屬正義可

證

變謀言謀者閩本同明監本毛本上謀字作祀案山井鼎云諸本皆非作媒似是是也

吉爭先見之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爭盧文弼改爲事是也

鄭記王權有此問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鐘云記疑志字誤非也考鄭記與鄭志非一書鄭記六卷康成弟子撰鄭志

十一卷鄭小同撰並見於隋書經籍志浦失考

弃黎民阻飢閩本明監本毛本弃誤棄下帝曰棄同飢誤饑按引尚書作弃依彼文也○按唐人多以棄中有世字乃悉改爲弃此不

畫一者轉寫所致也

釋詁文介右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文當作云

是爲震爲有身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上爲恐謂字誤是也

達生也姜嫫之子先生者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達毛云生也沈云毛如字正義云達生者言其生易如達羊之生

但傳云略耳非訓達為生也又解言先生之意以人之產子先生者多難此

後稷是姜嫫之子最先生者應難而今易故言先生以美之段玉裁云蓋是

達達生也先生姜嫫之子先生者也達之言沓言重沓而生此與車攻傳鳥

達屢皆假達為沓姜嫫之子首生者乃如重沓而生之易然先釋達而後釋

先生如白華傳先釋印烘而後釋桑薪又見詩經小學

不拆不副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相臺本拆作坼案坼字是也釋文可證又說文土部拆下引此詩作拆者形近之譌正義中十行

本尚闕作坼明監本毛本盡改為拆誤甚

說文云達小羊也從羊大聲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達當作牽此引牽而不云字異音義同者省耳不知者乃改之

則又坼墉災害其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注作副正義作墉副墉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按舊交非墉不與副為

古今字此乃蒙上文坼从土而轉寫誤耳

因見稷之生由

明監本毛本由誤易閩本不誤上文云譌不由人所生之道也生由謂此

少澹於家牢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豕誤家是也

此章上四章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下章字當作句

欲望衆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信誤言是也

是聖人感見於經之明文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感下當脫生字是也

以證有父得感生耳必由父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耳疑非字誤是也

契稷不棄契者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上契字作棄案所改是也

因之曰堯不名高辛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云目之曰堯不名為帝皆形近之譌也

姜嫄為辛之正妃閩本明監本毛本辛上有高字案所改非也為當作高耳

雖帝難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鐘云雖疑惟字誤非也雖字正義自為耳據尚書者但帝難之三字耳

實之言適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故云實之言適也又云定本為實之言是按集注並為適考此箋當依定本類弁正

義云釋詁云實是也實寔義同故實亦為是也又韓奕箋云實當為寔此楚茨正義所謂注意趨在義通不為例者也凡餘經實訓是者視諸此

訐謂張口嗚呼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沿革例云諸善本皆作嗚余仁仲本作嗚最為非是今從疏及諸善本作嗚釋文訐下云鄭張

口嗚呼也亦淺人改之耳嗚呼古書多作烏呼說文云烏孝鳥也引孔子鳥盱呼也取其助氣故以為烏呼

荏菽戎也閩本明監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戎下有菽字考文古本同毛本誤剗入事字案有菽字者是也

穉穉苗好美也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按正義云其苗則穉穉然美好釋文穉穉下云苗美好也是好美當誤倒

幪幪然茂盛也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茂感誤倒



敗實之為義閩本明監本毛本敗作取案皆誤也當作則形近之譌山井鼎云恐以字誤亦非

訃音呼字又從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音呼二字當旁行細書正義自為音例如此○按非也

相地之宜宜五穀者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宜字案山井鼎云本紀與字板同

種雜種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實種下云種雜種正義云莊子說木之肥大云雍腫無用故以種為雍腫又云傳言雍種是肥充之貌禾

生雖肥不能至雍種山井鼎云據疏雜作雍為是也釋文涉箋而字譌耳各本依之非也○按釋文本本作襍種正義本作雍腫此二本之不同也而陸

本為長襍集也集種者集其善種也猶集義集大成之集舊校非也

粟成就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故言成就以足之按集注云粟成意也定本以意為急恐非也考文古本作急采正義

尚書稱播殖百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時誤殖是也

桔又云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云當作去形近之譌甫田正義同

就其成國之室家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室字譌倒是也

禹封棄於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舜誤禹是也

箋云天應堯之顯后稷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按集注及定本於此並無箋云考此鄭中毛天降嘉種傳也當

以正義本為長

恒之秬秠唐石經同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恒本又作亘正義云定本作恒集注皆作亘字考恒亘是一字

以歸肇祀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肇作肇下同案釋文以肇字作音詩經小學云玉篇支部云肇俗肇字五經文字戈部云

肇作肇訛廣韻有肇無肇說文支部有肇字唐後人妄增入無疑凡古書肇字皆當改作肇今考六經正誤云作肇誤是舊本從戈毛居正始誤改之耳

於是負擔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鐘云擔誤檐非也檐字見商頌注

降之百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福誤穀考閩宮浦技是也

故任爲抱○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當作也

釋之叟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六經正誤云作釋誤說文釋从米从巛讀米也云云今考其說非也毛鄭詩作釋乃古字假借故釋文不以

釋字作音正義亦不解釋字說文釋下亦不引此詩毛居正依旁字部改變經文不可承用也

或蹂黍者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集注等皆爲蹂黍定本爲蹂米者誤也考此傳以米與上據爲對文當以定本爲長

先奠而後燕蕭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先作既考文古本同案既字是也

羝羊牡羊也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上羊字衍文也正義云羝羊牡羊者乃自爲文取以添注者誤

貫之加于火曰烈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于作於下注當于豆者于登者相臺本作於案於字是也

后稷既爲郊祀之酒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既誤即

齊敬犯較而祀天者小字本同考文古本同相臺本犯作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犯字是也正義中十行本皆作犯不誤

孟春之月令曰以無者為長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禮當作體下文不誤

又取羝羊之禮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禮當作體下文不誤

以此為思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思當作異

焯焯氣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烝誤氣是也

溘浮與此不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浮當作焯此與下互易

故言焯浮氣閩本明監本毛本焯作浮案所改是也此與上互易

又去為鑿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春誤去是也

故上言於鑿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當作止

故因兵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因當作問形近之譌

取蕭草與祭祀之脂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箋祀作牲浦鐘云牲誤祀是也

未至定用何月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至當知字誤是也

故云嗣歲今新歲新歲而謂之嗣者閩本明監本毛本誤不重新歲二字

內郊天主為祈穀故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內當由字誤是也

于豆于登

唐石經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登作登案六經正誤云作登誤登升之字从夂豆登之字从肉从又云云今考登字此經

及爾雅作登儀禮作登說文有籀字登即登籀之古字也釋文不以登字作音正義中字亦皆作登其明證矣籀字或作登既見集韻皆不載於說文毛鄭詩固未嘗用此字毛居正特臆說耳○按舊校本所引劉台拱說

其香始升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香一本作馨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

上帝則安而歆享之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享作饗案饗字是也正義云上帝則安居而歆饗之可證凡

歆饗字皆當作饗享祀字皆當作享二字截然有別宋時寫書乃以享為饗別體字而亂之

不調以鹽采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采作菜案所改是也

抑云庶無罪悔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大誤罪是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七〔十七之二〕

〔五五〕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

其福祿焉

九族自己上至高祖下至玄孫之親也黃髮也耆凍梨也乞言從求善言可以為政者敦史受之○行葦和鬼反行道也葦草也者音

苟爾雅云壽也梨利知反不利方反方

言云凍梨老也敦如字本又作惇同

**疏**

行葦八章章四句至福祿焉○正義曰作行葦詩者言忠誠而篤厚也言

周家積世能為忠誠篤厚之行其仁恩及於草木以親睦九族之親外則尊尚加愛惜況在

於人愛之必甚以此仁愛之深故能內則親睦九族之親外則尊尚加愛惜況在

者王之禮恭敬養此老人就乞善言所以為政以成其周之王室之福祿焉此是

成王之時則美成王之忠厚矣不言成王者欲見先世皆然非獨成王故即言

周家以廣之九族是王近親黃耆則及他尊事黃耆者內外以別之經八章仁及草

木首章是也內睦九族二章盡四章是也尊事黃耆者內外以別之經八章仁及草

也以前成其福祿卒章下二句是也三王養老必就乞言故序因而及之於經無

所當也首章言葦唯草耳舉草則木可知故序言以足句耳○箋九族至受

之○正義曰親睦九族非直其父祖子孫而已故言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

見同出高祖五服之內唯言九族者其親以及遠舉九族以見同姓皆親之黃

耆皆是老名故云黃髮者凍梨釋詁云黃髮耆老壽也舍人曰黃髮老人髮

白復黃也孫炎曰黃髮髮落更生者面凍梨色以浮垢也方言云燕伐北鄙謂

耆為梨郭璞注梨面色似梨也內則云凡養老五帝憲三王又乞言皆有淳史

言五帝直養其氣體而法效之三王亦養而法效之又乞言皆有淳史故知

得善言則淳史受之禮有內外小史大史無淳史正以待接老人擇史之淳厚

毛詩注疏

十七之二

大雅

生民之什

中華書局聚

者掌之悼非官名也故彼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敦聚貌

傷初生泥泥箋云苞茂也體成形也敦敦然道傍之葦牧羊者毋使躐履折

端反注同泥乃禮反注同張揖作苞苞疏敦彼至泥泥○正義曰言周之先王

牧者爾所牧牛羊勿踐履折傷之何則此葦方欲茂威方欲成體維其葉泥

泥然少而美好以其將為人用故愛惜之言其葦少美是愛之意周之先王尚

好叢生而謂之叢物故言敦聚貌禁其勿踐則生必近路故以行爲道也猶慮

秋乃成爲葦此時未成故言方泥然○箋體成至人乎○正義曰成形者謂至

者此先王愛其爲人用之所在於成葦作者體其意故經以成形名之葦

羊當有牧處且見先王之意愛之者以牛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

几戚戚內相親也肆陳也或陳言筵者或授几者箋云莫無也具猶俱也爾謂

老陳曰筵藉之几○筵以燕兄弟反席也疏戚戚至之几○正義曰言先王有仁恩之

親俱爾而揖進之曰與之燕樂於時王傳戚戚至几者○正義曰戚戚猶親者或有

親族人所親起於心內故言耳今王親也降心則族人之辭族固當親王但若王不

移之近之是也經直言莫遠而箋言無遠無近者以作者句有所局不得遠近  
並言舉遠則近可知矣凡者所以安身少不當憑几而經筵几別文故知老者  
加之也以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設席重席也緝御蹴踏之容也箋云緝猶續也  
几也

續代而侍者謂敦史也○緝七習反或獻或酢洗爵奠學學爵也夏曰醴殷曰  
重直龍反下同蹴子六反踏子亦反

於客曰獻客答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酌客受而奠之不舉也用殷爵者尊  
兄弟也○酢才洛反學古雅反又音嫁夏戶雅反醴則簡反字或作醴同

肆筵設席○毛以為乘上肆筵授几之文更申其事言王於族人既為肆之  
筵上又設重席其授几之人尊敬老者則有致敬蹴踏之容既設筵几族人升

堂又洗爵或乃主人進酒而獻之於賓賓既受卒爵或乃酌而酢答主人主人卒  
飲又洗爵酢以酬賓賓受而奠此學不復舉之王與族燕以異姓為賓使宰夫

為主人行此獻酢之禮也○鄭以上二句特為老者設文既為老者肆筵又重  
設席授几以復有厚史相續代而侍之餘同○傳設席至之容○正義曰既

言肆筵上又設席故知重席也○鄭以上二句特為老者設文既為老者肆筵又重  
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則言之不筵席通矣彼以在下為鋪司几筵注云筵亦席

故在下者稱筵之曰席然則言之不筵席通矣彼以在下為鋪司几筵注云筵亦席  
敬踧之容傳以授几者稱席此當與之同也肆筵授几以不供老人故以緝御為致

上文與鄭異耳○箋緝猶至上章已云肆筵授几今肆筵之上復設席則是一於  
者皆侍其側故御為侍也上章已云肆筵授几今肆筵之上復設席則是一於

老爵異於上章少者或單席矣博史主侍老人故知續代而侍者謂博史○傳  
學爵至曰爵○正義曰禮主人洗以酬賓賓得而奠之所洗所奠猶一物也而

卒洗爵奠學似是異器故辨之云學爵也爵酒器之大名故儀禮飲饌者亦云  
之者明學非周器謂之學者彼注謂畫禾稼也○箋進酒至兄弟○正義曰此

獻酢之法儀禮行事之次為然知用殷學為尊者公羊傳曰周公自杜魯公駢

毛詩注疏 十七之二 大雅 生民之什 中華書局聚



剛禮運云醜及尸君非禮也。以大夫用之為僭。明先代之物為尊也。此言先王之制禮之制。天子亦當然。文王世子云：公與族人燕，則異姓為賓。則其臣子宰夫為主人，則天子亦當然。文王世子云：公與族人燕，則異姓為賓。則賓主皆非兄弟。言尊兄第者，賓主為兄弟也。醢醢以薦或燔或炙嘉穀脾臠或歌行禮而有之。其器之設，主為兄弟故也。醢醢以薦或燔或炙嘉穀脾臠或歌或粿，則醢醢也。燔用肉炙用肝以脾函為加。故謂之嘉。○醢醢他感反。肉醬也。鄭注儀禮云：醢，汁也。醢，呼改反。脾，婢支反。臠，渠略反。字或作醢。粿，五洛反。毛云：徒歌曰粿。爾雅云：徒擊鼓謂之粿。徒歌謂之謠。函，胡南反。何又戶感反。本又作腦。同說文云：函，舌也。又云：吹肉也。通俗文云：疾人於獻酒之時，則用醢醢并脾之臠。酒既備，又復作燔其肉，或炙其肝，以爲羞。其正饌，或以外所加。粿則此燕樂。族人是王能內睦之也。定本集注：經皆作嘉。箋以脾臠為加。故謂之嘉。是為嘉美之人。是王能內睦之也。定本集注：經皆作嘉。箋以脾臠為加。故謂之嘉。肉作醬曰臠。天官臠人注云：臠，肉汁也。蓋用肉為臠。特有多汁，故以臠為名。其無汁者，自以臠所用之肉，魚鴈之屬，為之。名以臠。為函蓋相傳，為然。服虔通俗又云：口上曰臠。口下曰臠。函，或當也。經傳諸言歌者，皆以絃和之。故云歌者比於琴瑟。徒擊鼓曰粿。釋樂文：孫炎曰：聲驚粿也。王肅述毛作徒擊鼓。今定本集注：作徒擊鼓者，與函有。桃傳相涉。誤耳。○箋：薦之至之嘉。○正義曰：臠，所以搗菹禮。邊豆偶有臠，必有菹。故云：非菹則臠。臠，人云：朝事之豆，非菹。臠，是也。潘炎是正饌。以脾函。敦弓既堅四饌，既鈞舍矢既均。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銀矢為加。助故謂之嘉。敦弓既堅四饌，既鈞舍矢既均。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銀矢音彫。注及下同。徐又都雷反。饌音候。又音侯。矢名鈞，規句反。舍音捨。注同。參七

南反中丁仲反下皆同可與音預序賓以賢言賓客次第皆賢孔子射於櫻相

下與為同一本直云可者無與字之圍觀者如堵嚮射至於司馬使

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

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衰序點揚鱣而語曰幼壯孝弟者盡好禮不從流

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鱣而語曰好學不

好禮不變焉勤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僅有存焉箋云序賓以賢謂以射

中多少為次第○屢俱縛反相息齊反圃布古反又音布觀古亂反又音官堵

丁古反奔音奮覆敗也將子匠反點都簞反鱣之豉反爵名容三升語魚據反

報反字或作旄同八曰報反下皆同者不弗武反下同耄莫疏敦弓至以賢○

下皆說衰老之禮周之先王將欲養老親自射以擇士其天子所射之畫弓既

堅勸矣其四錄之賢者為次此擇以射中多少為差餘同○傳敦弓至中藪

賢者賓次序而為賓客者以此擇之故而皆是賢人也○鄭唯下句為異謂次

○正義曰敦與彫古今之異彫是畫飾之義故云敦弓畫弓也冬官弓人為弓

唯言用漆不言畫則漆上又畫之彼不言畫文不具耳此述天子擇士宜是天

言賓客次第皆賢孔子射於櫻相

之圍觀者如堵嚮射至於司馬使

入其餘皆入蓋

不在此位也蓋僅有存焉

箋云序賓以賢謂以射

賢者也

鄭唯下句為異謂次

敦弓至中藪

賢者也

鄭唯下句為異謂次

敦弓至中藪

賢者也

鄭唯下句為異謂次

箋舍之至為賓○正義曰舍釋俱是放義故舍之言釋謂既射放矢也傳言中  
 莛故又解之云莛是質即所射之物正鵠之總名但此說大射當謂鵠也以下  
 章言養老之事而此論射則知射為養老故謂之射以養老與祭類而亦射  
 射禮以擇其可與者以爲賓禮稱射將而射謂之射以養老與祭類而亦射  
 以擇賓則亦爲大射何則禮射有三賓射在朝而射以養老與祭類而亦射  
 爲樂皆無擇士之義樂記云禮射有明堂以教諸侯而射以養老與祭類而亦射  
 教諸侯之儉於是祭與養老爲相類之事故知此射必大射也王肅以此爲養老  
 燕射案燕射於燕族酬之後乃爲之不當設文於射會孫維主之上豈先爲燕射  
 而後酌酒也此知爲毛射之意亦爲大射也○傳言賓至存焉○正義曰言  
 序賓以賢者謂次序爲賓以射之擇賢也然則非賢不得爲賓故言賓客  
 此引之略也豐相地名樹蔬曰圃於射地有圃孔子射於圃下蓋觀者如堵  
 行禮故射者衆如垣堵之牆焉將射先飲酒之禮其禮立一人爲司正使  
 主飲酒之事至於將射則變司正爲司馬故言射至於司馬立一人爲司正使  
 始也於此之時使子路執弓矢出圃外以延進射者令欲射也子路延射則子  
 路爲司射矣執弓矢者明其爲射也告觀者曰若嘗爲奔敗軍衆之將謂  
 與人爲將撫御無方致使人後喪敗或嘗爲亡國之大夫謂與人之則爲貪財之  
 輔令使其國滅亡及與爲人後謂他人已自有後復往奇而後之則爲貪財之  
 人若此者皆不得入其餘無此行者皆不入子路言此之後蓋去者半入者半  
 者半耳既三事皆入於圃又使公罔之裘及幼三十點而壯於時能行孝悌之行及六  
 語於衆曰今射之所取之者唯十年而幼三十點而壯於時能行孝悌之行及六  
 十之者七十之耋尙能好禮不從流俗所飾入之於中蓋又去者半而  
 留於此若無此行者不得在射位說既訖所入之人於中蓋又去者半而  
 處留者亦半也序者不得在射位說既訖所入之人於中蓋又去者半而  
 好禮不變遷至八十九十之舉此能勤行稱舉其道不爲亂者若無此行不得

在此射位於是皆去蓋僅有存焉鄭於彼注其意為然傳言此者見在射位如  
 此為難故先射擇之則賓客皆賢知子路為司射者以鄉射云司射與司馬別  
 而先自言之明子路延射之節立司馬時也主射故一人而已故子路獨出延射  
 語說人語意相類而子路之言全與別者子路出圍外延入令衆人皆入就大  
 也二人語意相類而子路之言全與別者子路出圍外延入令衆人皆入就大  
 衆之內簡去惡者故言惡者不入為威肅之辭其已入圍則是賓客將欲與之  
 同射故使裘點就衆人之中簡取好者是故二人之言皆陳善事前言好禮而  
 已後令好之不變前言者蓋好之辭也子路言惡事其末當云有此行者不入  
 再言之後蓋僅有存焉蓋者謂語辭也子路言惡事其末當云有此行者不入  
 哉點言善事其末當云無此行者不在此位以意在大射實射燕射鄉射主皮  
 之常勢也孔子此射蓋為大夫時也大夫射禮有五大射實射燕射鄉射主皮  
 之射此射先行之飲酒之禮則孔子用鄉射禮何則大射自擇其臣非外人得入  
 賓射則與賓為之無詢衆之義燕射與所燕者射不得有外人觀之且燕在於  
 寢不當處饗相之圃主皮之射則求中而已不在於禮而此射行禮又非主皮  
 射明孔子此射用鄉射禮矣射則求中而已不在於禮而此射行禮又非主皮  
 夫之射必行鄉飲酒之禮其下則說孔子射事明孔子射前飲酒者是鄉飲酒  
 之禮射者即行鄉射也故地官鄉大夫職三年則興賢者能者以禮賓之厥  
 明獻賢能之書於王退而以鄉射之禮詢衆庶注引禮也○箋序賓至次第○序  
 點湯解而語衆庶之義引證鄉射明孔子射於衆庶注引禮也○箋序賓至次第○序  
 正義曰投壺數筭云某黨賢於射中多少為次故易傳也賢敦弓既句既挾四鍬  
 此射擇之為賓而云賢明以射中多少為次故易傳也賢敦弓既句既挾四鍬  
 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箋云射禮播三挾又子合反个古賀反亦作介偏音遍  
 古豆反說文作較云張弓曰較挾子協反又子合反个古賀反亦作介偏音遍  
 四鍬如樹中序賓以不侮敬也其人敬於禮則射多中疏敦弓為又不說擇

毛詩注疏 十七之三 大雅 生民之什 四 中華書局聚

士為射之事言王之敦畫之弓既挽其弦而句然既挾此四鏃之矢徧釋之矣  
 其四鏃皆中於質如手就樹之然王既為此善射以擇賢者為賓故其次序為  
 賓者以此擇之故皆不有侮慢者也言為賓者皆是恭敬之賢人○鄭唯下句  
 為異言其次序賓以不侮慢多少為次第餘同○傳天子至成規○正義曰皆  
 冬官弓人云也又云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弧注云王弓合九而成規此弓亦  
 然則此敦弓即彼王弧也傳言此者明既句是引滿之時也以合九成規此弓  
 體直今言既句明是挽之說文云穀張弓也二京賦曰彫弓既穀穀與句字雖  
 異音義同○箋射禮至釋之○正義曰射禮摺三挾一個謂射大夫若其君則使  
 也挾謂手挾之射用四矢故插三於帶間摺三挾一個絃而射也射禮每挾一個  
 今言挾四鏃故知已徧釋之也案大射禮摺三挾一個絃而射也射禮每挾一個  
 人屬矢不  
 親挾也  
 會孫維主酒醴維醕酌以大斗以祈黃耆  
 長三尺也祈報也箋云祈  
 告也今我成王承先王之法度為主人亦既序賓矣有醇厚之酒醴以子可也  
 而嘗之而美故以告黃耆之人徵而養之也飲酒之禮曰告於先生君子可也  
 ○醕如主反說文厚酒也字林同音女反斗音字又疏會孫至黃耆○毛以養  
 作科都口反徐又音主三尺謂大斗之柄也醇音淳賓射既中可以助行養  
 老會孫成王於是承先王之法度維耆之老人○鄭以此章始告老人下章厚矣故  
 酌成王養老為主人酒醴維醕酌以大斗以祈黃耆為成王也醕厚謂之○醇  
 會孫至祈福○正義曰以信南山經序準之知會孫為成王也醕厚謂之○醇  
 者說文云醕厚酒也大斗長三尺謂其柄也漢禮器制度注勺如五升徑六寸長  
 二尺是也此蓋從大器挾之以樽用此勺耳其在樽中不當用如此之長勺也  
 祈訓為求但從求善言而報養之故以祈為報也○箋祈告至君子○正義曰  
 祈告釋詁文序言周家忠厚則此篇所陳周之先王與今王皆能親親而敬老  
 也四章先王以明周之先王盡能然也至於此章指言會孫則是主言成王故  
 箋又言先王以明周之先王盡能然也至於此章指言會孫則是主言成王故

云今成王承先王之法度為主人明先王亦然矣此先王指文王武王以其行天子禮故也若太王王季追王耳未能用天子法上言先王射以擇賓則成王亦然故知即以文王之事接之云亦既序賓矣酌文在祈黃者之上未告黃者故知酌者酌而嘗之也飲酒之禮曰告於先生君子可也鄉飲酒之禮賓賢能明日之事也彼注云先生大夫之致位者不以筋力為禮於是可以來君子國中育盛德者可召唯所欲引此者證祈為告義言養老之禮亦當豫告老人矣

黃耆台背以引以翼台背大老也引長翼敬也箋云台之言給也大老則背有給文既告老人及其來也以禮引之言給也大老則背

爾雅云壽也給湯來反徐又音臺壽考維祺以介景福也養老人而得吉

曰引在旁曰翼台湯來反徐又音臺壽考維祺以介景福也養老人而得吉

所以助大福也○祺音其疏黃耆至景福○毛以為成王之養老人也非止一

介音戒毛大也後皆放此疏黃耆至景福○毛以為成王之養老人也非止一

之以此常恭敬之由其尊者老人故得壽考維有吉慶以受大之福○鄭

以上言告老人此言養之事黃耆者給背之老人既告之而來成王乃使人以禮

在前導引之以禮在傍贊翼之以此故得壽考維吉以助其受大福○傳台背

至翼敬○正義曰釋詁云給背者老壽人也舍人曰老人氣衰皮膚涸瘠背若

給魚也爾雅作給以其似給魚而此經作台故箋申之云台之言給也大老則

背有給文是依爾雅為說也劉熙釋名云九十曰給背背有給文或當然也引

長翼敬釋詁文○箋在前至曰翼○正義曰引者牽引之義故云在前曰引謂

在前相導之翼者如鳥之翼在身之兩傍故云在傍曰翼謂在傍扶持之以此

引翼是導引扶持之義則老人於是始求故易傳以上

章為始告此章為正義○傳祺吉○正義曰釋言文

行葦八章章四句故言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

既醉大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成王祭宗廟旅醺下徧羣臣至于無筭爵故云醉焉乃見十倫之義

毛詩注疏 十七之二 大雅 生民之什 五 中華書局聚

在孟云滿是謂之飽德○大平音泰後大平皆放此行  
 既醉詩者言太平也謂四方寧靜而無事此則飽其德  
 祭宗廟羣臣助之至也於祭末莫不醉足於酒厭飽其  
 皆育士君子之行焉言其才朝以理庶事人成其名公  
 歌其易乾卦九三君子兼公卿也乾乾謂天子是也公  
 多士文王以寧其文兼公卿也乾乾謂天子是也公卿  
 備之易乾卦九三君子兼公卿也乾乾謂天子是也公卿  
 育德者謂人皆有德以顯五章言君子有孝行是也公  
 章下二句言相攝以威儀五章言君子有孝行是也公卿  
 而得福祿澤及後世之非酒飽德本因祭蒙福則遠被  
 天之命敘文相涉故遂誤耳今定本無告字○箋成王至  
 言祭事故云成王祭宗廟至於旅酬不遺微賤下徧於羣  
 至於無筭爵行無數以此故云醉焉酌酒始於旅酬爵  
 在祭末故先以無筭結之又從祭初至於祭末乃見十  
 如餽飽足是以謂之飽德也祭統云夫祭有十倫焉見事  
 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  
 於上又歷說其事於下文多不可盡載略舉其意以為筵  
 為交神明一也君迎牲而不迎尸為尸在廟外疑於臣  
 之義二也孫為王父尸已北面而事子則為父尸之故  
 五獻親疏之序是親疏之殺五也賜爵祿於太廟此施  
 遠近親疏之序是親疏之殺五也賜爵祿於太廟此施  
 是政事之均八也賜爵祿昭穆及育司皆以齒是長幼育  
 是政事之均八也賜爵祿昭穆及育司皆以齒是長幼育

寺君在上而惠下是上下之際也此十義祭則有之獨言成王之唯爵賞之施或有或無  
舉其有者而為十耳若然此十義祭則有之獨言成王之唯爵賞之施或有或無  
士君子之行自由王化之深實非祭末始然但作者因事見義以祭有飽德之  
事而臣育士君子之行以為政由於神化從神感是故因祭祀而美其人育德之  
行以示世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者盡其禮終其事箋云禮謂旅醴之屬君子  
之太平耳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事謂惠先禮後及歸俎之類○施式政反君子

萬年介爾景福箋云君子斥成王也介助景大也成王女**既**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者盡其禮終其事箋云禮謂旅醴之屬君子

廟羣臣助之至旅酬而酌酒終無筭爵而皆醉言成王既醉之以酒矣又於祭  
末見惠施先後歸俎之事差次二者之德志意充滿又是既飽以德矣君子成祭

王德能如此當有萬年之壽天又大與汝大福也○鄭唯以介為助餘同○傳  
既有至其事○正義曰春秋日食盡者謂之既故解之云既者盡其禮終其事

盡禮終事其義一也○以經有禮解酒故云禮旅酬之屬言下及無筭爵  
解為二故亦分而申之傳以禮解酒故云禮旅酬之屬言下及無筭爵

也傳以事解德故云事謂惠先後謂尸飲五獻卿尸飲七獻大夫以貴賤為  
先後也及歸俎者貴者得貴骨賤者得賤骨貴者先而賤者後言之類見禮

十倫故箋略舉以包通之○箋君子至五禮○正義曰何知君子非上醉酒能  
德之人而以為成王者以與萬年連文六章七章萬年之下以祚胤景命接之

故知君子萬年宜斥成王也○六章萬年之下云永錫祚胤即乘之云天被爾祿  
明永錫者是天錫之也此介爾景福亦在萬年之下其文與彼相值明亦大助

故云天助汝以大福也此祭宗廟而言天助者以人死魂歸於天雖人鬼所助  
者皆歸之於天焉少牢嘏辭亦云使汝受祿於天是也福謂五福者洪範云五

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注云康寧人平安也攸  
好德人皆好有德也考終命考成也終性命謂皆生佼好以至老也此五者皆

是善事自天受之故謂之福福者備也備者大順皆然也此篇言君子萬年是  
篇福事數備於五故就此以明之見諸言景福義皆然也此篇言君子萬年是

是善事自天受之故謂之福福者備也備者大順皆然也此篇言君子萬年是  
篇福事數備於五故就此以明之見諸言景福義皆然也此篇言君子萬年是

是善事自天受之故謂之福福者備也備者大順皆然也此篇言君子萬年是  
篇福事數備於五故就此以明之見諸言景福義皆然也此篇言君子萬年是

是善事自天受之故謂之福福者備也備者大順皆然也此篇言君子萬年是  
篇福事數備於五故就此以明之見諸言景福義皆然也此篇言君子萬年是

毛詩注疏 十七之二 大雅 生民之什 六 中華書局聚



為壽也天被爾祿是富也室家之壺是康寧也昭明有融是攸好德也高朗令終景命有僕即考終命也為下具此五者故箋於是言之明此篇景福之言為

目也既醉以酒爾殽既將王之為羣臣俎實以尊卑差次行之君子萬年介爾

昭明箋云昭既醉至昭明○毛以為成王之祭宗廟羣臣助之終於無筭爵

之禮事終備女君子成王當育萬年之壽天又光大汝成王與之以昭明之道

謂使之政教常善承作明君也○鄭唯以介為助餘同○箋般謂至行之○正

義曰歸俎者以牲體實之於俎故又謂俎實以尊昭明有融高朗令終融長明

卑差次行之者謂貴者得貴骨賤者得賤骨是也昭明有融高朗令終融長明

於饗燕終於享祀箋云有又令善也天既其女以光明令終有倣公尸嘉告終

之道又使之長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是其長也令終有倣公尸嘉告終

也公尸天子以卿言諸侯有功德者入為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公君也○倣尺

言告之謂暇辭也諸侯有功德者入為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公君也○倣尺

叔反暇與昭明至嘉告○毛以為天既光汝成王以昭明之道甚有長也言

古雅反與昭明至嘉告○毛以為天既光汝成王以昭明之道甚有長也言

祭饗燕是禮之始祭祀是禮之終言王能智於祭之時有諸侯之公與王為先祖於

饗燕之禮亦善為之由其終始皆善故於祭之時有諸侯之公與王為先祖於

以有為道又令善釋詁文天既助汝以光眊之道令其無有窮已是以使之長也  
 光明之譽而己身行之於人則有名譽此昭明還乘上文而申之未有祭事  
 在其間故易之也○傳倣始至諸侯○正義曰倣始釋詁文天子以卿謂以卿  
 為尸也鄉而謂之公者言此卿以卿為尸射以公為耦不以公為尸避卿為公  
 也白虎通引曾子曰王者宗廟以卿為尸然則公言之時傳記有此說故知宗廟之尸  
 必以卿也鄉六命出封則為侯伯故得公言之此傳據卿非諸侯者為說耳  
 昭明以入為卿則稱公是常矣○箋倣猶至公君○正義曰箋以此文從介爾  
 之祭燕行事始終故不從倣為始以令終已善名故以倣為厚釋詁文倣作  
 也作事所以厚生故云倣猶厚也言天祐成王既始使以善名終又使厚之見  
 天意殷勤之至也尸告主人唯嘏辭耳故知公尸嘉告謂嘏辭也傳言以卿為  
 非諸侯者故又言諸侯入為卿大夫五等在國臣皆稱之曰公故言公尸也公  
 君釋詁文謂侯伯為卿子男為大夫士為士大夫五等皆稱之曰公故言公尸也公  
 大夫耳祭天子諸侯之法則天子諸侯宗廟之祭其尸用同姓也於同姓之中  
 事之彼說祭統注云異姓必取同姓之適知者士虞記云男男女女尸必使異  
 姓不使賤者故祭統注云異姓必取同姓之適知者士虞記云男男女女尸必使異  
 婦共尸唯此為異其用適則同也曲禮曰為宗廟之祭則其尸注云然則尸必卜  
 筮無父者然則尸又用適而無父者非其宗廟之祭則其尸不必同姓石渠  
 論云周公祭天用太公為尸是用地山川得用公也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恒豆  
 云周公祭天用太公為尸是用地山川得用公也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恒豆  
 水草之和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籩豆之薦水土之品  
 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者言道之備至也箋云公尸所以

毛詩注疏

十七之二

大雅 生民之什

七

中華書局聚

善言告之是何故乎乃用籩豆之物絜清而美政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相攝  
 平氣和所致故也○蕪息列反清如字又才性反朋友攸攝攝以威儀佐者以  
 威儀也箋云朋友謂羣臣同志好者也言成王之臣皆有**疏**其告至威儀○正  
 仁孝士君子之行其所以相攝佐威儀之事○好呼報反**疏**義曰案乘上公尸  
 嘉告又問而說之言其此公尸以善言告者維何所為乎乃由主之所祭籩豆  
 之物絜清而美又其時王之羣臣同志好之朋友皆有士君子之行所以相攝  
 斂而佐助之其所以相攝佐者以威儀之事也○傳恒豆至徧至○正義曰自交於  
 於威儀當神之意故公尸以善言告王也○傳恒豆至徧至○正義曰自交於  
 神明以上皆郊特牲文所異者唯彼和下有氣此略之耳既引其文又云言道  
 之徧至以解其問用水土之意恒恒常正祭之豆用草之氣所生者  
 而為之若昌本與蕪葵也其鹽則用陸地所產之物若麩麩之等也朝事為正  
 故謂之恒其加豆用陸地所產之物若蕪葵與豚拍也其鹽則用神所生之品者以  
 魚謂饋食之豆以其亞朝事故謂之加此籩豆之薦用水土所生之品者以  
 敢用尋常蕪葵之味而貴其多品數故加相及所以交接於神明者言道之徧  
 而至於水土故也彼注云此謂諸侯也天子朝事之豆有昌本麩蕪荳荳麩  
 饋食之豆有葵蕪醢豚拍魚醢其餘則有雜錯云也記言恒豆加豆鄭引朝  
 事饋食則以朝事為恒饋食為加取其水陸相配與記同者而證之以恒加相  
 亞宜為朝事與饋食故不為饋外之加焉其餘雜錯者於天官醢人云朝事之  
 豆有韭蕪青蕪非水草也饋食之豆有蠶蜺醢蠶非陸產蜺非水物故言雜錯  
 也此皆言豆而并言蘩者蘩與豆相配故連言之也此皆天子之禮而引諸侯  
 法者取水土之品是靜加之義故引之其雜錯猶自不同也○箋公尸至致故  
 ○正義曰維何者問之辭靜嘉者答之意其言政平氣和因解水陸之物得美之  
 意此經意言其告維何由遷豆靜嘉下云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其維何也○箋朋  
 爾陸更自申說類維何之事文勢雖與此異俱問而自說故同言維何也○箋朋  
 之友至者同志之名故云朋友謂羣臣同志好者攝攝之言各自收斂以相助

助佐為威儀之事則祭威儀孔子有孝子箋云孔甚也言成王之臣威儀義所謂濟濟漆漆是也

行之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匱竭類謂廣之也孝子之行非有竭極之時考

叔純孝也施及莊公○匱威儀至爾類○毛以為成王之臣既相攝佐以威求位反道音導施以歧反

孝子之行既○有孝子之行又疏儀故威儀甚得其適時之中皆為君子之人皆有

王以善道矣○鄭唯長與汝之族類為異餘同○箋孔甚至其宜○正義曰孔

甚釋言文時謂時節前事而量度之使己舉措合宜故云威儀甚得其宜○正

初筵箋以時為心所尊敬意亦類於此也○舉措合宜故云威儀甚得其宜○正

盡之義故以匱言博施備物當謂天子諸侯行孝不匱也此孝子不匱乘上朋

友之文亦謂羣臣行孝與彼異也○以言羣臣之孝則知永錫爾類為長與爾之

族類謂轉相教導也各欲其類則可以言羣臣之孝則知永錫爾類為長與爾之

朝廷而至於天下是其無竭極之時也所引春秋傳者隱元年左傳文彼言類

考叔之孝延及莊公亦使孝以證有孝行者能轉相教導也純孝者杜預云純

之篤厚也謂孝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壺廣也箋云壺之言相相致己乃及於天下○壺

苦本反鄭相致也君子萬年永錫祚胤胤嗣也箋云永長也成王子女有萬年苦本反鄭直置反

疏 十七之二 大雅 生民之什 八 中華書局聚

巷謂之壺以宮中巷路之廣故以壺為廣王肅云其善道施於室家而廣及天下周語單靖公之老送叔向叔向告其老而美單子引此章乃云壺也者廣裕

民人之至謂也王肅據彼文以言室家之壺則壺即室家之室家先以相相而密

則於文不類故易之云壺之言相與其族類亦使之室家相親故言乃及於天下

也毛據外傳為說外傳正解此文而箋必易之皆取此箋以解外傳是其不違矣

但緇則可以化天下則是廣裕民人也孝昭皆取此箋以解外傳是其不違矣

廣與毛異耳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天覆被女以祿位使祿臨天下○被皮寄反

注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僕附也箋云成王女既教也○著直格反下同疏其胤

汝以福祿使之長保王位錄臨天下言既得福祿如此君子成王常有萬年之

壽天之命有所附著言常歸於汝傳之子孫也○鄭唯以有為又餘同○傳

僕附○正義曰以僕御必附於人故以僕為附傳不訓有為又故知不與鄭

同其僕維何釐爾女士有士行也箋云天之命附著於女云何乎子女以女而

妃音配又釐爾女士從以孫子箋云從隨也天既予女而有士行者又使

直專疏其僕至孫子○正義曰乘上景命有僕問而說之言其大命所附之事  
反○疏維是云何乎與汝以女而有士行者使與汝為配耦既與汝女而有  
士行者又隨之云盤予賜也俱訓為賜故盤得為予○箋天命附著也○傳盤予  
○正義曰釋詁云盤予賜也俱訓為賜故盤得為予○箋天命附著也○傳盤予  
曰自六章至此其文有次因孝子之臣化族類以固王室故先言禘祫祫胤為  
遠之辭但乘其句末而傳之故云其胤維何不言其率耳其實七章所言天被

爾稂景命有僕即神也此章云蓋爾女子從以孫子是胤也六章舉其目因而分說之○鄭以七章言祚故箋云天覆被汝以孫位天之命又附著於汝指王之身是解胤也但此章言胤故下箋云使生賢智之子孫以隨之謂胤也其子孫是解胤也但此章言胤故下箋云使生賢智之子孫以隨之謂胤也

可以保國祚故其言相起發也下言蓋爾女子從以孫子則孫子是此士女所生故知女士謂女而有士行者文母為十亂之一是女而有士行者也成王之妃書傳無文其子則康王也昭二十六年左傳曰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則康王亦明王也

既醉八章章四句

鳧鷖守成也大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

則皆然非獨成王也○鳧音符鷖於難反蒼頡解詁疏之○鳧鷖五章章六句至樂云鷖鷖也一名水鷖祇支反樂音洛篇末注同

者言保守成功不使失墜也致大平之君子成王能執持其盈滿守掌其成功則神祇祖考皆安寧而愛樂之矣故作此詩以歌其事也上篇言太平此篇言守成即守此太平之成功也太師次篇見有此義敘者述其次意故言太平之君子亦乘上篇而為勢也王者之馭天下太平是功之所極物極則反或將喪之成之既難守亦不易故所以美其能守之也執而不釋謂之持主而不失謂之守持是手執之守是身護之盈者如器寶滿故言持成者如物積聚故言守

持守之義亦相通也故易注云持一不惑曰守是守亦持也神祇以人為主故能守成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矣神者天神祇者地神祖者則人神也經五章毛以為皆祭宗廟則是祖考而廣言神祇明其皆安樂之也安者神意自安即來燕則亦能事天地因祖考而廣言神祇明其皆安樂之也安者神意自安即來燕

來寧來宜來處來宗是也樂者謂愛樂主人饗其祭祀降之福祿即來成來為來下來崇無有後艱是也其持盈守成言神祇所以得安之意於經無所當也

毛詩注疏 十七之二 大雅 生民之什 九 中華書局聚

鄭於神祇四章社稷山川於周禮皆地祇也首章宗廟即祖考也神之別也二章

祖考復其文以足句經序例者序以天地人為尊卑之次以統其小者經以鳥

至為次故不同也毛於首章傳曰太平則萬物衆多則不以鳥驚所在與祭處

也二章傳曰厚為孝子則是於祖考也卒章傳曰首章祭宗廟二章祭四方百

非尸有尊卑也然則毛以五章皆為宗廟矣鄭以首章祭宗廟二章祭四方百

物三章祭天地四章祭社稷山川卒章祭七祀皆以首章一句言正祭次句以

下言燕尸宗廟燕尸以祭之明日其餘皆同日也如此為章次者以鳥驚水鳥

居水是常故先言在涇既以水為主然後從下而漸至於高鳥不常處或出水

傍故次在沙而水中高地鳥亦往焉故次在渚水外高地鳥又時往故次在流

山之絕水鳥往最稀故以鳥為末因以鳥之鳥驚在涇公尸來燕來寧鳥屬太

平則萬物衆多箋云涇水名也水鳥而居水中猶人為公尸之在宗廟也故以

喻焉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尸燕成王之時尸來燕也其心安不以己寶

美成王事尸之禮備爾酒既清爾殺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箋云爾者女成

王者女酒設清美以與公尸燕樂飲酒之疏冕驚至來成○毛以為成王之時

故祖考以福祿來成女○聞音問或如字冕驚至來成○毛以為成王之時

冕驚之鳥在於涇水之中得其處也既天下太平成王之殺既馨香矣乃用之

由王誠心敬之故也其燕之時爾王酒既清絮矣爾王之殺既馨香矣乃用之

以公尸燕樂而飲之則為神所悅以此致福祿而來成汝孝子是為神所安樂

之也○鄭唯上句為異言鳥驚在涇水之中以興公尸在宗廟之內餘同○傳

長尾背上有文今江東亦呼為鷺陸機疏云大小如鴨青色卑脚短喙水鳥之

遠緊者也鷺與鷺俱在涇故知鷺鷺甚類解沽云鷺鷺也一名水鷺太平則取

之以時不妄大殺故善物衆多善物多而獨言鳧者舉鳧之得所則餘者皆然

可知○箋以水鳥之居水中猶人爲公尸之在宗廟之外西室繹又於其堂不專在

宗廟若繹祭之禮則郊特牲注云祔當於廟門之外西室繹又於其堂不專在

廟門明在廟爲正祭也言公尸來燕則是祭後燕尸非祭時也燕尸之禮大夫

謂之賓尸即用其祭之日今有司徹是其事也天子諸侯則謂之繹以祭之明

日春秋宣八年言辛巳有事於太廟壬午猶繹是謂在明日也此公尸來燕是

王實爲其臣但孝子以父象事之故其心安不以己實臣之故自嫌由王事鳧

之盡敬故不嫌也若人遇己薄則不敢自安今言尸之安明王禮之備也

鷩在沙公尸來燕來宜沙水旁也宜其事也箋云水鳥以居水中爲常今出

亦不以己實爾酒既多爾殽既嘉言酒品齊多而殽反公尸燕飲福祿來爲厚爲

臣自嫌也○疏酒既多爾殽既嘉言酒品齊多而殽反公尸燕飲福祿來爲厚爲

也箋云爲猶助也助成王也○疏於水傍之沙而得其所於此之時成王祭其祖

考而明日燕尸公尸之來燕也自以其來爲宜其事不以臣故而自嫌言王事

尸之禮備也其燕之時爾王之酒既多矣爾王之殽既善矣王用之以與公尸

燕樂而飲之

以其日燕尸

接水者亦是

爲宜故知宜

說諸神則經

取喻皆以爲

傍猶似神居

毛詩注疏

十七之二

大雅

生民之什

十

中華書局聚

中



今出在水傍喻祭四方百物之尸由四方百物祭在國外故以出水為喻也大宗伯鬯辜祭四方百物其方也言百物則備而燦之謂築壤及蜡祭也即引郊特牲曰八蜡以記四方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以諱民財也又曰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是八蜡之祭在四方祭百種也言百種者舉成數耳郊特牲曰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令聚萬物而索饗之注云萬物有功加於民者神使為之故祭以報焉既言百種又言萬物是其徧祭天下羣神也而謂之八蜡者以蜡者主於為田報祭其八者於田功尤多故以為主耳其祭非徒八神而已其神雖衆總而祭之郊特牲又曰伊耆氏始為蜡注又云造者配之蓋諸神共立一尸而以伊耆氏配也彼據常法故一郊社尊無二蜡之與裕皆育以而然故為總祭然蜡以先嗇為主會子高云嘗禘郊社尊無二蜡之與裕皆育以而然故為總祭然蜡以先嗇為主作草木歸其澤注云此蜡祭祀辭也若辭同則同處可知是諸神總祭之事也郊特牲又曰順成之方其蜡乃通則四方為一祭故謂之四方也此箋言祭日又設禮而與公尸燕此及下章皆不言明日有事祭義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既言終日有事明其即燕尸矣春官神士職以冬日至致天神人以朝及日以至致地祇物魅注云蓋用祭天地之明日既別有事明其不復燕尸故知燕尸即以其祭之日也天地尚以其日月明其餘諸神亦以其日也故箋於此及下章皆不言明日也其心自以為宜為宜與來寧意同故云亦不以己責臣之故自嫌也○傳言酒至備美○正義曰鄭於周禮差之唯大事於太廟備五齊三酒毛於此箋雖為宗廟之祭其大事與時祭不明但言品齊多耳未必五齊三酒皆俱也殺稱既嘉可言美而已矣而傳兼言備者見苟可薦者莫不咸在之義箋以此章為蜡祭則言多者以其神多故也○傳單為孝子○正義曰言此福祿之來專為孝子而其意亦與箋同以為助之也但不以為宗廟之祭不得

言孝子故變 鶩鷩在渚公尸來燕來處地之有丘也喻祭天地之尸也以配至

其處之故其來與反注音止得爾酒既湑爾穀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箋云湑酒

已○湑息汝反湑子禮反字又作舜同疏鷩之鳥來在水中之渚得其常處於

之時爾王之酒既湑然而泆之爾王之穀維是脯矣王用此酒脯與尸燕樂而

飲之為神所饗福祿來下而與之○鄭以鷩鷩在渚喻祭天地之神於丘即

其日燕尸為異餘同○箋水中至其處○正義曰喻取其象水中高地謂之丘

也春官大司樂曰冬日至於地故云水中之有渚猶平地之有丘喻祭天地之

在丘耳其夏正郊天與迎氣四郊及北郊祭地之神皆在丘也天地之祭唯二至

喻唯喻二至之祭其文不及郊也尸為神象故公尸配而祭不於丘也此以渚為

言來處義亦同也上言其來心安宜據尸意為說此云似若止得其處謂

外人觀之彼言其心此據其貌為異耳定曰箋以若止其處集注云似若止得

其處集處是也○箋湑酒至而已○正義曰脯為言其實天地之祭更有穀饌也

鷩在渚公尸來燕來宗疏水會也宗尊也箋云燕水外之尊者也有瘞埋之象

公反說文云小水入大水也徐云鄭音在容反水 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

飲福祿來崇

崇崇也箋云既盡也宗社宗也羣臣下及民盡有祭社之禮而燕

毛詩注疏

十七之一

大雅 生民之什

十一

中華書局聚

子以下其社神同故云然○**禘**於澗水之會得其常處於此之時成王祭宗廟

降戶江反重直龍反下同○**禘**於澗水之會得其常處於此之時成王祭宗廟

明日而與尸所而下與王也於時王與公尸燕樂飲酒故曰禘禘而與尸

也○鄭以其為覺鬻之鳥在水外之澗喻公尸之居在瘞埋之意於此天子祭社稷

之神至其祭畢而燕尸公尸之來燕也其來有尊主之意於此天子祭社稷

之時羣臣下及衆民盡至而燕飲於其社宗乃重而厚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同

酒殺而與公尸燕樂而飲之故致福祿之來乃重而厚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同

得社之福祿故言重也○傳澗水會宗尊○正義曰澗音如叢則叢是聚義且

字從水衆知是水之會聚之處說文云澗小水入於大水也朝以尊重稱宗廟

故宗為尊也王肅云言尊敬孝子也○箋澗水至之意○正義曰箋以水會亦

在水中與在涇無異不宜別文其義既別則澗非水矣此詩之次從水而次沙

次渚則是漸嚮高地此承渚下則亦是地矣渚既非水矣此詩之次從水而次沙

高地渚者是漸嚮高地此承渚下則亦是地矣渚既非水矣此詩之次從水而次沙

埋之象喻祭社稷山川釋天云祭地曰瘞埋李巡曰祭地以土覆之微高於平地

孫炎曰瘞者醫也既祭瘞地中然則瘞里性者其上以土覆之微高於平地

**禘**

**禘**

爾雅之文雜非一家之注不可盡據以難周禮雖不可盡據而於枝人玉人之注有廢沈之言是鄭意亦以祭山有廢懸之法鄭雖不解廢懸之義要廢懸似

非埋也祭山得廢懸而復埋明祭川亦得沈而復埋故以社稷山川皆埋也

李巡以埋為埋玉而禮運云瘞繒帛注云埋牲曰瘞則牲玉幣皆埋之也

矣即初祭埋之鄭於司巫注云守瘞者以祭禮未畢若有事然祭禮畢則去之

人之意者尸以主人盡禮故尊重之而以己卑之故尊主人也毛意正以為宗

廟之祭亦言尊敬孝子○傳崇重○正義曰釋詁文箋云社稷山川則此章

曰以下文云公尸燕飲則此未為燕訖故以既為盡上箋云社稷山川則此章

所祭非獨社耳○補以宗為社者以下言公尸燕飲謂王與尸燕則既燕于宗

則非王燕尸矣此非王稷而言燕者周悉之辭故知既燕于宗則唯指社稷山川

民庶因祭而燕也此在社稷山川之章則羣臣所祭之神亦此等神耳但諸侯

之於山川在其地則祭之非其地則不祭國君尚然則羣臣庶民亦必不得祭山

川矣臣民得與天子同祭者唯社稷耳故知既燕于宗則唯指社稷山川

耳故言社宗猶廟稱宗廟也月令仲春命民社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郊

祭不必有尸所云燕飲因祭而與共祭之人自燕飲耳郊特牲曰社者神地之

毛詩注疏

十七之二

大雅

生民之什

十二

中華書局聚

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也箋云艱難也芬芬香也無有後艱言不敢多祈

止熏熏坐不安之意○聲音門熏許云反說文作醺云醉也說音悅旨酒欣欣

七祀之尸於門戶之外故以喻其來也不敢當王之燕禮故變言來旨酒欣欣

又得福故云來重以君為重鳥驚在疊公尸來止熏熏也箋云疊之言門也燕

云然是解詩人置辭被及民庶之意也公尸燕飲文在臣民之下以其神同故

子祭社其辭遂及於民故文辭重疊異於餘箋又言天子以下其神同故

道也又曰社祭土而主陰氣天子諸侯下及庶民雖廣狹不等俱土神因言天

祭社又曰社祭土而主陰氣天子諸侯下及庶民雖廣狹不等俱土神因言天

特牲曰唯為社事單出里是羣臣下及庶民盡有祭社之禮而燕飲焉臣民所

耳故言社宗猶廟稱宗廟也月令仲春命民社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郊

川矣臣民得與天子同祭者唯社稷耳故知既燕于宗則唯指社稷山川

之於山川在其地則祭之非其地則不祭國君尚然則羣臣庶民亦必不得祭山

民庶因祭而燕也此在社稷山川之章則羣臣所祭之神亦此等神耳但諸侯

則非王燕尸矣此非王稷而言燕者周悉之辭故知既燕于宗則唯指社稷山川

所祭非獨社耳○補以宗為社者以下言公尸燕飲謂王與尸燕則既燕于宗

曰以下文云公尸燕飲則此未為燕訖故以既為盡上箋云社稷山川則此章

廟之祭亦言尊敬孝子○傳崇重○正義曰釋詁文箋云社稷山川則此章

矣即初祭埋之鄭於司巫注云守瘞者以祭禮未畢若有事然祭禮畢則去之

非埋也祭山得廢懸而復埋明祭川亦得沈而復埋故以社稷山川皆埋也

李巡以埋為埋玉而禮運云瘞繒帛注云埋牲曰瘞則牲玉幣皆埋之也

爾雅之文雜非一家之注不可盡據以難周禮雖不可盡據而於枝人玉人之注有廢沈之言是鄭意亦以祭山有廢懸之法鄭雖不解廢懸之義要廢懸似

用藝味也又不能致福祿但令王  
 自今無有後艱而已○令力呈反  
 王祭其宗廟以明日燕尸公尸之  
 行旨美之酒欣然歡樂薦燔炙之  
 之致其無復有後日之艱難孝子  
 鄭以覺驚之鳥在於絕水之壘喻  
 燕其尸於廟門之外也公尸之來  
 有旨酒欣然美燔炙芬然香用之  
 後之艱厄神卑不敢致福止令無  
 者水中之地是土當水之流潦者  
 也故以爲山絕水謂山當水路令  
 是石略欲盡矣其所未見唯七祀  
 至神之意○正義曰箋以上四章  
 諸神略欲盡矣其所未見唯七祀  
 絕水之壘於七祀之外故取此門  
 七祀之言天子之事故云七也案  
 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大厲  
 差此言天子之事故云七也案中  
 戶內祀中雷則設主於閭下此二  
 也祀竈則設主於閭下此二者祀  
 此二者在門外也尸主當相附五  
 之內竈行在門外也尸主當相附  
 之在門上四章皆以發首一門外  
 在門故取臺名爲燕尸又皆在於  
 正祭有在門者燕尸又皆在於門

者而來止熏熏文異於上故知其來不敢當王之燕禮故變言來止熏熏是坐不安之意○傳欣欣至多祈幾○正義曰飲美酒而言欣欣故為樂謂尸之樂也芬芬是香之氣故為香謂燔炙香也二事不類者以人飲酒而後知味食炙而後知香指體而言雖為小異自人而發意亦同也無有後艱守成而已非神加之福見孝子之意不敢多祈也禮稱祭祀不敢多祈耳不敢更復望福是所謂非孝子口所自祈言神纔令如此見孝子不敢多祈耳不敢更復望福是所謂能持盈也○箋小神至而已○正義曰七祀神之小者故云小神祭法注云小神居人間伺察小過作譴告者是也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聚祭之則周之七祀雖四時別祭於臘亦聚祭之義也此詩所云未必七祀並祭作者於後總言之耳因其神卑而變其文用美酒有燔炙以其神卑可用褻美但令王自今以去無有後難而已人

魯鸞五章章六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七 (十七之二)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七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行葦

敦史受之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敦本又作惇同正義本是惇字

不利方反 通志堂本廬本不作又方作兮案不字方字誤也

燕伐北鄙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爾雅疏伐作岱皆非也浦鐘云代誤伐是也

敦敦然道傍之葦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傍作旁案旁字是也傍乃正義所易今字

故經以成形名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經疑徑字誤是也

或陳言筵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言作設考文古本同案設字是也

王俱爾而揖進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爾當作邇下文皆作邇可證也經注作爾正義作邇爾邇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

邇卿面南北上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西面誤面南是也

邇大夫北面少進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北面當作皆分爲二字而誤也山井鼎云儀禮元文作大夫皆少進正義引略大夫者

不備耳

客受而奠之不舉也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無也字



嘉穀脾臄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集注經皆作嘉筴以脾臄為加故謂之嘉是為嘉美之加也依此是正義經當作加字考此筴之意以嘉穀之文與脾臄相連明為一事不與他經單言嘉穀者同故用加穀為說以加訓嘉者詰訓之法也若經字作加則筴無庸云故謂之嘉矣當以定本集注為長

徒擊鼓曰𦔻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毛云徒歌曰𦔻正義云王肅述毛字當為鼓之誤王肅有擊字與今爾雅文同或毛讀爾雅無

鄭注儀禮云醢汁也通志堂本同盧本醢汁作醢汁云醢舊作醢考六經儀禮第八聘禮云其南醢醢屈鄭注云醢醢汁也是解醢乃醢之汁也監本誤合醢汁二字為海字諸本亦各漏一字故不可曉也今考此當作醢汁也

為是小字本所附亦誤作醢汁

又云口吹肉也通志堂本盧本吹作裏小字本所附同案今注疏所附裏作次吹當次字形近之譌段玉裁云次是說文谷口上阿也从口上象其理然則非口裏可知口次猶口邊也

是為嘉美之加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加當作嘉與下互換而誤

服虔通俗又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止井鼎云又恐文誤是也

故謂之嘉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嘉當作加與上互換

以擇其可與者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一本直云可者無與字正義本有

言賓客次第皆賢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第作序考文古本同案序字是也

觀者如堵牆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正義云皆射義文彼於圍下云蓋觀者如堵此引之略也是正義本無此一句釋文云觀者

古亂反如堵丁古反是釋文本有也此亦合併之未檢照者故經注正義舛互

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曰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傳曰字上當有公罔之裘揚觶而語八字因復出而脫去也

正義云又使公罔之裘及序點二人揚觶爵而為語公罔裘先語於衆曰是其證各本皆誤

毫勤稱道不亂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勤音其正義云而能勤行稱舉其道是正義如字讀考鄭射義注云旄期或為旄勤此乃本

之異者勤字不得讀為期釋文所音非也

勤音其闕本釋文按勘記通志堂本盧本同案六經正誤載此云期音其是宋監本勤字作期也今考此傳正義本是勤字如字讀之釋文本亦是

射義注所云旄期或為旄勤者期勤各如其字讀之此正義長於釋文也宋監本改勤為期亦由謂勤不得音其耳但非陸意○按陸本必是本作期音其此與往近王舅本作王刃同

又解四候之義闕本明監本毛本候誤鏃案山井鼎云下除金鏃鏃外皆同是也

孫炎曰金鏃闕本明監本金作者毛本倒之案山井鼎云兩誤是也

以此知為毛之意亦為大射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此至之刺刪者一字誤也當作以此知為大射毛意

亦為大射也

蓋觀者如堵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堵下浦鐘云牆字脫是也

而先自言之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自疑目字誤是也

鄉大夫之射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卿誤鄉是也

說文作穀

通志堂本盧本穀作穀案穀字是也

二京賦曰彫弓既穀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斯誤既是也又云二當作東非也李善文選注引揚泉物理論曰平子二

京是通稱二京矣

先生大夫之致位者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仕譌位是也

故得壽者

案考當作考形近之譌毛本正作考

以受大夫之福

闕本夫作大案大字是也明監本毛本誤人

釋詁文鯨背者老壽人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文作云案云字是也浦鐘云人衍字以爾雅考之浦按不誤

皮膚涓瘠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涓誤涓是也爾雅疏引即取此正作涓

則老人於是始求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求當作來形近之譌

○既醉

大平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大上有告字案正義云本或云告大平者此與維天之命敘文相涉故遂誤耳今定本無告字釋文以既醉大平作

音是正義本釋文皆無告字考維天之命在頌故序云告謂以其成功告於神明此既醉在雅序本不云告或作本誤譜正義引既醉告大平即出於或作本也

在意云滿

闕本明監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在作志云作充毛本同案在字云字誤也

既醉八章章四句

案當衍一章字毛本不誤

此施爵賞於六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於作爲案所改是也

事謂惠施先後

小字本相臺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惠施倒案倒者誤也釋文正義皆可證

天既其女以光明之道

小字本相臺本其作助考文古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其作與案助字是也正義云鄭以爲天既助汝王

以光明之道可證

俶終也

闕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終作始明監本毛本同案始字是也釋文正義皆可證

祭祀是禮之終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享誤祭是也

釋言文明朗也 圖案文當作云毛本不誤

釋詁文傲作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文當作字誤是也

恆豆之菹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菹作俎十行本初刻作菹後劂作俎案劂者誤

乃由主之所祭 閩本明監本毛本主作王案所改是也

恆豆謂恆常正祭之豆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正至豆劂添者一字

若羸與魚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羸誤羸下同是也

故加相及所以交接於神明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相及當作恆豆

有韭菹青菹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菁誤青是也

是靜加之義 圖案加當作嘉毛本不誤

春秋傳曰穎考叔純孝也 小字本同閩本同相臺本解作穎明監本毛本同案穎字是也廣韻云穎又姓左傳有穎考叔穎即

穎之別體俗字

各欲其類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欲當作教

壺之言梱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梱作掘案梱字是也正義中字十行本皆作梱致同又見搗羽

使至室家之內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至當作在

孝昭皆取此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韋誤孝是也

使祿臨天下 小字本同相臺本祿作錄閩本明監本毛本臨誤福案錄字是也 以錄解祿是為訓詁孝經援神契云祿者錄也引見樛木正義錄臨者今文尚書所謂大錄考文古本作莅臨不得其解而臆改之耳

謂使為政教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無也字

此章云釐爾女子 闕案子當士字之譌毛本正作士

○鳧鷖

神祇祖考 明監本毛本祇誤祇閩本以上皆不誤

祖者則人神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考誤者是也

經序例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例恐倒誤是也

涇水名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此篇涇沙渚潏壘一例涇水中也誤作水名也下云水鳥而居水中又云水鳥以居水中為常承上

為言爾雅直波為涇釋名作涇涇徑字同謂大水中流徑直孤往之波故云 涇水中也詳詩經小學今考正義云欲言水鳥居中故云涇水名也此名字

或是後改正義本當未誤

不以己實臣之故自謙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謙作嫌閩本明監本同案嫌字是也下箋亦不以己實臣自嫌也不誤

爾者女成王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下者作也考文古本也字同案者字誤

大宗伯鬯辜閩本明監本同毛本鬯作鬯案所改是也當與下鬯而磔之互易見下

故注云鬯鬯牲芻也閩本明監本同毛本鬯作鬯案所改非也鬯當作副經作鬯古文也注轉為副而說之所以曉人今周禮

注盡作鬯者不知者所改也此正義所引自不誤但副壞為鬯又互易其一處遂不可讀今正之

鬯而磔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鬯當與上大宗伯鬯辜互易副之壞字也見上

謂桀禳及蜡祭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磔誤桀是也

此得揔祭羣臣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神誤臣是也

此蜡祭祀辭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祝誤祀是也

未必五齊三酒皆俱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俱當作供形近之謬

但不以為宗廟之祭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但下當有箋字

集處是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處當注字誤是也

有瘞堙之象圖案理當作埋形近之謬釋文可證

故以濼為喻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濼誤衆下章正義衆者水會之處亦濼之誤也

若無大宗伯云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無當然字譌是也

唯山用埋爾

闕本明監本毛本用誤而案爾當作耳

禘以宗為社宗者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禘作偏案所改是也

其神社同故云然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社神字誤倒是也

故以喻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喻下有焉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但令王自今無有後艱而已

小字本同闕本同相臺本艱作難明監本毛本今誤安案難字是也正義云但令王自今以去

無有後難而已可證

傳欣欣至多祈幾

闕本明監本毛本幾作也案所改非也此衍字

祭法注云小神祭法注云小神

闕本同明監本毛本無下祭至神六字案所刪是也此復衍

於臘亦聚祭之義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義當衍字是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七

(十七之三)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假樂嘉成王也

**假音暇**

**疏**

假樂四章章六句○正義曰作假樂詩者所以嘉美成

正因其能守成功故經以此見義且乘上篇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

于天成假嘉也宜民宜安民宜官人皆得其宜以受福祿於天保右命之自天

申之意申重也箋云成王之官人羣臣保右而舉之乃後命用之又用天**疏**

至申之○正義曰言上天嘉美而愛樂此君子成王也以其有光然明察之

善德宜於民而能安之宜於人而能官之以此能受其福祿於天是天然明察之

也官人之事王政尤重故又更申說之言王所以能官者待羣臣相保安素

相委知乃自佑助而共舉之成王乃後命用之既用之為官又用天意申重戒

勅雖義通對宜有別辜陶謨云能安民能官人安民則惠黎黎民懷之其文與此

相類故知宜民宜人是宜安民宜官也○箋顯光至天○正義曰顯光釋

光文雖為總辭安民官人即亦善德之事也故云嘉樂於天不能自治下民立君以治民治

民得宜則天降之福故云皆得其宜以受福祿於天○傳申重○正義曰釋治

文也○箋成王之屬○正義曰官人之事王政尤重上文既言宜人故云成

其所舉乃命用之

又用天意申勅之

堯典云舜曰咨四岳有能

奮庸熙帝之載

使宅百揆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兪汝往哉帝曰咨四岳有能

典朕三禮僉曰

毛詩注疏

十七之三

大雅

生民之什

一

中華書局聚

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既命羣官其下總云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是舜勅伯禹伯夷之事也俞曰是保佑也俞往是命之也亮天功是用天命者猶有垂益夔龍之等引之不盡故言之屬以包之

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

諸侯皇成王行顯顯之令德求祿得百福其子孫亦勤行而求之得祿千億故或為諸侯或為天子言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皆相勗以道○且君且王一且本且並作宜字勗香玉反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愆過率循也成王之令德不過誤不遺失循疏能行光光之善德宜安民官人

用舊典之文章謂周公之禮法○愆起連反疏能行光光之善德宜安民官人

以此求天之祿則得百種之福所以穆然皇皇然宜為諸侯之君宜為天子

無數也子孫以勤行得祿之故所以穆然皇皇然宜為諸侯之君宜為天子

之王言其相勉以德上天福之常作人主保其邦國也又言成王所以蒙天之

德澤及子孫者以其有光福善德勤行之不過誤不遺忘志唯循用舊典之文

章言能遵用周公禮法故得福流子孫○傳宜君王天下○正義曰君王別文

傳并言之者以其俱有宜文故總而釋之言宜君者宜君天下○正義曰君王別文

下君則諸侯也亦以天言之下者以其與此天下之民為君其國亦在天下之

中故同言之○箋于求至道○正義曰千求釋言文十萬曰億古數然也天

子穆穆諸侯皇皇下曲禮文也求祿者必行善求之以文承上章故知成王行

顯顯令德求祿得百福也知非子孫之數有千億者以此美成王能行善德不

美其子孫衆多上言百福是福之衆多故知千億亦福之多數也宜君宜王

承千億之下故箋以勢接之言得祿故或為諸侯或為天子明得為天子諸侯

即是千億之祿也又解得祿之由言皆相助勉力行道故福祿降之○箋愆過

至禮法○正義曰愆過釋言文率循釋詁文以不愆不忘即是令德之事故本

於上章言成王之政而遵用舊章事在制禮之後故知是周公之禮法也以其

宜於人則是王已治政而遵用舊章事在制禮之後故知是周公之禮法也以其

一代之大典雖則新制永為舊章也周禮六官所存者五天地夏秋四官皆以正

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

羣匹抑抑美也秩秩有常也箋云抑抑密也秩秩清也成王立朝之威儀致密

匹羣匹無所失教令又清明天下皆樂仰之無有怨惡循用羣臣之賢者其行能

直遙反緻直致反本或作致致行下字孟反朝受福無疆四方之綱疆居良反疏威

至而有綱也毛以為言成王立朝之威儀抑抑然而美也其道德教令之音秩秩

然而有綱也毛以為言成王立朝之威儀抑抑然而美也其道德教令之音秩秩

羣臣之匹耦己志者謂臣有賢行能與己為匹則取其謀慮而用之○以此之

故受天之福祿無有疆境常為天下四方之綱言常為君王統領天下○以此之

為正立朝之威儀抑抑然密無遺失其教令之德音秩秩抑抑然密無所壅滯

故所以為美也釋詁文秩常也故秩秩為有常○箋抑抑至之心○正義曰

抑抑密秩秩清皆釋訓文秩常也故秩秩為有常○箋抑抑至之心○正義曰

故知謂立朝之威儀可愛有德可慕故天下皆樂仰之其行能匹耦己心者謂舉

靜無幽不燭有儀可愛有德可慕故天下皆樂仰之其行能匹耦己心者謂舉

事允當與之綱之紀燕及朋友法度以理治之也其燕飲常與羣臣非徒樂族

己志合也疏傳朋友羣臣○正義曰此美王能官人又言天子燕及故知朋友

樂音洛○疏是羣臣尚書武王曰我友邦冢君亦是稱臣為朋友也○箋成王

至而已○正義曰綱紀者以結網喻為政故知謂立法度以理治之言燕及則

時復及之非常燕也禮有族食族燕則王燕族人為常法度以理治之言燕及則

為非常今美王恩之隆而云燕及朋友則是已族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

人之恩及之故云燕飲常與羣臣非徒族人而已

毛詩注疏 十七之三 大雅 生民之什 一一 中華書局聚

位民之攸暨暨息也箋云百辟畿內諸侯也卿士卿之有事也媚愛也成王以此

也○辟音璧注同媚眉備反注疏傳壘息○正義曰釋詁云咽息也某氏曰詩

同解佳賣反注同壘許器反注云民之攸壘郭璞曰今東齊呼息為咽則壘

與咽古今字也○箋百辟至有事○正義曰烈文云百辟其刑之對四方其訓

之則百辟非四方故為畿內諸侯以此百辟卿士文相對故分之為二烈文唯

有百辟無卿士之文則百辟兼卿士矣故彼箋以卿士解百辟明百辟之中可

以兼之也月令仲夏零祀百辟卿士云百辟卿士古皆上公以下若句龍后稷

功於民者皆可以祀之非獨上公意亦與此同也

假樂四章章六句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公劉者后稷之曾孫也夏之始衰見追逐遷於豳而有居民之道成王始幼少

周公居攝政反歸之成王將涖政召公與周公相成王為左右召公懼成王尚

幼稚不留意於治民之事故作詩美公劉以深戒之也○公劉王云公號劉名

也尚書傳云公爵劉名也王基云公劉字也召本亦作邵上照反後皆同涖音

利又音類力洎反夏戶雅反下疏公劉六章章十句至是詩○正義曰作公劉

夏人同少時照反相息亮反疏詩者召康公所作以戒成王武王既崩成王

幼弱周公攝政七年而反歸之今成王將欲涖臨其政召公以王年尚幼恐其

不能留意於民故戒之以治民之事美往昔公劉之愛厚於民欲王亦如公劉

而獻是公劉之詩以戒成王此與洞酌卷阿俱是召公所作而為此者厚民

之事人君之急務故先作公劉非有道德則不能愛民故又作洞酌言皇天親

有德饗有道欲王之脩德行道也君雖有德不能獨治又作卷阿戒王使求賢

用士也案卷阿末句云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自言作意是總結之辭則三篇次

珍傲朱服身

第元是召公作之先後編者如其意而次之敘亦以其一時之事故於此詳於  
 言成王將涖政而獻是詩明下兩篇亦是將涖政之時俱獻之也獻者卑奏於  
 尊者辭召公臣也故言獻國語曰使公卿至於獻見故文與此異也公劉之厚  
 王者周公自達己意欲使遺傳至王非己情所獻見故文與此異也公劉之厚  
 於民經六章皆是也言成王將涖政戒後稷生不密不窳生陶陶無所當○  
 箋公劉至戒之○正義曰周本紀云後稷生不密不窳生陶陶無所當○  
 后稷之曾孫也○夏本封於邠非有所迫於國適公劉有夏之君天子  
 不應見逐故知以夏之衰始見迫逐而於國適公劉有夏之君天子  
 其官守竄於此則夏之始衰謂太康時也去中國而適戎其則是不為天子  
 所助下箋以為夏人迫逐蓋是王朝之人以時衰亂疾惡有道故逐之也案  
 譜以公劉當一世夏氏之衰太康為始國語以不窳當太康之時不窳乃公劉之  
 不應對當一世夏氏之衰太康為始國語以不窳當太康之時不窳乃公劉之  
 至公劉應在其後○商譜欲言遷商之時不必當太康也又外傳稱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興  
 周本紀亦以穆至文王為十五世計虞及夏殷周有千二百歲每世在位皆八  
 十許年乃可充其數耳命之短長古今一也而使十五君在位皆八十許載  
 子必將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實據信若使此言必非虛誕則不窳  
 之與公劉彌是共世太康之後有羿浞之亂比至少康之立幾將百年蓋太  
 康始衰之時不窳失官少康未立之前而公劉見逐也而有居民之道經之所  
 陳皆是也成王始幼少周公居攝政者鄭以金滕之注差約之以為武王之崩  
 成王十歲除喪年十三是其幼少也攝政元年成王十五及歸之成王年  
 二十一年成王將涖政其年二十有二召公與周公相成王為左右謂作上公為  
 二伯分陝而治周公右書序云周公為師召公為保召公不悅作君爽與此同  
 時也鄭不辨公劉是名是字王肅云公號也劉名也王基云周人以諱事神王  
 者裕百世召公大賢出自姬姓稱揚先祖威德之君而舉其名不亦遠於禮乎  
 其意以為公劉必是字也計虞夏之時世代尚質名字之別難得而知世本史

記不應皆沒其名而盡書其字以之為名未必非矣鄭以姜嫄為名詩人亦得  
 稱之何獨公劉不可言其名也周人自以諱事神於時未有諱法裕祭之及羣  
 公未能重於先妣何當許姜嫄而怪公劉王基雖述鄭未必然也王肅以公為  
 號猶可焉何則后稷至於大王十有餘世唯三人稱公何故三君特以公號豈  
 餘君不為公也若為名單而以公配篤公劉匪居匪康迺疆迺積迺倉迺廩  
 則古公祖紺者復二名而加公矣  
 襄餼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篤厚也公劉居於郃而遭夏人亂迫逐公劉公  
 場迺疆言脩其疆場也迺積迺倉言民事時和國有積倉也小曰橐大曰囊思  
 輯用光言民相與和睦以顯於時也箋云厚乎公劉之為君也不以所居為居  
 不以所安為安郃國乃有疆場也乃有積委及倉也安安而能遷積而能散為  
 夏人迫逐己之故不忍鬪其民乃裹糧食於囊之中棄其餘而去思在和其  
 民人用光大其道為今子孫之基○場音亦裹音果餼音侯食也字或作糗糧  
 本亦作根音夏糗也囊他洛反囊乃即反說文云無底曰囊有底曰囊音集  
 又七立反難乃旦反積子智反弓矢斯張千戈戚揚爰方啟行戚斧也揚錢也  
 委於偽反為夏于偽反又如字  
 千戈戚揚以方開道路去之豳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焉箋云千盾也戈句  
 矛戟也爰曰也公劉之去郃整其師旅設其兵器告其士卒曰為女方開道而  
 行明己之遷非為迫逐之故乃欲全民也○戚十歷反錢音越從才用反又如  
 字盾字又作楯順允反又音允句音鉤卒尊忽反下餘卒士卒皆同為于偽反  
 下非為為公而篤公劉至啓行○毛以為厚於民事乎此公劉也乃能匪以所  
 劉皆為同而居為居匪以所安為安言不顧己之安居唯以利民為意又言  
 其不顧安居之事公劉之在郃國乃有畛場乃有疆界言其有田疇之業乃有  
 委積乃有困倉言其有穀食之資有田有食深可安居乃以不忍鬪其民人之  
 故遂棄此疆場積倉乃裹此糧食於此囊橐之中委其餘而去是其不以安居  
 為安居也公劉所以必為此事者思使民人相與輯睦不欲戰鬪以殺傷之用

此以光顯己德於其時故為民而不愛物也其發邨國之時弓矢於此張之  
 乘其干戈威揚之兵器整其師旅而告其士卒曰我為汝方開道路而行  
 其民以此之故而徙之至幽是其愛厚於民也王今當念此公劉厚民之事而  
 留意治之○鄭義曰篤厚釋詁文后稷封於邨至公劉而始遷故云公劉居於邨  
 也夏人亂伯逐公劉當太康之後少康之前未定其年世也以其時當夏世  
 而被逐去國明因王政之亂而有人逐之不知逐者是何人也言公劉雖亦與狄鄰  
 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而於邨者言其遷之所由也  
 而近戎為多故云遂平西戎平之者謂與之交好得自安居耳公劉不忍鬪民  
 而去不與戎戰爭而平之也邨於漢屬右扶風為栒邑縣則是中國之地言西  
 戎者雍之西境與戎接連為戎隨時變易為栒邑縣則是中國之地言西  
 來之後復為狄良由地居疆場故一彼一時易乃疆謂民各為戎大王既  
 疆場謂民脩之乃積倉謂官之積倉也必倉積所耕故舉民之疆場而來故云  
 不恇故舉官之積倉官出於民田故先言疆場也彙囊俱用裹糧而異其文  
 明有小大之別故云官曰臺大曰囊宣二年左傳稱趙盾見靈輒餓食之又為  
 之單食與肉寘諸囊以與之囊唯威食而已是其小也哀六年公羊傳稱陳乞  
 欲立公子陽生威之巨囊而內可以容人已是其大也釋詁云輯和也是思和乞  
 民不至鬪其民即相與和睦猶生民之言誕以公劉君厚愛其民數其能厚  
 乎至之基○正義曰此篇言篤厚乎公劉之言誕以公劉君厚愛其民數其能厚  
 故每章言篤以冠公劉之上箋云厚乎公劉之所處止即疆場是也安謂資財  
 意也居之與安所以為異者居謂田宅是人之所處止即疆場是也安謂資財  
 是其所利用積倉是也安而能遷積而能散曲禮文也言安此之物而能散之  
 故其言不及疆場也安而能遷積而能散曲禮文也言安此之物而能散之  
 而能遷往他所自積聚散而棄之以其意與彼同故引以為說又申說遷  
 散之意正為夏人迫逐己之故不忍鬪其愛重民命故棄其安居也既有積

毛詩注疏 十七之三 大雅 生民之什 四 中華書局聚



倉裏糧食故知棄其餘而去也以召公追而美之以戒成王不迷他姓之人唯

陳己之祖父以此知應輯用光之言意在感今追昔故易傳以為光大其道為

今子孫之基○傳威斧至八國焉○正義曰廣雅云威斧也則威揚皆斧鉞

之別名傳以威為斧以揚為鉞大而斧小太公六韜云大阿斧重八斤一名

天鉞是鉞大於斧也牧誓云武王左杖黃鉞孔安國云黃鉞以黃金飾斧也以

其特言黃鉞故云以金飾然則不言黃者未必皆金飾也以弓矢言張是人張

道之故知千戈威揚為人乘之也夏人追逐則是有兵圍繞為之阻難故云方開

以公劉賢君為可師長故與之俱遷也毛自言蓋為疑辭不知出何文也○箋

爰曰至全民○正義曰爰曰釋詁文言為汝開道而行示其無所畏難明己之

遷非為迫逐之故力不能拒乃欲保全其民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

無令損害故也告之以不能拒乃欲保全其民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

迺宣而無永歎○胥相宣徧也民無長歎猶文王之無悔也箋云于於也廣平曰

事矣又乃使之時耕民皆安今之居而無長歎思其舊時陟則在巘復降在原

也○數他安反字或作嘆徧音遍相息亮反下相此皆同陟則在巘復降在原

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鞞容刀○鞞小山別於大山也舟帶也瑤言有美德也下

箋云陟升降下也公劉之相此原地也由原而升巘復下在原言反覆之重居

民也民亦愛公劉之如是故進玉瑤容刀之佩○顧本又作巘魚輦反又音居

又音魚偃反又音彥毛云小山別於大山也與爾雅巘復降音服又扶又反疏

注復下同瑤音遙釋必頂反奉必孔反別列反復本亦作覆同方福反疏

篤公劉至容刀○正義曰公劉既至齋國先相地居民厚乎公劉之為君也於

是相此原地以居其民既眾矣既多矣既順其事矣又乃使之徧而時耕其田

於是民皆樂業安今之居而無悔恨長歎思其舊時所用心反覆重民若是

劉升則在巘山之觀其形勢復下而在原察其處所用心反覆重民若是

於升則在巘山之觀其形勢復下而在原察其處所用心反覆重民若是

劉升則在巘山之觀其形勢復下而在原察其處所用心反覆重民若是

劉升則在巘山之觀其形勢復下而在原察其處所用心反覆重民若是

劉升則在巘山之觀其形勢復下而在原察其處所用心反覆重民若是

劉升則在巘山之觀其形勢復下而在原察其處所用心反覆重民若是

劉升則在巘山之觀其形勢復下而在原察其處所用心反覆重民若是

劉升則在巘山之觀其形勢復下而在原察其處所用心反覆重民若是

劉升則在巘山之觀其形勢復下而在原察其處所用心反覆重民若是

劉升則在巘山之觀其形勢復下而在原察其處所用心反覆重民若是

此之故亦為民愛其時之民皆云我今有何物而可與公劉帶之維有美玉及

瑤并有鞞華容飾之刀可以為之佩耳言居民相愛其情若此故能保全家國

澤及子孫王豈得不念之而留意治民乎○傳胥相至無悔○正義曰胥相釋

詰文宣徧釋言文乃宣之意未必然也民無長數是喜其來還不與鄭同○箋于於至

王之無悔言文王之德不為人所恨與此同以此傳知彼不與鄭同○箋于於至

舊時○正義曰于寧言之耳順其事矣謂順為生之事築室之類皆是也乃宣

正也○正義曰于寧言之耳順其事矣謂順為生之事築室之類皆是也乃宣

於大與者釋山云重顯隙郭璞曰謂山形如累兩甌甌狀似之上下小

因以為名西京賦曰陵重顯是也與皇矣小山曰鮮義別彼謂大山之傍解有

之所以進上多矣雖言玉瑤容刀者君子所以比德今進之瑤言公劉有美德

也瑤是玉之別名舉瑤可以兼玉故不言玉也鞞者刀韜之名奉者韜之上飾

下不言其飾指鞞之體故云下曰鞞上則有飾可名故云上曰奉桓二年左傳

曰裘冕蔽珽帶裳幅鳥昭其度也藻率鞞鞶厲游纓昭其數也夫德儉而有

度登降有數此鞞鞶在昭數之中以表人之有數故云言有篤公劉逝彼百泉

度數意取左傳故并度言之刀所以斷割故云言有武事

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覲于京溥大觀見也箋云逝往瞻視溥廣也山脊曰岡

百泉之間視其廣原可居之處乃升其南山之厚乎公劉之相此原地也往之彼

脊乃見其可居者於京謂可營立都邑之處

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

于時言于時語語是京乃大衆所宜居之也廬寄也直言曰言論難曰語箋

當處者廬舍其寶旅言其所當言語其所當語謂安民館客施疏篤公劉至語

教令也○廬力居反論難魯困反下乃且反館客一本作館金疏語○正義曰

上既相地居民此又說相立都邑言厚乎公劉之為君也乃往之彼百泉之間  
 就下地而仰望彼廣大之原觀見可居之處也乃又升彼南山岡脊之上乃見  
 其可居而為都邑者於京之地也此京地乃是大眾所宜居之野故於是處其  
 所當處者於是又為館舍以寄其賓旅既立都邑乃宣布號令公劉於是言其  
 所當言語其所當語謂施政教於民也公劉厚民如此王亦當留意治民也○  
 傳溥大觀見○正義曰皆釋詁文王肅云往之彼百泉之地乃視彼大原乃見  
 是京而居之可以避水禦亂也○箋逝往至之處○正義曰逝往視皆釋詁  
 文以原是廣平之地故以溥為廣其義亦與傳大同也山脊曰岡釋山文絕高  
 為之京釋丘文彼下即云非人為之丘京與丘相對且言為之丘則是人為之  
 矣孫炎郭璞皆云人力所作而此詩說公劉依京築宮王肅言可以禦亂則京  
 是大丘非人為之矣李巡曰丘之高者曰京是京有二等若戰勝取尸築為京  
 觀者則人為之此言京者則是丘之高者曰京是京有二等若戰勝取尸築為京  
 者上已升巘觀之是登高以臨下此往百泉之間自下而望高且慮下溼故往  
 之泉處前既升巘今復陟岡反覆審觀之下言于京斯依故知京是可營立都  
 邑之處○傳是京師此文連上乃觀于京則此京還上京也師者眾也故云  
 不得謂所居為京師此文連上乃觀于京則此京還上京也師者眾也故云  
 是京乃大眾所宜居之野以眾必大故言大眾非是京之訓也地官遺人治國  
 野之道以待賓客云十里有廬廬有飲食則廬是居舍之名賓客寄舍其中故  
 云廬寄也衛戴公廬於曹亦謂寄在曹地也直言曰言謂一人自言答難篤公  
 曰語謂二人相對對文故別耳散則言語通也定本集註皆云論難曰語篤公  
 劉于京斯依蹠蹠濟濟俾筵俾几乎公劉之居於此京依而築宮室其既成也厚  
 與羣臣士大夫飲酒以樂之羣臣則相使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  
 為公劉設几筵使之升坐○蹠七羊反  
 用匏實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曹羣也執豕于牢新國則殺禮也酌之用匏儉  
 以實也箋云公劉既登堂負屨而立羣臣適其牧羣博豕於牢中以為飲

酒之穀酌酒以餽為爵言忠敬也○依毛如字鄭於豈反篆食之飲之君之宗

之郤國來遷羣臣從而君之尊也猶在郤也疏既言處止於京此又言宮室

既就饗燕羣臣焉厚乎公劉之為君也既為邑於京地於此依之而築宮室

室既成則饗燕羣臣其威儀踰踰之士及濟濟之大夫將來君所公劉則使人

為之設筵使人為之設几賓來就燕既登席矣乃依几矣公劉乃使人造適其

羣牧執其豕於牢中以為飲酒之散其飲此酒酌之用餽餽以酌之言其新為

邦國儉而禮合也又說公劉之厚於羣臣如欲成王之設酒以飲之○鄭上二句與

君與之為大宗也言公劉之厚於羣臣如欲成王之設酒以飲之○鄭上二句與

毛同言公劉築室既成與羣臣飲以樂之其為公劉設几欲使公劉升展而

公劉之朝士大夫者則相使為公劉設筵相使為公劉設几欲使公劉升展而

坐也公劉既登堂矣乃負展而立其羣臣乃造其羣牧執豕於牢以為飲酒之

穀得穀乃飲遂酌之用餽以進於公劉於此之時羣臣之於公劉也獻酒以飲

之進食不飲遂酌之用餽以進於公劉於此之時羣臣之於公劉也獻酒以飲

民故下不飲遂酌之用餽以進於公劉於此之時羣臣之於公劉也獻酒以飲

云凡行容大夫濟濟士踰踰是踰踰濟濟大夫士之威儀也俾使釋詁文上京

師之野于時處處謂眾民處處此言于京斯依則是公家之事故云公劉之居

此京依而築宮室以宮室落成則有落落之禮下執豕用餽是飲酒之事故知

既成與羣臣士大夫飲酒以落之也落落之禮則是公家所為筵几酒豕當是

公家之物而云羣臣之職若使心不愛君則苟從而已雖有所掌不必促遽今言羣

臣相使見其愛君之意耳○傳賓已至以質○正義曰以上言筵几此言登依

則是登筵依几故云賓已登席矣乃依几矣以傳此言則知上筵几者毛意以

公劉為羣臣設之饗燕之禮立一人為賓對主以行禮總而言之則非主者皆

曰賓此賓即上踰踰濟濟之人宜為總矣左傳之說饗禮云設几而不倚此言

毛詩注疏 十七之三 大雅 生民之什 六 中華書局聚

依几者此文總言於臣之禮不辨饗燕之異下云飲之食之或亦兼食燕矣故  
 得依几也。行葦說燕宗族之禮。漢書每云吾曹曹者輩類之言。故為羣也。饗  
 據有者言之耳。周語曰：民所曹好。漢書每云：吾曹曹者輩類之言。故為羣也。饗  
 禮當享大牢以飲賓。此唯用豕者。秋官掌客曰：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公劉新至  
 商地殺禮也。匏是自然之物。故云儉且質也。定本云：儉以質也。燕禮羹定乃納  
 賓此賓升乃執豕者。其實執豕在登席之前。欲使賓事與穀酒各自相近。故也。  
 ○箋公劉至忠敬。○正義曰：釋宮云：牖戶之間謂之展。明堂位云：天子負斧衣  
 南嚮而立。此云既敬。乃依事與彼同。故知是公劉既登堂負展而立也。明堂位  
 注云：負之言背也。斧依為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間。然則斧者是屏風之名。展則  
 戶牖之間地耳。郭璞云：展窗東戶西也。禮有斧展形如屏風。畫為斧文。置於展  
 地。因名為斧展。是也。言天子負斧展則諸侯之展有斧。以否無明文也。此公劉  
 負展而立。謂在朝之時。其飲則坐於席。故上箋云：展有斧。以否無明文也。此公劉  
 非負展時也。適其羣。牧謂牧豕之羣。處也。晉語曰：大任度於豕牢。即牢是豕  
 之處。故云。博豕於牢。中言忠敬者。總解執豕用匏之事。備其穀酒酌以進。君道  
 公劉之臣忠而且敬也。○傳為之君為之大宗。○正義曰：傳以君之宗之其意  
 為一也。板傳曰：王者天下之大宗。然則此以諸侯為一國之尊。故云為之其大  
 宗也。○箋公劉至在郤。○正義曰：夷險易情人之恒事。國君不能得其社稷。乃  
 逃竄遠夷。於此之時。臣多解體而能見尊如此。所以可尚。易傳者。孫毓云：此篇  
 主稱公劉之厚於民。列其始遷於商。此章言羣臣之愛敬上下之有禮。無饗燕  
 尊賓之事。且饗之禮設几而不倚。何有賓已登席依几之義。又國君不統宗。故  
 有大宗小宗安得為之君。○箋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相。其陰陽觀其流泉。景  
 復為之大宗乎。箋說為長。○箋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相。其陰陽觀其流泉。景  
 乃岡考於日。景參之高岡。箋云：厚乎公劉之居。幽也。既廣其地之東西。又長其  
 南北。既以日景定其經界。於山之脊。觀相其陰陽。寒燠所宜。流泉浸潤。所及皆  
 為利民富國。○相息亮反。注同。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三單相襲也。徹  
 煖況袁反。又乃管反。浸子鳩反。

稷上公之封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為羨今公劉遷於豳民始從之丁夫適

○一而稅謂之徹單者無羨卒也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徹之使出稅以為國用什

曰夕陽荒大也箋云允信也夕陽者古曠反疏乎公劉之為君初至於豳既

也度其廣輪幽之所處信寬大也○廣古曠反疏乎公劉之為君初至於豳既

岡而其地之東西既長其境又觀其流泉浸潤所及知其氣宜其禾黍地利足

生而視其陰陽寒燠所宜又從邠往豳未得安定之時其為軍也分老弱地足

三等之陳而單營之初來未有宅舍且居其隰原之地此豳國之居信寬大矣美

其之民得然後始得營室安居乃居之也○鄭唯下五句為異言公劉初至於豳

丁所收寡少其軍有三唯單而已無羨卒也量其地觀其廣輪則豳之所居信寬大

矣○傳既景至高岡○正義曰以此句同事別是登岡視之考於日影即上既溥

也定本影皆為景字○箋既廣至富國○正義曰既廣既長謂正定疆界故

土地言之公劉自邠往遷豳之時尺土皆非己物故美公劉能廣長之也夏殷

皆世大國百里雖云廣長亦不是過也日影定其陰陽則觀其山之南北或東

則山南為陽山北為陰但廣谷大川有寒有暖浸潤欲民擇所宜則異故相之

潤而耕之皆所以利民富國故三公殷勤審之也○傳三單相襲徹治○正義

曰重衣謂之襲三單相襲者謂三行皆單而相重為軍也此謂發邠在道及初

至之時以未得安居慮有寇鈔故三重為軍使強壯在外所以備禦之也嵩高

及此傳皆云徹治則訓徹為治非稅法之通名也言治田為糧謂既至豳地以

毛詩注疏 十七之三 大雅 生民之什 七 中華書局聚

為久住之糧非在道之糧也何則發部之日尙委棄積倉不假言治田為道路  
 之糧矣王肅云三單相襲止居則婦女在內老弱次之強壯在外言自有備也  
 曰知后稷上公之封者公羊傳曰王者之後稱公后稷本是大國當作三軍地  
 功而改封於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羨謂家之副丁也今言其軍地  
 官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羨謂家之副丁也今言其軍地  
 三單則是單而無副故知公劉遷豳民始從之其眾未多丁夫適滿三軍之數  
 無復羨卒故稱單也周禮言之三軍也言其眾未多丁夫適滿三軍之數  
 家不復羨卒故稱單也周禮言之三軍也言其眾未多丁夫適滿三軍之數  
 下即云徹此數故稱單也周禮言之三軍也言其眾未多丁夫適滿三軍之數  
 百計而徹文同故徹引論語曰明徹是為國法孟子說三代稅法其實皆什一故  
 云什一而徹稅謂之徹引論語曰明徹是為國法孟子說三代稅法其實皆什一故  
 貢周曰徹言之以周之稅法公劉夏時諸侯而言徹者召公以周亦是周制而謂  
 遂劉之周法言之以周之稅法公劉夏時諸侯而言徹者召公以周亦是周制而謂  
 曰劉六事之已人是夏時天子三代損益事多相因甘誓云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立  
 絕而軍數得同者周之軍賦皆出於鄉家出一人故鄉為一軍諸侯三軍出其  
 三卿而已其餘滿三軍是地通一國之人總計之大國百里為一軍諸侯三軍出其  
 故此言丁夫適滿三軍是地通一國之人總計之大國百里為一軍諸侯三軍出其  
 九萬夫田有三軍尙餘七千五百舉大數故得為三軍也次國七十里為方一里  
 五百家為三軍尙餘七千五百舉大數故得為三軍也次國七十里為方一里  
 者四千人為田四萬五千夫半之得二萬五千也小國五里  
 五百家為三軍尙餘七千五百舉大數故得為三軍也次國七十里為方一里  
 里為方一里者二千九百為田四萬五千夫半之得二萬五千也小國五里  
 家以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少一千二百五十人不滿一軍舉大數亦得為一軍  
 里為方一里者二千九百為田四萬五千夫半之得二萬五千也小國五里  
 家以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少一千二百五十人不滿一軍舉大數亦得為一軍

也如計之夏殷國地雖狹亦得為三軍矣易傳者此詩主美公劉之還首章

言去邨二章已言至幽無宜此文方說在道去夏入戎則戎地無寇至幽之日

無所用兵三軍相襲復何禦哉且言棄其積倉裹糧而行至幽無糧必須稅

徹民而取糧所以不從傳也○傳山西至荒大○正義曰山西曰夕陽釋山文

孫炎曰夕乃見日然則陽即也夕始得陽故名夕陽釋言云荒奄也孫炎曰

荒大之奄也則荒奄俱是大義故為大也皇矣傳以度為居此章二度傳意皆

應為居王肅云居其夕陽之地幽國之居信廣大也○箋夕陽至寬大○正義

岐山之北書傳說大王去幽踰梁山注云梁山在岐山東北然則幽國之東有

大山者其唯梁山乎大司徒注云輪從也馬融云東西為廣南北為篤公劉于

輪量度其東西南北之所處信寬大矣幽譜所云原隰之野謂此○篤公劉于

幽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質也厚乎公劉於幽地作此宮室乃使人渡渭水

為舟絕流而南取鍛厲斧斤之石可以利器用伐取材木給築事也○厲本

又作礪鍛本又作暇丁亂反說文云礪厲石字林大喚反材木一本作林末○

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皇澗名也遡鄉也過澗名也箋云爰

其田野校其夫家人數日益多矣器物有足矣皆布居澗水之旁○夾古洽反

又古協反澗古晏反遡音素過古禾反注同鄉本又作嚮許亮反文與卷阿篇

注同校○止旅乃密芮鞠之即密安也芮水也韞究也箋云芮之言內也水之

音教○止旅乃密芮鞠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鞠公劉居幽既安軍旅之役止

士卒乃安亦就澗水之內外而居脩田事也○芮本又作汭如銳○疏○劉正

義曰上言量度國境此言安置民居厚乎公劉之為君也於此幽地令民作此

館舍將作之時先使人涉渡於渭乘舟絕水為亂而過取其礪石取其鍛具所

毛詩注疏 十七之三 大雅 生民之什 八 中華書局聚



以鍛礪斧斤利其器用伐取材木乃為宮室言其勸導有法豫事省功也宮室  
 既備民得居處公劉止此宮室之基乃疆理民之田畝言其先營民居次理民  
 田又校數夫家人數見其皇澗而處者謂在澗兩邊也見有衆多矣器物有足矣又  
 徧觀民宅見其有來其皇澗而處者謂在澗兩邊也見有衆多矣器物有足矣又  
 開門嚮澗也公劉見其布在水傍各服田畝又止其軍旅之役乃安息其士卒  
 令此士卒於彼蒞鞠之就也蒞水內也鞠水外也謂止其在官之役使就水營  
 田也言公劉之愛民如是王豈得不效之乎○傳館舍至鍛石○正義曰禮  
 有公館私館館者宮室之名為館所以止舍其中故云舍也正絕流曰亂釋水  
 文孫炎曰直橫渡也然則水以流為順橫度則絕其流故為亂俱是渡謂取礪  
 礪既是以石則知鍛亦石也○箋鍛石至築事○正義曰鍛者質也言鍛金之時須  
 傳言鍛石嫌鍛是石名故明之云鍛石所以為鍛質者質堪也言鍛金之時須  
 山之石為樅質故取之也礪者磨刀劍之名亦非石名也言取礪者亦取其為礪  
 之石耳公劉之君民齒地作宮室謂作民宮室非公宮也言取礪者亦取其為礪  
 依者是也鍛礪之所由施於斧斤故知鍛礪斧斤之石所以利器用也材木由  
 器而取築作用所故云取材木給築事也○傳皇澗至澗各○正義曰以皇過  
 與澗共文故知皆澗名也夾者在兩傍故知澗者嚮也謂開門嚮之大率民  
 民或以南門為正此蓋皇澗縱在兩傍而夾之過澗橫故在北而嚮之王肅云或  
 夾或嚮所以利民也○箋爰曰至之傍○正義曰爰曰至者公劉之言也公劉疆  
 理田疇巡行廬井見民多器足而發此言故云曰至之傍也宮室之功止謂民之  
 也上云嚮順乃宜謂初至先及時耕田既耕乃營宮室也上言既耕則民已得  
 地於此復疆理之者前來趨時未善部分且有後來之衆皆須得田故止宮  
 室之功乃疆理之者前來趨時未善部分且有後來之衆皆須得田故止宮  
 比其國內男女之數而授之田公劉數其衆故曰益多矣有之為言與多不類  
 上言礪鍛是民之器故知有者器有足矣經陳二澗故云皆布於澗水之  
 傍○傳密安至鞠究云水厓也釋言云鞠究窮也俱訓為窮故轉鞠為究此鞠  
 安芮是水厓之內故云水厓也釋言云鞠究窮也俱訓為窮故轉鞠為究此鞠

是水厓之名言其曲水窮盡之處也故傳解其名鞞之意○箋芮之至田事○  
 正義曰芮鞞皆是水厓之名鞞是其外則芮是其內故云芮之言內謂厓內  
 隈之處故即引爾雅以釋之釋丘云隈隈也厓內為隈外為鞞李巡曰厓內近  
 水為隈其外為鞞孫炎曰內曲裏也外曲表也是水之內曰隈水之外曰鞞也  
 經言芮不言隈則經為互也內則芮以明鞞為外外有鞞名則內亦有法名以  
 此見其芮為隈也公劉初至之時居處未安須有防衛今言止旅則是宮室已  
 安可以自固乃止之故云公劉居豳既安軍旅之役止於田故云脩田事也  
 此芮鞞為水之內外故知就澗水之內外在居民居止於田故云脩田事也  
 此以水內為芮則是厓名非水名也夏官職方氏雍州其川涇內注云泂在豳  
 地詩大雅公劉曰芮鞞之即以此芮為水名者蓋注禮之時未詳詩義故為別  
 解

### 公劉六章章十句

洞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迺音疏洞酌三章章五句至

莫過上天猶以道德降靈親饗是王不可以無德故戒王使脩行之天言皇天  
 者以尊稱名之重其事也道德相對則在身為德施行為道故中候云皇道帝  
 德為內外優劣散則通也親饗者謂親愛其人饗其祭祀亦為相接成也經三  
 章皆上三句言薄物可以薦神是親饗之也下三句言與民為父母是有道德  
 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饗饋洞遠也行潦流潦也餼餼也餼酒食也箋  
 中又挹之注之於此小器而可以沃酒食之餼者以有忠信之德齊絜之誠以  
 薦之故也春秋傳曰人不易物惟德絜物○潦音老挹音揖又音邑齊絜之誠以  
 又作饋字書云一蒸米也饋尺志反字林充之反餼力又反又音留爾雅饋餼  
 餼也孫炎云蒸之曰餼均之曰餼郭云餼熟為餼齊側皆反本又作齋絜於兮  
 毛詩注疏 十七之三 大雅 生民之什 九 中華書局聚

反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有樂以強教之易以說安之民皆有父之尊疏洞酌至父

曰言使人遠往酌取彼道中流潦之水置於大器而食以待其清澄又可挹彼

此薄陋之物皇天所以饗之者以此設祭者是樂易之君子能行道德而作民父母

故言此上天愛其誠信故散饗之然則為人君者安可以不行道德而作民父母

也行道以上戒王○傳洞遠釋詰文行者道也潦者雨水

然則蒸米謂之饋饋必餗而熟之故言饋餗非訓饋為餗餗酒食釋訓文○箋

公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其意以行潦為薄物由忠信之故而可以祭神箋

取彼意為說故言流潦水之薄者也言投之乃注於小器蓋以潦水泥濁置之

大器以澄之挹小器而用之所以轉經二器也沃酒食之饋謂為饋之時以此

水沃潤之也引春秋傳者僖五年左傳文也服虔注云繫發聲也言黍稷牲玉

不易無德薦之則不見饗有德則言饗言物為有德用也○傳樂以至之親

正義曰皆孔子間居之文也彼引此詩以為此言以饗之故傳依用焉樂者人

之所愛當自疆以教之易謂性之和悅當以安民故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

以濯鬯濯音雷條徒歷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疏傳濯滌也濯澆也則濯滌

俱是洗澆之名故云濯滌也特牲注云濯澆也則澆亦是洗名下傳云澆清也

謂洗之使清絜皆是洗器之名也春官司尊彝云四時之祭皆有鬯是鬯為祭

器也卷耳云我姑酌彼金鬯則饗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澆澆清也○

清才性反  
又如字  
豈第君子民之攸暨箋云皇息也

洞酌三章章五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七(十七之三)

毛詩注疏

十七之三 大雅 生民之什

十 中華書局聚



毛詩注疏校勘記 (十七之三)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假樂

宜君宜王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且君且王一本且作宜字正義云君王別文傳并言之者以其俱有宜文故總而釋之言宜君者宜

君天下宜王者宜王天下是正義本作宜字與一本同段玉裁云作宜為俗本也詳詩經小學

曰舊章不可忘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亡誤忘是也

不解于位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匪解作音或其本不作匪今通志堂仍作不詳後考證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考古文古本作匪

當是依公劉箋中不字經中匪字而為之耳

詩云民之攸暨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暨當作晒見詩經小學○按此古假借字

○公劉

反歸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反作及案反字是也正義云而反歸之可證

以深戒之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無也字

作公劉詩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作字當衍是也

欲使遺傳至王非己情所獻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遺至王剏添者一字此情所當作所奏句末衍見字

下衍上脫補而未去者也

去中國而適戎其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其當狄字誤是也

不窟之子

閩本明監本毛本不上有公劉二字案此誤補也當云不窟稷子稷字誤作之耳

以理而推實據信

閩本明監本毛本實下有難字案所補是也

及歸之成王年二十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反誤及是也

分陝而治周公右

閩本明監本毛本右誤古案此用樂記文也當作周公左召公右因公字複出而脫去三字

迺場迺疆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同唐石經場作場毛本同案唐石經誤也釋文云場音亦可證注及正義中字十行本盡作場亦誤

戈句矛戟也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矛作子考文古本矛字亦同案矛字誤也釋文以句字作音可證鄭考工記注廣雅皆

作子方言作舒子舒字一耳

欲見公劉不恡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恡誤恡是也

囊唯盛食而已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囊誤囊是也

以自有積聚散而棄之以其意與彼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而至其剗添者一字當衍自上以字

也

以此知應輯用光之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應當作思

而無永嘆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數字或作嘆正義中字皆作歎是其本與釋文同考文古本作歎采正義釋文

猶文王之無悔也 相臺本同小字本悔作侮案正義云故云猶文王之無悔言文王之德不為人恨與此同是其本作悔字段玉裁云

謂皇矣末章四方以無悔也譌作無悔非是且其德靡悔毛詩言王季非言文王見詩經小學

陟則在巘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巘本又作巘毛云小山別於大山也與爾雅異正義云小山別於大山者釋山云重巘謙郭璞曰謂

山形如累兩巘巘巘山狀似之上大下小因以為名西京賦曰陵重巘是也與皇矣小山曰巘義別彼謂大山之傍別有小山也依此是正義本亦作巘字與

釋文本同故引重巘以釋之也今正義中巘字及標起止云傳巘小當是合併以後改之釋文云與爾雅異者謂爾雅作巘為異不以此當重巘謙也其實巘

巘字異義同經中用字例不畫一如逝噬嚙輶墳汾就尤郵之屬是其比矣唐石經以下作巘出於又作本

言居民相愛 閩本明監本毛本愛誤土案浦鐘云居疑君之誤是也

雖言玉瑤容刀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雖誤惟案此當作唯

瑤言公劉有美德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也下脫者字

乃覲于京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乃作迺迺案此經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迺九字作迺迺小字本相臺本乃密作迺為異餘同唐石經盡作迺考釋文以迺

場迺裹迺覲乃依乃造作音凡五見而三迺二乃則二文錯亂久矣傳中亦迺

毛詩注疏 十七之三 校勘記 十三 中華書局聚



乃互有箋有乃無酒當是經本作酒傳箋轉爲乃而說之故正義中亦悉用乃字也或遂以注改經耳當從唐石經也山井鼎云古本酒乃二字參差不同是因其錯亂又從而互易之

論難曰語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答難曰語又云定本集注皆云論難

謂安民館客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館客一本作館舍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

且言爲之丘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京誤丘是也

飲酒以樂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樂作落考文古本同案正義云則有落之之禮又云落室之禮是其本作落字釋文不爲

樂字作音其本或與正義本同合併時所取經注本字作樂與斯干注同不合於此正義也

儉以質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故云儉且質也定本云儉以質也是其本作且字

公劉既登堂負展而立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箋易傳以依爲展字之假借不云讀爲直於訓釋中改其字以顯之也釋文云鄭

於豈反箋云或展字者言箋意耳非載箋文也○按徑云箋云或展字似陸所據有此語

羣臣適其牧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臣下有乃字考文古本乃字同案有者是也

飲食以樂之閩本明監本毛本樂作落案所改是也食當作酒

但使掌供辨羣臣之職閩本明監本毛本辨作辨案所改是也然古辨辨無二字俗人分別耳

天子負斧衣南嚮而立

明監本毛本同閩本嚮誤嚮案浦鐘云依誤衣是也

適其羣牧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牧羣二字誤倒是也

故云搏豕於牢中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搏當作捕以七月無羊例之當釋文本作搏正義本作捕也

國君不能得其社稷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得當作保形近之譌

既景乃罔考於日景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定本影皆為景字是其本二字皆作影考影為景之俗字論詳顏氏家

訓傳不應用之當以定本為長

量度其陽與原田之多少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陽作隰案所改是也

其證為什一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其當作且形近之譌

出其三卿而已

閩本明監本毛本卿作鄉案所改是也

當用二萬五百人

明監本毛本同閩本人作千案百當作千閩本誤改下字餘文多不誤浦鐘所改皆非

取厲取鍛

小字本同閩本同唐石經鍛作鍛相臺本毛本同案鍛字是也釋文云鍛本云作鍛丁亂反說文云鍛厲石也字林大喚反詩經小學云

今本說文誤作礪乎加反此誤與彼同也又說文云厲本又作礪正義本是礪字考文古本作取礪取礪采正義釋文

鍛石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鍛下云鍛石也段玉裁云傳鍛鍛石也鄭申之云鍛石所以為鍛質也今本傳中脫鍛字考正義云則知鍛亦

石也又云傳言鍛石嫌鍛是石名是其本已無下鍛字

伐取材木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材作林考文古本同案材字是也正義可證釋文云一本作材末

材木一本作林末

通志本林末作材末盧本作林木云舊譌材末今改正利本作林木案所改是也此十行本所附作林末末乃

木字之譌小字本所附作材木一本作材木膠正文而曼之耳山井鼎所云古本材作林者采諸此

校其夫家人數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校當作技釋文云校其音教詳青衿

俱是渡謂取礪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渭誤謂取礪類而取之誤是也

公劉之君民齧地作宮室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君當作居衍民字作下脫此字

築作用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用所字當誤倒是也

大率民民以南門為正

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民字案所刪非也下民字當作居耳

則內亦有汭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茂

上言夾澗嚮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澗嚮二字當倒

故知就澗水之內外在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在當作布形近之譌此正義自為文注作而

未詳詩義故為別解

閩本明監本毛本為別解三字誤作也字

○洞酌

下三句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二誤三是也

樂以強教之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強作疆案疆字是也當讀平聲正義云當自疆以教之是其證也表記釋文云強其良

反徐其兩反依上一音字亦當作疆徐音字乃作強與正義本此傳不同也

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 小字本同相臺本母上有育字閩本明監本毛本記而略去下有字者以意自足也正義仍依禮記文而說之耳相臺本有乃沿革例所謂以取疏中字微足其義者也當從小字本及十行本初刻也

今呼饗(音脩)飯為饋 閩本明監本毛本音誤者案山井鼎云宋板音脩二字白書是也此正義自為音不入正文也○按

此則文義難讀必須分別者

饋均熟為饒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均字衍文非也今爾雅注脫耳

以為此言以釋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以字當作而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七 (十七之四)

(五七)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也吉猶善也○卷音權曲疏卷阿十章

五句下四章章六句至吉士○正義曰說文云賢人但序者別其文以足句亦因經

以為人臣故字從臣吉者善也吉士亦是賢人但序者別其文以足句亦因經

有吉士之文故也經十章○有卷者阿飄風自南

被德化而消猶飄風之入曲阿

也箋云大陵曰阿有大陵卷然而曲迴風從長養之方來入之與者喻王當屈

體以待賢者賢者則猥來就之如飄風之入曲阿然其來也為長養民○票避

遙反本亦作飄被皮寄反長張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能待賢者如是

則樂易之君子來就王游而歌以陳出其聲音言其將以樂王也○感疏有卷至

毛以為有卷然而曲者是為大德之化此阿以曲之故使迴旋之飄風從南而

入之無不消散以與有美者是為大德之化此阿以曲之故使迴旋之飄風從南而

王順之皆得其息止也惡人既消則賢者樂進故此樂易之君子於是有卷然

而曲者之德來就之阿飄風從南長養之方來入之以興王有降屈之意則賢者懷其

撫養之德來就之阿飄風從南長養之方來入之以興王有降屈之意則賢者懷其

傳卷曲至曲阿○正義曰迴風旋風也風必有道然後去阿之曲者風無去路

天云迴風為飄李巡曰迴風旋風也風必有道然後去阿之曲者風無去路

故入阿則消善政消惡亦復如此○箋大陵至養民○正義曰大陵曰阿釋地

文以此詩勸王求賢求之必當降意下言君子之來此當言王待之狀且舜舉

毛詩注疏

十七之四

大雅

生民之什

中華書局聚

卑陶不仁者遠矣是得賢然後消惡非惡消然後賢來故易傳以曲阿喻王之  
 體屈也屈體者謂降尊就卑接以恩意使賢者感恩而樂來也以飄者風之狀  
 故言猥來以對之猥者多而疾來之方喻賢者有長養之德故云其來為長養民  
 其取南為義故知以南是長養之方喻賢者有長養之德故云其來為長養民  
 也檜風云匪風飄兮何人斯篇云其為飄風彼皆不言自南故以為惡此言從  
 長養之方故為喻善與取一象不得皆同此言賢人疾來故以疾風為喻○傳  
 矢陳○正義曰釋詁文○箋王能至善心○正義曰以言歌復言音則音為歌  
 之音聲故云陳出其聲音言其將以樂王也王能為賢有所樂是感王之善心  
 也以此知上經喻王之屈體矣若其不伴與爾游矣優游爾休矣伴與廣大有  
 然止致賢人之來何能使之歌樂乎伴與爾游矣優游爾休矣  
 伴與自縱弛之意也賢者既來王以才官秩之各任其職女則得伴與而優自  
 休息也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己正南面而已言任賢故逸也○伴  
 音判徐音畔與音喚徐音換施本又作弛同書氏反任音壬豈弟君子俾爾彌  
 或如鳩反治直吏反下為治同與音餘共音恭本亦作恭○  
 爾性似先公曾矣使女終也似嗣也曾終也箋云俾使也樂易之君子來在位乃  
 在由反又子由正充然而有文章可使賢者於汝王若能周道伴然而德廣大與  
 反又在幽反正充  
 王優游然於汝王所休息矣王欲廣大有文章以則使汝賢人又言賢人之性命無  
 意此樂易之君子若得來在爵位以輔佐王則使汝賢人又言賢人之性命無  
 困病之憂又嗣其先君之功汝王能終之矣○鄭以上二句言勸王求賢之意若得  
 又終成先君之功戒王不可不汝王能終之矣○鄭以上二句言勸王求賢之意若得  
 賢為官任之以事則伴與然汝王得自游縱矣又優游矣汝王得休息矣是任  
 賢則逸不可不求餘同○傳伴與廣大有文章○正義曰傳以伴與為廣大文  
 章則是勸王使為此也來游者謂王能如此則賢人來游故王肅云周道廣大  
 而有文章故君子得以樂易而來游優游而休息傳之此言以二字分而為義

蓋伴為廣大矣為文章故孔晁引孔子曰矣乎其有文章伴乎其無涯際是分  
 之也則毛當讀為伴矣不得如徐音徐音自為鄭讀也○箋伴乎其無涯際是分  
 義曰伴與之言與優游相類故為自縱弛之意人情莫不惡勞而好逸迫於不  
 得已耳任賢者既來王以才官秩之後秩之也引孔子之言與而優游自休息也才  
 優游故云賢者既來王以才官秩之後秩之也引孔子之言與而優游自休息也才  
 官秩之謂論才然後官之居官然後秩之也引孔子之言與而優游自休息也才  
 逸自明召公言此不亦違理哉孫毓云忠臣戒君而發章令自縱弛非直方之無逸而  
 云自明召公言此不亦違理哉孫毓云忠臣戒君而發章令自縱弛非直方之無逸而  
 皆未達勸戒之要旨也何則周公之言無逸者心也召公之言優游者事也心  
 常戰兢無時可逸事若無為自然逸矣子之燕居申申如也是縱弛之狀無為  
 而治其舜也與是自逸之事書傳稱成湯之格言萬世所不易何以為違理之談非  
 召公教其求逸勸使任賢此則達者之格言萬世所不易何以為違理之談非  
 直方之義也周公之戒成王云君子所其無逸即云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亦是  
 教王使求自逸其為勸戒與此正同孔晁又云一人戒無逸一人勸使縱弛事  
 相反戾乃天之與地何其疏實而妄爭訟也○傳彌終似詞會終○正義曰彌  
 終釋言文似先公是繼嗣先君故似為嗣適終釋文彼適作會終○正義曰彌  
 箋樂易至成之○正義曰禮運云政也者君之所以藏身之固也然則賢人在  
 位即行善政可以保全性命無他患禍故云使汝終汝之性命無困病之憂也  
 若使先公是君之別名故云嗣先君之命不得終成之謂守其所繼嗣者先王也  
 而云先公是君之別名故云嗣先君之命不得終成之謂守其所繼嗣者先王也  
 之功爾土宇販章亦孔之厚矣也販大也箋云土宇謂民居以土地屋宅也孔甚  
 王恩惠亦甚厚矣勸之使然○販徐符版反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  
 孫炎郭璞方滿反字林方但反又方且反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  
 矣箋云使女為百神之主疏爾土至主矣○正義曰勸王若得賢者與之為治使  
 謂羣神受饗而佐之疏爾土至主矣○正義曰勸王若得賢者與之為治使

毛詩注疏 十七之四 大雅 生民之什 一一 中華書局聚



下民蒙其德澤皆荷王者之恩則為王之恩惠亦甚之厚矣王何以不求之乎  
 此樂易之君子既來在王位以德助汝使汝得終汝之性命百神皆以汝為主  
 矣言其愛而饗祐之○傳取大○正義曰釋詁文○箋土宇至使然○正義曰  
 賢者所以養民故以土字謂居民土地屋宅也以教之故民有所法則王而下  
 得其恩故云王恩惠亦甚厚言甚者王恩已厚臣又益之○箋使女至佐之○  
 正義曰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則為天子者固自為百神主矣今言百神爾  
 主謂神意以之為主不欲使他人爾受命長矣第祿爾康矣康安也箋云第福  
 與之承順天地則受久長之命福祿又安女○第沈○豈第君子俾爾彌爾性純  
 云毛音弗徐云鄭音廢一云毛方味反鄭芳沸反○豈第君子俾爾彌爾性純  
 嘏爾常矣嘏使大也箋云純大福也子福曰承爾承受至常矣○毛以為王得賢者與  
 長矣非徒大福佑助王身其細小之福祿亦於汝而安之矣此樂易之君子既  
 來在王位以德助汝終汝之性命德天之福於汝為常矣言能任賢者則福  
 常助之○鄭唯以第為福嘏為嘏辭為異餘同○傳第小○正義曰福之大者  
 莫過承年命長已是大福則第福宜為小福故以第為小福故以第為小言小  
 尚安之則大者可知○箋第福至安女○正義曰第之為福為小皆無正訓以  
 其與祿共文宜為福爾上言百神為主命則天地所授天無悔怒壽命則長故  
 云得賢者與之承順也○傳嘏大○正義曰釋詁文○箋又為福祿所安謂使之四  
 方無虞常主天下也○傳嘏大○正義曰釋詁文○箋又為福祿所安謂使之四  
 純大釋詁文詩之有嘏字者皆是祭祀之事少牢特牲之禮尸嘏主人有馮有  
 皆予之以福故云予福曰嘏受福以為常言其終常得之未嘗闕失也○正義曰  
 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馮有馮有翼道可馮依以為輔翼也引長翼敬也箋云馮  
 祀擇賢者以為尸尊之豫撰几擇佐食廟中有孝子有羣臣尸之入也使祝贊  
 道之扶翼之尸至設几佐合入助之尸者神象故事之如祖考○馮符冰反注

同本又作憑鑿士戀反又士轉反具豈第君子四方為則箋云則法也王之臣也本亦作撰道徒報反本亦作導

天下莫不放傲以疏人為馮至為戒王言有善行可以為憑依者有藝能可以為

輔翼者有至孝可以為感化者有大德可以為軌訓者王當以此長尊之以此

恒敬之若王得此四等是樂易之君子若來在王位可與四方為法則矣以此

祭祀則宜擇賢為尸而尊事之當有豫設所憑之几有豫擇佐食之人而宿戒

禮也其在廟中當有孝子之主人有德行之羣臣共行祭祀及尸之來至而

求賢也餘同○傳有馮至翼敬○正義曰傳以此求賢不言祭故皆以為賢人

之德憑翼是施用之名孝德是成行之稱總而為名皆是道也以憑翼義隱故

特釋之言道可依憑先為輔翼則孝德之本故亦先孝後德者俱是賢人之行分

以輔助憑重於翼故先憑後翼孝者德之本故亦先孝後德者俱是賢人之行分

玉凡又曰皇引長翼輔皆釋詁文○箋馮馮凡至祖考○正義曰顧命云成王憑

王翼又曰子欲左右有民汝翼是翼謂佐助故以翼為助曲禮曰內事曰孝

謂羣臣不稱孝故知有孝斥成王有孝既主則有德宜謂助祭故以神福主

人神福由祭引而來此詩為求賢而作故知此章神爾王純嘏爾常皆言神福主

謂來至導引之則有憑有翼未是尸之來至故為豫也撰謂供置之與引以翼

但几則取而置之故言撰佐食則衆中簡之故言撰耳此本或云豫饌食者誤

耳孫毓載箋唯言撰几擇佐食是也定本亦作撰字非也少牢尸未入之前云

司宮筵于與祝設几于筵上特牲尸未入之前云祝筵几於室中東面是豫撰

几也少牢云佐食升牢佐食遷听俎特牲云宗人遣佐食盥出皆其下始言

毛詩注疏 十七之四 大雅 生民之什 二 中華書局聚

迎尸是擇名者唯佐食耳特牲注云佐食賓佐尸食者佐助也故知翼為佐食者以翼者助也祭

禮之有助名者唯佐食耳特牲注云佐食賓佐尸食者佐助也故知翼為佐食者以翼者助也祭

言廟中者凡與佐食祭時自在廟中其撰擇之時則在廟外以孝子不迎尸故以

廟中為主設孝德之文於引翼之上見尸未入之前已有祭事故也言尸之

使祝贊導之扶翼之者行葦箋云在前曰引在傍曰翼此與彼同故也言尸之

導也少牢云祝出迎尸于廟門之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祝先入門右尸

入門左是祝在前導之也導謂在前則贊謂在後少牢又云祝筵尸尸升自西

階主人從注云由後詔相之曰延延進也特牲少牢亦無在尸祝筵尸尸升祝

先主人從是在後贊之也故此兼言贊焉特牲少牢亦無在尸祝筵尸尸升祝

翼之者已有尸在其前後亦當助之明上豫設至此引禮器詔無方是前後左右

無常也又言尸至設几佐食助之明上豫設至此引禮器詔無方是前後左右

此者尸神象故顯顯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也顯顯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也

當事之如顯顯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也顯顯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也

瑤體貌則顯顯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也顯顯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也

比王故如玉之圭璋高朗則行聞於遠故有善聲譽敬順則貌無情容故有善威儀貌善各彰是德行相副也釋詁云顛顛印君之德也孫炎曰顛顛體貌

溫順也印志氣高鳳皇于飛翺翺其羽亦集爰止鳳皇靈鳥仁瑞也雄曰鳳遠也取此箋傳為說

鳳皇羽聲也亦與眾鳥也爰于也鳳皇往往飛翺翺然亦與眾鳥集於所止眾鳥慕鳳皇而來喻賢者所在羣士皆慕而往仕也因時鳳皇至以喻焉○翺呼

會反說文云羽聲也字林云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也箋云猶濟濟飛聲也口外反瑞垂僞反

也王之朝多善士藹然君子在上位者率化之使之親愛天子奉職盡力○藹於害反爾雅云臣盡力也說文作藹藹云臣盡力之美也朝直遠反

鳳皇至天子○毛以為成王之時有鳳皇之瑞召公以為賢所致故陳之以戒王言鳳皇之往飛翺翺然者是其羽翼之聲亦集止於其所宜止之處今所以

以致此瑞者以其藹藹然王朝之上多善士也此善士等維君子大賢之所命使率化之使媚愛於天子矣令皆奉職盡力○鄭以為鳳皇往飛之時翺翺其

羽為聲亦與眾鳥集於所止鳳皇所在眾鳥慕而從之故鳳皇亦與之同止於與賢者來仕之時亦與眾羣士猶鳳皇飛而來眾鳥在羣士慕而就之故賢者亦

與之同朝得大賢而致羣士禮遲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皇亦鳳類故俱云靈○傳鳳皇至眾多○正義曰禮遲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皇亦鳳類故俱云靈

鳥言此鳥有神靈也言仁瑞者五行傳及左氏說皆云貌恭體仁則鳳皇翔言行仁德而致此瑞毛此意用臣之仁以致南方鳳昭二十九年左傳云水官廢

矣故龍不生彼言臣脩水職致東方龍則毛意與左丘氏說同以用臣所致者皆脩母致子應也釋鳥云鸚鳳其雌皇是雄曰鳳雌曰皇也說文云鳳神鳥也

天老曰鳳象麟前鹿後蛇頸魚尾龍文龜背燕頤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翺翔四海之外過崑崙飲砥柱濯羽弱水暮宿風穴見則天下大安寧字

從鳥几聲鳳飛則羣鳥從以萬數故鳳古作朋字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而文名曰鳳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腹文曰

毛詩注疏 十七之四 大雅 生民之什 四 中華書局聚

信是鳥也飲食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大安寧京房易傳曰鳳皇高丈二漢時鳳皇數至漢書云高五六尺郭璞云小之形未詳翽翽與其羽連文則是羽聲也言衆多者以鳳皇多故羽聲大專陶謨云鳳皇來儀注云儀匹言其相乘匹中候握河紀云鳳皇巢阿閣謹樹言謹謹在樹是鳳必羣飛白虎通云黃帝之時鳳皇蔽日而至是來必衆多也毛意不言衆鳥則唯是鳳事而言亦者以鳳事自相亦也故王肅云鳳皇雖亦高飛傳天而亦集於所宜止故集止以亦傳天亦集止今能致靈鳥之瑞者以多士也欲其常以求賢用吉士為務也○箋翽至喻焉○正義曰以傳言衆多解為聲之意故又明之云翽翽羽聲也以此翽求賢求賢當此鳳而言亦集則意取於亦故云亦集衆鳥也鳳與衆鳥俱集所止猶賢與羣士俱在王朝衆鳥慕鳳以羣士慕賢故以為喻明王之朝無人鳥不聞又太平必致四靈故知因時鳳皇至故以喻焉○傳藹藹猶濟濟也正義曰釋訓云藹藹濟濟止也俱為容止故猶之釋訓又云藹藹猶濟濟也則此為美容又盡力矣○箋王之至盡力○正義曰以左傳言維命者皆謂受其節度聽其進止此經既云多言吉士使則吉士受此君子在上位者使也媚于天子承其下明是君子使此吉士愛天子矣故云君子在上位者率化之謂若公卿之率化大夫士也臣之愛君唯當盡心力奉職事故云奉職盡力意取爾雅為說也

于天箋云傳猶辰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箋云命猶使也善士親

失職○令力呈疏親愛至失職○正義曰撫擾皆安養之義耕墾原隰以種反下欲令同禾黍治其絲麻以為布帛皆民之職也愛庶人者清靜為政

不亂在下安養之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梧桐柔木也出東

山岡太平而後生朝陽箋云鳳皇鳴于山脊之上者居高視下觀可集止喻賢

者待禮乃行翔而後集梧桐生者猶明君出也生於朝陽者被溫仁之氣亦君

德也鳳皇之性非梧栖不棲非竹實萃萃萋萋離離喈喈梧栖威也鳳皇鳴也

不食○梧音吾被皮寄反棲音西薄公反萋七西反音皆鳳皇鳴也疏至鳳皇

臣和協○毛以為上既言鳳皇由吉人所致此又總而結之梧桐之生則萃萋而

鳴矣○於彼高岡之上又梧桐生矣於彼朝陽之地其梧桐之生則萃萋而

茂威其鳳皇於高山之脊居高視而觀可集止見其梧桐生矣於彼鳳皇之朝

出乃先鳴矣於高山之脊居高視而觀可集止見其梧桐生矣於彼鳳皇之朝

仁聖之治世乃往賢者之將仕也則相時待禮擇可歸就見其明君亦德威也

皇義曰梧桐則離離喈喈然音聲和協以興民臣亦和協也○傳梧桐至朝陽○

又曰榮桐木郭璞云則梧桐也然梧桐一木耳山東曰朝陽釋山一文孫炎曰

朝故以山言之但梧桐柔脆之木若東皆早朝見日但化則不生山岡朝陽之

地若不云鳳鳴處所者以二章與求賢人故此亦以鳳皇與賢者梧桐自是鳳皇之

不食○正義曰箋所以上二章與求賢人故此亦以鳳皇與賢者梧桐自是鳳皇之

所栖不必太平乃有不得為太平之事因鳳所集故以興明君焉故以鳳鳴而言

君不可使鳳皇集之則大樹非始生矣而言梧桐生者喻明君出也既以梧桐比

之德也故以朝陽之梧桐喻之非梧桐不栖非竹實蔽日而至止於東園

食常竹實栖梧桐終身不去且諸書傳之論鳳事皆云食竹栖梧桐威解萃

解經既言鳳皇即言梧桐之意也○傳梧桐至樂德○正義曰言梧桐威解萃

毛詩注疏 十七之四 大雅 生民之什 五 中華書局聚

羣其力以助於君故使地亦極盡其力以下更覆此鳳鳴木盛之意由臣能

竭其力故使天下和洽故使鳳皇樂德而來其鳴離也知臣竭其力

也舍人曰藹藹賢士之貌藹藹梧桐在地是地能化之釋訓云藹藹其化力

桐盛也是用此傳為說釋訓又云囉聲離和亦得合爾雅也○箋羣羣至和協

雅異者毛意以為由萬民物服故鳳聲離和亦得合爾雅也○箋羣羣至和協

德爾雅言臣盡力與此箋不同者以君有威德則能使臣盡其心力亦與爾雅

合也雖離嗜嗜鳳皇之聲上以喻政教加被於民應之而相與和協爾雅言

聞於人人聞之而知其離和以喻政教加被於民應之而相與和協爾雅言

所喻服之意也○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節中法也箋云庶

衆閑習也今賢者在位王錫其車衆多矣其馬又閑習於威儀能馳矣大夫有乘馬有貳車○中丁仲反下同乘承證反矢詩不多維以遂

歌不此多也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遂為工師之歌焉箋云矢陳也我陳

反作此詩不復多也欲今遂為樂歌王實能用吉士已致大平但召公欲令守其成

○疏君自遂歌○毛以為成君子賢者來在王位賜之車馬其所賜君子賢不須規戒今我陳作此詩豈不多乎言其實煩多也○正中心不已恐王能用

慢故作此詩遂為樂人之歌冀常求賢士永為鑒戒不損今日成功也○鄭唯

以不多為作此詩不復多為異餘同○傳上能至中法○正義曰言上能賜以

車馬謂成王於時已能賜之行中節解既閑也馳中法解且馳也言閑馳者美

其中節度合禮法○箋庶衆至貳車○正義曰以經言既是王賜之故云今賢

者在此位王賜其車衆多矣庶多一也丁寧以足句耳馳者是馬走之名馬既  
 能走今言且馳明是馳合於法故云其馬又閑習於威儀能馳矣車不獨賜駕  
 必以馬車言衆多則馬亦多矣但馬有御之威儀故別言閑馳以美之馬既別  
 文故衆多者唯言車耳言大夫有乘馬有貳車者解其言多之意以車則人有  
 副貳所賜又非一人故言多也言大夫者自大以上皆有此不必專指大夫  
 也禮士無貳車又止得兩馬本或有士者衍字定本云大夫士有乘車貳車非  
 也○傳不多至歌焉○正義曰傳反其言以不多為多者王既能用賢不復須  
 戒故以作詩為煩多也又解召公獻詩及言遂歌之意以明王使公卿獻詩以  
 陳其所作之人志意遂為工師之歌故也國語亦云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與  
 此同也春秋之師織掌九德六詩之歌工者樂師之總名即大師是也○箋詩與  
 陳至成功○正義曰箋以忠臣諫王其言雖多猶恨心之不盡不當自謂已言  
 已為多也且順文自通不宜反之故易傳以為作此詩不復多言其意猶以為  
 少也樂人之歌常在君側故云○  
 王日聽之則不損今之成功○云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厲王成王七世孫也時賦敝重數繇役煩多人民勞苦

勞如字從此至桑柔五篇是厲王變大雅斂力疏民勞五章章十句○正義

反數音朔繇本亦作柔音遙充音軌本亦作軌疏曰經五章上四句言民勞

之須安次四句言寇虐之當止下二句言王當行善政以安民皆是刺王之事

○箋厲王至刺之○正義曰世本及周本紀皆云成王生康王康王生昭王昭

從成王言之不數成王又數孝王故七世也左傳服虔注云穆公召康公十  
 六世孫然康公與成王同時穆王與厲王並世而數不同者生子有早晚壽  
 命有長短故也注述詳略不必有例而商頌列祖箋云中宗殷王大戊也湯之



玄孫玄鳥箋云高宗殷王武丁也中宗玄孫之孫是則以詩相繼因而明之此  
 以厲王之詩承成王詩後故本之於成王也其文武成及厲宣幽若王風之平  
 桓莊皆父子相繼中間無隔故不假言之小雅之序無成王之文故六月不以  
 宣王繼成王十月之交推之而知是厲王耳而序文不為厲字故就此以明世  
 數也郊特牲云天子失禮自夷王以下注云夷王周康王玄孫之子繫之康王  
 者以記文事雜上無所據文武成康俱為明王失禮是初衰之始故繫於明王  
 之最末者言之此以天子事皆因有所隔而詳其世數國風雖有隔絕皆不明  
 言詳天子而略諸侯亦尊卑之義也序略言刺王箋明其刺意賦斂重數徭役  
 煩多使民勞苦即五章皆上四句是也輕為奸宄以疆陵弱以衆寡作為寇  
 害五章皆次四句是也故穆王以此刺之也五章下二句皆教王為善政以安  
 止之非勞虐之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汔危也中國京師也  
 實事故箋略之安也惠愛也今周民罷勞矣王幾可以小安之乎愛京師之人以  
 幾也康綏皆安也惠愛也今周民罷勞矣王幾可以小安之乎愛京師之人以  
 安天下京師者諸夏之根本○汔許一反說文巨乞反夏戶雅反下同幾音祈  
 下同罷 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懼不畏明詭隨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  
 音皮 箋云謹猶慎也夏善式用遏止也王為政無聽於詭人之善不肯行而隨  
 人之惡者以此勅慎無善之人又用此止為寇虐曾不畏敬明白之刑罪者疾  
 會也箋云謹猶慎也夏善式用遏止也王為政無聽於詭人之善不肯行而隨  
 時有之○詭俱毀反遏於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安遠方之國順仰其近者當以  
 葛反慘七感反本亦作懼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安遠方之國順仰其近者當以  
 此定我國家為王之功言我者同姓親也○揉音柔本亦作柔能徐云毛如字  
 鄭奴代反仰檢字書未見所出廣雅云如若也均為義音相似而字則異舊音  
 如庶反義亡難見鄭注尙**疏**疲勞止而又危耳近於喪亡王諫王言今周民亦皆  
 書云能也與此不同國京師之人以安天下四方諸夏之國若安此勞民當而  
 安有罪無得聽縱其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以此無阿縱之法故以勅慎其為

刑罰而禁止之令民得無勞也所以令王先愛京師以及四方者以王之政欲  
 安遠方之國當先順仰其近王當行之以此定我周家為王之功恐其不能安  
 定而喪失之○鄭唯以汜為幾云此民亦皆已勞止王幾可以小安之為異餘  
 同○傳汜危至諸夏○正義曰汜之下即云小方謂諸夏若以中國對四夷  
 危也○傳汜危至諸夏○正義曰汜之下即云小方謂諸夏若以中國對四夷  
 則諸夏亦為中國言各有對故不同也○箋汜幾至根本○正義曰傳以汜之  
 為危既無正訓又小康者安此勞民直以勞民須安不當更云危也釋詁云  
 汜也孫炎曰汜近也郭璞曰謂相摩近反覆相訓是汜得為幾也昭二十年左  
 傳引此詩杜預云汜期也然則期字雖別皆是近義言其近當如此史記稱漢  
 高祖欲廢太子周昌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皆安惠愛皆釋詁文又云雖欲廢  
 不奉詔言期者意亦與此同也康綏皆安惠愛皆釋詁文又云雖欲廢太子臣  
 方之意由京師者意亦與此同也康綏皆安惠愛皆釋詁文又云雖欲廢太子臣  
 則四方諸侯亦皆效王安之○傳根本既安枝葉亦安京師王之專王若安之  
 人之惡以其故為小惡無原其故不得聽縱之也此詭隨未為人害故直云  
 惡行但惡有大小詭隨小惡無原其故不得聽縱之也此詭隨未為人害故直云  
 不得縱之無良則為小惡無原其故不得聽縱之也此詭隨未為人害故直云  
 者各自為罪而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以爲相須之意故傳解之云謹慎其小  
 以懲創其大以謹故別云式遏謂加之大罪也滲會釋言文爾雅本或作醫會  
 寇虐則不可以謹故別云式遏謂加之大罪也滲會釋言文爾雅本或作醫會  
 音義同○箋謹猶至有之○正義曰謹慎俱是勅戒之言故言謹猶慎以傳言  
 慎小故申足之式用釋言文遏止釋言文爾雅本或作醫會  
 之故云又用此刑即為寇虐會不畏敬明白之刑罰者言又用者亦用此無縱之  
 事不畏明白之刑即為寇虐會不畏敬明白之刑罰者言又用者亦用此無縱之  
 云疾時有之○傳柔安○正義曰釋詁文○箋能猶至姓親○正義曰尚書無  
 逸云柔遠能灑注以能為恣則此云御者與恣同謂順適其意也灑近釋詁文

毛詩注疏 十七之四 大雅 生民之什 七 中華書局

安遠方之國當先順仰其近者即論語所謂悅近來遠是也此與上文相成能  
邇謂惠中國柔遠即綏四方也厲王身為王矣而云以定我王故知以定我周  
家為之功若廣論天下之事雖則異姓可以稱我今指王民亦勞止汔可小休  
身而文稱我是共王有周家之辭故云我者同姓親也

惠此中國以為民速息也合聚也○箋云休止無縱詭隨以謹惓惓式遏寇虐

無俾民憂惓惓大亂也○箋云惓惓猶謹謹也謂好爭者也俾使也○惓音昏說  
又作譁音花好呼報反爭鬪之交反本○無棄爾勞以為王休休美也○箋云勞猶

勤政事之功以為女王之美述其始疏勞止而又危耳近於死亡王可以小安  
時者誘掖之功也○休許糾反掖音亦○疏勞止而又危耳近於死亡王可以小安

定止息矣當愛此中畿之國以為諸夏之民使得會聚王若施善救當糾察有  
罪無得縱此詭人之中畿之國以為諸夏之民使得會聚王若施善救當糾察有

之事止其寇虐之善無使有遭此寇虐之憂○鄭王言其始時有善勸今終之  
無棄爾王始時之政事之功以為王政之美○鄭唯汔幾為異餘同○傳休定

速合○正義曰釋詁云休息也定止也息亦定之義故以休為定速合○傳休定  
云休之為定於義雖通而未是正訓故以休為止息合為聚所以申足毛義

謂好爭訟者是其言語為大聒亂人故云大亂非是為大禍亂也○傳休美  
○傳惓惓大亂○正義曰惓惓者其人好鄙爭惓惓物然故箋以為猶謹謹

正義曰釋詁文○箋勞猶至掖之○正義曰勞力然後有功故云勞猶功也知  
汝勞為汝始時勤政事之功者以云無棄明其先有而不棄也厲王暴虐初則

然矣而述其始有功者誘掖之耳誘掖之言出衡門之序謂民亦勞止汔可小  
誘導而扶掖之以小貪功聞己先有善或將勉力故誘之

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息止○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慝惡也  
○箋云罔

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息止○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慝惡也  
○箋云罔

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息止○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慝惡也  
○箋云罔

無極中也無中所行不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求近德也○近注同民亦勞止汙可小

得中正○隱吐得反○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求近德也○近注同民亦勞止汙可小

惕惠此中國俾民憂泄起惕息泄去也○箋云泄猶出也發也○惕注反無縱詭隨以謹

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醜衆厲危也○箋云厲惡也○春秋傳曰其注戎雖小子而

式弘大戎大也○箋云戎猶女也○式用也○弘猶廣也○今王女雖小子自遇而女用

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注○疏又危耳可以止息之先愛止中國之

邇者乎是以此戒之○應對之應○其注○疏又危耳可以止息之先愛止中國之

京師便諸夏之民其憂寫泄而去又當無縱詭隨之人以此勅慎衆為危殆之

行者又用此止其寇虐之害無使王之正道敗壞也所以須然者在王之危大位

者雖小子而用事甚大不可不慎故須息勞民而止寇虐也○鄭以汙為幾

厲為惡戎汝弘廣為異餘同○傳惕息泄去○正義曰惕息釋詁云泄漏也

然則泄者閉物漏去之名故以為箋天地之氣是發之義在腹而發出故云

出也發也其意亦與毛同月令是謂泄天地之氣是發之義在腹而發出故云

危也○正義曰醜衆釋詁文易之言厲者皆危也○箋厲惡至道壞云○正義曰箋

以言人之惡當指其惡狀危非惡之名故以為厲為惡秋官司厲注云犯改為惡

曰厲是也所引春秋傳曰襄十七年左傳云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

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以證厲為惡釋詁云壞毀也敗亦毀損之名故以為厲

為厲辭明是惡矣故引之以證厲為惡釋詁云壞毀也敗亦毀損之名故以為厲

壞言戎大○正義曰釋詁文王肅云在王者之大位雖小子其用事甚大也○

箋戎猶至戎之○正義曰以下已有大故訓戎為汝弘復為大則大文太重故

弘猶廣廣亦大之義耳小子無知之稱故抑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言雖小子

毛詩注疏 十七之四 大雅 生之民什 八 中華書局聚

故知自遇如小子居天子之位故用事廣大引易曰盡邇者乎皆上繫辭也出  
言善否千里之外違之應之是其用事廣大出言不易是以穆公以此言戒之  
必易傳以戎為汝者孫毓云戎之為汝詩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  
人通訓言大雖小子於文不便箋義為長  
有殘賊義曰殘箋云王愛此京師之無縱詭隨以謹續繆式遏寇虐無俾正反  
繆繼反覆也○繆繼上音遣下○王欲玉女是用大諫箋云玉者君子比德焉王  
起阮反字或作卷覆芳服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乎我欲令女如玉然故作  
是詩用大諫正女此穆公疏傳賊義曰殘○正義曰孟子云賊仁曰賊賊義曰  
至忠之言○令力呈反  
昭二十五年左傳繆繼從公無通外內則繆繼者牢固相著之意非善惡之辭  
但施於善則善施於惡則惡耳此云以謹繆繼是人行反覆為惡固義不捨常  
為惡行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

板凡伯刺厲王也凡伯周同姓周公之胤也疏板八章章八句○箋凡伯至卿  
入為王卿士○板音版○疏士○正義曰僖二十四年左傳

曰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知為王卿士者以經云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是  
為王官也以其伯爵故宜為卿士瞻仰凡伯之刺幽王春秋隱七年天王使凡

伯來聘世在王朝蓋畿內之國杜預云汲郡共縣東南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出  
有凡城共縣於漢屬河內郡蓋在周東都之畿內也

話不然為猶不遠板板反也上帝反先王與天之道天下之民盡病其出善言  
猶謀也王為政反先王與天之道天下之民盡病其出善言

而不行之也此為謀不能遠圖不知禍之將至○卒子恤反俾本又作靡聖管  
羸當但反沈本作贗出如字徐尺遂反話戶快反說文云會合善言也靡聖管

管不實於

管無所依繫誠也箋云王無聖人之法度管然以心自猶

之未遠是用大諫

猶圖也箋云王之謀不能疏上帝之王者其為政教反又反也

既反於先王又反於天道以此之故天下之民蒙其惡政盡皆困病矣假使王

出嘉善話言則不肯是而用行之如此則王之民蒙其惡政盡皆困病矣假使王

近不知禍之將至也又王之所為無重聖人之法管然以心自恣無所至

據不能實於誠信之言既遠恐王將有禍難以是之故用大諫正王○鄭唯

遠我以王所圖之事未能及遠○王將有禍難以是之故用大諫正王○鄭唯

以猶皆為謀為異餘同○傳板遠○王將有禍難以是之故用大諫正王○鄭唯

反戾之義故為反也上帝以稱王者謂假上帝之尊稱之以比王者若實指上

天則天無所反故知以上斥王也瘴病話善言猶道皆釋詰文以彼猶作絲義同也

○箋猶謀至將至○正義曰猶謀釋詰文以言不遠則無不能深知道遠事故易

傳以猶為謀以重言反則反有二事故云王為政反先王與天道者為政

當遵用先王上承天意故知所反有二事反先王與天也以其先違舊章乃失

天意故後言天也其出善言不行之謂王自出而天也小人之言雖不盡善

亦不知愛其善時復言之但言之易行之難不能行之耳知非他人為王說善言

王不能行者他人之言則是諫諍經不得言出也不用他言則是從從箋不得

言不行也以此知是王自出言不能行之人必深謀遠慮乃能預防患禍王之

為謀不能遠圖是知不知禍之將至也○傳管至誠○正義曰以管與靡

聖同文既無聖法故知無所依繫誠釋詰文○箋王無至相違○正義曰以

無聖而言管法是違法任情故知以心自恣不能實於誠信之言謂意欲為

善終不能行是於言為虛故云不能實於誠信之言有言不行是言相違

也此不實於言還言是上出話不然也下言猶之未遠還是上為言不遠也作

反覆重言耳○傳猶圖○正義曰釋言文圖即謀也箋言王天之方難無然憲

之謀者申傳意耳言大諫謂其諫之深自此以下是大遠也

毛詩注疏 十七之四 大雅 生民之什 九 中華書局聚

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憲憲猶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箋云天斥王也

憲憲然無沓沓然為之制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惡憲許建反蹶俱衛反辭之

泄徐以世反爾雅云憲泄泄制法則也說文作唯云多言也為于偽反辭之

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輯和洽合懌莫定也箋云辭氣謂政

此戒語時之大臣輯音集又七入反釋而疏天之下民則有詔佞之臣助為惡

音亦本亦作懌說音悅下同語魚庶反疏而疏天之下民則有詔佞之臣助為惡

政此又責以王之尊此於上天故謂王為天言王之方行暴虐之政以難難天

邪僻之政汝臣等無得如是欣欣然喜樂而勸之王之方欲動變先王之政而法度

以通達其意使王成惡故又言己之意所以不欲令臣制作法度者以國之法度

危在於出令王者若出教令其辭氣之和順矣則在下民之心相與合聚矣其辭

王制虐政以亂下民也○傳憲憲至沓沓○正義曰釋訓云憲憲泄泄制法則

也李巡曰皆惡黨為制法則也○孫炎曰厲王方虐詔臣並為制作法則此直解

詩人言此之意而不解其狀故傳憲憲泄泄之意也謂見王將為惡政競隨從

見王將為惡政而喜樂之泄泄猶沓沓競進之意也謂見王將為惡政競隨從

斥王非斥上法也蹶動釋詁文○箋天斥至其惡○正義曰戒臣之時也難是困苦之

事故知難天下之民動為變改之事故知變更先王之道以下云及爾同察

故知是責臣之辭達其意者謂君意始發往通達其心與之合和為作法以成

其惡也定本集注皆作達其意俗為逢者誤也○傳輯和至莫定○正義曰輯

和洽合莫定釋詁文又云懌其意俗為逢者誤也○傳輯和至莫定○正義曰輯

○正義曰論語云出辭氣故以此辭為辭氣也此辭加于下民故知謂政教也

知此大臣者以凡伯卿士而云與己同寮且非大臣不得與王制法故知是戒

語時之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我即爾謀聽我蹢蹢察官也蹢蹢猶警也箋云

大臣也。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我即爾謀聽我蹢蹢及與即就也我雖與爾職事

異者乃與女同官俱為卿士我就女而謀。反忠告以善道女反聽我言警然

不肯受。○僚字又作寮力彫反蹢五刀反警五報反道音導下牖道道民皆同

我言維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芻蕘薪采者箋云服事也我言言乃

有疑事當與薪采者謀之匹夫匹婦或知及之況於我乎疏我雖至芻蕘○正

○芻初俱反蕘如謠反說文云蕘草薪也知音智又如字疏我雖至芻蕘○正

臣而大臣不受此又責之言我雖與汝異其所職之事要乃與汝同其官寮以

同官之類當相用其言語我今就汝謀慮告此以善道而汝聽我言反蹢蹢然

不肯受用何也我之疑事當詢謀於芻蕘薪采者以為非而笑之先世上古之民

賢者有善言云我有疑事當詢謀於芻蕘薪采者以樵采之賤者猶當與之謀

况我與汝之同寮得棄其言也○傳寮官至警警○正義曰寮官釋詁文我即爾謀其言不

心乎是寮為同官也蹢蹢者是不聽之狀釋訓云蹢蹢傲也謂傲慢其言而不

聽之故言猶警警○箋及與至肯受○正義曰及與釋詁文我即爾謀謂往與

忠告而善道之故就周禮六官各有所掌故異職而同官也論語說朋友之交云

王制法度是也○傳芻蕘薪采者○正義曰言詢于芻蕘謂謀於取芻取蕘之

人非謀於草木故云芻蕘薪采者是賤人也說文云薪蕘謂謀於取芻取蕘之

者飼馬牛之草蕘者供燃火之草蕘是薪耳以薪者亦是采取故連言之○箋

服事至我乎○正義曰服事釋詁文知所言是急事者凡伯責其不聽明是事

之急切以其惡急故責汝無笑之先民者是古昔之民耳但以其言傳於後世

為人所做習故知是古之賢者親取薪采則是賤者故云匹夫匹婦或知及之

况於我乎中庸云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彼言夫婦即此天之方虐無然謔謔

箋所謂匹夫匹婦也庶人無妾媵唯夫婦匹故稱匹也

毛詩注疏 十七之四 大雅 生民之什 十一 中華書局聚



老夫灌灌小子躑躑虛之政女喜樂灌灌猶款款也躑躑驕貌箋云今王方為酷

也虛反躑躑然如小子不聽我言○謔匪我言毫爾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

藥八十曰毫熇熇然熇熇也箋云將行也今我言非老耄有失誤乃告女用可

許醉反沈又許各疏天之至救藥○正義曰又責大臣言比天之王者方為酷

而以讒助之我老夫教諫汝不聽用我之言乎汝不意盡何為汝等而未知幼

也非我之言為老耄有所失誤乃告汝可憂之事汝何為反用我言豈不以我為老

戲謔而慢我汝既不用我言反助王為惡多行慘毒之惡熇熇熇熇然使惡加于民

不可救止而藥治之言王為惡皆大臣之由故責之○傳謔謔至驕貌○正

義曰此言謔猶上憲見王為惡如喜樂之故為喜樂也釋訓云灌灌憂無

但彼不解其言灌灌之意耳非解灌灌之義故猶款款言己至誠款實而告之

王至我言○正義曰謔直是喜樂之貌而云以謔隱助之者釋訓云謔謔

謔崇讒隱也舍人曰謔謔謔皆威烈貌而云以謔隱助之者釋訓云謔謔

夫諫汝款款然者是凡伯自謂也小子是幼弱無知之稱以其不可教誨故云老

曰毫曲禮云汝熇熇是氣熱之氣故為熇熇也○箋今我至其禍○正義曰老毫

老人言多懈忘故云非我言毫有其失誤此爾用憂三字皆言毫之下與謔字  
共文則是凡伯自言我告汝可憂之事而汝反用此可憂之事而好為戲謔故  
箋分之以見此意熇熇是熇熇之貌而言不可救止故知是天之方濟無為夸  
多行慘酷毒害之惡誰能止其禍如人病甚不可救以藥○天之方濟無為夸

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憐怒也夸毗以形體順從之體柔人也箋云王方行酷虐之威怒女無

如尸矣不復言語時屬王虐而弭謗○憐才細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

反疾怒也夸苦花反復扶又反弭彌耳反止也箋云葵揆也民方愁苦而呻吟則

蔑資曾莫惠我師忽殿屎呻吟也蔑無資財也箋云葵揆也民方愁苦而呻吟則

以共其事窮困如此又曾不肯惠施以期瞻衆民言無恩也○殿都練反郭音

坵說文作唵屎許伊反郭音香惟反說文作伊呻吟音申吟如字本又作險同度

待洛反斂力豔反共音恭本亦作○旒天之至我師○正義曰此又責羣臣言比

恭施式豉反闊音周瞻市豔反○旒天之至我師○正義曰此又責羣臣言比

得為此夸毗足恭前却不復言語矣君既為惡臣又從之則上下威儀盡迷亂矣

其善人君子則如尸然不復言語矣君既為惡臣又從之則上下威儀盡迷亂矣

亂其室空虛無有資財而汝等君臣亦會莫有肯惠施我之衆人欲矜瞻之危

言愁貧並至困之甚而上無恩恤故以刺之○傳憐怒至柔人○正義曰憐

怒釋言文舍人曰憐怒聲也釋訓去夸毗體柔也李巡曰屈己卑身求得於人

曰體柔然則夸毗者便僻其足前却為恭以爲神象順從於人故云以體柔人

者如尸不復言語畏政故曰尸謂祭時之尸以爲神象順從於人故云以體柔人

無息○正義曰葵揆釋言文民愁苦而呻吟是無所告訴也無有揆度知其然

謂君臣並不祭民也君行既惡則致天災故民有遭喪禍者政亂則稅民無藝

故又責以賦斂責字皆作素俗本爲責誤矣素者先也謂先重賦斂故困窮也○

天之牖民如堦如籬如璋如圭如取如攜圭言相也如堦如籬如取如攜言必從也○

毛詩注疏 十七之四 大雅 生民之什 十一 中華書局聚

云王之道民以禮義則民和合而從之如此○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

無自立辟益為道民在己甚易也女擻擊民東與西與民皆從女所為無曰是何

所建為法也○孔易鄭音亦注易也上字同又作掣尺製反與並音餘行下孟注

同立辟婢亦反注同易也○正義曰自此以上言政惡民困此言可反之使善言

反邪似疏天之王之導民也如疏然如疏言民必同君心如圭璋之相合也又如往取物如手擻物言其必從

璋如圭然言民必同君心如圭璋之相合也又如往取物如手擻物言其必從

君化如擻取之隨人君也若然民之從己如手擻之汝王無曰是何益與勿謂

如手擻無益王者之導民甚易言上為善政民必為善是甚易也汝當行善以

化之今民之所行皆多邪僻乃汝君臣之過汝無自謂所建立者為法當更改

以為導也擻俱是樂器其聲相和以喻民之應君故云相和也半圭為璋合

二璋則成圭以喻民合君心故云言相合也取謂物在他處行往取之擻謂物

在地上手舉擻之入所擻取必從手而來故云言必從也擻圭璋相類之物

故言相也取擻謂人擻取物而物各不見與上不類故變言必從而不言相也

○傳辟法也取擻謂人擻取物而物各不見與上不類故變言必從而不言相也

故轉之為難易之易也上有六如獨言攜者以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

攜者取處末故乘而反之以比攜民之東西

大宗維翰价善也藩屏也垣牆也王者天下之大宗翰幹也箋云价甲也被甲

姓之適子也王當用公卿諸侯及宗室之貴者為藩屏垣幹為輔弼無疏遠之

○价音界說文同鄭作介藩方元反大師音泰注大師同垣音袁翰胡且反徐

音寒被皮寄反適丁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離和也箋云斯

歷反下同遠于萬反

行謂酷虐之政以安女國以是為宗子之城使免於難遂行酷虐則禍及宗子

是謂城壞城壞則乖離而女獨居而畏矣宗子謂王之適子當用善人為官維

以為藩鄣又用大毛師之為大既令王施法此言立法之諸侯維以為屏蔽王又必

為大宗維當施政為之楨幹又和安汝德以為城言其無行蔽身又得蔽子王必

國矣不但安汝之國亦與汝之宗子維為藩屏之人令三公之大臣維為垣牆

常行此德無使宗子之城壞又無得疏遠藩鄣太師三公之大臣維為垣牆

矣○鄭以為當用此被甲卿士之人維為其藩鄣太師三公之大臣維為垣牆

大邦成國之諸侯維為藩蔽大宗同姓之宗適維為楨幹○正義曰任之令為王

用無得疏遠之下四句同唯訓斯為離○傳價適至翰幹○正義曰任之令為王

文藩者園圍之籬可以屏蔽三公之官故大邦是諸侯之國大宗文在其下則是天

是屏蔽之義也以太師是三公之官故大邦是諸侯之國大宗文在其下則是天

子則天所尊故謂之大宗也傳以藩垣屏皆防衛之名幹人所尊故稱宗子天

皆善人及三公諸侯鄣蔽寇難天子居內設法而撫安之於下翰幹釋則百官

箋價甲至遠之○正義曰箋以詩戒王使親其身不勸王擇人為官故不從

以價為善也價者甲之別名故以價為甲以其身被甲故稱甲人君言宗人所重

且舉司馬以明六卿猶言太師以顯三公也尚書周官曰立太師太傅太保茲

惟三公是太師為三公也以言大邦則不兼小國故知伯以上為成國諸侯也

云五姓賜則注云則未成國之名又云七命賜小國則伯以上為成國諸侯也

年左傳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明堂位注成

國之賦千乘則侯地四百里以上始為成國其伯未成國也此言大邦成國當

亦侯以上也以天子諸侯皆絕其宗名且上文類之不得為王之大者身大者衆

多之辭宗者與王同族故知大宗王之同姓世適子也此價人大師大邦大者衆

毛詩注疏 十七之四 大雅 生民之什 十一 中華書局聚

皆王宜親愛故總之云王當用公卿諸侯及宗室之貴者為藩屏垣幹為輔弼

無疏遠之也次如此者卿雖卑於公而親掌職事又兵用事重故先公言之

大邦非在王朝太宗未為官職尊卑次之也箋以公親於卿故便文而先言公

耳○傳懷和○正義曰懷之為訓思也來也止也思止亦和之義故為和也○

箋斯離至適子○正義曰斯離釋言文以上章刺王酷虐故知懷德維寧謂和

汝德無行酷虐之政以安汝國也懷德之下即言宗子維城明以此懷德為宗

子之城宗子王之適子也○有天下者皆欲福及長世恐子孫之不安故言以德

為城使免於患難城可以禦寇難故以城喻焉又解城壞之壞意若其不和汝德

遂行酷虐之政則民不堪命禍及宗子是謂城壞宗子之壞意若其不和汝德

而汝王獨居而有所畏懼矣是以欲王之親輔弼之臣使不乖離固宗子之壞

使不傾壞則令己無獨畏之憂也以上言大亂謂同姓之適此言宗子嫌與上

同故辨之云宗子謂王之適子也周語曰彘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

召公以其子代宣王是禍及宗子也兩無正曰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勤是君臣

乖離也昭二十六年左傳曰至於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於彘是獨居

而畏也是賢人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戲豫逸豫也馳驅自

之言皆有徵矣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戲豫逸豫也馳驅自

朱用

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王往且明游行衍溢也箋云及

胡常與女出入往來游溢相從視女所行善惡不可不慎乎○昊敬天至游衍

既勸王和德以安國故又言當畏敬上天當敬天之威怒以自肅戒無敢忽慢

之而戲謔逸豫又當敬天之災變以常戰慄無敢忽之而馳驅自恣也天之變

怒所以須敬者以此昊天在上人仰之皆謂也○傳戡豫至自恣○正義曰戡

終常相隨見人善惡既曰若此不可不敬慎也○傳戡豫至自恣○正義曰戡

豫謂戡而逸豫馳驅謂馳騁自恣皆謂非禮而動反道違天如此者則上天罰

之故戒王使敬天也孔子迅雷風列必變注云敬天之怒則天之怒者謂暴風

之故戒王使敬天也孔子迅雷風列必變注云敬天之怒則天之怒者謂暴風

之故戒王使敬天也孔子迅雷風列必變注云敬天之怒則天之怒者謂暴風

之故戒王使敬天也孔子迅雷風列必變注云敬天之怒則天之怒者謂暴風

之故戒王使敬天也孔子迅雷風列必變注云敬天之怒則天之怒者謂暴風

之故戒王使敬天也孔子迅雷風列必變注云敬天之怒則天之怒者謂暴風

之故戒王使敬天也孔子迅雷風列必變注云敬天之怒則天之怒者謂暴風

之故戒王使敬天也孔子迅雷風列必變注云敬天之怒則天之怒者謂暴風

之故戒王使敬天也孔子迅雷風列必變注云敬天之怒則天之怒者謂暴風

之故戒王使敬天也孔子迅雷風列必變注云敬天之怒則天之怒者謂暴風

之故戒王使敬天也孔子迅雷風列必變注云敬天之怒則天之怒者謂暴風

之故戒王使敬天也孔子迅雷風列必變注云敬天之怒則天之怒者謂暴風

之故戒王使敬天也孔子迅雷風列必變注云敬天之怒則天之怒者謂暴風

之故戒王使敬天也孔子迅雷風列必變注云敬天之怒則天之怒者謂暴風

之故戒王使敬天也孔子迅雷風列必變注云敬天之怒則天之怒者謂暴風

之故戒王使敬天也孔子迅雷風列必變注云敬天之怒則天之怒者謂暴風

之故戒王使敬天也孔子迅雷風列必變注云敬天之怒則天之怒者謂暴風

之故戒王使敬天也孔子迅雷風列必變注云敬天之怒則天之怒者謂暴風

之故戒王使敬天也孔子迅雷風列必變注云敬天之怒則天之怒者謂暴風

之故戒王使敬天也孔子迅雷風列必變注云敬天之怒則天之怒者謂暴風

之故戒王使敬天也孔子迅雷風列必變注云敬天之怒則天之怒者謂暴風

之故戒王使敬天也孔子迅雷風列必變注云敬天之怒則天之怒者謂暴風

之故戒王使敬天也孔子迅雷風列必變注云敬天之怒則天之怒者謂暴風

之故戒王使敬天也孔子迅雷風列必變注云敬天之怒則天之怒者謂暴風

疾雷也周禮大怪異災則去樂徹膳則天之變者謂大怪異災也言上天之道有此變怒之時故常須敬戒非謂當此變怒之時獨禁逸豫自恣也○箋淪變○正義曰釋言文○傳王相至衍溢○正義曰以王與出共文故為往也既有出往則亦有入來故箋言出入往來此出王游衍還是上戲豫馳驅之事故云游行衍溢亦自恣之意也

板八章章八句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三十三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七 (十七之四)



毛詩注疏校勘記 [十七之四]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卷阿

王能為賢有所樂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有當作者形近之譌

自縱弛之意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弛作弛案弛即弛字也釋文云從本又作縱弛本又作弛同正義本是縱弛字

而優自休息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優下有游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似先公曾矣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也釋文云曾在由反云云是其證正義云道終釋詁文彼道作曾音義同也是其本作道字

標起止云曾終合併以後依經注本所改也郭璞爾雅注引爾字之明證出於三家毛鄭詩非有爾字也箋云嗣先君之功而終成之此無爾字之明證

正義云又嗣其先君之功汝王能終之矣乃自為文耳如何人斯之五章經中三爾字而正義有六汝字板之三章經中二爾字而正義亦六汝字可以知其

例矣凡他書引用不可以為典要者如此○按正義當本作曾終釋詁文彼曾作道寫者亂之耳舊校非也

書傳稱成湯之閒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湯當康字誤是也

謂居民土地屋宅也以教之故民有所法則王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土上浦鏜云脫以字是也王

字當衍

德大天之福

闕本明監本毛本福誤性案山井鼎云作得大大之福似是者是也大大正義常語屢見於楚茨以下及賓之初筵旱麓

毛詩注疏

十七之四 校勘記

十四 中華書局聚



故以蕝為小福故以蕝為小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故以蕝為小福六字當衍是也

豫撰几擇佐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云此本或云豫撰食者誤耳孫毓載箋唯言撰几擇佐食是也定本亦作撰字非

也釋文云饌几士戀反又士轉反具也本亦作撰是釋文與定本同也正義以或本撰下有食字者為非則固然矣其以定本字作饌為非則誤古用饌食字為撰具字是為假借撰字不見於說文當以定本釋文本為長

佐合入助之

闕本明監本毛本合作食小字本相臺本合入作食案此十行本分食為二字之誤也仍衍入字者非

引長翼輔皆釋詁文

闕本明監本毛本翼輔誤倒案山井鼎云傳作翼敬無輔訓也其說是也爾雅亦有翼敬無翼輔當為

敬涉傳上文而誤

佐食遷听俎特牲云

闕本明監本毛本不重特字案所刪是也浦鏜云听誤听是也

然則凡與佐食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几誤凡下同是也

少牢又云祝筵尸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初刻同後改筵作延下祝筵尸同案所改是也

尸入升祝先主人從

闕本明監本主誤生毛本不誤案山井鼎云入升恐升入之誤以特牲考之其說是也

如圭如璋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圭作珪小字本相臺本同注同案唐石經是也餘經作圭乃用字不畫一之例此經及正義中字皆作圭當

是後人用他經所改考文古本因此每改他經字作珪者亦非○按珪者圭之古文也毛詩不當用古舊校非

以禮義相切磋

闕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磋作磋明監本毛本同案釋文云磋或作瑳已見淇奧谷風瑳字是也正義當用瑳字十行本皆

作瑳乃依注改也

人聞之則有善聲譽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有善聲譽為人所聞知又云故有善聲譽是其證釋文云聲論魯困

反與正義本不同也山井鼎云譽恐論誤是以釋文本改正義本也殊為失

鳳皇于飛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皇作風下同案風俗字不當用於經典

鳳皇靈鳥仁瑞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言此鳥有神靈也又云說文云鳳神鳥也段玉裁云此傳及說文皆當作禮鳥也麟之

趾傳言麟信而應禮騶虞傳言騶虞義獸也有至信之德則應之此傳意謂禮而應仁言禮鳥而應仁德之瑞也所謂詩毛說者如此與左氏春秋說同正義本誤○按召南傳當云麟信獸而應禮各本奪獸字

亦與衆鳥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與作亦考文古本同案與字誤也

因時鳳皇至因以喻焉

小字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下因字作故考文古本同案故字是也

故鳳皇亦與之同止於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止於當作於止此說經之爰止也

故龍不生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生下浦鏜云得字脫是也

燕頷喙五色備舉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喙作雞案此欲補雞字而誤改喙字耳二字皆當有爾雅疏即取此正有可證

字從鳥几聲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凡誤几是也

飲食自歌自舞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弨云飲食下有自然二字見南山經是也此復出自字而脫

郭璞云小之形未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小上疑脫大字是也

故集止以亦傳天亦集止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傳天下當脫傳天以三字是也

故云亦集衆鳥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集當作亦

以羣士慕賢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以當似字誤是也

此經既云多言吉士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王多誤多言是也

謂無擾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無作撫考文古本同案撫字是也

出東曰朝陽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出作山考文古本同案出字誤也

由萬民物服臚案物當作協形近之譌毛本正作協

欲今遂爲樂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今作令考文古本同案令字是也

以車則人有副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山井鼎云則恐賜誤非也

春秋之師職掌九德六詩之歌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秋之作官大案所改是也浦鏗云六誤九是也

○民勞

輕為奸宄閩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奸作姦明監本毛本同案姦為偽字釋文以奸宄作音正義中十行本亦作奸

本亦作佻釋文校勘通志堂本同盧本作佻案集韻四肴云佻使也通作

穆王與厲王並世補案上王字當作公篇內同毛本不誤

憺不畏明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憺不七感反本亦作憺會也正義云憺會釋言文爾雅本或作憺會音義同是其本亦作憺字標起

止云至憺會當是後改詩經小學云說文借會也從日既聲詩曰誓不畏明節南山十月之交云雲漢及此憺字皆同音假借是也考釋文十月之交亦作憺

以憺作慘猶以訊作諛之誤耳考文古本作慘采釋文而又誤

曾不畏敬明白之刑罪者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正義云曾不畏敬明白之刑罰者又云故云又用此止

為寇虐曾不畏敬明白之刑罰者是罪當作罰

當以此定我國家為王之功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正義云以此定我國家為王之功又云故知以定

我周家又云是共王有周家之辭是國當作周考文古本作周采正義

傳以汙之為危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傳以當作以傳

正義曰詭戾人之○善

閩本明監本毛本無○案所刪是也

爾雅本或作僭曾

閩本明監本毛本僭作云案山井鼎云僭恐僭誤是也

尙書無逸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舜典誤無逸是也

故知以定我周家爲之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爲下當有王字是也

無縱詭隨

明監本毛本縱誤蹤以上本皆不誤

僭恠猶謹諱也

小字本柜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脫僭字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以此勅慎其謹諱爲大惡者又云故箋

以爲猶謹諱是其證也釋文云諵本又作諱此亦取聲音爲訓詁當以釋文本爲長

謂好爭者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爭下有訟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說文作僭

釋文校勘通志堂本僭作昏盧本作悞云今校改案悞字是也小字本所附正作悞字

釋文僭亦不僚也

釋文校勘通志堂本同盧本釋文僭亦四字作又釋僭云案所改非也當作又云僭不僚也與旱麓燎下又云燎

放火也同例釋衍字又誤文云誤亦倒在僭下遂不可讀今特訂正

王若施善救

禮案救當作政形近之譌毛本正作政

止其寇虐之善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善恐善字是也

逋合詁文

明監本毛本詁上有釋字闕本剗入案所補是也

是其言語無大聒亂人

繡毛本無作為案為字是也

春秋傳曰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傳作左氏二字案正義云所引春秋傳曰是其本作傳字

厲壞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厲作敗考文古本同案厲字誤也

先愛止中國之京師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止恐此字是也物觀補遺所載云宋板止作此必誤用他章文當之耳

云泄漏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一上當有脫字是也

以為人者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為恐厲誤是也

犯改為惡曰厲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政誤改是也

重丘人閉門而詢之

毛本同闕本明監本詢作詢案詢字是也

固義不捨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義當作著形近之譌

○板

不實於亶

小字本相臺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於作于案唐石經是也正義云此不實於亶當是易為今字耳

管管無所依繫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繫作也考文古本同案也字是也正義云無所依據又云故知無所依繫皆自為文

毛詩

注疏

十七之四

校勘記

十七

中華書局聚

不當依以改傳○按廣韻作憲憲

則無不能深知遠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無當為字誤是也

自此以下是大遠也

閩本明監本下誤不毛本不誤案山井鼎云遠恐諫誤是也

辭之懌矣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釋本亦作懌正義本是懌字類弁釋文云懌本又作釋釋釋同字也考文古本作釋采釋文○按古

無懌字以釋為之釋文是也

此於上天

補毛本此作比案比字是也

汝臣等無得如是沓沓正隨從而助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正作競案皆誤也當作然

及爾同寮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寮作僚案釋文云僚字又作寮正義本是寮字閩本以下依釋文改耳

反忠告以善道

閩本明監本毛本反作及小字本相臺本作欲案欲字是也

告此以善道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之下文可證

得棄其言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得上有不字案所補是也

言曰至誠款實而告之

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日當已字之譌

以興讒惡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惡作隱案所改是也

八十曰毫曲禮云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云當文字誤是也

夸毗體柔人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體上有以字考文古本同案釋訓云夸毗體柔也無以字

則忽然有揆度知其然者 小字本相臺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正義云汝君臣忽然莫有察我民敢揆度知其情者

又云無有揆度知其然是忽然下當有無字考文古本有采正義

又素以賦斂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集注責以賦斂責字皆作素俗本為責誤矣素者先也是正義本作責字

民之多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多辟匹亦反邪也注同考七月序正義云古避辟皆同作辟字而借聲為義是正義本作辟字

其正義云皆多邪辟者易為今字而說之也蕩釋文云辟匹亦反邪也本又作辟注同而於此經獨以辟為正者以下立辟文連故別之其實毛氏詩經但作辟與下經立辟同字傳云辟法也不更指其何辟猶昔育恐育鞠傳之育長不

指言何育也後漢書玉篇文選注引作辟乃以破引之當以正義本為長考文古本作僻依釋文

廩 闕釋文校勘記通志堂本盧本同案段玉裁云廩誤廩是也小字本所附正是廩字乃出於善本此釋文當本作廩轉譌從广耳小豨篇同

如攜取之隨人君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君當作者形近之譌

以攜者取處末 闕本明監本取當作處毛本末作未案山井鼎云此疏恐有誤字是也者取當作文最

大宗王之同姓之適子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下之字作世案世字是也



維爲藩蔽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藩當屏字誤是也

君言宗人宰人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君疑若字誤是也

五姓賜則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命誤姓

又兵用事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用當作甲形近之譌

及爾游衍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游羨餘戰反溢也一音延垂反本或作衍正義本是衍字

孔子迅雷風列 閩本明監本毛本列作烈案所改是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八

〔十八之一〕

蕩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五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蕩唐

蕩反召時昭反本又作疏蕩八章章八句至是詩○正義曰蕩詩者召穆公所

政反亂先王之政致使天下蕩蕩然法度廢滅無復有綱紀文章是周之王室

善子惡皆云刺幽王大壞此不言刺厲王而云傷周室者幽王承宣王之後父

大壞此經八章皆是蕩蕩無綱紀文章謂治國法度故序亦述首句以為

是此經所傷傷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廢壞之貌厲王乃以此君也箋云蕩蕩法度

君言其無可則象之甚○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疾病人者重賦斂也或罪

必亦反注同沈云毛音婢益反疾威上帝其命多辟疾病人者重賦斂也或罪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謀誠也箋云烝衆鮮寡克能也天之生此衆民其教道之

後更化於惡俗○烝之承反謀市林疏蕩蕩滅法度言今蕩蕩然廢壞法度者

毛詩注疏 十八之一 大雅 蕩之什 中華書局聚

上帝之君王乃以此無法度而為下民之君也又言王無法度之事重賦斂以  
 疾病人峻刑法以威罪人如此者是上帝之君也又其下政教之命甚多邪僻  
 言其無法度不由舊章也元本天之誠信今王以邪僻教之故民皆無復誠信無  
 之非欲使之心傷之也○傳上帝至辟君○正義曰上帝者天之別名天生民立教  
 不有故所以傷之也○傳上帝至辟君○正義曰上帝者天之別名天生民立教  
 不得與蕩蕩共文故知上帝以託君王言其不稱天稱帝詩之通義而言託者以  
 上帝以稱王者柔傳曰昊天斥王然則王稱天稱帝詩之通義而言託者以  
 下章不敢斥言乃假文曰咨此獨不然者欲以蕩蕩之言為下章總目且見實非  
 此下諸章皆言文王曰咨此獨不然者欲以蕩蕩之言為下章總目且見實非  
 殷商之事故於章首不言文王以起發其意也○君釋詁文○箋蕩蕩至之甚  
 ○正義曰蕩蕩是廣平之名非善惡之稱若論語云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洪範  
 云王道蕩蕩言其無復惡事善事廣平是蕩蕩為善也此序言蕩蕩無綱紀文  
 章言其除去善事知此蕩蕩是法度廢壞之貌釋詁云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洪範  
 法度廢壞之辭取此箋為說也○箋疾病人者重賦斂也君以刑法威人法峻則  
 以財貨而生財盡則人困病故知疾病人者重賦斂也君以刑法威人法峻則  
 人得罪故知威罪人者峻刑法也○君之於人唯此而已故知是此二事也峻者  
 高險之名謂重其科禁不可登陟如山之於人唯此而已故知是此二事也峻者  
 不依周公所謂重其科禁不可登陟如山之於人唯此而已故知是此二事也峻者  
 至惡俗○正義曰烝衆解寡皆釋詁文○傳謹誠○正義曰釋詁文○箋烝衆  
 民當以誠信忠厚既本天意又傷今政言當今之民皆有始無終是由人君不  
 施忠厚之命而下邪僻之教故民化於惡俗教之使然以王政不順天故反覆  
 言之民始皆庶幾於善道言民生自有此性後更化於惡俗謂君政令之變改  
 言靡不為盡然之辭鮮克為少有之稱文不同者容有君子不改其操故言鮮  
 以見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掎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齊嗟也疆

善也○措克自伐而好勝人也○服政事也○箋云厲王弭謗穆公朝廷之臣不敢斥言王之惡故上陳文王咨嗟殷紂以切刺之○女會任用是惡人使之處位○

職事也○禦魚呂反○措蕭侯反○聚斂也○徐天降滔德女與是力○云厲王施倨慢○

又甫垢反○好呼報反○朝直遙反○下朝廷同○天降滔德女與是力○云厲王施倨慢○

漫亡諫反○本亦作慢○又作媮○下同一音○亡半反○倨居庶反○**疏**文王至是力○

王之惡又不敢斥言○昔文王以紂政亂數嗟嘆之○故穆公假為之辭以責厲王○

言文王恨紂始言曰咨咨嗟乎汝殷商之君汝為人君當任用賢者何曾以是乎○

自惡矣○汝等何為起是氣力而佐助之○以其同惡相成○故至於大壞○所以傷之也○

任威使氣之貌○禦善者見善事而抗禦之○是心不嚮善○不從教化之人也○自代○

如論語云願無伐善是也○克者勝也○且服與在位對○文故知服政事謂非徒備○

獨又委任之也○箋厲王至職事○正義曰○民勞亦穆公所作○皆斥王惡○此篇○

須假託蕩則陳王凶暴將至○滅亡號呼沈湎倖書作夜○其言既切○故假文王至○

言厲王者以假託文王咨嗟殷紂不得不言厲王六章以下言殷紂者以其義為一○

近喪顛覆滅亡之事○故指言殷紂又經之設文須有足句○四言會是其義為一○

之語猶然○傳天君滔慢○正義曰○天君釋詁文以言汝與是力責臣明是人○

君非上天也○虛君所下○明是慢人之德○故以滔為慢也○箋厲王至於惡○正○

義曰○此箋言厲王自下單言王省文也在身為德施行為化內外之異耳○相與○

毛詩注疏 十八之一 大雅蕩之什 一一 中華書局聚

而力為之定本作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對流言以對寇攘式

相與而力為之類彊禦多對流言以對寇攘式

內對遂也箋云義之言宜也類善式用也女執事之臣宜用善人反任彊禦衆

信之使用事於內○對直侯作侯祝靡居靡究維也祝詛也居極究窮也箋云侯

類反壞如羊反充音軌○對直侯作侯祝靡居靡究維也祝詛也居極究窮也箋云侯

慮反注同本或作詛祝周啟反疏商汝秉執政事之臣宜用善人何為不用善

人反更信任彊禦衆對為惡之小人為流言以遂成其惡事者又寇盜攘竊為姦

究之入王信任之使用事於內小人為流言以遂成其惡事者又寇盜攘竊為姦

維為是詛維為是祝求告鬼神令加凶咎無有終極窮已之時置小人於朝以

祝詛求言是綱紀廢滅可傷之甚○鄭唯流言以對為異言此彊禦衆對為惡

之人作此流言○正義曰釋言文○箋義之至於內○正義曰凡言義者允於事宜

○傳對遂○正義曰釋言文○箋義之至於內○正義曰凡言義者允於事宜

故云義之言宜以義為宜則而為汝矣類善釋言文○正義曰凡言義者允於事宜

對謂復戾戾非一人故言衆也此彊禦衆對之人不但復戾而已又皆統言語

以謗毀賢者王若問之則又對謂就此衆對之人不但復戾而已又皆統言語

相信聽以明神若有犯約使加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魚休于中國斂怨以為

德魚休猶彰亨也箋云魚休自矜氣健之貌斂聚羣不逞作怨之人不明爾德

時無背無側背無臣側無人也箋云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也無陪貳也無卿士

蒲回疏文王至無卿○正義曰言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汝既官不得人徒彭亨

德而任用之由其任用惡人以爲德故不光明汝王之德也正由背後無良臣

事明哲之卿故也王何故聚此小人使之用事○箋魚休至用之○正義曰魚

休是人之形狀故言自矜莊氣健之貌與傳彭亨一也上章言用惡人在官下

之羣不逞襄十年左傳文逞快也謂志意不快好作怨禍者也○傳無陪至卿

士○正義曰陪貳謂副貳王者則三公也卿士謂六卿也昭三十二年左傳曰

物雖亦貳王治事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湏爾以酒不義從式義宜也箋云

當從卿士之列也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湏爾以酒不義從式式法也天不

同女顏色以酒有沈酒於酒者是乃過也不宜從而法行之○酒既愆爾止靡

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使晝爲夜也箋云愆過也女既濁沈酒矣又不爲

作諱或一本作或號或呼卑必爾反使也本亦作俾後皆同耽本或作湛都南

于僞反疏咨咨嗟汝殷商汝君臣何爲耽荒如是天不湏然同汝顏色以酒汝

手詩注疏十八之一 大雅蕩之什 二 中華書局聚



藝熟則停故知其欲熟以羹湯非蟬之類故以比笑語禮有燕笑語分但不得

人上欲用行此道請欲使天下民從己之行○箋殷紂至其非○正義曰以言

近喪紂實喪亡鬼方殷為時人化之甚尙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由人傲其非

是化流於遠故易傳以為時人化之甚尙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由人傲其非

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以為時人化之甚尙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由人傲其非

而云京賦云巨靈鬩屬以流河曲則變者怒而自作氣之貌故為怒也怒不由醉

是醉醒而怒亦由酒醉所致故既言飲酒無節即又責其鬩怒也中國是九州

象曰憊也言疲憊而後克鬼方是以高宗之賢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

用師三年憊而乃克明鬼方是遠國也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謂若伊尹伊

不用舊箋云此言紂之亂非其生不得其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謂若伊尹伊

陟臣扈之屬難無此臣猶有常曾是莫聽大命以傾任喜怒會無用典刑治事

者以至於疏文王至以傾○正義曰文王曰咨咨嗟汝殷紂自不用先王舊故之法所

致耳又言其不用舊故之事今時雖無年老成德之人若伊陟之類猶尙有先

王常事故法可案而用之汝今君臣皆任喜怒以自專恣會於是常事故法莫

肯聽受用之由此汝之大命以致傾覆而誅滅今王何不以此紂為戒自改悔乎

伊尹陟臣扈之屬於厲王則周召毛畢之倫也君爽曰在昔成湯既受命時

則有若伊尹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巫咸在祖乙

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注云伊尹名摯湯以為阿衡以尹天下

故曰伊尹至太甲改曰保衡則伊尹保衡一人也伊陟伊尹之子據君爽之文



從上言之盡臣屬三人以下猶有巫咸巫賢甘盤故言之屬以包之○箋朝廷

至誅滅○正義曰以莫為總辭故知朝廷君臣也不用典刑則是自制威福故

言大命以傾亦謂君臣性命故云以至誅滅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

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也言大木揭然將蹶枝葉未有折傷其根本

實先絕乃相隨俱顛拔喻紂之官職雖俱存紂亦皆死○顛都田反沛音貝

揭紀竭反撥蒲未反仆蒲北反又音赴拔皮八反又半末反見賢遍反謂樹根

露見王如字言可見蹶其 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箋云此言殷之明鏡不遠也

厥反沈居衛反一音厥 疏 古之賢哲之人亦有遺言云樹木將欲顛仆傾

後武王誅紂今之王者何以 疏 古之賢哲之人亦有遺言云樹木將欲顛仆傾

不用為戒○夏戶雅反注同 疏 古之賢哲之人亦有遺言云樹木將欲顛仆傾

拔之時其根揭然而見此時枝葉未有折傷之害而根本實先斷絕但根本既

絕枝葉亦從而絕以喻王位將欲傾覆喪亡之時而其勢微弱而危此時羣臣

未有所鑒鏡者非遠耳王身實先誅滅夏后之世言桀為成湯所誅紂惡亦當為周

之所鑒鏡者非遠耳王身實先誅滅夏后之世言桀為成湯所誅紂惡亦當為周

人所殺汝何以君臣同惡不用典刑也此意欲令厲王以紂為鑒改脩德教故

也○傳頌仆至根貌○正義曰顛是倒頓之名仆是偃僵之義故以顛為仆謂

樹倒也沛者忽澁離本之言此論木事故知為拔謂樹枝也揭者顛倒之意故

以為見根貌此顛沛之揭正謂樹將倒拔而已見其根但末絕耳○箋揭至

皆死○正義曰傳言見根不辨根之所見故以揭為蹶蹶謂倒也樹倒故根

見與傳同撥者撥去之去其餘根故云猶絕也揭實已倒故云蹶蹶但樹倒不

地根猶未盡故枝葉未育折傷本實先絕枝葉乃與根相隨俱拔喻紂未滅之

前官職雖俱存紂誅則與之皆死也稱人亦有言者牧誓文亦如此注云以古

賢之言為驗是苦其不信故引古以為證也

信故引古以為證也

信故引古以為證也

信故引古以為證也

信故引古以為證也

信故引古以為證也

蕩八章章八句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自警者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疏抑十二章上

下九章章十句至自警○正義曰抑詩者衛武公所作以刺厲王也雖志在

刺王亦所以自警戒己身以王之為惡將致滅亡羣臣隨之已亦淪陷故箋指

而意之○箋自警至此句當之楚語云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傲於國曰自

警以下於師長苟在朝者無謂我耄而捨我於是乎作懿以自儆昭昭謂

懿詩大雅抑之篇也抑讀曰懿毛詩序曰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如昭之

言武公年耄始作抑詩案史記衛世家武公者僖侯之子共伯之弟以宣王三

十六年即位則厲王之世武公時為諸侯之庶子耳未為國君未有職事善惡

無豫於物不應作詩刺王必是後世乃作追刺之耳正經美詩有後王時作以

道美前王者則刺詩何獨不可後世時作而追刺前王也詩之作者欲以規諫

前代之惡其人已往雖欲盡忠無所裨益後世追刺欲何為哉詩者人之詠歌

情之發憤見善欲論其功觀惡思言其失誠不可追將來之君庶或能改雖刺前世

申己之心非是必施於諫往者見在始得出辭其人已逝即當杜口兩無正之

之惡冀為未然之鑒不必虐君見在始得出辭其人已逝即當杜口兩無正之

篇鄭為流彘後事既出居政不由己雖欲箴規亦無所及此篇彼意於義亦同

以此知韋氏之言為得其實然自警者羣臣為惡恐禍及己若前人已死則

非禍所及而箋所以責厲王之臣淪胥以敗無世不然冀望遠彼惡人免其患禍

雖非厲王之臣亦是朝廷之士淪胥以敗無世不然冀望遠彼惡人免其患禍

以文刺前朝實意在當代故誦習此言以自肅警侯包亦云衛武公刺王室亦

與韋昭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抑抑密也偶廉也靡哲不愚

小異

毛詩注疏 十八之一 大雅 蕩之什 五 中華書局聚

云人密審於威儀抑抑然是其德必嚴正也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

不肖然○詰本又作哲音智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戾罪

也箋云庶衆也衆人性無知以愚為主疏抑抑至斯戾○正義曰此時厲王弼

言是其常也賢者而為愚畏懼於罪也疏抑抑至斯戾○正義曰此時厲王弼

威儀則內無德行是為愚人矣古之賢人有言曰無道之世無有一哲人而不

由維有疾病故耳今哲人之為此愚亦維乃畏懼於時之罪戾非性然也由王

酷虐濫罰無罪故賢哲之人皆佯為愚病言王虐之甚也○傳抑抑至則愚

正義曰抑抑密釋訓文舍人曰威儀靜密也隅者角也廉者稜也角必有稜故

云廉隅集注定本廉下皆無隅字其義是也哲者智也愚者癡也上智下愚不

移之定分而云靡哲不愚故解之云國有道則智國無道則愚論語說甯武子

之行為然也○箋人密至不肖然○正義曰此以屋之外角喻人之外貌由內

其繩則直是內有繩直也斯干曰如矢斯棘○毛以棘為稜廉是外有廉隅也

宮室可入內而觀之人則不可忖度而知之故言古之賢者可以外占而知內

正義曰皆釋詁文○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無競也箋云訓教

順從也人君為政無疆於得賢人則天下教化於其俗有大德行則天下

道同○許謨定命遠猶辰告○許大謨謀猶道辰時也箋云猶圖也○大謨定命謂正

歲時告施之○許況于反謨莫蒲反沈云本敬慎威儀維民之則箋云則疏無

亦作漢音莫為于偽反篇末今我為王同敬慎威儀維民之則法也疏無

至之則○毛以為上言賢人不用毀儀佯愚此言宜用賢者使之慎儀言人君

為國無疆乎維在得其賢人若得賢人則國家疆矣所以得賢則疆者以此賢

人有德四方之俗有不善者其可使此賢人教訓之此賢人可以教訓者此賢

者有正直大德行四方之民得其教化其皆慕仰而順從之四方皆順是為疆

也又言施教之法當豫大計謀定其教命為長遠之道而以時節告民施之王

之朝廷又當敬慎其舉動威儀維與下民之為法則也言王當如此不得棄賢

不用使民無所法也○鄭唯以猶為圖為異餘同○傳無競至覺直○正義曰

以得賢則疆而云無競故知其言也訓教誨之別名故為教也釋詁云正義曰

直也與覺字異音同○箋競疆○正義曰釋言文○傳訐大至辰時○正義曰

訐大謨謀猶道皆釋詁文唯彼猶作繇耳釋訓云不辰不時也是辰為時○箋曰

猶圖至施之○正義曰以命既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於象

定時未告也太宰職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於象

禮言正歲者皆謂夏之正月太宰言正月懸之小宰言正歲觀而觀治象之法於

也故彼注云正月周之正月也吉謂朔日也太宰以正月朔日布王之事於

天下至正歲又書而懸於象魏使萬民觀焉周禮六官其存者五惟春官無此

事其餘皆有之唯所主異耳然春官主禮周公所制亦為定法更不改張故不

須再懸王之教命不過六典和二時不同與謀定時告相合故以大謀

定命謂正月始布政教于邦國都鄙是也為天下遠圖庶事而以歲時

告施之即正歲懸之象魏是也邦國謂畿外諸侯都鄙謂畿內采邑 其在于

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 箋云于今謂今厲王也興猶尊尚也王尊

廢其政事又湛樂於酒言愛小人之甚○覆也反下覆女雖湛樂從弗念厥

謂覆用并注同湛都南反注及下同樂音洛下文及注同女雖湛樂從弗念厥

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紹繼共執刑也箋云罔無也女君臣雖好樂嗜酒

而相從不當念繼女之後人將效女所為無廣索先

毛詩注疏 十八之一 大雅 蕩之什 六 中華書局聚

王之道與能執法度之人乎切責之也○共九勇疏其在至明刑○正義曰上

反注同好呼報反嗜市志反激戶教反索所白反疏言用賢可使四方順從此

言今之不能也其在於今之厲王不能賢之故而尊尙其小人使迷亂於政

教以傾敗其功德荒廢其政事又耽樂於酒是愛小人之甚也汝雖好耽樂嗜

酒而相從縱令不慚於今時何故非念其繼汝之賢人而用之乎責其不用賢

故無心欲廣索先王之遺道及能執守明白法度之賢人而用之乎責其不用賢

者而與小人荒耽○箋興德至之甚○正義曰興諸舉而用之故為尊尙以覆

為傾敗故云傾敗其功德○傳紹繼至刑法○正義曰皆譯詰文唯彼共作拱

耳肆皇天弗尙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淪率也箋云肆故今也胥皆也王為政

異也王自絕於天如泉水之流稍就虛竭無見故今皇天不尙之所謂仍下災

惡皆與之以亡戒羣臣不中行者將并誅之○淪音倫為夙興夜寐洒掃庭內維

民之章酒灑章去也箋云章文章法度也翼王之時不恤政事故戒羣臣掌事

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邊蠻方蠻畿之外也此時中國微弱故復戒

將率之臣以治軍實女當用此備兵事之起用此治九州之外不服疏肆皇至

釋詁文天道遠人道邇言皇天不高尚王當有其狀故知謂仍下災異也天之  
 為災所以譴告王者冀其改悟若欲養成其惡則不復以災告之今仍有災異  
 是天未絕於王但王自絕於天如彼泉水之流稍就於虛竭也泉之大者則  
 流行無窮小者有時而虛竭故以比王將至於滅亡王既有惡而臣亦同之是  
 相率為惡武公惜其亡而戒之故知戒羣臣不中行者恐將并誅之也及厲王  
 之出周召共和是不與同惡則不誅○傳洒灑章表○正義曰洒掃者以水灑  
 地而掃之故為灑謂洒水溼地也章者在人之上為之表憲故云表也○箋章  
 文至以此○正義曰申傳為表之義以有文章法度故得為民之表也○使  
 為民之表章則是戒朝廷大臣非戒洒掃之人令掃地也直以厲王之時不恤  
 政事王綱不振戒之使勤於職事但職事在庭治之故假庭內不掃以見職事  
 不理耳故云戒羣臣掌事者掌事謂六卿也○傳邊遠○正義曰釋詁文○箋  
 當至不服者○正義曰以用戒戎作謂兵戎備之則用邊遠○正義曰釋詁文○箋  
 別治之故知邊當作別謂治毛髮故為治也周禮九服六服之內為中國七  
 服以外為夷狄而第六者大行人謂之要服職方氏謂之蠻服大司馬謂之蠻  
 畿此經有二義用戎作為中國則用別蠻方為夷狄且蠻方與彼蠻畿同故  
 知蠻方是蠻畿之外也用兵是將帥之事故知戎將帥之臣以治軍實也掌主  
 兵事唯司馬耳其出師也則六卿皆為軍將此戎將帥之臣以治軍實也掌主  
 戎司馬也軍實者即車馬弓矢戎兵是也弓矢即戎將帥之臣以治軍實也掌主  
 戰之類軍之所用皆是隱五年左傳曰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楚語曰射不過講  
 軍實焉皆謂兵器也言汝當用備兵事之起謂備之於國隨其所須中國起者  
 即用之也用此治九州之外不服者謂治夷鎮蕃三服大行人既列質爾人  
 其服朝見之數乃云九州之外不服一見是蠻畿以外為九州之外也質爾人  
 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正義曰不虞非度也箋云侯君也此時萬民失職亦不肯  
 慎女為君之法度用備不億度而至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箋云言謂  
 之事○非度待洛反下不億度同

毛詩注疏 卷之十八之一 大雅 蕩之什 七 中華書局聚

教令也柔安嘉善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也玉之缺尚可磨

也○話戶快反 鑄而平人君政教一失誰能反覆之○玷丁輦反沈丁 疏實爾至可為○正義

念反說文作鑄鑄音慮同復音服又豐服反本亦作覆 曰此又戒鄉邑大夫

來不億度之事謂非常驚急當豫防之既戒臣事畢又復諫王當謹慎爾王所

出之教令又當恭敬爾在朝之威儀使教令威儀無不安審美善言使之皆安

善也又言教令尤須謹慎白玉為圭圭有損缺猶尚可更磨鑄而平若此政教

成至非其度○正義曰遂往而不可改為王者安危在於成就之義故傳以為成箋

以為平其意同也釋言云虞度也不度者非意所億度之事也○箋侯君至之

事○正義曰侯君釋詁文詩之所戒隨失而言故知此時萬民失職故令質爾

民人也不肯趨公事故令謹爾侯度也鄉邑之大夫謂六鄉與公邑亦可以兼

六遂與采地也以所戒者廣故知亦及邦國之君也平汝萬民之事即教令是

也慎爾為君之法度即威儀是也治民即為君故文兼鄉邑大夫亦稱君焉

不億度而至之事謂非常寇盜君子安不忘危故常豫戒○箋言謂至嘉善○

正義曰以此言人君為政之事故知是教令之言此文雖承戒鄉邑邦國之下 而與下章無易由言相接以下皆是言王事則此慎語敬威儀是使王身敬慎 非戒臣之辭柔安嘉善皆釋詁文○箋王之至覆之○正義曰政教一失誰能 反覆謂已往者不可更反論語所謂駟不及舌是也其言改過者謂改將來過 耳此經申上慎爾出話之孝經重述法言亦此類也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 捫朕舌言不可逝矣 且如是今人無持我舌者而自聽恣也教令一往行於下 其過誤可得而已之乎 ○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 云惠順也

勸令之出如賣物物售則其售賤德加於民則以義報

之王又當施順道於諸侯下及庶民之子第○離市由反徐云鄭市又反售市

與毛同賈加霸反下同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箋云繩繩戒也王之民不承順

之乎言承順也疏於此言語之教令無得言曰我出言苟且如是矣無得不善

○靡一本承順是疏於此言語之教令無得言曰我出言苟且如是矣無得不善

人無執持我舌而不聽我言者實無人能執王之舌要王苟且出言不可使之

往行於天下往則不可復改故特須慎者王之出言無有一言而不可使之

為人行善惡人皆承而用之無有恩德而下不報答之言王有善德人必報王

故王當施行順道於朋友謂諸侯及卿大夫等下及庶民之子弟小子王皆須

以順道教之若教以順道則民皆行之若王之言皆承順而奉行之勸王使慎

之教令則天下之眾民無有不承順而奉行之言皆承順而奉行之勸王使慎

○正義為下民之法施順道為子孫之基也○鄭唯以離字為異餘同○傳捫持

曰由於述往皆釋詁文唯彼由作繇音義同釋詁云朕我也自周以前朕為通

皇帝自稱曰朕後代遂遵用之宣十二年公羊傳何休注云天子自稱曰朕以

漢法言之也言不可往明為往不可故云教令一往行於天下其過誤不可得

而改謂之離離者相與而言過誤可得而已之乎定本令至子弟○正義曰箋以

用非離之正訓且與報德連文故以離為用○箋教令至子弟○正義曰箋以

故應對物價謂之離其意言王出教令民則從其善惡以答王也武王謂諸侯

云我友邦冢君是朋友謂諸侯亦無不及矣○箋繩繩戒也○正義曰釋訓文視

庶民子弟庶民猶令及之則以上無不及矣○箋繩繩戒也○正義曰釋訓文視

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夫皆脇肩詔笑以和安女顏色是於正道不遠

毛詩注疏 十八之一 大雅 蕩之什 八 中華書局聚



有罪過乎言其近也○輯徐音集又七入反胎本又作臉香及反又虛劫反沈

又於閩反詔勅檢反趙岐注孟子云勝胃棟豐也詔笑強笑也近之附近之近

一本無之字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觀西北隅謂之屋漏

顯明也諸侯大夫助祭在女宗廟之室尚無肅敬之心不慚媿於屋漏有神

見人之為也女無謂是幽昧不月無見我者神見女矣屋小帳也漏憲也禮祭

於與既畢改設饌於西北隅而扉隱之處此祭之末也○相息亮反注同媿俱

位反屋如字或云鄭於角反漏魯豆反觀古豆反與鳥報反西北隅謂之與饌

仕眷反扉扶味反隱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神之來至去止不可度也

也沈可於祭末而有厭倦乎○度待疏視爾至射思○正義曰上勸王之惠於朋友

洛反注度知同矧由忍反射音亦此言王朋友不我之顏色以求王愛於諸

侯一匡諫王者是於正道不遠其有罪過矣此臣非但語佞於

王又惰慢於事其助祭於汝王宗廟之室尚無肅敬之心汝無得言曰此屋漏當

盡敬尚無媿心其於諸事怠惰明矣因即責此不媿之人汝無得言曰此屋漏當

幽闇不明之處無有於我云能見之者謂神不見遂為此慢以神之明必見汝

矣何則神之初來至思不可度而知思況於祭之所未可得厭倦之思言若能

知其去來則可神去乃倦既不見來亦不知其去何得祭未疑去即厭之顏也○

箋今視至其近○正義曰此皆以王為文故爾友為王之友爾顏為王之顏也○

脊肩詔笑口柔之貌也孟子曰脊肩詔笑病于夏畦趙岐云脊肩竦體也詔笑

強笑也病極也言其意苦勞極甚於仲夏之月治畦灌園之勤是其事也此正

是罪過而言其近者為文之勢耳○傳西北隅謂之屋漏○正義曰釋宮文觀

見釋詁文○箋相助至之末○正義曰釋詁云相助慮也俱訓為慮是為助也

又云顯光也顯得為明也上言友君子有過下句責其厭倦則非王之身故

知是諸侯及卿大夫助祭之時無肅敬之心也責令勿道神不我見故知其意

言神見汝矣。天官幕人職掌帷幕。帟注云：幕以布帟，帟以緇為之。雜記云：諸侯行而死於道，緇布裳帷，素錦以爲幃，而行皆先言帷幕，而後言幃。則幃在帷幕之內，帷幕是大帳，則幃為小帳也。漏隱釋言：文禮之有帷幕，皆於野張之。以代宮室，其宮內不張幕也。幃則室內亦有之。屋漏者，室內處所之名，可以施小帳而漏隱之處，正謂西北隅也。言不媿屋漏，則屋漏之處有神居之矣。故言祭時於屋漏有事之節，禮祭於奧中，既畢，尸去，乃改設饌食西北隅，扉隱之處。此祭末之時，事也。特牲禮，尸謏之後，云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扉隱之處。用筵納一尊，佐食闔牖戶，降注云：扉隱也。不知神之所在，或者遠人乎？尸謏而改饌為幽闇，庶其饗之。是其事也。若然，當闔戶牖，則室中無人，而云在室不媿屋漏者，此羣臣雖情非祭初，卽當有事屋漏之時，乃始倦耳。因當時屋漏有孫炎解屋漏云：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非鄭義也。案禮記曾子問云：傷不備祭，何謂陰厭？陽厭，鄭注云：祭成人，始設奠於奧，是謂陰厭。尸既謏之後，改饌於西北隅，是謂陽厭。若宗子為傷，唯自陰厭若庶子適傷，宗子適傷，唯自陽厭。案詩亦同。唯上大夫無陽厭，故此詩不媿于屋漏，則天子亦有陽厭。以上下言之，諸侯為大夫，當日賓尸，故也。○傳格至○正義曰：釋詁文○箋：矧況至倦乎。○正義曰：矧況釋言：文射厭，釋詁文凡言況者，皆以輕況重。此經直言至於尸，謏謂神實去矣。於此之時，乃有惰慢，故詩人之意，言神來向，不知其來，則尸去，神未必去。屋漏之處，仍有祭事，則神猶在矣。祭初，神實未，尚不知其來，則尸去，神未必去。故來至去止，並言之，以此故言矧，可射思箋申其意也。辟爾為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為則。女為善，則民為善矣。止至也。為人君止於仁，為民臣所善所美，又當善慎女之容止，不可過差於威儀。女所行不信不殘，賊

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僭差也。箋云：時法也。止容止也。當審法度，女之施德使之為民臣所善所美，又當善慎女之容止，不可過差於威儀。女所行不信不殘，賊

毛詩注疏 十八之一 大雅蕩之什 九 中華書局聚

者少矣其不為人法○譖本亦作僭投我以桃報之以李箋云此言善往則

子念反注及下我譖同鮮息淺反少也

得○擲直赤反擲彼童而角實虹小子童羊之無角者也而角自用也虹潰也

有所害也○此實實亂小子之政禮天子未除疏辟爾至小子○毛以為王當

喪稱小子○虹戶公反鄭戶江反潰戶對反法度汝之所為施行之德則

使民善之使臣美之又當善慎汝心之所止使常止仁信不過於汝人之威儀今

不差貳不殘賊王能如此少矣而不為人所止法則言多為人法則人之威儀今

我以桃者我必報之以李善往則善來無物不報王若以善道施民人必以善

事報王也王之所以不善者彼童羊實無角而為有角自用妄為舐觸人必以善

王后本實無德而為有德自用橫干政事此為異餘同○傳女為至僭差○正義曰

善王何以不遠之乎○鄭唯止為容止為異餘同○傳女為至僭差○正義曰

傳解時爾為德所以能俾嘉止者所居之名故為善則民善之時爾為德是汝為

善也俾嘉止者所居之名故為善則民善之時爾為德是汝為

止於仁至止於信皆大學也彼既為此言乃引此詩以證之故傳依用焉此

說君事唯當言止於仁耳因彼成文而盡引之譖毀人者是差貳之事故云僭

是箋言不信義亦同也○箋止容止○正義曰以經言淑慎爾止不愆于儀即

以經之文是為善來則善往而箋反之者逐便而言耳○傳童羊至虹潰○正

義曰言童知是為善來則善往而箋反之者逐便而言耳○傳童羊至虹潰○正

虹潰釋言文○箋童羊至小子○正義曰上文童而角其文即云而角明此物之類

子是王之稱此人特能潰之則是專恣之人能亂朝政者也人臣則不堪如此

此唯王后乃能然故知童羊譬王后也言而角則是用角矣用角舐觸則於物

有所害故以喻於政事有所害此天子未除喪稱小子下曲禮文引之以證稱王

害於字皆作喻與其理是也禮天子未除喪稱小子下曲禮文引之以證稱王

為小之意在喪之稱小子以其未理政事為無知之辭下言亦聿既耄則厲  
王非復在喪但欲見王之無知故假在喪之稱以名之民勞云戎雖小子者言  
王意以小子自遇非臣苴染柔木言緡之絲温温恭人維德之基緡被也温温

之稱君故箋不引禮記苴染柔木言緡之絲温温恭人維德之基寬柔也箋云  
柔忍之木苴染然人則被之弦以為弓寬柔之人温温然則能為德之基止言  
內有其性乃可以有為德也○苴而甚反染而漸反苴染柔意緡亡巾反共音  
恭本亦作恭被皮寄反○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  
下同忍音刃本亦作○

各有心話言古之善言也箋云覆猶反也僭不信也語賢智之人以善言則順  
行告愚人反謂我不信民各有心二者意不同○話戶快反說文作

話云話故言也語魚虞疏苴染至有心○正義曰上既教王行德此言王不可  
反下音語之同知音智疏教有苴染然柔忍之木是維可以為弓之棘我乃緡

被之以絲則有弦而成弓可以為弓明矣亦猶温温然寬柔之人是維可以為  
德之基我乃教訓之以學則有能而成德可以為法矣但人性不同有可教以

否若其維賢哲之人告之以善言則不信而拒之是為民之賢愚各自其有本心言王無  
告之以善言則反謂我言不信而拒之是為民之賢愚各自其有本心言王無

本性不可教也○傳緡被至寬柔○正義曰釋言云緡綸也綸則繩之别名言  
緡之絲正謂以絲為繩被之於木故云緡被不訓緡為被釋訓云温温柔也故

為寬柔○箋柔忍至為德○正義曰以苴染猶温温柔木猶恭人則言緡之絲  
與維德之基互相足維德之基猶維弓之幹言緡之絲猶言訓之以學二者資

於本性故云內有於呼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  
其性乃可以為德於呼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

耳箋云臧善也於乎傷王不知善否我非但以手攜掣之親示以其事之是非  
我非但對面語之親提撕其耳此言以教道之孰不可啓覺○於乎上音烏

下音呼凡此二字相連皆放此臧否音鄙注同借曰未知亦既抱子借假也箋  
臧善也否惡也提音啼掣尺世反拽也撕音西

毛詩注疏 十八之一 大雅蕩之什 十一 中華書局聚

云王尚幼少未有所知亦以抱子長大矣不幼小也○借子夜反注及下同知如字沈音智下夙知亦同令力呈反少時照反長丁丈反民之靡盈

誰夙知而莫成莫晚也箋云萬民之意皆持不滿於王誰早有所知而反晚疏

於乎至莫成○正義曰此又言王不可教於乎此小子之厲王其心未能識

非但對面命語之我手親掣之我乃親示以其事之是非庶其觀之而悟也我

悟假令有人言曰王尚幼少未育所知亦既抱子矣已為人父非復幼少也今

萬民之意皆持不滿於王謂才智福小不能滿足其意望王更益才智晚有所

成故解其意誰復早有所知而晚成者也明早知則早成晚知則晚成今王晚

亦無知是終無所成也○箋萬民至知故○正義曰王為天下之主德度當滿

民心今王無所知則民意不滿故言萬民之意皆持不滿於王嫌王才度之淺

近也上言借曰未知冀其長大有失此言人意不滿亦望在後昊天孔昭我生

更益是冀王有晚成之意即又解之誰早有所知而晚有成乎昊天孔昭我生

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乃甚明察我生無可樂也箋云孔甚昭明也昊天乎

憂悶慘然愬其自恣不用忠臣○樂音洛注同夢疏傳夢夢至不樂○正義

莫空反沈莫登反注同慘七感反愬音素後皆同夢疏傳夢夢至不樂○正義

炎曰夢夢昏昏之亂也然則夢夢者言王政昏亂之意也釋訓又云慘慘愠也

**疏**傳藐藐然不入也釋訓云藐藐也舍人曰憂悶也謂王不受之言不入王心故

借曰未知亦聿既毫毫老也**疏**傳毫老也箋傳皆不解聿之義爾雅之訓聿

為述也亦為自也絲箋以聿為自以此宜從自借曰未知者冀王更有長進詩

人解其意言王亦將從此既昏毫矣無有所知昭元年左傳曰所謂老將知而

則無智也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也箋云舊久也止辭天方

艱難曰喪厥國箋云天以王為惡如是故出艱難之事謂下災異生兵取譬不

遠昊天不忒回適其德俾民大棘箋云今我為王取譬喻不及遠也王反為無常

維邪其行為貪暴使民之財置盡而大困急疏於乎至大棘也王反為無常

此自言諫意以結之於乎可歎傷者小子無知之謀幸望無大罪責而恨者王何

止言己所陳皆先世舊章也汝若聽用我之計謀幸望無大罪責而恨者王何

故不用之乎天以王為惡之故方下艱難之事於王謂使之有災異生兵寇其

意言曰當欲喪滅其國我憂王將滅故為王謀而取譬不為深遠而難知唯淺

近耳王之為政當如昊天德之德寒暑有常不為差忒王何以不效昊天有常反

為無常而邪僻其德貪暴稅斂而使下民資財皆盡甚大困急我以是故而諫

王也○箋天以至滅亡○正義曰此言曰喪厥國是稱天之  
意故知艱難謂下災異生兵寇也此曰為辭故韓詩作聿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八 (十八之一)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八之一）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蕩

峻刑法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釋文云峻本亦作峻正義云峻者高險之名是其本作峻字

其政教又多邪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辟誤僻案僻者正義所易之今字耳

曾是培克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培克蒲侯反聚斂也又自伐而好勝人也徐又甫垢反正義云自伐解倍好勝解克定本倍作培培

卽倍也考自伐而好勝人乃傳義正義所論自矣釋文作培與定本同以為聚斂則非

自伐解培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培當作倍

四言曾是

明監本毛本同案閩本自此曾是起至下以言汝興是力是字止并三行爲二行初刻脫一行而剜添也凡閩本初刻誤而剜

添是者依十行本所校補明監本毛本卽不誤矣今多不悉出

日祝詛求其凶咎無極已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日作且毛本同又已誤也案日字是也正義云故知日

日爲之也是其證

以祝詛求言

閩本明監本毛本言作信案所改是也

對謂復戾

閩本明監本毛本復作狼案浦鏜云當復字誤是也



容女殷商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容字下浦鐘云脫嗟是也

飲酒閉門不出客曰涵 通志堂本盧本盧文昭攷證云客宋本作容當從之選注引韓詩亦作容或有作客者譌也按盧本

非是釋文校勘云閉門不出客者如陳遵投轄井中是也初學記引韓詩曰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沈閉門不出謂之涵下句奪容字魏都賦沈涵千日李

善引薛君韓詩章句與初學記同而譌奪不可讀賦文沈字誤為流注客字誤為容

式號式呼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或一本作或號或呼考正義云用是叫號用是譌呼是正義本作式字

女既過沈涵矣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沈涵乃自耽此酒是正義本亦作汝君臣何為耽荒如是又云汝乃自耽此酒是正義本亦作

耽下文云汝沈涵如是當是後改也上箋云有沈涵於酒者是乃過也釋文不為作音或其本但作有涵○按漢人浮沈字作湛今本箋作沈乃淺人所改耳經文載沈載浮亦決非古本

釋蟲云蝸蝦蝸蟻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蟻下浦鐘云脫蝸字是也

顛仆沛拔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仆也作音是其本有也字考文古本有閩本明監本拔誤按毛本不誤

揭見根貌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釋文揭下云根見貌又云見貌賢遍反謂樹根露見王如字言可見正義云揭者蹶倒之意故以

為見根貌此顛沛之揭正謂樹將倒拔而已見其根又云傳言見根不辨根之所見標起止云至根貌是正義讀見如字又見在根上與釋文本不同也

○抑

以宣王三十六年即位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三衍字是也

如矢斯棘○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衍○是也

女雖湛樂從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樂下旁添克字案添者誤

洒埽庭內小字本相臺本庭作廷唐石經初刻庭後改廷案釋文云廷音庭唐石經改依釋文也正義中字皆作庭或其本作庭但未有明文今無

可考餘經如著斯干小旻有瞽等皆作庭

故復戒將率之臣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率作帥案釋文云帥本或作率明監本毛本依之改也考箋每用率字正義

每用為帥字而說之當以或作本為長

沈上益反通志堂本盧本同盧文弼考證云宋本作土益當是也案小字本所附亦作土不誤

楚語曰射不過講軍實焉閩本明監本射誤財毛本不誤案浦鐘云謝誤射非也劉達注吳都賦引亦作射是其證射古

之榭字九經古義論之詳矣

質爾人民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汝等當平治汝民人之政事又云故令質爾民人是其本人民作民人郭璞注爾雅引詩質爾民

人與正義本正合說苑引告爾民人鹽鐵論引誥爾民人皆即此經也當是唐石經誤倒如有狐序之比也

鑣音慮同通志堂本盧本無同字案此誤衍也

謂非常驚急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驚當警字誤是也

教令一往行於下其過誤可得而已之乎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教令一往行於天下其過誤

不可得而改也定本無天字又言過誤可得而已之乎定本是也考文古本已作改采正義

物善則其售賈貴

小字本相臺本同下同案釋文云則售市又反一本作讎謂讎物價也正義云故以為讎報物價與一本同考讎即

售也古今字耳釋文正義以為有分別者非考文古本作讎采釋文正義

萬民靡不承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一本靡作是正義云無有不承順而奉行之是其本作靡字段玉裁云依釋文一本與箋合

今視女諸侯及卿大夫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女下有之字案有者是也

皆脇肩詔笑

相臺本同小字本詔作諧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詔字誤也餘同此釋文云脛本又作脇正義本是脇字

言其近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近之也附近之近一本無之字近則依字讀正義云此正是罪過而言其近者標起止云至其近是其

本與一本同

尚不愧于屋漏

小字本相臺本同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愧作媿案媿字是也釋文云媿俱位反正義中字皆作媿是其證箋不慚媿於屋漏

有神唯毛本譌作愧耳何人斯經用愧字此不畫一之例

而靡隱之處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靡當作靡說文五經文字皆在厂部爾雅不誤此釋文亦誤為靡詳後考證正義中屏字十行本皆未誤

靡扶味反補釋文校勘記通志堂本同盧本非作靡案所改是也字書此字皆從尸釋文當本如此作寫者轉譌耳

此言王朋友不思補案思當忠字之譌毛本正作忠

相助慮也俱訓為慮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慮當作獻是也清廟及雍二正義引皆作勵可證

不僭不賊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不僭本亦作僭子念反差也注及下我譌同正義云譌毀人者是差貳之事故云僭差箋言不信義

亦同也是正義本亦作譌字今標起不止及其餘僭字皆合併後依經注本所改也考譌僭古通用字此借譌為僭耳不必如正義所說也巧言云僭始既涵擔

仰云譌始竟背柔柔云朋友已譌及此不譌我譌箋皆云不信也毛巧言傳云僭數也乃以僭為譌之假借僭仰無傳者同彼為數也柔柔無傳者同此為差

也又那傳云不僭不濫者賞不僭刑不濫也意亦同此為差鄭不異毛合而觀之可得其證矣桑柔釋文譌本亦作僭贍仰釋文同

女所行不信不殘賊者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信誤潛案不字當重僭不信也不信不僭也脫去一

不字遂又誤改信字耳

彼童而角毛本角誤覺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童羊譬皇后也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皇作王考文古本同案王字是也正義可證

此人實賓亂小子之政補案實當作潰正義可證

故以喻於政事有所害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故至於剡添者一字當是云字誤剡作以喻也

忍音刃本亦作○通志堂本盧本○作刃案刃字是也

告之話言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當作告之話話詳下

話言古之善言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告之話言下云話言古之善言

言也此云話話古之善言也一篇之內依字分訓而相蒙如此釋文云說文作話蓋說文稱毛詩告之話話陸氏所據說文話字未誤而話字亦已誤為言矣

語賢智之人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智作知案知字是也

於呼小子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呼作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呼字誤也

此言以教道之孰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孰誤熟正義中字同

亦以抱子長大矣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以作已

不幼小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小作少案少字是也

皆持不滿於王閩本明監本毛本不作無誤

冀其長大有失案失當識字之譌毛本作識

我心慘慘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慘慘七感反正義云釋訓云慘

作懔懔見白華

匪用爲教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闡本明監本毛本用爲誤倒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八(十八之二)

(五九)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芮伯畿內諸侯王卿士也**疏**桑柔十六章上八章章八句

夏夫正義曰書序云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武王時也顧命同召六卿芮伯在焉成王時也桓九年王使統仲芮伯伐曲沃桓王時也此又厲王之時世

在王朝常為卿士故知是畿內諸侯為王卿士也書敘注云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內則芮伯姬姓也杜預云芮國在馮翊臨晉縣則在京都之畿內也顧命注

芮伯入為宗伯畿內而言入者有二義若對畿內則畿外為入衛武公入相於周是也若對在朝無封爵者則有國者亦為入畿國亦在畿內顧命注亦云

畢公入為司馬是也文元年左傳引此云周芮夫之菀彼桑柔其下侯甸掎

采其劉瘼此下民興也菀貌旬言陰均也劉爆爍而希也瘼病也箋云桑之柔濡其葉菀然茂盛謂蠶始生時也人庇陰其下者均得其

所及已採采之則葉爆爍而疏人息其下則病於爆爍與者喻民當被王之恩惠羣臣恣放損王之德○菀音鬱注同又於阮反句如字又音苟掎力活反注

同瘼音莫陰於煇反本亦作蔭下同爆本又作巢同爍本又作樂或作落同音洛郭盧角反濡而轉反庇必寐反又音祕本亦作茹同被皮寄反

不殄心憂倉兄填兮倉喪也兄滋也填久也箋云殄絕也民心之憂無絕已喪亡之道滋久長○倉初亮反注同兄音況注同本亦作况

填音○毛以為菀然而茂者彼桑也其葉稚而柔濡故菀然茂盛於此之時人息其下維均得蔭皆無暑熱之患及其掎而采之其枝之葉劉然爆爍而稀疏不

毛詩注疏 十八之二 大雅 蕩之什 一 中華書局聚



復能蔽蔭炎日則病此其下所息之民矣與王有明德天下之民均得其恩  
 若有羣臣放恣損王之德則困苦天下之民矣今厲王之臣皆以放恣損王之  
 害下民故使天下之民不能已其心中之憂民所以不絕者以民之喪亡之  
 道滋益久長今言上行虐政不已是民之亡道益長所以心憂不復絕又告王  
 而愬之倬然而尊大譬彼昊天之王者汝居民上為民之父母寧不於我而科  
 哀之何為忍之而行此喪亡之政乎○鄭唯倬彼昊天為愬之上天為異餘同  
 ○傳旬言至瘼病○正義曰釋言云旬均也某氏引此詩李巡曰洵徧之均也  
 則旬是均之義故云言蔭均也釋詁云毗劉燦也舍人曰毗劉燦之意也  
 木枝葉稀疏不均為燦而稀也漢病釋詁文○箋桑之至之德○正義曰箋以  
 爆燦之意故云爆燦而稀也漢病釋詁文○箋桑之至之德○正義曰箋以  
 彼摛采為異時之事故以柔濡謂蠶始生時爆燦謂過蠶之後均得其所謂俱  
 蒙蔭覆病於爆燦謂苦於炎熱也摛采是其人采之非蔭先薄故以喻羣臣恣  
 損王非一本惡也然厲王之惡實出本心非必臣能損之初時亦無所善作者  
 以君臣一體助君為惡故歸咎於臣以刺君耳○傳倉喪至填久○正義曰倉  
 之為喪其義未聞况訓賜也賜人之物則益滋多故填得為久○箋珍絕至久  
 徐炎曰烝物久之塵則塵為久義憂者壅填字同故填得為久○箋珍絕至久  
 長○正義曰珍絕釋詁文民心之憂憂此喪亡之道正謂君之虐政虐政方行不止  
 己之期今茲益久長故憂不絕已此喪亡之道正謂君之虐政虐政方行不止  
 是喪亡之道滋益久長也○箋倬明至之言○正義曰倬傳以蕩蕩上帝皆斥君  
 王故以此亦斥王者○箋倬明至之言○正義曰倬傳以蕩蕩上帝皆斥君  
 暗亂不得稱倬然彼昊天故易傳以四牡騤騤旗旒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  
 騤騤不息也鳥隼曰旗龜蛇曰旒翩翩在路不息也夷泯滅也箋云軍旅久  
 出征伐而亂日生不無國而不見殘滅也言王之用兵不得其所適長寇虐  
 ○騤求龜反徐又音民隼旒音荀允反適長上丁歷反下丁丈反民靡有黎具禍以燼

黎齊也箋云黎不齊也其猶俱也災餘曰燼言時民無有不齊被兵寇之害於者俱遇此禍以為盡者言害所及廣○黎力奚反蓋才刃反本亦作燼同

乎有哀國步斯頻步頻比頻急也箋云頻猶比也哀哉國家之政行此禍疏至斯

頻○毛以為上文以喪亂憂心此言可憂之事屬王無道妄行征伐乘四牡之馬騃騃然建旗旄以旆有翻翻然在於道路常不無息止王本用兵欲以除亂但

伐不得罪而亂日生不復能平之王既不能平之諸侯自相攻伐無有一國而

不見殘滅民悉被兵今民或死或生無有能齊一平安者假有存者俱是遭禍

災以為餘滅燼耳言其時民衆死多痛於生以此故數而傷之於乎有是哀痛哉國家行此困急於民之道是哀痛也○鄭唯以黎為不齊言其時之民無

有不齊被兵寇者又以頻為比言國家行之禍害比然言其行之不已也餘

同○傳騃騃至泯滅○正義曰騃騃馬行之貌言其常行則不息也鳥隼曰

旗龜蛇曰旄春官司常文翻是在路不息以旄馬事異故再言不息曲禮云在醜

夷不爭夷是齊等之言故為平也釋詁云泯滅盡也俱訓為盡故泯得為滅知

箋軍旅至寇虐○正義曰四牡旄旄是軍行之物亂生國滅是加兵之辭故知

此言軍旅久出征伐也王既不能平亂則徧殘諸國諸侯疆界相陵小者滅亡

大者殘破無國而不見殘滅也言王之用兵不得其所適所以益長寇虐也○正

傳黎齊○正義曰黎衆也衆民皆然不齊一之義○箋黎不齊至及廣○正義

疏至斯

毛詩注疏 十八之一 大雅 蕩之什 一 中華書局影印

何往疑定也箋云蔑猶輕也將猶養也徂行也國家為政行此輕蔑民之資用

疑魚陟反復扶又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箋云疆厲惡梗病也

及卿大夫也其執心不彊於善而好以力爭誰始生此禍者乃疏傳梗病○正

至今日相梗不止○梗古杏反好呼報反爭爭鬪之爭下同疏義曰言其誰

箋云相梗不止亦謂為病不已耳憂心慙慙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俾怒

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宇居俾厚也箋云辰時也此士卒從軍久勞苦自傷之言

尊忽反多我觀瘠孔棘我圉甚急矣我之禦寇之事○瘠武巾反一音昏注同

圍魚反疏憂心至我圍○毛以為上言不知所往此言在役而憂我既不得還歸

生也不得時節正逢天之厚怒使我從西而往於東無所安定而居處是逢天

怒時故遭此勞役也又自歎傷多矣我之所遇之病言遇貧困之病多也甚急

矣我之在於邊垂言己守邊之勞甚也○鄭唯圍為禦寇為異餘同○傳字居

俾厚○正義曰屋宇所以居人故字為居俾音相近義亦同釋詁云厚也

某氏曰詩云俾爾厚是鄉土居宅也○箋此士至之言○正義曰既安其意以

傷則念土宇者自念己之鄉土居宅也○王肅云乃念天下居土之不安其意以

拒邊垂也孫炎曰圍既無說箋意不然○傳圍垂○正義曰釋詁文舍人曰圍

之事○正義曰瘠字從病而以昏為聲是昏忽之病箋讀圍為禦者為謀為

若守邊垂不得為無所定處且云我垂於文不足故以為禦寇之事為謀為

亂況斯削於此日見侵削言其所任非賢○慙音祕削相略反告爾憂恤誨

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濯猶所以救熱也禮亦所以救亂也箋云恤亦憂也

能之爵其為之當如手持熱物之用濯謂治其何能淑載胥及溺箋云淑善也

國之道當用賢者○濯直角反語魚據反疏為謀至及溺○正義曰此以王無

若云此於政事何能善乎則女君臣皆相疏賢補欲教之用賢言觀汝王為軍

旅之謀為重慎兵事雖心欲重慎而謀慮不長更使亂亡滋甚於此日見侵削

皆由所任非賢行之失理故也故今告汝以憂天下之憂誨汝次序賢能之爵

但能用賢人則無憂可矣所以然者誰能處危亂之國而治之不用賢人行禮者

乎言以水濯手則可以止熱汝若謂我此言其於政事何能善乎則汝君臣皆相

乎以禮任賢則可以止亂汝若謂我此言其於政事何能善乎則汝君臣皆相

與陷溺於禍難矣以其拒諫無謀故當至於滅亡○傳瑟慎○正義曰釋詁文

○箋女為至非賢○正義曰承上軍旅之事故知謀為軍旅之謀慎為重慎

兵事也厲王謀則失機師出多敗為人所陵故為亂滋甚日見侵削言其所任

非賢也○傳濯所至救亂○正義曰襄三十一左傳引此詩乃云禮之於政

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是以濯救熱喻以禮救亂也必賢人乃能

行禮故箋云治國之道當用賢以中足傳意也○箋女若至禍難○正義曰王

肅以為如今之政其何能善但君臣相與陷溺而已如此理亦可通箋不然者

以此文承上告教之言宜為不受之勢故以為君臣俱陷於禍難如彼颯風亦孔

示之不可之狀以相者非一人之言故以為君臣俱陷於禍難如彼颯風亦孔

之優民有肅心莽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無功者食天祿也箋云肅進逮

及也今王之為政見之使人喑然如鄉疾風不能息也王為政民有進於善道

之心當任用之反却退之使不及門但好任用是居家吝嗇於聚斂作力之人

今代賢者處位食祿明王之法能治人者食於人不能治人者食於人禮記曰

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聚斂之臣害民盜臣害財○颯音素優音愛莽字

毛詩注疏 十八之二 大雅 蕩之什 二 中華書局聚

又作進音普耕反徐禮耕反本或作拼同逮音代一音大計反好呼報反注但  
 好同家王申毛音駕謂耕稼也鄭作家謂居家也下句家穡惟寶同穡本亦作  
 音始從禾鄉本又作嚮同許亮反下同啗為合反令力呈反食不能治人者食  
 於人稼穡維寶代食維好箋云此言王不尚賢但貴吝  
 音詞稼穡維寶代食維好為王不任賢故又陳而  
 盧此傷而戒之言王之為政使人見之如彼嚮於疾風之時亦甚可為之啗然  
 使人傷氣而不能息言王政之虐逆於人心之甚也此由王不任賢故又陳而  
 戒之民有進於善道之心王當任用反却退之使去不得及門而維任小人甚  
 可傷也又教王用人之法當愛好是知稼穡艱難之人有功於民者使之代無  
 功者食天祿如此則王政善矣民心樂之所以然者此知稼穡之事者維為國  
 之寶也使能者退賢者使不及門但好任是居家吝嗇及聚斂作力之人令代賢  
 者處位食祿又言王愛小人之甚見此居家吝嗇之人維以為寶使人此作力賢  
 之人代賢者食祿維曰心為好也郭璞曰嗚嗚短氣也莽使僂啗至天祿○正義  
 曰僂啗釋言文孫炎曰心為好也郭璞曰嗚嗚短氣也莽使僂啗至天祿○正義  
 治功曰力則力民謂善人有力之功加於民者也故力民代食謂使代無功者  
 食天祿也祿是君之所授而謂之天者以上天不自治人立官以治之居官乃  
 得於鄭當謂好是知之所與故謂之天祿矣力民代食傳既如此則好是稼穡先  
 異於鄭當謂好是知之所與故謂之天祿矣力民代食傳既如此則好是稼穡先  
 知稼穡之艱難乃逸是君上之美事故勸王好之也王肅云當好知稼穡之艱  
 難稼穡之艱難乃逸是君上之美事故勸王好之也王肅云當好知稼穡之艱  
 皆釋詁文啗者風啗人氣故云使人不能息謂喘息論語云屏氣似不息者  
 是也民有肅心是民之善者責王不能用善故知莽云不逮者是使於陳蔡皆  
 門也以仕進者得入君門故謂不居位者為不得及門論語云從我於陳蔡皆  
 不及門者是其事也鄭以文勢莽云不逮是退賢則好是家嗇為進惡故以家

膏為居家吝嗇箋不言稼當為家則所授之本先作家字也孔子曰如有周公

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居家吝嗇為人之惡行不宜好之也聚

斂作語曰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

攻之可也是孔子大疾聚斂之臣也禮記云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是聚

斂之臣也惡行者也以厲王貪而重賦斂故知所愛力民其為己作力於民

為君作力於人唯聚斂耳故知力民代食是使聚斂作力之人代賢者食祿也

明王之法能治人者食於人謂官受祿取食於人也不能治人者出於人謂

出其賦稅養食賢人也此文孟子有其事言此者解惡人不宜代賢人食祿之

意也所引禮記者大學文也盜者避忌主人有時而竊聚斂則恃公作威徵責

不已故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何者聚斂之臣則害民盜臣則止害財財

輕於民斂甚於盜然則聚斂之臣王政之大害而樂記云君子聽笙簧簫管之

聲則思畜聚之臣復思得之者彼謂在官主聚斂積受納輸稅若載師倉人之

類非冉求之輩橫斂下民且樂記云畜聚不言聚斂與此異也○箋此言至而

已○正義曰重舉此文明是責王之貢好之也傳於上文既異於鄉則此亦不

同矣王肅云能知稼穡之事唯國寶也使能者代不能者食祿則政唯好傳意

當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蠱賊稼穡卒痒

然也天下喪亂國家之災以窮盡我王所特而立者謂蟲孽為害五穀盡病○

病也天下喪亂國家之災以窮盡我王所特而立者謂蟲孽為害五穀盡病○

蠱莫侯反說文作蠱痒音羊孽魚列反說文作蠱云衣服謂蟲孽為害五穀盡病○

妖禽獸蟲蝗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之怪謂之蠱○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國之人皆見係屬於兵役家家空虛朝廷會無有同力諫諍念天所為下此災

○同音通本又作恫贅之芮反又拙稅反穹起弓反朝直遙反下皆同與音餘

下所行者○天降至穹蒼○正義曰言天以王貪酷之政故下此死喪亂國之

惡與同○災以滅盡我所特立以為王者之物謂災害五穀也又說災害之

毛詩注疏 十八之一 大雅 蕩之什 四 中華書局聚



任用惡人乃使下民化之盡皆迷惑如狂人是不謀於衆無可瞻仰也○鄭唯  
 考誠其輔相之行爲異餘同○傳相質○正義曰傳讀相如金玉其相故以爲  
 質謂大賢之人有美質者其考慎之義亦當與箋同○箋惠順至之審○正義  
 曰惠順宣徧釋言文慎誠釋詰文以相爲相導之相故爲助也乘訓爲執猶訓  
 爲謀君之用臣必謀之朝廷故云執正心舉事必謀於衆假使衆雖同舉或言  
 非誠信又當考察誠信其輔相之行知其實善然後用之言其擇賢之審謂順  
 民之君能如此也○箋臧善至宣猶○正義曰臧善然後用之言其擇賢之審謂順  
 也上言惠君知此不順者不施順道之君也獨善者自以己身獨有才智謂衆人  
 己賢若不皇父孔聖是也身寶不賢專己自任則迷於是非不知善惡所使實非  
 之善人信其詔諛之語即言所任使之皆爲善人不知惠君考慎也肺腸五臟  
 之物言之以表其心故云自有肺腸行其心之所欲但所欲不得於道以之行  
 化使之後考慎此反上文而倒者以此二者經文大小不類上云民人所瞻此當  
 猶而後不考慎此反上文而倒者以此二者經文大小不類上云民人所瞻此當  
 有民人不瞻之意此云僨民卒狂上應有使民不得理之意文既不宣猶故箋隨文  
 後臣實不善而謂之爲善是不考慎自行所欲不謀於衆是既不宣猶故箋隨文  
 所反而引以譬之瞻彼中林牲牲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譖不信也胥相也  
 故與上文引也

皆不相與也穀善也視彼林中其鹿相羣耦行對牲然衆多今朝廷羣臣皆相欺  
 僭相輩一本作相人亦有言進退維谷○谷窮也箋云前無明君却迫罪役故  
 配背音佩卒章同人亦有言進退維谷○窮也○罪役一本作罷役罷音皮故  
 瞻彼至維谷○正義曰此責臣不相信令百姓困窮言視彼中林之處乃見牲  
 牲然衆多者是其羣鹿鹿乃走獸猶以其類相善羣偶而行以喻朝廷羣臣亦  
 當以善相與共處官位何爲今汝羣臣朋友皆以此僭差情不相信不肯相告  
 以善道者是乃鹿之不如也既政惡如此上下有害古之賢人亦有言曰無道



之世其民前無明君却迫罪役其進與退維皆困窮此即今時是也○傳姓姓

衆多○正義曰姓即誥字誥誥羣聚之貌故為衆多也○箋譜不至不如○正

義曰譎僭是偽妄之言故為不信也胥相釋詰文以猶與者解以穀之義也穀

善亦釋詰文事有相對勢有相反言朋友不信不相與善道則鹿之姓姓者為

相親善矣故言鹿相齧類偶匹為相親善之意羣臣皆相欺背不相與善是則

不能姓姓故言鹿之不如○傳谷窮○正義曰谷謂山谷墜谷是窮困之義故

云谷窮○箋前無至故窮○正義曰人君是施政之本民心所向故以為前罪

役是既施之後民心所畏故以為却以此故進退有窮也王肅云進不遇明君

退不遇良臣維以窮箋不然者以臣之佐君其

成其惡不宜分之二故以施政本未為進退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

覆狂以喜瞻言百里遠慮也箋云聖人所視而言者百里言見事遠而王不用

服反下及注除履蔭字皆同狂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箋云胡之言何也賢者見

王居况反鄭求方反為于偽反匪言不能胡斯畏忌此事之是非非不能分別

卑白言之於王也然不言之何也此畏疏愚遠聖而賢者不敢言之維此聖而

懼犯顏得罪罰○別彼列反卑在早反疏愚遠聖而賢者不敢言之維此聖而

通知之人其所觀視而言者乃遠不知於百里之事而王不罷用之維彼愚而蔽

闇之人其所觀視而言者乃遠不知於百里之事而王不罷用之維彼愚而蔽

賢者見王如是實能辨其善惡非是言之不能其實能辯言之而拒諫維此

之者何乎此乃畏懼犯顏得罪故不敢言之刺王寵愛愚人虛而拒諫維此

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迪進也箋云良善也國有善人王不索

重復之言其忽賢者而愛小疏傳迪進○正義曰釋詰文○箋國有至小人○

人○迪徐徒歷反索音色疏正義曰王不求索者謂不肯求訪搜索而竟之

假得又不肯進用之故分為二維顯小人不求進賢者言其忽賢者而愛小人

民之貪亂寧為荼毒箋云貪猶欲也天下之民苦王之政欲其亂亡故安為**疏**

今所以貪欲亂亡者以疾苦王者之政欲使天下之亂得喪滅此王也荼苦葉

為此惡行以相侵暴謂強凌弱眾暴寡也此非民之本性乃由愠患王者使之

然大風有隧有空大谷隧道也箋云西風謂之大風大風之行有所從而來必

鄭音遂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坵中坵言闇冥也箋云作起式

善道不順之人則行闇冥受性疏云大風至中坵○正義曰上言王用惡人此又

於天不可變也○坵古口反疏云惡有本性不可變改言大風所從之來自

稟天性而從彼育空大谷而來也以喻賢愚所為之行亦自有其本乃由彼育

之事皆用其善道行昭明之德維彼反道不順之人其所行作之事皆不以其

善道也○正義曰隧者道之別名襄二十五年左傳曰當陳隧者井埋木刊謂當

陳道也○箋西風至其性○正義曰坵者土處中而有坵土故以中坵言暗冥也

性○傳中坵言暗冥○正義曰坵者土處中而有坵土故以中坵言暗冥也

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類善也箋云類等夷也對答也貪惡之

言則冥臥如醉居上位而行此人或匪用其良覆俾我悖覆反也箋云居上位

悖逆之行是形其敗疏大風至我悖○毛以為大風之來也有道以喻貪人之

類之驗○悖蒲對反疏所為也○有性貪人有此惡行敗於善道又言其敗善之

詩注疏 十八之二 大雅 蕩之什 六 中華書局聚

事見彼道聽之言則應答之見誦詩書之言則眠臥如醉居上而為此行令使

下民效之非能聽用其言反使我下民效之為悖逆之行是以惡行敗善也○

鄭唯類為等夷為異餘同○傳善也○正義曰釋詁文○箋類等至傲之○

正義曰箋以貪者惡行自然反善不宜言敗善也類者比類故為等夷謂尊卑

齊平朝廷之人禮記注引四皓曰陛下之言故以為道聽之言即論語所謂

對誦言是誦習詩書之言則聽言非典法之言故以為道聽之言即論語所謂

道聽塗說者也貪人之識不能鑒遠聞淺近之言合其志意則應答之見誦詩

書之言非心所解則眠臥如醉樂記魏文侯自言端冕而聽古樂唯恐臥史記

稱商鞅說秦孝公以帝道孝公睡而弗應皆是心所不悟如醉然也民之所為

皆效君上故云居上位而不用善即上誦言如醉是也由其不能行善並皆用

之驗○正義曰居上位而不用善即上誦言如醉是也由其不能行善並皆用

惡此類之驗以教下民令民效之是使我為悖逆之行詩人善此者是以形見

其敗類之驗也敗類者謂敗其朝廷等類此使民為善今惡人教人為善者

為敗類之驗也敗類者謂敗其朝廷等類此使民為善今惡人教人為善者

敗也故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箋云嗟爾朋友者親而

豈不知女所行者惡與直知之女所行如是猶鳥飛行自恣東南西北時亦為

射者所得言放縱久無所拘制則將遇伺女之間者得誅女也○問如字又

音既之陰女反予來赫往覆陰女謂啓告之以患難也女反赫我出言悖怒不

受忠告○陰鄭音蔭覆蔭也王如字謂陰知之赫毛許白反光也與王

赫斯怒同義本亦作赫鄭許稼反莊子云以梁國赫我難乃且反

赫○正義曰上既言貪人敗善故又責此貪人嗟乎汝朋友謂朝廷臣等豈

不知汝之所行者為惡與言已知其惡也為惡不己如彼飛之蟲恃其羽翮

之力自恣將為所誅恐汝見誅之故既以善言往覆蔭汝謂告之患難使之改

善有時亦將為所誅恐汝見誅之故既以善言往覆蔭汝謂告之患難使之改

善有時亦將為所誅恐汝見誅之故既以善言往覆蔭汝謂告之患難使之改

善有時亦將為所誅恐汝見誅之故既以善言往覆蔭汝謂告之患難使之改

善有時亦將為所誅恐汝見誅之故既以善言往覆蔭汝謂告之患難使之改

善有時亦將為所誅恐汝見誅之故既以善言往覆蔭汝謂告之患難使之改

善有時亦將為所誅恐汝見誅之故既以善言往覆蔭汝謂告之患難使之改

善有時亦將為所誅恐汝見誅之故既以善言往覆蔭汝謂告之患難使之改

善有時亦將為所誅恐汝見誅之故既以善言往覆蔭汝謂告之患難使之改

善有時亦將為所誅恐汝見誅之故既以善言往覆蔭汝謂告之患難使之改

行汝何為反於我來嚇然而拒我也言其不受忠告必將誅滅○箋嗟爾至誅

女○正義曰此言朋友還上之貪人貪人非詩人所親而謂之朋友者意欲

親而切磋之故以朋友言之經言飛蟲箋言飛鳥者為弋所獲明是飛鳥蟲是

鳥之大名故羽蟲三百六十鳳皇為之長是鳥之稱蟲者也放縱久無所拘制

謂侵害善人作惡不已則將有人伺汝之閉暇誅汝謂知其間隙發揚其罪告

王使誅之也○傳赫炙○正義曰來赫者言其拒己之意故轉為赫與王赫斯

怒義同是張口噴怒之貌故箋以為口拒人謂之赫定本集注毛傳云赫炙也

王肅云我陰知汝行矣乃反來嚇炙我欲有以退止我言者也傳意或然俗本

誤民之罔極職涼善背政者信用小人互相欺違○涼毛音良鄭音亮下同為

民不利如云不克箋云克勝也為政者害民如恐不民之回通職競用力競逐

也言民之行維邪者主由為政者逐用彊力疏不善政使民俗亦敗言下民之

相尚故也言民愁困用生多端○邪似嗟反疏不善政使民俗亦敗言下民之

為此無中和之行主為偷薄之俗唯善於相欺背之是上行惡政故使之

然在上行政為民所不利者如云恐畏不勝其人者然言其盡力為酷唯恐不

勝也上以虐政臨下則姦巧避責今下民之行皆邪僻矣主為競逐用力言

民皆以力相凌由上化然也○鄭以為民之無中正者主由在上信用小人之

工善於相欺背者下二句言民之所以邪僻主由為政競逐用力唯以強力相

尚務勝其民故下民愁苦皆為邪僻也○傳涼薄○正義曰涼者薄之別

名莊三十二年左傳曰號多涼德謂號君薄德是涼為薄也王肅云民之無中

和主為薄俗善相欺背傳意當然此傳以涼為薄職謂民所主為則下云職競

職盜皆是民之所主不得與鄉同○箋職主至欺違○正義曰職主諒信皆釋

詰文箋以民之為惡由政不善則所言職者皆主由君政不宜為民意所主故

易傳以諒為信由為政者信用小人之工相欺違者以此故下民皆無中正學

相欺違也善其事曰工故以工解善○箋競逐至多端○正義曰釋言云競逐

毛詩注疏

十八之二

大雅 蕩之什

七

中華書局

強也俱訓為強故競得為逐逐用強力相尚者謂有強力能威服下民者則尊  
 尚之以此相尚則在位者皆競為強故下民愁困用此之故各生多端多端即  
 邪僻是也○毛以職競用力為民所主為則是民主相與競用力為之是也  
 盜為寇戾定也箋云為政者主作盜賊為寇害涼曰不可覆背善詈箋云善猶  
 止之以信言女所行者不可反背我雖曰匪予既作爾歌箋云予我也女雖  
 而大晉言距己諫之甚○晉力智反雖曰匪予既作爾歌箋云予我也女雖  
 為我已作女所行之歌女當受之疏民之至爾歌○毛以為由上非理化民故  
 而改悔○賦距都禮反距或作拒疏下民之心未能安定矣今民心皆主作盜  
 賊相為寇害是未得安定矣以民之不定故我以信言諫王曰汝所行者於理  
 不可望王受而用之反背我而大罵晉拒己作此惡事云非己所為汝雖言曰  
 此惡政非我所為我知汝實為之已作汝所為之歌歌汝之過汝當受而改之  
 ○鄭唯上一句為異餘同○傳戾定○正義曰釋詁云戾定止也俱訓為止是  
 戾得為定○毛以職盜為寇為民所  
 主行則是民自作盜賊相寇害也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裁而懼側身脩行欲  
 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仍叔周大夫也春秋魯桓  
 子來聘烈餘也○雲漢天河也自此至常武六篇宣王之變大雅仍而升反撥

半未反行下孟反銷音翦去起呂反復扶又反下注復重并篇末注同見憂並  
 如字徐憂疏雲漢八章章十句至是詩○正義曰雲漢詩者周大夫仍叔所作  
 於救反疏以美宣王也以宣王承其父厲王衰亂之餘政內有治亂之志遇

此旱災而益憂懼側己身以脩德行欲以善政而銷去之天下之民見其如此  
 喜於王者之化復得施行百姓見王所欲張本明宣王悼父之前有衰亂欲治  
 以美之也必志遇災而益憂懼見其憂民之情深也撥亂者以非自力為善已  
 有撥亂之心志遇災而益憂懼見其憂民之情深也撥亂者以非自力為善已  
 理之哀十四年公羊傳曰撥亂世反諸正道是撥亂為治亂也遇災謂旱災即  
 言春秋撥亂而作欲治此亂世使反諸正道是撥亂為治亂也遇災謂旱災即  
 經旱既太甚是也側者不正之言謂反側也憂不自安故處身反側欲行善政  
 以消去此災也喜於王者化復行者厲王之亂王化不行宣王施布王化故喜其  
 復行經稱憂其旱災為之祈禱即早化行也王之憂旱正為百姓是天下百  
 姓見被憂矜非百官也宣王遭旱晚及旱年多少經傳無文皇甫謐以為宣  
 王元年旱不藉千畝號文公諫而不聽天下大旱二年不雨至六年乃雨以為二  
 年始旱旱積五年謐之此言無所憑據不可依信經八章皆言王之憂旱百姓  
 喜之之事○箋仍叔故知大夫也恒五年夏天字使仍叔之子來聘則春秋經  
 夫則稱字此言仍叔故知大夫也恒五年夏天字使仍叔之子來聘則春秋經  
 也引之者謐此仍叔故知大夫也恒五年夏天字使仍叔之子來聘則春秋經  
 十六年至其初則百餘年也未審此詩何時而作為別人可也何則春秋之崩七  
 晉之知氏世稱伯趙氏世稱孟仍氏或倬彼雲漢昭回于天謂天河也昭云漢  
 亦世稱字叔為別人可也烈餘釋詁文倬彼雲漢昭回于天謂天河也昭云漢  
 倬然天河水氣也精光轉運於天時旱渴雨故宣王夜仰視天河望其候焉○  
 倬陟角反王云著也說文云著大也愒苦蓋反貪也本又作渴苦葛反篇末同  
 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而嗟歎云何罪與今時天下之人  
 天仍下旱災亡亂之道饑饉之害復重至也○饑音飢又音機饑其斬反靡神  
 薦在見反臻側巾反重直用反下同與音餘下所困與精誠與後我與同靡神  
 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箋云靡莫皆無也言王為早之故求於羣  
 神無不祭也無所愛於三牲禮神之圭璧

又已盡矣會無聽聆我之精誠而興雲雨○聽依義  
吐定反協句吐丁反為于僞反下為旱同聆音零  
於時旱災已甚王憂念

下民夜仰視天瞻望雨候見倬然而明大者彼天之雲漢其水氣精光轉運於  
天未育雨徵王乃言曰於乎可差歎我何罪乎我今時之人何罪而為天所罰

乃使上天下此喪亂之災使饑饉之害頻重至也何罪故以訴之又言己為  
旱之故祈禱明神無有神不舉祭之者言其漏祭羣神又無愛於此三牲

言其不恡牲物又禮神圭璧既已盡矣言己牲玉不愛精誠又甚何為諸神會  
無於我而見聽聆欲加祐助者而使旱災若此也○箋雲漢至候焉○正義

曰此雲漢與大河水光為一故云天河也昭光釋天之星辰及風雲之氣糞見  
為天漢是天河水光之精氣也望其候者謂望天之星辰及風雲之氣糞見

雨之徵候也惟言望漢者以天河水氣與雨為類觀天之水氣傷地之無雨  
宣王意在天河故作釋者特言焉○傳薦重臻至○正義曰釋言云荐再也傷十

三年左傳曰晉荐饑釋天云仍飢為荐此薦與荐字異義同故為重也臻至釋  
詰文○箋辜罪至重至○正義曰辜罪釋詰文天仍旱災亂亡之道正謂旱

是亂亡之道理也定本集注仍字皆作乃字宣王遭旱非止一年故皇甫謐以  
為旱積五年五年之言未知信否要言飢饉臻臻必是連年不熟故云飢饉之

害復重至也○箋言王至雲雨○正義曰求於羣神無所不祭即下經所陳上  
天下地從郊至宮之類也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其有一曰索鬼神注

云荒凶年也鄭司農云索鬼神者求廢祀而倚之雲漢之詩所謂靡神不舉靡  
愛斯牲是也下傳亦云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是遭遇天災必當廣祭羣

神神皆用牲祭之故言靡愛斯牲皆用祈羣神所祭者廣天地五帝當用特牲其  
餘諸神或用太牢或用少牢愛斯牲皆用故言無所愛於三牲也祭神又用玉器

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四方以蒼璧禮北方以黃璜禮東方以青圭禮  
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以璧禮東方以圭禮南方

兩圭有邸所以祀地禋圭有瓊圭以祀已盡矣豐神之圭器自有多名言圭璧為其  
皆是祭神所用故云禮圭瓊圭璧已盡矣豐神之圭器自有多名言圭璧為其

總稱以三牲用不可盡故言無愛圭璧少而易竭故言既盡莊二十五年左傳曰凡天災有幣無牲而此云靡愛斯牲者設文之意各有祈主彼因日食大水

而發此言天之見異所以謹告人君只欲令改過脩善非為求人飲食而降此災異於時魯不罪己脩政謂天求飲食而用牲祭之望天不為咎故傳據正禮此

諸侯當用幣於社以告請上公伐鼓於朝退以自責不宜用牲於社與之飲食故云有幣無牲謂救止天災告社之法不當用牲也至於水旱荐至禱祀羣神

以祈福祥渴止災疹者則不得不用牲也何則司徒荒政索鬼神謂祭祀之也若不以牲祭索之何也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禳祈於坎壇祭寒暑也

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禋祭星也雩禋祭水旱也注云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寒暑不時或禳之或祈之是說祈禱之祭用牲也又春官太祝掌六祈以

同鬼神而類造禴禘攻說注云造類禴禘皆有牲政說用幣而已是災祈禱將以災旱不熟必至於死人命為之父母不可忍觀窮厄固當責躬罪己求天

禱神馨忠誠之心為百姓請命聖人緣人之情而作為此禮非言祈禱必能止災也徒以民情可矜不得為之旱既大甚蘊蟲蘊蟲而暑隆隆而雷

禱禱而無兩不得於神耳旱既大甚蘊蟲蘊蟲而暑隆隆而雷非兩雷也雷聲尚殷然○大音泰徐他佉反下大甚並同蘊紆粉反本又作

熅紆文反韓詩作鬱同蟲直忠反徐徒冬反爾雅作燼云熏也郭又徒冬反韓詩作焞音徒東反殷於謹反或如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上

字然一本作兩雷之聲當殷殷然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箋云宮宗廟也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宗尊也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箋云宮宗廟也

為旱故繫祀不絕從郊而至宗廟奠瘞天地之神無不齊肅而尊敬之言徧至也○奠徒薦反瘞於例反理也索色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白反齊側皆反本亦作齋徧音遍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丁當也箋云克當作刻刻識也斁敗也奠瘞羣臣而不得雨是我先祖后稷不

識知我之所困與天不視我之精誠與猶以旱耗敗天下為害曾使當我之身



有此乎先後稷後上帝亦從宮之郊○耗呼報  
 反韓詩云惡也數丁故反說文字林皆作燻  
 已太甚矣其暑氣蘊蘊然祭隆然熱氣燻然  
 勤於請禱不絕其絮敬之祭既祀天於郊又  
 未嘗絕已祭之禮則上祭天者言皆尊敬之  
 於百靈無神而不齋肅尊敬之我精誠如此  
 後稷不能福祐我也皇天上帝不能臨饗我  
 我以福何故以此旱災耗敗天下地之國會  
 不克不臨為異餘同○傳蘊蘊不至而熱○  
 暑溫字定本蘊蘊狀宜重言故復言之也暑  
 云而熱以蘊蘊狀宜重言故復言之也暑熱  
 故暑熱異其文釋訓云燻燻也郭璞曰旱熱  
 ○正義曰以雷雨相將嫌旱不得有雷故辨  
 雷同而事別也○傳上祭至祭之○正義曰  
 下與之對故知是地也○正義曰郊為祭天  
 之物酒食牲玉之屬也○天言奠其禮燻燻  
 各舉其一互以相通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  
 此者解靡祭郊祭廟不與齊肅而尊敬之  
 為宗廟也祭郊祭廟不與齊肅而尊敬之  
 之意也○神不宗與奠齊肅而尊敬之  
 奠瘞天地之神無不齊肅而尊敬之  
 瘞之無不者廣及之辭言其祭祀徧至也  
 字之理必不與鄭同蓋以克為能王肅云後  
 我邪天不耗敗當我身邪傳意或然則能與  
 必助之但苦其不能耳天則非己之親故云  
 以上帝不臨者上帝不視下則後稷不克者

前所以記識故云刻識也洪幹云彝倫攸斃是毀敗之義故為助也不知困  
苦不視精誠其意亦同正以困苦欲其知情誠欲其見故分屬之耳上云不絕  
種祀即云從郊往宮此先言后復後言上帝與上旱既太甚則不可推兢兢業  
郊至宮文倒明又見從宮至郊為不絕之義也

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推去也兢兢恐也業危也才然遺失也箋

心動意懼兢兢然業然狀有雷霆近發於上周之眾民多有死亡者矣今  
其餘無有孑遺者言又誠病也○推吐雷反注同兢本又作矜居陵反業如字

郭五答反霆音庭又音挺丘音徒佞反子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  
居熱反去起呂反下同恐丘勇反下同

于摧摧至也箋云摧當作摧○毛以為宣王言旱熱已太甚矣不可令之移去  
又子雷反鄭疏矣天既至于摧○毛以為宣王言旱熱已太甚矣不可令之移去

其危恐也如有霆之鼓於天如有雷之發於上言其恐怖之甚也疑此故周之  
民多死亡矣如其餘不死之眾民無有孑然得遺滌而不餓病者言死亡之餘又

皆飢困也昊天上帝如此酷旱則不於我民使有遺留其意將欲盡殺我民也  
先祖之神見天如此何不助我畏此旱災使天雨也天若不雨民將餓死先祖

之神於何所歸而至于言民盡死則神無所歸欲令先祖助已憂也此胡不  
相畏責先祖不助已則先祖之文宜在胡不之上但下之與于摧共句耳○鄭

唯以于摧為嗟嘆告困苦之辭為異餘同○傳推去至遺失○正義曰推是遠  
離之辭故為去也釋訓云兢兢戒也以恐怖而後遺懼故為戒也業業危釋訓

云子然孤獨之貌言靡有孑遺謂無有孑然得遺懼定本及集注皆云子然遺  
失也俗本有無字者誤也○箋黎眾至餓病曰黎眾釋詁文以旱災殺

人而言周餘眾民故知餘是死亡之餘既言有餘則是有民存矣而復言靡有  
孑遺無有孑遺乃是悉盡之言故知無有孑遺謂餓病也其意言死者已死在

毛詩注疏 十八之一 大雅蕩之什 十 中華書局聚

者又餓無有孑然不餓病者非謂盡死無孑然也○傳推至○正義曰釋詁文

豫毓云我今死亡先祖之神於何所至言將無所歸也今以孫為毛說○箋推

當至之辭○正義曰箋以先祖于至於辭不安故轉摧為唯唯者咨嗟告困之

相訓助也畏是懼也故言何為不助我恐懼使天雨也責其不助己者責先祖

也先言所責之意乃呼之既呼即吁嗟告困故先祖與于唯共句為文勢然

旱既太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沮止也赫赫旱

也大命近止民近死亡也箋云旱既不可却止熱氣大威人皆不堪言我無所

庇陰處衆民之命近將死亡天會無所視無所顧於此國中而哀閔之○沮在

呂反炎于廉反本亦作庇陸於鳩反本亦作廕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

音秘又必二反本亦作庇陸於鳩反本亦作廕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

胡寧忍予先正百辟卿士也先祖文武為民父母也箋云百辟卿士零祀所及

音璧下同零矣故使旱之為勢赫赫然氣威炎然薰熱其時之人不可止却之

之皆云我欲避之無庇陰處所是早熱之甚以此之故令多大衆民之命近將

死亡言其去死不遠上天何會無肯瞻察無肯顧念而哀閔之也既言怨天不

顧念又復廣訴明神古者有德之羣公及先世之長官百辟卿士之等何曾不

受命安民者也於民則為父母於周則為先祖故言先祖文武以其為民父母

皆所祭之神周立七廟親廟四非受命立功不足徧訴上章已言后稷明此唯

文武耳○箋百辟至天兩○正義曰解其訴先正不助之意由零祀所及故也

月令仲夏乃命百官零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注云百辟卿士古之上公以

下若勾龍后稷之類彼以經無羣公之文故鄭注百辟之文兼羣公矣此則羣

公與先正別文故以先正為卿士以下凡有采地皆稱曰君舉衆言之故謂之

百辟鄭唯言百辟卿士零祀所及不言羣公羣公亦是零祀所及即月令注云

上公是也但乘傳而說又據月令成文故不言羣公耳百辟卿士訴其旱既太

不助我憂旱先祖文武言施忍於我不使天雨二文不同互以相足旱既太

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憐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薰滌滌旱氣也山無木川

也憚勞熏灼也箋云憚猶畏也旱既害於山川矣其氣生魃而害益甚草木焦

枯如見焚燎然王心又畏難此熱氣如灼爛於火言熱氣至極○滌徒歷反韓

蒲末反憐音談說文云炎燎也徐音炎焚本又作樊同扶云反憐毛丁佐反韓

詩云苦也鄭徒巨反熏本又作燠許云反燎力皎反又力照反燠子消反難乃

巨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遜箋云不我聞者忽然不聽我之所

反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遜箋云不我聞者忽然不聽我之所

天下以無德也○邇乃條然害及於山川使山無木川無水也又熱氣積

本亦作遠徒困反○邇乃條然害及於山川使山無木川無水也又熱氣積

聚生此旱魃之神為此虛害旱更益甚也今草木焦枯如炎之憐燒如火之焚

燎然也我王之心又勞於暑熱之氣憂在於心如為火所熏灼於己以旱熱之

極又告訴明神羣公先正曾不於我有所聞察而告知其精誠邪而不使天雨

昊天上帝何曾使我心遜遜漸婉於天下也以無德不能致雨故王心所以慚

媿○鄭唯以憚暑為畏懼此暑為異餘同○傳滌滌至熏灼○正義曰此皆為

旱而言故知滌滌是旱氣也旱氣之害於山川者故為山無木川無水蓋以少

毛詩注疏 十八之一 大雅 蕩之什 十一 中華書局聚

而不茂非全無也勉字從鬼連旱言之故知旱神異經曰南方有人長二三

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遇

者得之投涸中即死旱災消此言旱神蓋是鬼魅之物不必生於南方可以為

人所執獲也焚燎皆火燒之名下有如焚故以煖為燎也定本經中作如煖如

焚憚勞釋詁文毛讀為憚丁佐反故為勞也熏灼俱焚炙之義故為灼也○箋

憚猶至至極○正義曰箋以暑熱人之所畏故讀為憚徒目反憚猶畏也此與

上章同言旱事而先輕後重使稍稍益甚故至於此章言害及山川又生魃鬼

為加增於前故箋言而害益甚上言而害益甚上言云我無所直是民無所庇

此言王心畏憚似見其甚於前也以天子之旱既太甚龜勉畏去胡寧瘳我以

尊寒暑有備尚云畏難此言熱氣至極也旱既太甚龜勉畏去胡寧瘳我以

旱憚不知其故箋云瘳病也龜勉急講請也欲使所尤畏者去所尤畏者勉也

音涵瘳都田反沈又都薦反韓詩作疹恥吝反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

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社又不晚天會不度知我心肅事明神如是明

以此言勞倦也○鞫居六反疾音救本或作安又作究同趣七口反趣馬官名

下之長同靡人不周無不能止○周救也無不能止言無止不能也箋云周當作

日乏無不能豫瞻印昊天云如何里○我之憂何○王愁悶於不雨但仰天曰當

如字憂也本亦作連爾雅疏旱既至何里○毛以為上言訴不得兩此言殺禮

作惺並同王曰瘳病也○疏救厄宣王言今旱既太甚矣歲凶如此汝羣臣宜

且離散無復羣臣朋友之綱紀王者班爵賜祿所以長飢羣臣今祿餼不足是

無綱紀也祿既不足故設辭闕之窮困哉汝衆官之長飢羣臣今祿餼不足是

困急者謂諸臣之中無有自言不能調救而止不為者以此分貧恤寡之故使

汝等益困也王見羣臣之困如此乃瞻望而仰視昊天訴之云如之何使我如

此憂也欲令天知其憂愁得釋○鄭唯靡人不周言我王於汝衆臣無一人不與

羣臣俱困不自留以為餘糧也餘同○傳歲凶至不樂○正義曰釋天云夏曰

歲周曰年孫炎曰四時一終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年取穀一熟也然則歲之

與年異名而實同歲凶謂此歲凶也年穀不登成也謂此年之穀不懸其樂

此即凶年之實故言歲凶為之於此之時則人除治之官不以粟秣養其馬師

氏之官弛廢其兵而不用所驅馳之大道不使人除治之官祭祀之事不懸其樂

膳夫之官減徹王之膳食左右之官布列於位不令有所備造大夫之禮雖經無其

米士飲酒之時不得作樂此當先有成文故傳引之以明凶年之禮雖經無其

事以類言之其歲凶年穀不登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

下曲禮有其事其餘不知所出也曲禮又自君膳衣祭肺馬不食穀與此徹膳

不秣禮有文異耳左右君之左右總謂諸臣不脩者無所脩作穀梁傳曰百

官布而不制是也歲凶者總辭而其凶有大小故穀梁傳又曰一穀不升謂之

皆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饑五穀不升謂之大饑

王其十有二曰除盜賊注云除盜賊之兵故不可除則當用兵此言

左傳稱臧文仲慮無道之國因凶加兵勸傷公使脩城郭明凶年盜賊益預防

之彼以春秋之世強弱相陵文仲度時而言勸脩城郭不使凶荒之年必須修

除四穀不升以上道或仍除之地官均人注則有事但二釜之歲猶云旬用一日

是凶穀不升猶有禮樂則此云祭者正謂祈禱則無樂也徹膳者天子日食

大侵之禮禱而不祀則此云祭者正謂祈禱則無樂也徹膳者天子日食

太牢今減損之也曲禮云君膳不祭肺注云祭肺則不殺以人君之於凶年

令不殺矣而穀梁大侵之禮又云君膳不祭肺注云祭肺則不殺以人君之於凶年

鄭云則不殺者謂不常法曰日殺之耳非是常猶有牲肉但不備之耳然則

白虎通皆云一穀不升徹鷄二穀不升去鳧三穀不升去兔四穀不升去

也○箋人君至勞倦○正義曰尚武王稱我友邦冢君抑云視爾友君子是

賜皆困於飢不能如常相紀領故謂之散非即分散去朝也衆官之長者周官

三百六十每官各有其長疾病釋詁文經言鞠哉庶正是總言羣臣又言疚病

哉乃歷數其人疚哉之文通及於下冢宰以下亦是庶正故箋總之云窮哉病

病重言為深閔之辭○傳周故至不能○正義曰以旱則無食乃病故先窮哉病

也無不能止者無為不能救人而自止故解其意言朝廷之臣悉皆救人無止

而多不能者王肅云靡人而不可止者言上下同也○箋周當至豫止○正義曰以周

救於人其字當從貝故轉為賜以上言王之於臣祿餼不足則此言當謂王救

於食故人人亦賜給之權時救其人急若言王盡恩於  
臣也○箋里憂○正義曰釋詁文彼里作惺音義同 瞻印昊天有嘒其星大

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 嘒星順天而行嘒然意感故謂其

卿大夫曰天之光耀升行不休無自贏緩之時今眾民之命近將死亡勉之助

我無棄女之成功者若其在職復無幾何以勸之也○嘒呼惠反假音格沈云

鄭古雅反贏音 何求為我以戾庶正 戾身乎乃欲以安定眾官之長憂其職事

○為于僞 瞻印昊天曷惠其寧 箋云曷何也王仰天曰當何時順我之求令我

反注同 瞻印昊天曷惠其寧 心安乎渴雨之至也得雨則心安○令力呈反

疏 瞻印視於昊天唯見有嘒然光明之眾星以天星炳耀未育雨徵遂感而言

曰汝卿大夫之君子所同恤者當昭見其至誠於天下無敢有私贏而不救以棄

所以然者多大眾人之命皆近於死亡止汝當救以全之無得贏而不救以棄

汝之成乃以安定汝之全則功成也又云令汝必救之者何止求為我欲存於

民困乎乃以安定我之心既安寧臣仍憂民困又瞻望仰視昊天訴之云昊天何時  
使救民以自安定我之心既安寧臣仍憂民困又瞻望仰視昊天訴之云昊天何時  
當順我所求其令我之心既安寧臣仍憂民困又瞻望仰視昊天訴之云昊天何時  
臣又勸其勉力助己王瞻仰昊天見有嘒星順天而行無時止息因而  
意成謂羣臣卿大夫之君子此天之光耀升行至極無自贏緩之時今眾民之  
命近將死亡汝等亦當去天無贏助我求雨無得解怠棄汝成功言天不應盡  
殺眾民兩將不久若其得雨即成功故勸令勉力餘同○傳嘒眾至假至○



正義曰以噉文連星故為星貌假至釋詁文王肅云大夫君子所以無私贏者以民近死  
 其至誠於天下無敢有私贏之而不敷散大夫君子所以無私贏者以民近死  
 亡當賑救之以全汝之成功傳意或然觀此文勢上章或亦不同令以毛無別  
 訓遂作同解○箋假升至勸之○正義曰假升釋詁文以承天星之下宜為天  
 星光耀升行故易傳也仰天見星即戒大夫君子故知見眾星順天而行意感  
 也以天星升行不休謂人亦當然因此而勸之言無棄爾為戒勸之辭故知令  
 勉之助我也又解助己求兩所以得為成功者以天之生民終無盡殺之理今  
 民命近死若其民當存生復無幾何時必應得兩故以此言勸之○箋使女至  
 職事○正義曰此眾官之長爵位已高體國情深助王憂雨於己職事不能安  
 定今勸令助己亦所以安定其身故云何但求為我身乎乃欲安定汝眾官之  
 長憂其  
 職事

雲漢八章章十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八〔十八之二〕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八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桑柔

桑之柔需

本盧小字本相臺本需作濡釋文云濡而轉反釋文枝勘云通志堂

亦作需濡通作粟濡字本此凡從粟之字多轉而從需故此釋文以而轉反音濡字也○按粟需之音分別詳段玉裁說文注

箋云桑之柔需

本盧小字本相臺本需作濡釋文云濡而轉反段玉裁云當是本作便也

人庇陰其下者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庇本亦作庇同考庇字是也采薇箋云腓當作庇雲漢箋云言我無所庇陰而處是鄭自用

庇字也

之害下民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之當作侵

釋言云旬均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旬當作洵下文引李巡注不誤

今茲益久長

闕案茲當作滋

頻猶比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比作止十行本初刻比剗改正案止字誤也

以比兵窮災害民之餘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窮當作寇

比比然○傳疑定

闕本同明監本毛本移傳疑定以下至故爲定也二十字於下章中是也

憂心慙慙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慙慙作音是其本如此正義云其心殷殷然是其本字作殷考北門經作殷正月經作慙北門釋文云本又作慙同

正義曰瘠字從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病當疒字誤也

亂況斯削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況字當作兄上經云倉兄填今傳兄滋也箋云喪亡之道滋久長此無傳箋云而亂滋甚皆承上也倉兄釋文云本亦作況亦與下五篇詳略耳唐石經上作兄下作況非也

禮亦所以救亂也廣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救誤悲小字本無亦字案無者是也

如彼颯風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作颯後改作颯穿初刻非也李善注月賦引作颯當是三家異字石經誤用之耳亦所云字體乖師法也

亦孔之僂毛本孔誤恐明監本以上不誤

好是稼穡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家王申毛音駕謂耕稼也鄭作家謂居家也下句家穡惟寶同穡本亦作齋音色王申毛謂收穡也

鄭云吝齋也尋鄭家穡二字本皆無禾者下稼穡卒痒始從禾正義云箋不言稼當為家則所授之本先作家字也依此是毛鄭詩本作家齋王申毛乃為稼穡耳正義每取王為傳說故其本作稼穡而唐石經以下從之段玉裁云改稼穡者非也見下亦見經義雜記

力民代食代無功者食天祿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詩經小學云傳云力民代食無功者食天祿也鄭申其意而王肅所

見之本誤衍一代字因曲為之說曰有功力於民代無功者食天祿且改家齋字從禾而不知代無功食天祿語最無理

不能治人者食於人閩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無於字毛本同明監本初刻有後剗去案無者是也釋文可證

鄭云吝穡也通志堂本吝誤名盧本作吝奮按奮字是也

不能治人者出於人閩本出作食明監本同剗去於字毛本無案食人是也十行本出於人剗添者一字

明是責王之貢好之也毛本貢作貴案貴字是也

滅我立王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威後改滅案初刻誤也

朝廷曾無有同力諫諍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朝廷下以者與作音是其本此箋有二字也但其何屬未可考

說文作蠹通志堂本盧本蠹作孟盧文弼考證云古本蠹作蝥是也說文乃作蠹今正文作蠹遂妄改說文案釋文校勘記云其說誤甚說

文蝓部蝓是蠹蝓字非蝓賊字不得云說文乃作蝓也孟字雖不見說文蝓部蠹字下云蝓食艸根者从蝓象其形其字作蠹轉寫失其形作蝓蝓皆非是

同音通本又作恫案同當作恫釋文校勘云通志堂本盧本恫作恫恫作恫案所改未是當是釋文本此經字作恫與唐石經以下各本不同耳小字本所附上恫下恫乃順正文改易耳

滅盡釋詁云案云當作文

穹蒼蒼天釋天云案云當作文

故民所繫屬唯兵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故疑衍字是也

慎戒相助也

閩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戒作誠考文古本同案山井鼎云據下文考誠之語古本似是是也正義云慎誠釋詁文亦可證

明監本誤作病

言其所任之臣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任下有使字案有者非也正義云謂己所任使之臣乃自文耳非其本有使字考

文古本有亦采正義之誤也

乃使民盡迷惑也彼是又不宣猶

小字本相臺本也彼作如狂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如狂是也

不復詳考善惡更施順道於民之君自獨用己心謂己所任使之臣皆為

善人不復詳考善惡更求賢人

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施順至惡更三十字案所刪是也此十行本復衍

却迫罪役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一本作罷役正義本是罪字

讒僭是偽妄之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僭當作譖抑正義可證

荼苦葉

閩本毛本同明監本葉作菜案浦鐘云葉字誤是也

故此惡行

毛本此作比案比字是也

垢者土處中而有垢土

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云垢者土處地中而有垢錯誤耳

則冥臥如醉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正義云則眠臥如

義而爲之

箋類等至傲之

明監本毛本做誤效閩本不誤案正義上下文皆作效者易字也今各本箋皆作效亦誤

詩人善此事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善疑言字誤是也

親而切瑳之也

閩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瑳作磋明監本毛本同案瑳字是也見淇奧十行本正義中字亦作瑳依經注改耳

反予來赫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赫本亦作嚇考此但當作赫加口傍者依注義以改字耳

赫炙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赫下云毛許白反炙也正義云故轉爲嚇又云定本集注毛傳云赫炙也又云俗本誤也是其本與俗本同作

赫赫也

標起止云傳赫炙乃後改今考此傳當作赫赫也毛意謂此赫威字即拒赫字也○按此即北風虛虛也葛屨要要也之例

口距人謂之赫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赫下云鄭許嫁反口距人也莊子云以梁國嚇我是也正義云故箋以爲口拒人謂之赫是其

本作嚇考此是

申傳赫也之意非箋經中赫字也正義本經作赫傳作赫嚇也箋作謂之赫可以知其讀矣但其字當本皆作赫

赫毛許白反光也

通志堂本盧本光作炙小字本相臺本所附亦作光釋文校勘云考此傳正義本相臺本所附亦作光釋

也今經注各本皆作炙之所自出也釋文本當是赫光也與定本集注正義本又各不同諸本所附得陸氏之舊其作炙字者經後人以經注本字改之

耳

則將有人伺汝之閒暇誅汝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暇當作得正義讀閒為閒隙不為閒暇

諒信也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諒作涼案涼字是也鄭但易毛訓耳意以為涼即諒之假借也未嘗改其字正義云諒信又云以諒

為信乃易字而說之之例依以改箋皆非

互相欺違小字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互作工考文古本同案工字是也正義可證

遂用彊力相尙故也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遂作逐考文古本同案逐字是也

是也○毛以職競用力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當衍下章正義○毛以職盜為寇同明監本毛本不誤

涼曰不可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涼作諒案唐石經非也釋文云職涼毛音良薄也鄭音亮信也下同詩經小學云所云下同者即此涼曰之涼

是也正義因此涼字無傳遂取鄭為毛說而云故我以信言諫王曰云云不知此涼字毛自與上傳同訓為薄不訓為信也然其本亦未必竟改經作諒字唐

石經乃始上作涼此作諒失之甚矣當依釋文正之

言詎已諫之甚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距作拒案拒字誤也乃正義所易之今字耳

○雲漢

遇裁而懼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闕本同考文古本同明監本毛本裁誤災案正義作灾音易而說之也

烈餘也闕本明監本毛本此下有注小字本相臺本無考文古本同案山井鼎云此十六字釋文混入於注是也

時旱渴雨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渴苦蓋反貪也本又作渴苦葛反篇末同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

薦重臻至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重也作音是其本有也字考文古本有

何罪故以訴之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何當作無

言其不怙牲物

闕本明監本毛本怙作悛

其有一曰索鬼神

闕本明監本毛本有一倒案倒者誤也其下當有十字

堙少牢於泰昭

闕本明監本毛本堙作埋

類造檜榮攻說

闕本明監本毛本攻誤政案山井鼎云下政說用幣宋板同誤亦當作攻是也

蘊隆蟲蟲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温字定本作蘊以宛正義考之當云蘊字定本作温正義屢云蘊蘊是其本作蘊之證也釋文云

蘊紆粉反本

又作焜紆文反依紆文反是讀同烟烟焜焜之焜與作温又不同

雷聲尚殷殷然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一本作兩雷之聲尚殷殷然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殷其露正義引與一本正同或其

本當爾

爾雅作燼

通志堂本同盧本作燼云舊譌從蠱今改正釋文校勘云小字本所附亦作燼不誤

耗數下土

小字本相臺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耗作耗案耗字是也詳詩小學

毛詩注疏

十八之二 校勘記

十七 中華書局聚



奠瘞羣臣而不得兩

小字本同考文古本同相臺本臣作神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神字是也十行本正義中誤同

熱氣熾熾然

明監本毛本熾熾誤熾熾閩本不誤案以下同唯一處誤為蟲蟲耳經作蟲蟲正義作熾熾者蟲熾古今字易而說之也

例見前

耗敗天下王地之國

補案王當土字之譌毛本正作土

暑熱夫同

閩本明監本毛本作不同案夫當作大形近之譌

熾蟲是熱氣蒸人之貌

補案蟲當作熾

蘊平常之熱蟲蟲又甚熱

閩本明監本毛本蟲蟲上行而字案蟲蟲當作熾熾十行本上句剝去者一字當是因有衍而下句甚下脫於字刪而未補也輒添而字者非

瘞謂埋之於土

補毛本埋作埋

兢兢業業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兢兢本又作矜正義云釋訓云兢兢戒也是其本作兢字考文古本作矜采釋文

靡有孑遺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誤孑後改孑

孑然遺失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及集注皆云孑然遺失也俗本有無字者誤也考此傳本云無孑然遺失也六字一句讀乃

總說靡有孑遺也定本集注非是考文古本采正義有無字而加於遺字上誤甚

狀有如雷震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有如作如有考文古本同案如育是也

疑此故周之民多死亡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疑當以字誤是也山井鼎云宋板疑作以其實不然當是剗也

無有孑然得遺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恐誤戒是也遺漏是貝證山井鼎云宋板滌作漏下文謂無有孑然得

故為戒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恐誤戒是也

業業危釋訓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文誤云是也

言我無所庇陰處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庇陰作庇蔭下有而字考文古本育案有者是也釋文云此本亦作庇蔭本

亦作蔭考桑柔箋當作陰正義當作蔭今正義亦作陰依注改耳

正義曰宣王立隴毛本立作言

如惓如焚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如惓音談燎也說文云炎燎也徐音炎正義云定本經中作如惓如焚是正義本經中作如惓如焚

也詩經小學云章懷注章帝記引韓詩如炎如焚作炎為善說文炎燎也傳云惓燎之也蓋毛亦作炎也上文赫赫炎炎本或作惓是其明證

憂心如薰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薰作熏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注及正義中引爾雅薰也而為之耳

焚本又作樊通志堂本同盧本樊作焚云舊譌樊案說文樊燒田也據改正釋文校勘云樊字是也小字本所附是樊字

毛詩注疏十八之一 校勘記 六 中華書局聚

毛讀為憚丁佐反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丁佐反三字當旁行細書正義自為音例如此也

故讀為憚徒旦反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徒旦反三字當旁行細書

故箋言而害益甚上言而害益甚上言云我無所闕本明監本毛本上而字誤為案此言而害益

甚上六字不當重十行本複衍耳闕本以下改而作為以遷就之者誤

似見其甚於前也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似當以字誤是也

敬恭明神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明祀本或作明神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箋云天曾不度知我心肅事明神如是明神宜不限

怒於我則作明神者是也

師氏弛其兵小字本相臺本弛作弛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正義中同案釋文云施本又作弛同考文古本作施采釋文

人無賞賜也小字本相臺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正義云又無賞賜是人當作又乃形近之譌又者又上祿饋不足也考文古本作又

采正義其云宋板同者必山井鼎誤

所以令汝窮困哉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哉當作者

曲禮又有君膳衣祭肺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衣作不案不字是也

謂之兼闕本明監本毛本兼作兼非也案兼當噤字之譌

天子日食太牢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鐘云少誤太非也周禮是太牢與玉藻不同鄭志有此問在鴛鴦正義中浦失考

三穀不升去免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去下浦鐘云脫雉字是也

權時救其人急若

明監本毛本人誤太闕本不誤案若當作苦形近之譌

令我心安乎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令心作音是其本無我字正義云其令我心得安或自為文也今無可考

因而意咸

毛本同闕本明監本意誤感案咸當作感此欲改咸字而誤改意字也

汝等亦當去天無羸

闕本明監本毛本去誤法按所改是也

傳噓衆至假至○正義曰

闕本重假至以下至星貌十四字明監本毛本初刻有後剜去案山井鼎云校宋板文當相接

非有闕誤是也

令以毛無別

闕本毛本令作今

雲漢八章章十句

各本同案此誤脫今補栞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八 (十八之三)

(六十一)

一六一七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尹吉甫申伯皆周之卿士也

官氏申國名○崧胥忠反釋名云崧竦也甫本又作疏焉○正義曰崧高詩至作父音同後人名字放此復音服又扶又反褒保毛反

周之卿士尹吉甫所作以美宣王也親愛諸侯而褒崇賞賜申國之伯焉起先王之功使天下復得平定能建立邦國親愛諸侯而褒崇賞賜申國之伯焉起先王

襄賞得宜故尹吉甫作此崧高之詩以美之也易比卦象曰先王建萬國親諸侯桓二年左傳云天子建國祭法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皆謂天子分割

土地造立邦國以封人為諸侯也唯周禮惟王建國鄭立其國親謂親其身也耳此與易皆親建相對立謂之建賞物也何休云有土加之曰親謂親其土地

褒賞者錫賚之名車馬衣服是褒賞之物也何休云有土加之曰親謂親其土地曰封中候考河命曰褒賜羣臣賞爵有分稷契陶益土地然則益無之土地褒

也此申伯舊國已絕今改而大之據其新往謝邑是為初建論其舊有國土亦為褒崇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雖為申伯發文要其總言宣王之美其褒

賞申伯乃敘此篇之意經八章皆是褒賞申伯之事其南國是式式是南邦錫爾介圭路車乘馬是褒賞之寶也○箋尹吉至國名○正義曰六月言宣王北

伐吉甫為將禮軍將皆命卿也此美申伯云維周之翰明亦身為王官故言周之卿士也知非三公必兼六卿故舉卿士言之伊尹洪範曰

師尹惟日立政云三亳阪尹楚官多以尹為號左傳稱官有世功則有官族今尹吉甫以尹為氏明其先嘗為尹官而因氏焉故云尹官氏外傳有申呂王風

云戊申故知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申為國名

毛詩注疏 十八之三 大雅 蕩之什 中華書局聚

衡西嶽華北嶽恆堯之時姜氏為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甫  
 有申有齊有許也駿大極至也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之大功箋云降下也  
 四嶽卿士之官掌四時者也因主方嶽巡守之事在堯時姜姓為之德當嶽神  
 之意而福興其子孫歷虞夏商世有國土周之甫也申也齊也許也皆其苗胃  
 德也駿音峻守嶽音魚角反白虎通云嶽者何嶽功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  
 四方于宣國有難則往扞禦之為之蕃屏四方恩澤不至則往宣暢之甫侯相  
 穆王訓夏贖刑美此俱出四嶽故連言之○翰戶且反又音寒蕃方元反知  
 音智本或作贖哲楨音貞難乃且扞反扞戶且反相息亮反贖音樹一音常欲反  
 高者維是四嶽○正義曰此方美申伯之見賞此至天之嶽降其神靈和氣以  
 禳祐伯夷之後生此甫國之侯及申國之伯以伯夷常掌其神祀故祐助其後  
 使其國則歷代常存子孫則多有賢智維此申伯夷常掌其神祀故祐助其後  
 往宣暢之使靈王化是有所患難則往捍禦之為之蕃屏四方之處恩澤不至則  
 崧者山形竦然故為高貌劉熙釋名云崧竦也亦高稱也山大而高曰崧釋山  
 文李巡曰高曰崧郭璞曰今中岳崧高山蓋依此名是也白虎通云岳者何  
 嶽也嶽功德也風俗通云嶽考功德黜陟也然則以四方方有一山天子巡  
 狩至其下嶽考諸侯功德而黜陟之岳也傳言岳四岳謂四方之岳也  
 又解此岳降神生申甫之職當堯之時有姜氏者為四方王官之伯掌此四岳  
 之祭祀述岳降神生申甫之職當堯之時有姜氏者為四方王官之伯掌此四岳  
 有國於周之世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此四國皆姜氏之苗裔也駿大極至釋  
 詰文又解四國而獨言申甫者岳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侯二人有德能成  
 大功是岳神生申甫而立四大伯主四時四方之岳而已不主中岳故堯典每云咨  
 岳者以堯之建官而四大伯主四時四方之岳而已不主中岳故堯典每云咨

四岳而不言五也周語說伯夷佐禹云共工之事故指言四岳佐之又曰祚四岳國  
 命為侯伯皆謂伯夷為四岳此將言伯夷之事故指言四岳也其云五岳者即  
 此四與崧高而五也崧高之文也故王肅之注尚書南岳衡山之注左傳鄭於大宗伯  
 崧高是五岳又數崧高之文也故王肅之注尚書南岳衡山之注左傳鄭於大宗伯  
 注皆然春官大司樂云五岳四鎮崩令去樂注云四鎮山之重者謂揚州之  
 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山冀州之霍山五岳在兗州衡在荊州華  
 在豫州岳在雍州恆在并州司樂宗伯同是周禮而司樂之注不數崧高者蓋  
 鄭有所案據更見異意也釋山發首云河南華河西岳河東岳河北恆江南者蓋  
 陳此五山之名不復更言餘山雖不謂此五山為五岳明有為岳之理鄭官職  
 旨以司樂之文連言四鎮五岳并之正九當九州各取一山以充之而夏官職  
 方氏在九州皆云其山鎮曰某山每州曰其大者而其文有岳山無崧高爾雅河  
 西岳在五山之例取岳鎮曰某山與岱衡恆華為五岳之數以其餘四者為四鎮令司  
 樂職方自相配足見一州之內最大者見此意非謂五岳定名取岳山也其正  
 從五岳之祀故傳會爾雅職方之文以見此意非謂五岳定名取岳山也其正  
 名五岳必取崧高宗伯之注是定解也或以為崧高者不雜問志有云周都豐鎬故以吳  
 岳為西岳周家定以岳山為西岳不數崧高者不雜問志有云周都豐鎬故以吳  
 華為西岳安得至於司樂即云華非西岳也若必據已所都定方岳則五岳  
 之名無代不改何則軒居上谷處恆山之西舜居蒲坂在華陰之北豈當據己  
 處在改岳外乎雜問之志首尾無次此言或有所本無方岳尚書之注何云周  
 山為東岳華山為西岳霍山為南岳恆山為北岳崧高為中岳而岳之山每  
 代一改爾雅何當定此五者永為岳名乎若然何知此言崧高非中岳而岳之  
 為高貌廣舉四岳者此詩之意言北岳降神祐助姜氏姜氏不主崧高故知崧  
 高維岳謂四岳也傳言四岳之意言北岳降神祐助姜氏姜氏不主崧高故知崧  
 東岳霍山為南岳者皆山有二名也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一曰岱宗岱始也  
 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為五岳長王者受命恆封禪之衡山一名霍言也

毛詩注疏 十八之三 大雅 蕩之什 一一 中華書局聚



萬物霍然大也華變也萬物成變由於西方也恆常也萬物伏北方有常也崧  
 高也言高大也解衡之與霍泰之與岱皆一山而有二名也若然爾雅云天  
 南衡地理志云衡山在長沙湘南縣張揖廣推云天柱謂之霍山地理志云天  
 柱在廬江潛縣則在江北矣而云衡霍一山二名者本衡山一名霍山漢武帝  
 移岳神於天柱又南名天柱亦為霍漢武帝以衡山遠曠移其神於此今其土俗  
 今在廬江潛縣西南名天柱山漢武帝從近也而學乎斯不然矣竊以為  
 人皆呼之為南岳始乃名之如此言為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竊以為  
 南岳又言從漢武帝始乃名之如此言為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竊以為  
 言為然何則孫炎以霍山為誤當作衡山案書傳虞夏傳及白虎通風俗通廣  
 雅並云霍山為南岳豈諸文皆誤明是衡山一名霍也周語說堯使禹治水四  
 伯韋昭云一嘉謂禹姓曰姒氏曰有夏祚四岳國為侯伯氏曰有見此一王四  
 為四伯也周語唯云四岳不言名字其則鄭語所云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  
 者也言禮於神是掌禮之官舜命羣官使伯夷典禮則伯夷於堯之時已掌禮  
 也掌禮之官舜時為秩宗於周則宗伯也宗伯掌天人之鬼地祇之禮總主諸  
 神故掌四岳之祀堯典注云堯之末年庶績多闕羲和之子則死矣於時分四  
 岳置八伯四岳之祀堯典注云堯之末年庶績多闕羲和之子則死矣於時分四  
 六卿外掌諸侯之事如周之牧伯故又述諸侯之職然述職者述其所主之方  
 耳其掌四岳之祀者則四岳皆掌之由掌四岳故獨得四岳之名伯夷所掌徧  
 掌四岳則此詩所言維嶽降神亦總謂四岳故傳廣以四岳解之明不徧指一  
 山言岳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者正謂德當神意山神祐之使有賢子孫耳非  
 言山氣憑人以生之也何則神氣之所憑依不由先祖掌祀與乙卯大跡不辯官  
 類也○箋降下至苗胄○正義曰降下釋言文傳唯言掌四岳之祀而不辯官  
 之尊卑故云四岳卿士之官又解其名為四岳之意掌四岳之祀而不辯官  
 事故稱岳也立四伯既主四時又主方岳蓋因其在堯時姜姓為之謂於四岳  
 主南也身在王朝外治岳事及掌天子巡守之事在堯時姜姓為之謂於四岳

之中而為其一為四岳之一而獨得四岳之名者雖同為岳官而又特主岳祀

故外傳史記特稱伯夷為四岳由主岳祀故也傳言姜氏箋言姜姓者姜實是

姓對則氏姓有異散則以姓配氏春秋稱夫人姜氏是其事也以伯夷主岳而

降生申甫故知德當岳神之意而福與其子孫故稱使之世有賢才也周語稱

大姜之姪逢伯陵為殷之諸侯史記齊世家云太公望其先祖嘗為四岳許申

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是歷虞夏商而世有國土也周語云齊許申

呂由大姜言此四國皆四岳之後或是其枝苗或是苗胄說文云胄胤也禮謂適子為

胄子言此四國皆四岳之後或是其枝苗或是苗胄說文云胄胤也禮謂適子為

故云正義曰以下章乘此維申文禎榦之以為申伯則知申甫並指其人指其國

難則往擇禦之宜者播揚王澤故知恩澤不至則往宣暢之難則自彼所有從

我往屏之恩由王而出就彼宣布之有彼此之異也又解此詩主美褒賞申伯

而言及甫侯之意由甫侯佐相穆王以王年老耄荒恐其重行刑罰出於四岳

行夏時贖罰之刑功加百姓為前世賢臣美此甫侯與申伯上世俱出於四岳

故連言之甫侯訓夏贖刑即今尚書呂刑之篇是也訓王不以周刑而用夏者

以王者用刑世輕世重而周刑重於夏欲矯穆王之太重故舉夏之輕刑以訓

禮之所謂匡救其惡也尚書作呂刑此作甫侯者孔安國云呂侯後為甫侯詩及

禮記作甫尚書與外傳作呂蓋因燔詩書字遂改易後人各從其學為甫侯詩及

故也此箋定以甫為甫侯而孔子閑居引此詩注以甫為仲山甫者案外傳稱

樊仲山甫則是樊國之君必不得與申伯同為此詩注以甫為仲山甫者案外傳稱

故耳

故耳

故耳

故耳

故耳

故耳

故耳

故耳

故耳

故耳

故耳

德不倦之臣有申伯以賢入為王之卿士佐王有功王又欲使繼其故諸侯之

事往作邑於謝南方之國皆統理施其法度時改大其邑使為侯伯故云然也

韓詩作踐任也

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登成也召伯召公事也

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登成也召伯召公事也

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登成也召伯召公事也

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登成也召伯召公事也

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登成也召伯召公事也

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登成也召伯召公事也

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登成也召伯召公事也

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登成也召伯召公事也

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登成也召伯召公事也

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登成也召伯召公事也

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登成也召伯召公事也

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登成也召伯召公事也

毛詩注疏

十八之三

大雅蕩之什

三

中華書局

也箋云之往也申伯忠臣不欲離王室故王使召公定其意令往居謝成法度於南邦世世持其政事傳子孫也○離力智反下欲離同令力呈反下皆同傳直傳行德不倦王使之繼其故諸侯之事令往作邑於謝之地以統理南方之國於是施其法度以治之又以申伯忠臣不欲離背王室當先營彼國以安定其心故王乃命召伯先營謝邑以定申伯居之使申伯居之以成是法度於南方之邦國世恆執持其政教之事傳之子孫○傳謝周之南國○正義曰經言南國者謂謝傍諸國解其居謝邑而得南國法之故云謝是周之南國杜預云中國在南陽宛縣是在洛邑之南也○箋疊疊至云然○正義曰申來仕王朝又言王欲使繼其故諸侯之事往作邑於謝者蓋申伯先封於今命為州牧故改邑於謝取其便宜若申伯不先為諸侯不得云於南方言申言我圖爾居莫如南土者言餘處不如汝舊居之南方故還封之於南方言伯大其邑不封於謝當自理其國而已而云南國是式則為一州之牧故元年左傳曰凡侯伯救時又解詩人言南國是式之意以其使為侯伯故云然僖元年其策文云王伯叔父用州牧之二八年左傳曰王命王子虎策命晉侯為侯也旄丘箋云侯牧注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於諸侯是侯之與伯俱得為牧也且申伯雖舊是伯爵今改封之後或進爵為侯史記周本紀云申侯與西戎共攻幽王彼申侯者不過是此申伯子之與孫耳明此時得進為侯箋言改大其邑或亦褒進其爵矣○傳召伯至功事○正義曰以常武之序知召伯是召穆公也登成釋詁文又云績功也轉以相訓是功德為事○箋之往知至子孫○正義曰之往釋詁文封諸侯者當即使其人自定居處不必天子為築城邑然後遣之此宣王獨先命召公定申伯往居之宅故解其言定之意王以

申伯忠臣不欲遠離王室使召伯先繕治其居欲以定申伯之意故言定也定

營之者王肅云召公為司空主繕治案黍苗序云卿士不王命申伯式是南邦

能行召伯之職然則營築城郭召伯所主其事或如肅言

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為庸城也箋云庸功也召公既定申伯之居王乃親命之使

勞言尤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賦稅也箋云治者正其井牧定其

章顯也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賦稅也箋云治者正其井牧定其

其私人御治事之官也私人冢宰也箋疏王命至私人○毛以為王既命召伯

意王乃命諸申伯云我欲使汝為法度於是南方之國今因是故謝邑之人以

改作汝之國城也召公於時猶未發王又命召伯云汝往謝邑非徒營立申

伯之居宅而已又當治理申伯國內土田使之正其井牧定其賦稅也王於是

又命傅御於王者治事之臣謂冢宰也令使冢宰遷徙其申伯之私人謂申伯

私家之臣在京師者遷之使從申伯共歸其國也○鄭唯以作爾庸為異餘同

○傳庸城○正義曰傳以下云有傲其城故以庸為城○箋庸勞至章顯○正

義曰庸勞釋詁文以王命申伯當意在顯其功勞不宜直言為其作城而已故

易傳也召公既定申伯之居謂王既命之使定耳其居未是定也下言寢廟既

成乃為定耳王親命之亦謂告語申伯以功勞乃出封為國君則封之大國可以

圖爾居乃是命遣之辭王朝之臣有大功德乃出封為國君則封之大國可以

起發其功故云以徹為稅名此從傳為治者以召伯先往治之未即徵稅故為治

曰公劉之箋以徹為稅名此從傳為治者以召伯先往治之未即徵稅故為治

也地官小司徒職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是為國

之法當先正井牧定賦稅故知治其土田指謂此也襄二十五年左傳曰井衍

沃牧隰臯舊說以衍沃之地九夫為井隰臯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鄭

於小司徒之注取以為說云授民田有不異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井鄭

毛詩注疏 十八之三 大雅 蕩 之什 四 中華書局聚

之謂井牧然則正其井牧者觀其地之肥瘠為等級以授民也定其賦稅者豫  
 制其所出之多少也此時召伯未發但王先命召伯使定申伯之宅即告申伯  
 使知其意然後以此言更命召伯為治故云御治事之官私人者對王朝之臣為  
 義曰王之命明是官人訓御為治故云御治事之官私人者對王朝之臣為  
 公人家臣為私屬也有司徹云主人降獻私人注云大夫言私人明不純臣此  
 申伯雖是王之卿士亦是不得純臣故稱私人也王使遷其私人告令其人  
 使之裝載耳其遷猶與申伯同行也○箋傳御至豕宰○正義曰三公有大傳  
 知此非者以王之選猶與申伯同行也三公無職故知非也僖二十八年左傳曰鄭  
 伯傅王是謂輔相王事者為傅也副貳於王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  
 以治國事者唯冢宰為然故謂冢宰也王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  
 廟既成郭及寢廟定其人神所處○倣本又作併尺叔反既成藐藐王錫申伯  
 四牡躑躑鉤膺濯濯藐藐笑貌躑躑壯貌鉤膺樊纓也濯濯光明也箋云召公  
 藐亡角反躑躑渠略反濯濯直角反疏申伯至濯濯○正義曰此說往營謝邑訖而  
 沈士學反樊步丹反為于僞反疏申伯至濯濯○正義曰此說往營謝邑訖而  
 處於營之處有所作者其是謝邑之城郭也既作其城又作寢廟寢廟既成  
 矣此既成之形貌藐藐然而笑也王知其美將遣申伯乃召伯於寢廟既成  
 躑躑然而強壯又賜倣倣然而笑也王知其美將遣申伯乃召伯於寢廟既成  
 賜以此物也○傳倣倣以在首之金鉤在膺之樊纓濯濯然而光明將欲遣之故  
 為事故言居謝之事是營之下乃云有倣是先營而後作之故云營其位而作  
 城郭此有倣之文下通寢廟其既成之文上兼其城明其皆作成也牆垣廢庫  
 無所不為而獨言寢廟者主言定其人神所處也寢廟先作而文在寢下不說作之  
 此宜總據人神不應獨言廟事故以爲人神所處也廟先作而文在寢下不說作之  
 次第從便言也○傳藐藐至光明○正義曰鉤者馬韁之鉤是器物之名膺  
 者直是馬之膺前非是器物以鉤類之明言膺者謂膺上有飾故取春官巾車

以文以足之謂膺有樊纒也案巾車金路鉤樊纒九就同姓王遣申伯路車乘

馬我圖爾爾居莫如南土之乘馬四馬也箋云王以正禮遣申伯之國故復有車馬

繩證反注同復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寶瑞也箋云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

扶又反下同錫爾介圭以作爾寶之圭故以爲寶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

音介往近王舅南土是保近己也申伯宣王之舅也箋云近辭也疏疏

毛以爲王於是發遣申伯令使之國故贈送之以大路之車及乘駟之馬因告

之曰我謀度汝之所居無如謝邑之最善汝宜往居之又特賜汝以大圭謂恒

圭九寸者也以爲汝之執瑞既賜其物又數而送之往去己此王之舅也當於

南方之土於是安居之矣皆命遣之辭○鄭唯介圭謂長尺二寸之圭以作國

之珍寶爲異餘同○箋王以至最善○正義曰王者之封諸侯必以車服賜之

是禮之正也故云以正禮遣申伯也言無如南土之最善示己厚之意○傳寶

瑞○正義曰春官典瑞掌玉瑞玉器注云無如南土之圭璧也此賜介圭瑞符信也

則瑞謂所執之大於常圭故王肅云寶瑞也恒圭九寸諸侯圭之大者所以朝天

執是也○箋圭長尺二寸○正義曰釋器云圭九寸謂之介長大一也引

之而變其文也長尺二寸則非諸侯所當執又寶者居守之辭非瑞信之語故

示己所以易傳之意孫毓云特言賜之以作爾圭明非五等之玉且申伯受侯伯

己至之舅○正義曰以命往之國不復得與之相近故轉爲己以爲辭也近得

爲己其聲相近故箋申之云如彼己之已也下云王之元舅此則宣王命之故

知宣王之舅如鄭意厲王之后曰豔妻而得申伯爲王舅者蓋豔妻無子姜氏

毛詩注疏 十八之三 大雅蕩之什 五 中華書局聚



伯國之時不與四鄰爭訟也時其糧者謂自京至謝所在道路以具其糧食使申

伯所舍所宿須則有之不乏絕也令廬市有止宿之委積者地官遺人云掌道

五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

亭召伯營謝既成遣使觀望者也一市之閉有三廬一宿是也此復云王命召伯

召伯親來而復往也欲速申伯之行唯時其糧一事耳徹申伯土疆非是速申

伯之事於此言之者前命召伯唯使定其居宅治其土田未命之使正其疆界

故於是乃命之既命正定其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番番勇武賜諸侯

疆界因令具糧以待申伯耳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番番勇武賜諸侯

徒御嘽嘽徒行者御車者嘽嘽喜樂也箋云申伯之貌有威武番番然其入謝

國車徒之行嘽嘽安舒言得禮也禮入國不馳○番音波嘽吐丹反賁音奔樂

洛音周邦咸喜戎有良翰箋云周徧也戎猶女也輪幹也申伯入謝徧邦內皆喜

同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有武也箋云憲表也言為文武是憲言有文

申伯至是憲○毛以為此言申伯至國之事言申伯有勇武之貌番番然謂在

路之時有此威貌也既已入於謝邑其徒行者御車者皆嘽嘽然安舒得宜不

妄馳聘謝人觀其儀貌知是賢君徧邦之內悉皆喜悅而相慶曰今有大夏

幹事之君申伯既受封而為民所悅如是豈不光顯申伯乎言實光顯矣又數

美申伯此王之長舅文人武人皆於是以為表憲而法則之也言申伯有文有

武可為人之表式也○鄭唯戎為異餘同○傳番番至喜樂○正義曰以

番番之文在入謝之上則是在道之容貌故為勇武貌箋云威武義亦同也又

大非其身也申伯有女功受州牧之禮故得虎賁之賜徒行御車謂申伯之從

毛詩注疏 十八之三 大雅 蕩之什 六 中華書局聚



也嘽嘽安舒之狀行則安舒貌則喜樂與箋相接成也箋云入國不馳曲禮文  
 ○箋徧至之言○正義曰周匝是徧之義故為徧也翰幹釋詁文汝者相於之  
 辭故知是相慶之言以申伯顯至有武○正義曰文武是憲謂文人武人以申伯為  
 此亦與鄭不同○傳不顯至有武○正義曰文武是憲謂文人武人以申伯為  
 表式故解其意言由申伯有文有武故得  
 與文武之人為表式箋以其略故申成之  
 四國箋云柔汝順也四國猶言四方也○採本亦  
 以贈申伯為吉甫尹吉甫也作是工師之誦也肆長也贈增也箋云碩大也吉甫  
 申伯者送之令以為樂○風福鳳反注同王如字云音也贈詩之美疏伯○正義  
 本皆爾鄭王申毛並同崔集注本美且言作詩之意言申伯之美疏伯○正義  
 曰此章以申伯歸謝事終總數其美且言作詩之意言申伯之美疏伯○正義  
 直以國是申伯之德揉服此萬邦不順之國使之皆順其善聲譽皆聞達於彼四  
 風切申伯又使之長行善道故以此詩增長申伯之美言使申伯歌誦此詩見  
 人言己之美更復自強不息以增德行也鄭唯贈送一字別○箋揉順○正義  
 曰易稱揉木為耒謂屈撓之也有不德行也鄭唯贈送一字別○箋揉順○正義  
 順善也周無萬國因古有萬國舉大數耳○傳吉甫至贈增○正義曰吉甫尹  
 吉甫毛不注序故於此詳之詩者工師樂人誦之以為樂曲故云作是工師之  
 誦欲使申伯之樂人常誦習此詩也肆者陳設之言是進長之義故以肆為長  
 凡贈遺者所以增長前人贈之財使富增於本贈之言使行增於善故云贈增  
 也○箋碩大至為樂○正義曰碩大釋詁文言風切申伯使之長行善道者言  
 其善事使之自強也其詩之意甚美大者述其善事令更增長是美大也君子  
 之道貴在謙虛而言吉甫作詩自述云甚美者欲使前人聽受其言故美大以  
 入之令以為樂者令使申伯常歌樂此詩以自規戒也如此言則此詩之作主

美申伯而已申伯有德王能建之美  
申伯亦所以美宣王故為宣王詩也

### 崧高八章章八句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疏**

烝民八章章八句至中興焉  
○正義曰烝民詩者尹吉甫

所作以美宣王也以宣王能親任賢使能者任謂委仗之使謂作用之雖大意為同而  
衰中道復興故美之也任賢使能者任謂委仗之使謂作用之雖大意為同而  
細理小別有德謂之賢有伎謂之能故太宰八統三曰進賢四曰使能注云賢  
有善行者也能多才藝者也是賢能相對為小別散則皆相通也經八章皆言  
仲山甫有美德王能任用之是任賢使能也褒賞申伯指斥其人此不言任用  
山甫者見王所使任非獨一人而已故言賢能以廣之韓奕之序不言錫命韓  
侯義亦然崧高之序已有建國親諸侯為之廣大故指言申伯天生烝民有物  
焉由其任賢使能故得周室中興中興之事於經無所當也天生烝民有物  
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烝衆物事則法彝常懿美也箋云秉執也天之生衆  
謂喜怒哀樂好惡也然而民所執持有常道莫不好有美德天監有周昭假于  
之人○彝音夷好呼報反注皆同知音智樂音洛惡鳥路反

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仲山甫樊侯也箋云監視假至也天視周王之政教其  
樊侯仲山甫使佐之言天亦好是懿德也疏天生至山甫○正義曰言天生其

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假音格注同疏天生至山甫○正義曰言天生其

有去就之法既稟此靈氣而有所依憑故民之所執持者有常道莫不愛好是

美德之人以為君也民之所好如是天亦從民所好故天乃監視育周之王政  
教善惡見此周王其政教之光明乃為之行而施至於下民矣即王有懿德天亦愛  
之天乃安愛此天子之宣王乃為之生樊侯仲山甫大賢之人使佐以興之○

毛詩注疏 十八之三 大雅 蕩之什 七 中華書局聚

傳以物為事○箋○正義曰至之○人○則法○夷常○懿美○皆釋○文○凡言○萬物○則萬事○也  
 故情性然上言其有物一則即內而異言之耳因經物則異文故箋分性情為  
 於所有法象外物為六情以充之五行之本於五行六情本於六氣洪範五行曰六  
 二性為五性情為六情地之五行之端是人性法五行也昭元年左傳曰六  
 金木土禮運曰人為六情地之五行之端是人性法五行也昭元年左傳曰六  
 氣陰陽風雨晦明也昭曰性者生之質命者人所稟受也情者陰之數精內附  
 法六氣也孝經援神契曰性者生之質命者人所稟受也情者陰之數精內附  
 著義禮智信也又曰性生於禮記以理為情生於陰以繫念是性陽而情陰五行謂  
 仁義禮智信也又曰性生於禮記以理為情生於陰以繫念是性陽而情陰五行謂  
 土行則信是也六情有所法者服虔左傳則仁金行則義火行則禮水行則智  
 於風怒生於兩哀生於晦樂生於明是也此數情有六經傳亦多言六情唯禮  
 運云何謂人喜怒哀懼愛惡懼蓋怒中別出己情為怒聞彼怒而懼是怒  
 而異文耳愛即好也欲即樂也懼蓋怒中別出己情為怒聞彼怒而懼是怒  
 之與懼外相依以為彼此故分持言常道莫不與此同也人之情性共  
 稟於天不美則人為亦常故天子之事此言好美德之人謂好之為君  
 也若然物以同聲相應人以同志相親聖明之君乃愛賢臣無道之世惡人得  
 寵古先帝代莫不盡然君既愛善則逐惡之夫當時不當愛惡君矣而云同好美  
 德之善耳未有人之本意皆欲愛善則逐惡之夫當時不當愛惡君矣而云同好美  
 為善耳未有人之本意皆欲愛善則逐惡之夫當時不當愛惡君矣而云同好美  
 知愛善君矣○傳仲山甫樊侯○正義曰言仲山甫是樊國之君雖為侯而字  
 仲山甫也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是山甫為樊國之君也章昭云食菜於樊  
 僖二十五年左傳說晉文公納襄王是山甫為樊國之君也章昭云食菜於樊  
 預云經傳不見畿內之國稱侯者天子不以此爵賜畿內也如預之言畿內  
 本無侯爵傳言樊侯不知何所案據○箋監視至聰明○正義曰監視假至釋

詰文上句言民好有德之君故以此明至於下為周之政教光明至於天下正謂宣王政教明也但天子之文見於下句故直言有周耳上言民好有德此言天之愛宣王為生賢佐言天亦好是懿德亦猶民也引書曰者泰誓文也彼注云天之所謂聰明有德者由民也言天所善惡與民同引之者證天從民意也案序云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是由有賢臣佐王政始得光明此文乃言由王政教光明天乃為生賢佐先後不同者宣王之明與山甫之賢皆是天為之山甫之作年未必不長於宣王非是宣王之勢非實事也但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箋云嘉美令善也善威儀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

命使賦古儀者恪居官次不解于位也是順從行其所為也顯明王之政教使羣臣施布之○道音導解同仲山甫至使賦○正義曰上言天生山甫此言賣反本又作懈下文匪解同

翼維可以為法則又能善其動止之威儀善其容貌之顏色又能慎小其心翼朝所為之威儀於是勤力而勉之以此人隨天子之所行於是從行而順之既天子為善山甫順之故能顯明王之教命使羣臣施布之○正義曰古是舊故之義於山甫故得為此明君中興周室○傳古故至賦布○正義曰古是舊故之義故以古為故也訓道釋詁文若順釋言文賦與人物是布散之義故以賦為布也○箋故訓至布之○正義曰古訓者故舊之道故為先王之遺典也是力者勤力為之故云勤威儀者恪居官次謂恆常恭敬居於官之次舍不解怠於其職位也恪居官次襄二十三年左傳云不懈于位假樂羣臣是順謂從其所為言君須為善居君之意以成善事也顯明王之政教使羣臣施布之身為大臣故得使在下者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續戎祖考王躬是保戎大也箋云戎猶女也躬身也王曰

布行王政也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續戎祖考王躬是保

女也躬身也王曰

布行王政也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續戎祖考王躬是保

女也躬身也王曰

布行王政也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續戎祖考王躬是保

女也躬身也王曰

女施行法度於是安使盡心力於王室○時音璧者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

外四方爰發時之舌冢宰也箋云出王命者王口所自言承而施之也納王命者

也以布政於畿外天下諸侯於是草不發應○出疏王命至爰發○毛以為王

納並如字納亦作內音同喉音侯應對之應○疏命此仲山甫曰汝可以為王

長官施其法度於是天下之百君當繼而光大爾之祖考又奉承汝王之身於

是而安寧之仲山甫既受命為官乃施行職事於舌布其政教於譽外之國政教

出而宣之下有所為納而白之作王之咽喉口舌布其政教於譽外之國政教

明美所為合度四方諸侯被其政令於是皆發舉而應之美其出言而善人皆

訓和也○鄭唯戎字為異餘同箋戎猶至王室○正義曰戎之為大雖是正

賦政于外明百辟之言兼畿外矣言繼汝先祖明其先有功先祖有功必是始

封之君故云始見命者之功德也言盡心力於王室者發舉由心施行在力令

則王朝上卿故為冢宰○傳喉舌冢宰○正義曰上句云發舉由心施行在力令

命出入即今之納言也與此出納王命者異之○箋出王於發應○正義曰以出

從於王故為王口所言也與此出納王命者異之○箋出王於發應○正義曰以出

王視治朝則贊聽治注云治朝在路門外羣臣治事之朝王視之則助王平斷

焉是出王命也又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政事而詔王廢  
置注云平其事來至者之功效而奏白王是謂奏事為復也天下諸侯於是莫  
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於王謂朝廷奏事是謂奏事為復也天下諸侯於是莫  
不發應即易所謂出其言  
善千里之外應之是也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將行  
云肅肅敬也言王之政教甚嚴敬也仲山甫則能奉行之若順也順  
否猶臧否謂善惡也○否音鄙惡也注同舊方九反王同云不也  
既明且哲

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箋云夙早夜莫匪非也**疏**曰肅肅然甚可尊嚴

而畏敬者是王之教命嚴敬而難行者仲山甫則能顯明之能內奉王命外治諸侯是其賢之

惡順否在遠而難知者仲山甫則能顯明之能內奉王命外治諸侯是其賢之

大也既既能明曉善惡且又是非辨知以此明哲擇安去危而保全其身人亦有

不有禍敗又能早起夜臥非有懈倦之時以常尊事此一人在口或茹之或吐

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箋云柔猶濡也剛堅強也剛柔之在口或茹之或吐

濡如朱反一音如宛反霏昌銳反本又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

作脆七歲反擗其夏反下同或其丈反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

寡不畏疆禦頑反**疏**得人亦至疆禦○正義曰上既言明哲勤事此又言其發舉

食之堅剛者則吐出之喻見前敵寡弱者則侵侮之疆威者則避畏之言凡人

孤獨之人不皆懼於疆梁禦善之不侮不茹雖剛亦不吐不茹不吐不茹不吐不茹

其實以充之茹者敢食之名故取菜之入口名為茹禮稱茹毛亦其事也言人

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儀宜也箋云輶輕儀匹也人之言云

者言政事易耳而人不能行者無其志也我與倫匹圖之而未能為也我吉甫  
自我也○輶餘久反又音由鮮息淺反我義毛如字宜也鄭作儀儀匹也易以  
反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之愛隱也箋云愛惜也仲山甫能獨舉此德而行衰  
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有袞冕者君之上服也仲山甫補之善補過也箋云袞  
甫也○袞古**疏**人亦至補之○毛以為人亦有俗諺之常言德之在人此於無  
本反冕服名**疏**德之時非復益重其輕如毛然其輕如毛行之甚易要民無其

志寡能舉行之者我以人之此言實得其宜乃圖謀之觀誰能行德維仲山甫獨能舉此德而行之其德義深遠而隱莫有能助行之者山甫既無人助獨行之耳故服委冤之人職事有所廢闕維仲山甫能補益之以此故可任用以致中興○鄭雅儀為匹愛為惜為異餘同○箋韜輕至自我○正義曰韜輕釋言文儀匹釋詰文然則鄭讀為儀故以為匹以言圖之當與前人共謀故易傳也表記稱仁之為器也重其為道也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則德當重矣而云輕如毛者若論德所施行實為重大若言在人身體則於人不重故為輕也言如毛者舉輕物以喻其輕之甚耳其實輕於毛也故中庸引此云毛猶有倫是怪其所比為重也舉者提持之言既以重輕為喻故以舉言之舉謂施行之故云舉之以行既引人言乃云我圖故知我吉甫自我也○傳愛隱○正義曰釋言文○箋愛惜至言耳○正義曰愛者恠惜之言故為惜也惜其無助則為嘆傷之深故易傳也宣王之臣賢哲多矣而云莫能助之辭為太甚故云多山甫之德歸功言之也○傳有哀至補過○正義曰傳以天子之服其名多矣而獨言哀職之意以衣服之中有哀冕者是入君之上服故舉哀以表其君也若然天子以大裘之冕為尊故覲禮謂裘冕為禕冕而言上服者以大裘之冕無旒事天乃服以示質耳非與人君行禮之正衣故以裘為上也善補過者易繫辭文言善補衮職之人過也宣二年左傳引此乃云能補過也○箋衮職至山甫○正義曰衮職實王職也不言王而言衮不敢指斥而言猶律謂天子為乘輿也王之職有缺輒能補之謂有所不可則諫爭之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言球之謂有所不可則諫爭之

業業言高大也捷捷言樂事也箋云祖者將行犯較之祭也懷私為每懷仲山甫犯較而將行車馬業業然動眾行夫捷捷然至仲山甫則戒之曰既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而相稽留將無所及於事○捷在接反較步葛反道祭也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於臨菑也箋云彭彭行貌鏘鏘鳴聲以此車馬命仲山甫使行言其威也

○將七羊反本亦作鏘同邊本亦作僞

彼側反盜於解反蓄側其反臨蓄地名

王命將欲適齊出於國問而為祖道之祭

壯業業然動而高人所從衆人之行夫捷然敏而樂事於其祖而既錢仲山

甫則戒其從人曰爾等既受君命當須速而行若每八鸞之聲又鏘鏘然而鳴所以

及於事也既戒乃乘其駟牡之馬彭彭然而行往城於彼東方之國謂使之

為此行者王命仲山甫以此車馬令乘之而行往城於彼東方之國謂使之

城齊也○傳言述至樂事○正義曰仲山甫為王之卿士職當眺省諸侯言此

出行者述其卿士之職也業勤之貌言高大者見其高大而動故業業然捷

捷者舉動敏疾之貌行者或苦於役則舉動遲緩故言捷捷以見其勸樂於事

也○箋祖者至於事下○正義曰以行者既祖乃即於路故云將行犯軻而祭也

每懷靡及在征夫之與皇皇者華文同故亦依彼取外傳而經破之云懷

私為每懷此征夫為私山甫從人故知山甫戒之恐其無及於事也皇皇者華傳

以懷為和箋破和為私山甫從人故知山甫戒之恐其無及於事也皇皇者華傳  
但毛傳省略彼王肅為之作說亦云已與毛同未知誰得毛旨此亦當然王肅  
云仲山甫雖有柔和明知之德猶自謂無及傳意未必不然也○傳東方至臨  
菑○正義曰下言徂齊故知東方齊也又解王命城齊之意由古者諸侯之居  
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時齊居逼隘故王使仲山甫往城而定之也既  
言所定不知定在何處故云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毛詩籍猶多去聖未  
遠難言蓋為疑辭其當有所依約而言也史記齊世家云獻公元年徙薄姑都  
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遷之言未必實也○箋彭彭至其威  
○正義曰承上出祖之後則是在道之事故以彭彭為行貌馬動則鸞鳴故言  
鏘鏘為鳴聲也既言車馬乃云王命明王以此車馬命山甫四牡騤騤入鸞啗  
使行以王命所賜而作者言其貌狀如是言其車馬之威

毛詩注疏 十八之三 大雅 蕩之什 十 中華書局聚



皆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箋云

調和人之性如清風之養萬物然仲山甫**疏**四牡至其心○正義曰此言周人

述職多所思而勞故述其美以慰安其心**疏**四牡至其心○正義曰此言周人

言仲山甫乘王命之四牡駉駉然壯健八鸞之聲嗜嗜然而鳴仲山甫乘此車

馬以往於齊周人欲山甫用此壯健車馬疾其在路而早歸也山甫既行役如

此故我吉甫作是工師之誦其調和人之情性如清微之風化養萬物使之日

有長益也以仲山甫述職日月長久而多所思故述其美以慰安其心欲使之

自忘勞也○傳駉駉至山甫○正義曰此所陳者還是上之車馬故猶之也釋

詰云邇速即疾也欲使之速歸者言山甫有德周人愛之不用使久在於外故

云式邇其歸言周人思望仲山甫也○傳清微至萬物○正義曰解詩而比風

之意以清微之風化養萬物故以比清美之詩可以感益於人也清微者言其

不暴疾也化養萬物謂谷風凱風也○箋穆和至其心○正義曰穆是美

之貌故為和也穆下即云如清風是穆為清之用故和為調和人之性也

烝民八章章八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八(十八之三)

毛詩注疏校勘記 (十八之三)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崧高

知非三公必兼六卿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三公下疑脫者以三

公四字是也

皆以賢知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知音智本或作哲正義本是知字故易為智字而說之

維是四岳之山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岳當作嶽此寫者以岳為嶽之別體而改之耳下同

王者當謂之變

閩本明監本毛本謂作為案所改是也

言北岳降神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北當山字誤是也

張揖廣推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雅誤推是也

明不徧指一山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徧恐徧誤是也

是功德為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德當得字誤是也

箋云庸功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庸下云鄭云功也可證正義云庸勞釋詁文標起止云箋庸勞是其本作勞也

牧手又反又如字

通志堂本盧本同釋文校勘云按牧字不得有手又反之音蓋大字作井收與正義本作井牧絕異也後人用正

義改大字耳井收謂井田所收也

二王治事

小字本相臺本二作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寫者以二為貳之別體而譌也

箋治者至賦斂

閩本明監本毛本治者誤徹治斂作稅案稅字是也

倣本又作併

補釋文校勘記通志堂本同盧本併作併云併舊譌併案所改是也山井鼎云併恐憊字

寢人所處廟神亦有寢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廟下浦鐘云脫神所處三字是也

往近王舅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標起止云傳近已下云以命往之國不復得與之相近故轉為已唐石經之所本也釋文

云近音記六經正誤云說文作劬今作刃音記字訛作近不敢改其說是也釋文當本作刃今亦作近者後人改之耳近不得音記段玉裁云此借刃為已詳詩經小學正義本唐石經皆誤也

箋云近辭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近下云毛已也鄭辭也是其證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段玉裁云此傳謂近者已

之假借箋申之曰已辭也讀如彼記之子之記見王風鄭風箋蓋已記忌刃其五字同已仍作近誤

特言賜之以作爾

閩本明監本毛本爾下有寶字案所補是也

以峙其糗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損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俗本峙作峙者誤也釋文云以峙如字本又作峙直紀反兩通時即峙字之譌正義

之意以為峙具字不從田故曰誤

贈增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凡贈遺者所以增長前人贈之財使富增於本贈之言使行增於善故云贈增也釋文云贈送也詩之本皆爾鄭王申毛並同崔集注本作贈增也崔云增益申伯之美考渭陽傳云贈送也此傳亦然故箋云送之也女曰雞鳴韓奕箋皆云贈送也集注本非當以釋文本為長○按舊校未確

○烝民

夷常懿美皆釋詁文閩本明監本毛本夷作彝案所改非也依此當是正義本經是夷字與孟子所引同潛夫論亦引作夷故

又破爾雅彝為夷也釋文唐石經皆作彝與正義本不同耳閩本以下改去此夷遂不復有知正義本作夷者矣

云是其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云當六字誤是也

襄二十三年左傳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云恐文誤是也

聽其政事而詔王廢置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政作致為是是也

不畏懼於彊梁禦善之閩本明監本毛本之下有人字案所補是也

茹者敢食之名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敢恐嚇誤是也

我儀圖之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我義毛如字宜也鄭作儀儀匹也正義云儀匹釋詁文然則鄭讀為儀故以為匹考此知釋文正義

二本字皆作義鄭以義為儀之假借耳未嘗改為儀也唐石經乃竟作儀字誤

正陳車騎而人觀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正疑止字誤是也泉

而經破之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經恐徑誤是也

如是言其車馬之盛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如當知字誤是也

以慰其心唐石經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其誤我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八

〔十八之四〕

〔六一〕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梁山於韓國之山最高大為國之鎮所望

幽王九年左馮翊夏陽西北韓姬姓之國也後為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為邑名焉

文之祚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晉乎奕音亦韓姬姓國也疏

梁山奕奕然為韓國之鎮故曰韓奕音翼驂素刀反動也祚徂路反

六章章十二句至諸侯命為侯伯也韓奕詩者尹吉甫所作以美宣王之錫命非獨一

國而已故變言諸侯以廣之錫謂興之以物二章是也命謂授之以政首章是

也經序倒者經先言受命以顯其美序先言賜者欲見命亦是賜春秋有來錫

公命是命為賜也三章言公侯得賜而歸四章說其娶妻之事五章言其得妻

之由卒章言欲得命歸國施行政事既美其人言汎及之主為錫命而作故序

言錫命以總之○箋梁山於韓國之山最高大者以韓後屬晉釋山云梁山晉

望也孫炎曰晉國所望祭也晉為大國尚以為望明於韓地最高大也夏官職

也禮諸侯之於山川在其地祭以祈福山必望而祀之故云祈望祀焉經云奕

奕梁山是美其貌奕奕然以其韓國之奕故謂之韓奕也又辨其處云今

毛詩注疏

十八之四

大雅蕩之什

中華書局聚

耳以前皆并言左右傳說晉滅諸國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以此知韓是姬姓之國

襄二十九年前皆并言左右傳說晉滅諸國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以此知韓是姬姓之國

後為晉所滅也此韓是武王之子以卒章之傳已言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故

直辨其姬姓也故大夫韓氏以為邑名焉謂食邑於韓以韓為氏也桓三年左

傳云曲沃武公伐翼韓萬御戎服虔云韓宣子六國之韓王是此韓為之後也晉

晉為大夫以韓為氏也襄昭之間有韓宣子六國之韓王是此韓為之後也晉

之滅韓未知何君之世宣王之時韓為侯伯武公之世韓已受之蓋晉文侯輔

平王為方伯之時滅之也故韋昭云沂宣王時命韓侯為侯伯其後為晉所滅

以為邑以賜桓叔之子萬是為韓萬則其亡在平王時也幽王九年以下皆鄭

語文韋昭云騷謂適庶交爭也武武王也文王子孫魯漸是也祚蓋謂衰也嗣

繼也武王子孫當繼之而與不在者言不在應韓當在晉也引此者證幽王之

時韓仍在也彼先言桓公之問史伯之對下言九年王室始騷此引之而與彼

文倒者彼文先說史伯之言於後歷陳事驗故始騷之文奕奕梁山維禹甸之

列之於後此則略取其意辨其問答之年故進之於上

有倬其道韓侯受命有倬其道有倬然之道者也受命為侯伯也箋云梁

山之野堯時便遭洪水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貢賦於天子周有履

王之亂天下失職今有倬然者明復禹之功者韓侯受王命為侯伯○甸毛徒

遍反鄭繩證反或云鄭亦徒遍反倬王親命之續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

味角反明貌韓詩作倬音義皆同王親命之續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

或作共○解音解共毛九勇反鄭音恭云古恭字朕命不易榦不

庭方以佐戎辟庭直也箋云我之所命者勿改易不行當為不直違失法度之

方作慎榦而正之以佐助女君女君王自謂也○榦古且反詩

音壁君也為于奕奕至戎時○毛以為此奕奕然高大之梁山其傍之野本

為反慎音貞疏奕奕至戎時○毛以為此奕奕然高大之梁山其傍之野本

於天子也今居其地復禹之功有倬然著明其道德者韓侯也韓侯以此明德

受天子之命為侯伯也王身親自命之云汝當紹繼光大其祖考之舊職復為

侯伯以繼先祖無得棄我之職位我之所命汝者不得改易而不行以此為慎

用心堅固執持汝此侯伯之職位我之所命汝者不得改易而不行以此為慎

為丘甸之道不直之方以此為恭助言豈汝君之天子此是王命辭之略也○鄭以甸

餘同○傳奕奕至侯伯○正義曰以其言山之形而云奕奕故知大也甸者田

地有水之傳奕奕至侯伯○正義曰以其言山之形而云奕奕故知大也甸者田

政而命諸侯謂擇諸侯賢者而命之故有倬然之道者韓侯受命為侯伯也

其命之使韓侯謂擇諸侯賢者而命之故有倬然之道者韓侯受命為侯伯也

國知非東西大侯伯也言宣王以其伯故知為侯伯諸侯所由耳不以平亂比治水

也○箋梁山至侯伯○正義曰以其伯故知為侯伯諸侯所由耳不以平亂比治水

獨梁山之傍梁山與天下俱遭之耳見禹之所治不獨梁山也言俱遭洪水者堯時洪水非

言韓侯受命則維禹甸之言亦為韓侯而發信南山維馬甸之上下言禹治梁山非

毛詩

注疏

十八之四

大雅蕩之什

中華書局聚



正義曰朕我釋詁文言古之恭字或作共則為恭敬之義四牡奕奕孔脩且張

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侯乘長張大覲見也箋云諸侯秋見天子曰覲於

宣王而奉享禮貢國所出之寶善其尊宣王以常職來也書曰黑水西河其貢

穆琳琅玕此覲乃受命先言受命者顯其美也○見賢遍反下同黑水西河一

本黑上有書曰二字穆其穆反又其休反琳字又作珍音林孔安國云王錫韓

穆玲美玉也鄭注尙書云穆美玉玲美石琅音郎玕音干琅玕珠也

侯淑旂綏章篚錯衡玄袞赤舄鉤膺鏤錫鞞鞞淺幪鞞革金厄淑善也交龍

也錯衡文衡也鏤錫有金鏤其錫也鞞革也鞞鞞中淺虎皮淺手也幪覆之善

也厄烏蠟也箋云王為韓侯以常職來朝享之故故多錫以厚之善旂旂之善

色者也綏所引以登車有采章也鞞鞞漆鞞也以金為小環往往纏蓋之○綏本

眉上曰錫刻金飾之今當盧也鞞鞞謂鞞也鞞鞞也鞞鞞也鞞鞞也鞞鞞也

亦作綏毛如誰反鄭音雖鞞徒點反鞞鞞音非錯七各反雜也沈采故反鳥音昔

鏤音漏錫音羊鞞音苦郭反皮去毛曰鞞鞞音苦弘沈又音泓亦作鞞胡肱反又

菽三同憊莫歷反一音蔑本又作憊同鞞音條鞞鞞謂鞞也厄於革反蠟音蜀

爾雅作蠟蠟桑蟲也韓子云大如指似蠟沈音畫字為于僞反朝直遙反藩音蜀

袁反本著作蕃同樊步丹疏命故又本其來朝并言所賜之物言四牡之馬奕奕

然其形甚長而且高大韓侯在道乘之將以入而朝覲也既行到京師乃以其

善所畫交龍之旂而建旂之竿其上又有大綏以爲表章以方文漆鞞爲車之

蔽錯置文采爲車之衡又賜身之所服以玄綏以爲衣而畫以袞龍足之所履配以

赤色之寫馬則有金鉤之飾其膺亦有美飾謂樊纓也又以鏤金加於馬面之

錫又以皮革鞞於鞞中虎皮淺毛憊覆其鞞鞞皮爲鞞首之革此革之末以金

飾之如厄蟲言韓侯有德見命而受此厚賜也○鄭以為四牡高大者韓侯乘  
 之以入京師行朝覲之禮既畢乃以其國所有寶玉大圭復入而享覲於王言  
 以常職來朝依禮貢獻也○傳脩長至覲見○正義曰禮稱廣脩皆謂長為小環纏  
 蓋以職此為異餘同○傳脩長至覲見○正義曰禮稱廣脩皆謂長為小環纏  
 為長也○物見之小者張之使大若左傳稱張公室謂使公室強大是張為大之義  
 也諸侯秋見天子曰覲是覲為見也毛於崧高以介圭為所執之瑞則此言介  
 圭亦為瑞也以其介圭入覲時也執圭謂正行覲禮則上句言韓侯入覲其在路之  
 時言其將欲入覲非正覲時也執圭謂正行覲禮則上句言韓侯入覲其在路之  
 德能稱此命圭至京師而即見王○箋諸侯至其美○正義曰諸侯秋見天子  
 子曰覲大宗伯有其事以朝者四時所用禮是鄭意以韓侯秋來見天子時行覲  
 駿異義云通名也○秋則韓侯是北諸侯而得秋覲者諸侯秋來見天子時行覲  
 禮也○下云奄受北國則韓侯是北諸侯而得秋覲者諸侯秋來見天子時行覲  
 時節其文不明說周禮者賈逵以為四方助祭也○馬融以為在東方者朝或遇  
 冬藩屏之臣不可說虛方俱行故分趣四時助祭也○馬融以為在東方者朝或遇  
 南方者宗夏在西方者覲秋在北方者遇冬是或由春或夏或秋或冬或春或夏  
 鄭於大宗伯注云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或宗夏或覲秋或冬或春或夏  
 殊禮異更遞而徧秋官大行人注云六服以時分來或朝或宗夏或覲秋或冬或春或夏  
 並言分來則是從賈之說一行方而注云六服以時分來或朝或宗夏或覲秋或冬或春或夏  
 為西偏蓋於時分正之使當秋覲也○若然明堂位注云魯在東方諸侯必以春似東  
 方諸侯皆朝春者正之使當秋覲也○若然明堂位注云魯在東方諸侯必以春似東  
 闕之故云朝必以春魯在東方尤為東偏蓋亦分之使春朝故嘗闕春祭也○箋  
 以經再云入覲故分之二韓侯入覲為行禮入覲于王為行禮而  
 云介圭則圭是為享之物大行人陳諸侯見王之禮云廟中將幣三享注云享  
 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育朝士儀曰奉國地所出重物明臣職也是朝覲之  
 禮既以朝禮見又以享禮見王故再云入覲也言三享者初享以馬若皮其餘  
 以國地所有之物分之為二以備三享享者獻也貢獻己國所出之寶是諸侯

羊詩注疏 十八之四 大雅蕩之什 二 中華書局聚

事天子之常禮故又云善其尊宜王以常職來朝解其備言觀享之意也引書  
 曰者禹貢文彼注云球美玉也琳美石也瑁玕珠也引此者以西河之地法當  
 貢玉韓在西河之西故以介圭入觀介圭當是奇異之大玉可以為圭璧也  
 所寶善圭故以圭為衆寶之稱不必獨獻一圭也案禹貢黑水西河之下云惟  
 雍州注云州界自黑水而東至於西河然則箋本云雍州貢球琳瑁玕是矣不  
 言雍州而云黑水西河者以諸貢大界略言所至地形不可如圖境界互相侵  
 入且堯與周世州境不同命韓侯言奄受北國則是北方之國非雍州也夏官  
 職方氏正北曰并州韓屬并州矣以韓國寶在西河而非雍州故唯得言西河  
 不得言雍州也箋又怪其文倒故解之云此觀乃受命先言受命顯其美以受  
 命為美事故先言以顯之也○傳淑善至為蠲○正義曰淑善釋詁文交龍為  
 旂司常文綏大綏者即王制所謂天子殺下大綏者是也天官夏采注云徐州  
 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為綏後世或無染鳥羽象而用之或以旄牛尾為之綏  
 於幢上所謂注旄於竿首者然則綏者即交龍旂竿所建與旂共一竿為貴賤  
 之表章故云綏章王肅云章所以為表章是也說文云鞞革也獸皮治去其毛  
 曰革是鞞者去毛之皮也鞞者兩較之間有橫木可憑者也鞞為鞞中蓋相傳  
 為然言鞞者蓋以去毛之皮施於鞞之中中央持車使牢固也鞞字禮記作鞞  
 周禮作鞞字異而義同玉藻言羔鞞鹿鞞春官中車言犬鞞豻鞞皆以有毛之  
 皮為鞞此云淺鞞則以淺毛之皮為鞞也獸之淺毛者唯虎耳故知淺是虎皮  
 淺毛者月令其蟲保注云虎豹之屬恆淺毛是虎為獸中之最淺毛者也此鞞  
 與天官冢人之字異其義亦同彼冢人之官掌以巾布覆器是冢為覆蓋之名  
 少儀說御車之法云負夏綏申之面掩諸鞞前授綏而云掩諸鞞明在鞞上故  
 知覆鞞也禮注謂之覆軫軾即軾傍之立木此鞞亦覆之故彼各言其一也  
 厄烏蠲釋蟲文郭璞曰大蟲如指似蠲韓子云蠲似蠲毛以厄為厄蟲則金厄  
 者以金接轡之端如厄蟲然也○箋王為至盜之○正義曰旂維同畫交龍而  
 為之有惡有善故曰善旂旂之善者以此經所陳其事各別若綏是大綏則共  
 旂一物淑旂可以兼之不應重出其文故易傳以綏為所引登車者即少儀所

謂執君之乘車僕者負良綬注云良綬君綬是也此綬是升車之索當以采

而之故云綬章謂有采章也郭者車之蔽簾者席之名言簾郭正是用席為蔽

有采飾其五曰漆車藩蔽既以漆為車名明藩亦漆之故注云漆席以為之此

車禪所乘也禪將即吉尚以漆席為亮明吉車之等漆之也鈎膺樊纓者以鷹

文連鈎與中車金路鈎樊纓同故知膺者見膺上有飾即樊纓是也中車中云

鈎婁領之鈎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纓今馬鞅鈎以金為之樊及纓皆

以五采屬飾之案釋言云鷹屬也郭璞云鷹音輕舍人曰鷹謂毛也屬胡人續

羊毛而作然則屬者織毛為之若今之毛翟解以衣馬之帶鞅也知五采色青

以之為飾明雜色也風有子之清揚仰若揚兮是揚吉人面眉上之名故云用

上曰錫人既如此則馬之鑣錫施鑣於揚之上矣釋器云金謂之鑣故知刻金

為飾若今之當盧中車注亦云錫馬面當盧刻金為之所謂鑣錫當盧者當馬

之領盧在眉眼之上所謂鑣錫指此文也案中車玉路錫樊纓金路鈎樊纓注

云金路無錫有鈎計玉路非賜臣之物此言鈎齊必金路矣而得自鑣錫者蓋

特賜之使得施於金路也釋器云響首謂之革故知鞶革謂響也此不言如厄  
則非比諸外物不得為蟲故易傳以金為小環往往壺盜之往住者言其非一  
也 二處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 屠地名也顯父有顯德者也箋  
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祖於國外畢乃出宿示行不留於是  
也顯父周之公卿也餞送之故有酒○屠音徒父音甫本亦作甫注同 其殺  
維何魚鱉鮮魚其藪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 藪菜穀也筍竹也蒲  
火熟之也鮮魚中膾者也筍竹萌也蒲深蒲也贈送也王既使顯父餞之又使  
送以車馬所以贈厚意也人君之車曰路車所駕之馬曰乘馬○音戶交反本  
亦作殺同魚鄭薄交反徐甫九反藪卑滅反藪音速筍字或籩豆有且侯氏燕  
作笋恤尹反乘繩證反注同下百乘亦司藹音弱膾古外反籩豆有且侯氏燕

胥箋云且多貌胥皆也諸侯在京師未去者於顯父錢之時皆來相與燕疏充

至燕胥○正義曰此言韓侯既受賜而將歸地於祖之時王使卿士之顯父以

酒餼送之其清美之酒乃多至於百壺言愛韓侯而送酒多也於此錢飲之時

其穀饌之物維有何乎乃有以魚之鱉與可膾鮮魚也其藪菜之物維有何乎

維有竹萌之筍及在馬與所駕之路車言王以厚意送之也其時所盛脯醢之

何乎乃有所乘之四馬與所駕之路車言王以厚意送之也其時所盛脯醢之

來餞送之也○傳暑地至德者○正義曰以暑可止宿故知地名又解於時錢

者當衆而獨言顯父者以顯父有顯德者故特言之父者丈夫之稱以有顯德

故稱顯父廣言有美德者非止一人也○箋祖將至有酒○正義曰始行而為

往祭者為尊其往也反則自歸其國非復所尊而亦作祖祭故解之云尊其所

示行不留於始行焉言其來為尊王歸亦謹慎故反國亦為祖祭也祖與所宿

士耳故知顯父周之卿士也送行飲酒曰錢故云錢送之故有酒解其酒多之

意也○傳藪菜至藪藪○正義曰藪者菜姑之總名釋器云菜謂之藪故云藪

菜穀對肉穀故云藪藪○正義曰藪者菜姑之總名釋器云菜謂之藪故云藪

有藪也言筍竹藪藪亦謂竹萌深藪但傳文略耳○箋魚鱉至曰乘馬○正義

及六月云魚鱉者音皆作魚然則魚與無以火熱之謂魚鱉也新殺謂之鮮

其中心入地弱大如七柄正白生嗽以苦酒豉汁浸之可以就酒及食蒲始生取

筍蒲菹之法也贈者以物送人之名故云贈送也於酒殺之下始言其贈維何

則是王使人至餞飲之處贈之故曰既使顯父餞之又使送以車馬所以贈厚

意也采菽及此言乘馬路車皆以賜諸侯故知人君之車曰路車所駕之馬曰

乘馬又中車五路止云以封諸侯不賜以賜人臣其卿大夫以下則謂之服車是

人君謂之路車也箴膏肓引采薇彼路斯何君子之車言大夫亦未得為路車者

以路名本施人君因其散文卿大夫亦得稱路耳於卿大夫亦未有乘馬路車

并言之者故知唯於人君言此者以贈在箴之下文與其殺其蔽相類嫌是顯

父所贈卿大夫無乘馬路車之名則非顯父贈之言此以明車馬是王贈之意

○箋箋且多至其多○正義曰以配百壺故知且為多貌胥皆釋詰文言侯而

不言韓侯且韓侯一人不足稱皆故知侯氏燕胥諸侯在京師未去者於是之

時皆來相與燕也其蕩豆且然榮其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汾大也蹶

多言作者以多為榮故言有且也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汾大也蹶

黎云汾王厲王之厲王流于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

黎比公也姊妹之子為甥王之甥士之子言尊貴也○取七喻反本亦作娶

下注同汾符云反蹶居衛反彘直例反梨音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

離又力兮反又作黎比音毗梨比莒君號也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

鸞鏘鏘不顯其光也里邑也箋云于蹶之里蹶父之里百兩亦作鏘顯諸娣從

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二祁祁徐觀也如雲言衆多也諸侯一取九女

云媵者必娣姪從之獨言娣者舉其貴者爛爛粲然鮮明且衆多之貌○娣大

計反妻之女弟為娣從才用反注同又如字祁豆移反靚音靜又才性反媵音

孕又繩證反曲顧一本疏韓侯至盈門○毛以為既言韓侯能受王之賜命因

作回顧道如字又音導疏韓侯至盈門○毛以為既言韓侯能受王之賜命因

作回顧道如字又音導疏韓侯至盈門○毛以為既言韓侯能受王之賜命因

作回顧道如字又音導疏韓侯至盈門○毛以為既言韓侯能受王之賜命因

毛詩注疏十八之四 大雅 蕩之什 五 中華書局聚

天有百兩之外甥是車彭彭然而行之每車皆有八鸞之聲鏘鏘然而鳴也車馬之迎之時  
 則有百兩之謂不顯其禮之有光榮乎言顯其有光榮也其妻出於顯父之門諸  
 備隨而從之其盈滿於顯父之門也此韓侯娶妻未必受命之後始取但作者  
 明繁爛然而次及之耳○鄭唯以汾王為居汾水之王為異餘同○傳汾大至  
 先言受命乃及之○顯父之墳大也韓侯娶妻必於貴家顯氏父字不書國爵則非諸  
 卿士○正義曰釋詁云墳大也韓侯娶妻必於貴家顯氏父字不書國爵則非諸  
 之尊稱也知顯父卿士者以韓侯娶妻必於貴家顯氏父字不書國爵則非諸  
 曰箋口汾作汾水之則為王聘使之大且作者當舉其實不宜漫言大王故以  
 為厲王在汾因號厲王為汾王也左傳稱王流于彘於漢則河東永安縣也永  
 安西臨汾水故云在汾水之上以其久在汾地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公之世有黎  
 比公亦以所居之地而號之也左傳昭公之世有莒文也莒在東夷不為君  
 公箋先言郊公者以其文單令與莒相配使黎比莒文也莒在東夷不為君  
 引之也姊妹之地號公此外猶有茲丕公著丘公等以二王其意亦為厲王  
 元舅此無其文正號故知非宣王之甥也若宣王之甥當如上篇言王之  
 為厲王○傳祁祁至道義○正義曰既言從之則祁如雲是行動之貌故以  
 為徐親也莊十九年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之則祁如雲是行動之貌故以  
 姪者何兄之子弟者何女弟也諸侯娶之則祁如雲是行動之貌故以  
 衆妾之名有姪有媵又自姪媵其女不盡為媵而言諸媵之妻也  
 云獨言弟者舉其貴以衆妾之中顯為最貴故舉弟而言諸媵之妻也  
 女揖也以出門及升車授綏之時當曲顧以道引其妻之禮義於顯父孔武靡國  
 是之時則有曲顧也本或曲為回音誤也定本集注皆為曲字顯父孔武靡國

不到為韓姑相攸莫如韓樂姑蹶父姓也箋云相視攸所也蹶父甚武健為王

所居韓國最樂○為韓于偽反注同姑其一反又其乙反疏傳姑蹶父姓○正

又音信相息亮反注同樂音洛注及下文注同使所吏反疏義曰以婦人稱姓

今以姓配夫之國謂之韓姑故知姑是蹶父之姓也○箋相視至最樂○正義

曰相視釋詁文攸所釋言文蹶父為王卿士人臣不得外交故知無國不到是

為王使也昏禮男先求女而蹶父為女擇夫者禮陽倡陰和固當男行女隨但

男女長幼賢愚當最敵取匹女家意相許可然後遣媒故女家亦擇男也天下

之國多矣非一人所能盡到不必韓國之樂實孔樂韓土川澤訐訐魴鯁南

能特勝他邦作者為與奪之勢見深美之言耳

麀鹿嘯嘯有熊有羆有貓有虎訐訐大也甫甫然大也嘯嘯然衆也貓似虎淺

魚禽獸備有言饒富也○訐訐甫反武交反音房缺音序鹿音憂嘯愚前反本亦作

麀同熊音雄羆彼皮反貓如字又武交反本又作苗音同爾雅云虎窺毛曰麀

貓蹶音慶既令居韓姑燕譽箋云慶善也蹶父既善韓之國土使韓姑嫁焉而

仕版反慶既令居韓姑燕譽居之韓姑則安之盡其婦道育顯譽○令力呈反

使也又力政反命也王力政反善也燕溥彼韓城燕師所完師衆也箋云溥大

於遍反又於顯反安也譽協句音餘燕溥音普燕於見反注以先祖受命因時

國之城乃古平安時衆民之所築完○溥音普燕於見反注以先祖受命因時

同徐云鄭於顯反王肅孫毓並為賢反云北燕國完音桓以先祖受命因時

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其伯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因時

戎狄國也奄撫也箋云韓侯先祖有功德者受先王之命封為韓侯居韓城為

侯伯其州界外接蠻服因見使時節百蠻貢獻之往來後君微弱用失其業今

王以韓侯先祖之事如是而韓侯賢故於入覲使復其先祖之舊職賜之蠻服

追貊之戎狄令撫柔其所受王畿北面之國因其先祖侯伯之事盡予之皆

毛詩注疏 十八之四 大雅 蕩之什 六 中華書局聚



美其為人子孫能與復先祖之功其後追也猶也為獨狃所逼稍東遷○追

如字又都回反狃武伯反說文作貉云北方人也長張丈反令力呈反檢本亦

作獵音險允如實埔實壑實畝實藉寶墟實壑言高其城深其壑也箋云實常

韓侯之先祖微弱所受之國多滅絕今復舊職與滅國絕世故築治是城濬

脩是壑井牧是田畝收斂是賦稅使如故常○寶毛如字鄭作寔市力反下同

壑火各反城池獻其貔皮赤豹黃羆○貔猛獸也追狃之國來貢而侯伯總領之

也濬音峻深也○羆○羆本亦作狃音毗即白狐也一名執領之

草木疏云似虎或曰似疏○疏傳彼至黃羆○正義曰此言韓侯既受賜歸國行

熊遼東人謂之白羆○疏傳彼至黃羆○正義曰此言韓侯既受賜歸國行

命為一天下衆民之所築完言其城有之已久矣宣王以此韓侯之先祖嘗受

節度也以韓侯先祖受王畿北面之國因以其先節百蠻韓侯於其事而盡與之言韓

也使之撫安其所受王畿北面之國因以其先節百蠻韓侯於其事而盡與之言韓

滅之賢能復先祖舊職也既為侯伯以時節百蠻韓侯於其事而盡與之言韓

追猶獻其貔獸之皮及赤豹黃羆之皮韓侯依舊法而總領之美韓侯之賢而

之內自當州牧主之非復時節而已且不得言因此則周禮非州內故知於周  
 禮為夷鎮之服即大行人所云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注云謂九州之外薄四溟  
 咸建五長下曲禮云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注云謂九州之外薄四溟  
 也天子亦選其賢者以爲之者夷中雖自有長而國在九州之外來則由領中國而  
 此又言中國之侯伯長之者夷中雖自有長而國在九州之外來則由領中國而  
 其時節早晚執贄多少之宜皆請於所近州牧由之而後至京以非專屬故云  
 因時以其統之故稱長也知追循戎狄之國者以循者四夷之名論語云蠻貊  
 之邦魯頌云淮夷蠻貊非止一國亦是百蠻之大總也奄者撫有之言故此爲撫  
 二種之大名耳其種非一國亦是百蠻之大總也奄者撫有之言故此爲撫  
 謂撫柔之也○箋韓侯至東遷○正義曰以韓侯先王命復舊職之事爲是之故命  
 韓侯亦由韓侯有德能復舊業此一經皆言得王命復舊職之事爲是之故命  
 施政張本於先祖言因時明追循亦因時也於韓侯言奄受北國則先其貊貊即百  
 蠻之國百蠻言因時明追循亦因時也於韓侯言奄受北國則先其貊貊即百  
 以文見於下故是武王之末言因時也於韓侯言奄受北國則先其貊貊即百  
 侯盡復舊矣韓是武王之末言因時也於韓侯言奄受北國則先其貊貊即百  
 定何時也因見之使節百蠻明州界外接蠻服也時節爲侯伯事與之是今之韓  
 則使人致之於王往則使人送之返國制其貢獻之數而爲其來去之節也今  
 王復命韓侯明是往則失職故云後君微弱用失其業謂不得爲侯伯也若使  
 何世失之故漫言後君耳若使韓侯之先不爲侯伯今王以韓侯先祖之事如是  
 此韓侯賢故於自然王不賜命此則古相須故云今王以韓侯先祖之事如是  
 而韓侯賢故於自然王不賜命此則古相須故云今王以韓侯先祖之事如是  
 百蠻故云賜之蠻服追循之戎狄夏官職方氏正北曰并州言受王畿北面之  
 國當是并州牧也以其先祖侯伯之事盡與之正謂撫北國時百蠻是侯伯之  
 事盡得之也皆美其爲人子孫能復先祖之功總解一經之意也言其後追  
 也循也爲嚴夷所逼稍稍東遷者以經傳說循多是東夷故職方掌四夷九循

毛詩注疏 十八之四 大雅蕩之什 七 中華書局聚

鄭志答趙商云九貉即九夷也又秋官貉所統魯頌云征東北夷所獲是貉者東夷之種而分居於北故於此時貉為韓侯所統魯頌云淮夷蠻貉莫不率從是也魯僖之時貉近魯也至於漢氏之初其種皆在東北於并州之北無復貉種故辨之獫狁之最強故知為獫夷所逼定本集注皆作獫狁字○傳實墟至其壑池也壑曰墟者城也故云高其城壑即城下之溝釋言云隍壑也舍人曰隍城實當至故常○正義曰凡言實者已有其事可後實之今此方說所為不宜實故轉為寔訓之為是也趙魏之東實寔同聲鄭以時事驗之也春秋恒六年州公寔來而左傳作實來是由聲同故字有變異也宣十五年公羊傳曰什一而籍是籍為稅之義也上論韓城既完則實墟實壑非韓之城壑自然是所部諸國之城壑也今言脩之明是往前絕滅今韓侯既復舊職而興繼之也厲王之時斬伐四國韓之所獫又近於北夷明有絕滅者也故美韓侯能築城脩壑治田收斂使如故常也若然州牧擇州中賢者為之不必繼世為牧韓之先祖自微他國當自為之而得使諸侯絕滅者以夷厲之時天子不明亦無賢伯公羊傳所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是也○傳獫狁至領之○正義曰釋獸云獫狁一名白狐遠東人謂之白獫赤豹毛赤而文黑謂之赤豹毛白而文黑謂之白豹獫有黃獫有赤獫大於熊其脂如熊白而羸理不如熊白美也獫皮之狐狸是中國之常貢此則北夷自以所有而獻之所謂各以貴寶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

召公召穆公也名疏江漢

章八句至淮夷○正義曰江漢詩者尹吉甫所作以美宣王也以宣王承厲王衰亂之後能興起此衰撥治此亂於時淮水之上不夷不服王命其臣召公為

將使將兵而往平定淮夷故美之也淮夷不服是衰亂之事而命將平定是興

撥之事也此寶平定淮夷耳而言興衰撥亂者見宣王之所興撥非獨淮夷而

已故言興撥以廣之經六章皆是命召公平淮夷之事○箋召公召至名虎○

正義曰經言召公皆召康公也嫌此亦為康公故辨之經云王命召虎是名虎

也於世本穆公是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廣浮衆強貌滔滔

康公之十六世孫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廣浮衆強貌滔滔

在淮浦而夷行也箋云匪非也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浮浮然宣王於是水上命

將率遣士衆使循流而下滔滔然其順王命而行非敢斯須自安也非敢斯須

遊止也主為來求淮夷所處據至其境故言來○滔滔刀反浦音普夷行下孟

反將子匠反帥所類反或作率循流如字本亦作順流為于偽反下主為同竟

竟境本亦既出我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鋪病也箋云車戎車也鳥

作境同既出我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鋪病也箋云車戎車也鳥

其曰出戎車建旗又不自安不舒行者主為來伐討疏江漢至來鋪○正義曰

淮夷也據至戰地故又言來○鋪普吳反徐音孚疏江漢至來鋪○正義曰

於至江漢之水浮浮然合流衆強之處親自命其將帥勇武之夫滔滔然多

而廣大者令之順此東流以行征伐武夫既受王命急趨其事行也非敢斯須

自安非敢斯須遊止所以不敢安遊者以己本為淮夷來求討伐之故也既至

淮夷之境克期將戰至於期日此武夫既已自陳出我征伐之戎車既已張設

我將帥之旗旛以往對陣戰又非敢自安非敢寬舒所以不敢安舒者以己主

為淮夷而來當討而病之故也言其肅將王命所以克勝也○傳浮浮至夷行

○正義曰浮浮實江漢之貌而言衆強者以其合而東流是水之衆而強大也

下云武夫洸洸與此滔滔相類傳以洸洸為武貌則此言滔滔廣大者亦謂武

夫之多故侯苞云衆至大也馬貢導淮自桐柏東入于海其傍之民不盡為

夷故辨之云淮夷東國在淮之厓浦而為東夷之行者也知在東國者馬貢徐

州淮夷蠪珠則淮夷在徐州也春秋時淮夷病杞齊桓公東會於淮以謀之左

傳謂之東略是淮夷在東國昭四年楚子會諸侯于申而淮夷為國號其君之

毛詩注疏 十八之四 大雅 蕩之什 八 中華書局聚

各姓則書傳無文○箋江漢至言來入于江是至大別之南漢與江合而東流  
 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有入于江是至大別之南漢與江合而東流  
 也漢書地理志大別在廬江安豐縣界則江漢合處在揚州之境也下云江漢  
 之將王命召虎故知宣王於是水上命將帥也并云遺士卒者明武夫之文兼  
 有將帥也宣王不於京師命之而於江漢之上命者蓋別有巡省或親送至彼  
 也言順水流而下者以水東流兵亦東下故云順流而下非乘舟浮水而下也  
 滔滔武夫之貌非水之貌也何則士衆陸行不在於水故言非安非遊不得云  
 水之滔滔也蓋今廬江左右自廬江亦東北流故順之而行將至淮夷乃北當  
 江漢之上蓋今廬江左右自廬江亦東北流故順之而行將至淮夷乃北當  
 嚮之也如此則召公伐淮夷當在淮水之南魯僖所伐淮夷應在淮水之北當  
 淮之南北皆有夷也淮夷來求是來求淮夷古人之語多倒故箋言來求淮  
 夷所處到其言以曉人也凡言來據自彼至此之辭今命將始往而言來求故  
 解之據至淮夷之境故言來敘武夫之情言已來也○傳鋪病○正義曰釋誌  
 文彼鋪作痛音義同○箋車戎至言來○正義曰鳥隼曰旗春官司常文也上  
 言來求已至淮夷之境此承其下云出車設旗明至境之後出之設之是為戰  
 而言故云兵至境而期戰地至期日出車建旗也兵法止則有壘謂從營壘  
 而出陳之也旌旆無事則納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洸洸武  
 之於受命伐淮夷服之復經營四方之叛國從而伐之克勝則使傳遽告功  
 召公既受命伐淮夷服之復經營四方之叛國從而伐之克勝則使傳遽告功  
 於王○湯書羊反洸音光又音汪復扶又反傳張戀反以車曰傳遽其據反以  
 馬曰瓌鄭注王藻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箋云庶幸時是也  
 云以車馬給使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載之言則也召公  
 忠臣順於王命此述其疏江漢至載寧○正義曰上章既言臨戰此又本其命  
 志也○爭爭鬪之爭其疏江漢至載寧○正義曰上章既言臨戰此又本其命  
 之處命此勇武將帥之夫洸洸然武壯者使之征伐今既伐淮夷而克之又  
 戰勝之威經營於四方之國有不服者則從而伐之每有所克則使傳遽之驛

告其成功於宣王也召公既遣人告又自言其事今四方既已平服王國之內  
幸應安定時既無有叛戾乖爭者我王之心於是則安寧矣言王以四方不服  
故遣己出伐今王國既定冀王心永安是召公盡忠之言述其志也○箋召公  
至於王○正義曰上言來至戰地此言經營四方明是既戰而勝乃經營四方  
之叛國也下云王命召虎式辟四方是王本命之使既克淮夷更討不服也言  
告成于王是有成而告故知伐之克勝使傳遽告王也玉藻云士曰傳遽之臣  
注云傳遽以車馬給使者也謂若今時乘驛遞傳而遽疾故謂之傳遽也知王  
召公親告王者以下章方云于疆于理則是召公未還且王國庶定是未見王  
之辭也故知江漢之澣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  
使人告也

召穆公也箋云澣水涯也式法疾病棘極中也王於江漢之水召公使  
以王法征伐開辟四方治我疆界於天下非可以兵病害之也非可以兵急  
切之也使來於王國受政教之中正而已齊桓公經陳鄭之閉及伐北戎則違  
此言者○澣音虎沈又音許疆居良反注及下同疚音救王命行伐一本作王  
法征伐兵操操音七刀反一本無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箋云于往也于於國  
則往正其境界修其分理周行四方至江漢至南海○正義曰既言淮夷平  
於南海而功大成事終也○分符問反疏江漢至南海○正義曰既言淮夷平  
匡王親命召虎云汝當以王法開闢四方之國言有叛戾者皆征之使服又當  
治我疆界之土令之修理土田使徧達四境其為之也當優寬以禮所經之處  
非可以兵病害之所與戰者非可以兵急躁切之但以正道伐之使於我王國  
來復從受其政教之中正而已召公既受此命已定淮夷復平叛戾之國往正  
其疆界往脩其分理周行四方至於南海言其功成事終稱王之命也○箋澣  
水至此言者○正義曰澣水釋水疾病釋文棘急釋言文彼棘作械音

義同以王法行征伐謂以王者之正法不妄殺以為功不誦詐以求勝也治我  
疆界於天下謂畫其土境正定其疆界也上言式辟四方則所為者廣匪疚匪  
毛詩注疏 十八之四 大雅 蕩之什 九 中華書局聚

棘其事非一故以為二事可以與對戰不得多所殺傷殘害民命也厚斂資財使民困

其言不同明此為二事矣故引齊桓二事以反之經陳鄭之間取左氏之說是

病害之也及伐北戎取公羊之說是急躁也宣王使行王法齊桓則用霸道

還師陳饋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

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後知其詐而執之其意

以齊侯所經之處多有徵發陳鄭二國當其軍道去既過之來又過之則民將

困病故欲詐之使出於東方是齊桓之兵病害人也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公

羊傳曰齊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子司馬子曰蓋以躁之為已惑矣何休云

躁迫也已甚也蹙痛也蓋戰迫之而甚痛其意言齊桓殺傷過多甚可痛蹙是

齊桓之兵急躁之也鄭言急躁意出於彼本或作慘感之者誤也定本云非可

急躁切之公羊為躁字則慘非也如彼年世之次先伐山戎後經陳鄭此倒其

事者依此夜棘為次耳○箋于往至事終○正義曰以召公承王命而往治之

故以于為往凡言至于明有從往之辭上言經營四方故知周行四方乃至於

南海九州之外謂之四海至於南海則盡天子之境是其功大成由此成功故

定本集注皆育于於二字有者是非衍也

維翰之始祖也召公召康公也箋云來勤也旬當作營宣徧也召康公名奭召虎

王受命召康公為之楨榦之臣以正天下為虎之勤勞故述其祖之功以勸之

○來毛如字鄭音賚下同旬毛音巡又音荀鄭作營翰戶且反又音寒徧音遍

下同奭音釋為于僞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似嗣肇謀敏

反下為虎為其同也箋云戎猶女也女無自減損曰我小子耳女之所為乃嗣女先祖召康公之

功今謀女之事乃有敏德我用是故將賜女福慶也王為虎之志大謙故進之

云爾○肇音兆韓詩云長疏王命至爾社○毛以為王以召公功成將欲賞之

也社音恥福也大謙音泰疏此陳其命之言王乃命召虎曰汝勤勞於偏服

四方勤勞於宣揚王命言其功實大己悉知之臣以匡正於天下汝亦當繼康公

王受命之時汝之先君召虎謙退不敢自同先君王又進之云汝無得言曰我小

子耳汝之所為者乃召公之功是嗣言其堪繼康公也今我謀汝敏德大事足

繼先君我用是之故當賜汝之福慶也○鄭唯以句為營宣為偏戎為汝為異

餘則○傳句偏至康公○正義曰句偏釋言文彼句作徇音義同為既以句為

至勤之○正義曰來勤釋詁文宣偏釋言文上章云經營四方告成於王又言

于疆干理至於南海且宣訓為偏句不宜亦訓為偏句之與營字相類故知當

為營來句謂勤勞於經營四方來宣謂勤勞於徧理衆國以統上二文也○傳

肇謀至公事○正義曰肇謀戎大公事皆釋詁文孔安國論語注云敏行之疾

也地官師氏三德有敏釐爾圭瓚桓鬯一酋告于文人釐賜也桓黑黍也鬯香

德是敏為識解之疾也釐爾圭瓚桓鬯一酋告于文人釐賜也桓黑黍也鬯香  
芬香條鬯也九命錫圭瓚桓鬯一酋告于文人釐賜也桓黑黍也鬯香  
者○釐力之反沈又音賚瓚才早反桓音巨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  
增勅亮反音酉又音由中尊也本或作攸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  
有大功德賜之名山土田附庸箋云周岐周也自用也宣王欲尊顯召虎故如  
岐周使虎受山川土田之賜命用其祖召康公受封之禮岐周之所起為其  
先祖之靈故就之○錫本或作錫之山虎拜稽首天子萬年箋云拜稽首者受  
川土田附庸者是因魯頌之文妄加也虎拜稽首天子萬年王命策書也臣受  
恩無可以報謝者辭疏釐爾至萬年○正義曰上言用錫爾社此言賜之事  
言使君壽考而已疏言王命召虎云今賜汝以圭柄之玉瓚又副以巨米之

毛詩注疏 十八之四 大雅 蕩之什 中華書局聚



酒芬香條暢者一亩尊汝當受之以告祭於汝先祖有文德之人王命辭如此  
 於此之時又賜之以山川使王此命天子得萬年之壽臣蒙君恩無以報答故願君  
 虎既受命即拜而稽首稱言使天子得萬年之壽臣蒙君恩無以報答故願君  
 長壽而已○傳釐賜至之人○正義曰釐賜之芬香條鬯故謂之鬯鬯禮有鬯名  
 者築鬱金之草而煮之以和秬黍之酒使之芬香條鬯故謂之鬯鬯禮有鬯名  
 而此傳言鬯草者蓋亦謂鬱為鬯草何者禮緯有秬鬯之草中候有鬯草生郊  
 皆謂鬱金之草也以其可和秬鬯故謂之鬯草毛言鬯草蓋亦然也言築黃合  
 而鬱之謂築此鬱草又黃之乃與秬鬯之酒合而鬱積之使氣味相入乃名  
 曰鬯言合而鬱積之非草名如毛此意言秬鬯者必和鬱乃名鬯未和不為鬯  
 與鄭異也釋器云亩中尊故云亩器也案春官鬯人掌和鬱乃名鬯未和不為鬯  
 則鬯當在彝而此及尙書左傳皆云亩器也案春官鬯人掌和鬱乃名鬯未和不為鬯  
 亩賜時未祭故亩盛之王制云三公一命裘若有加則賜圭瓚瓚也文八命復加一命  
 乃始得賜是圭瓚之賜九命乃有故云九命然後賜圭瓚瓚也文八命復加一命  
 有文德者故云文德之人○箋秬鬯至見記○正義曰以毛解秬鬯其言不明  
 似必和鬱乃名為鬯故辨之明黑黍之酒自名為鬯不待和鬱也春官鬯人注  
 云秬鬯不和鬱者是黑黍之酒即名鬯也○和者以鬯人掌秬鬯鬯人掌和鬱  
 明鬯人所掌未和鬱也故孫毓云鬯是草名今之鬯金煮以和酒者也鬯是酒  
 名以黑黍和一秬二米作之芬香條鬯故名曰鬯鬯非草名古今書傳香草無  
 稱鬯者箋說為長賜之鬯酒令之祭祀是使徧祭宗廟特云告于文人故知告  
 諸有德美見記者○傳諸侯至土田○正義曰禮名山田附庸案召本岐山之陽  
 功德乃得賜之故云○諸侯有大功德則賜之名山土田附庸案召本岐山之陽  
 采地之名且為畿內之國書傳無召穆出封之文則益之土田大於故耳未成  
 為大國也此經無附庸傳云附庸者以土田即是附庸定本集注毛傳皆有附  
 庸二字○箋周岐至就之○正義曰時實周世而特言于周受命明非京師以  
 召祖之故地在岐周故知周為岐周也又解其命不在京師而向岐周之意由

宣王欲尊顯召虎故如岐周如往也以虎祖康公在岐周事文武有功而受采  
 地今虎嗣其業功與之等故往岐則命之明其復祖之業所以尊顯之也還用  
 其祖召康公受封之禮明虎之功與康公同也祭統云賜爵祿必於太廟以岐  
 是周之所起為其有先王之靈謂有別廟在焉故就之也禮宗子去國則以廟  
 從此周既徙都仍得有廟存者宗子去國則所居之處非復己有虎拜稽首對  
 故以廟從文武雖則去岐岐仍天子之地故因留其廟為別廟焉虎拜稽首對  
 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對送考  
 也箋云對答休美作為也虎既拜而答王策命之時稱揚王之德美君臣之言  
 宜相成也王命召虎用召祖命故虎對王亦為召康公受王命之時對成王命  
 之辭謂如其所言也如其所言者天子萬壽以下是疏虎拜至四國○毛以為  
 也○休許糾反音問施如字爾雅作施氏反是疏上既受賜今復謝之言  
 虎拜而稽首遂稱揚王之德美乃作其先祖召康公對王命成事之辭曰使天  
 子得萬年之壽又令此明明顯威之天子其善聲聞長見稱誦不復有已止之  
 時又施布其經緯天地之文德以和洽此天下四方之國使皆蒙德本召公之  
 答天子其辭如此今宣王以康公受命之法命召虎故虎亦以康公答王之辭  
 答宣王也○鄭唯對為答為異餘同○傳對遂至矢弛○正義曰傳以對為送  
 者以為因事之辭言君既命之臣遂稱之矢施也謂施陳文德定本為施字非  
 也○箋對答至下是○正義曰箋以君臣共語宜為應答故以對為答休美釋  
 詰文作為釋言文以王命召虎用召祖命故虎亦為召康公受命之時對成王  
 命之辭謂對王命舊事成辭因而用之謂如其召康公所  
 言天子萬壽以下是也定本集注皆云對成王命之辭

江漢六章章八句

毛詩注疏 十八之四 大雅 蕩之什 十一 中華書局聚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八  
(十八之四)

毛詩注疏校勘記 (十八之四)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韓奕

所望祀焉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所作祈考文古本同案所字誤也

錫謂與之以物

閩本明監本毛本與作與案所改是也山井鼎云宋板與作賜其實不然當是剗也

三章言公侯得賜而歸

閩本明監本毛本公作諸案皆誤也當作韓

卒章言欲得命歸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宋板欲作其當是剗也其字是

是此韓爲之後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宋板爲作萬當是剗也萬字是

定貢賦於天子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定本集注貢賦上皆無定字此箋意謂貢其賦不謂定其貢賦也當以無者爲

長

傳庭直○正義曰釋詁文之

補案之字衍也閩本明監本毛本文下衍也

琳字又作珍

補通志堂本盧本珍作玲案玲字非也說文玲玉聲從玉令聲珍珍璽石之次玉者從玉今聲二字顯然分別陸氏引鄭注尙

書云美石正與說文珍字義合

鉤膺鏤錫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錫誤鏤餘同此

鞞鞞淺幪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幪後改幪案五經文字集韻二十三

字當本作幪錫皆作幪此釋文云幪本又作箴曲禮素箴釋文云本又作幪二幪

聲五經文字體譌舊校非也

厄烏蠋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厄烏蠋釋文釋文金

裁云烏蠋也小爾雅釋名謂之烏啄古蠋通用沈重音畫是也正義牽

合釋蟲如風馬牛之不相及陸氏雖誤引爾雅蠋尚未譌為蠋鄭士喪禮注

云今文輒為厄此可見輒為正字厄為假借詳見詩經小學

又菀三同釋文按勘記通志堂本同盧本作又作菀王同云舊脫作字王

王肅本與此同作三同誤興國本作王同其說最誤此陸說字之或體與王

肅如風馬牛之不相及何得謬加附會興國本乃誤字耳上云亦作軼輒此

云又菀合而言之故曰三同小字本所附亦作三不誤

善旂旂之善色者也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無也字

又以綏章為車上所引之綏有采章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車上

說文云鞞革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鞞當作鞞上下文可證載驅正義

顯父周之公卿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王使卿士之顯父又云逆者

又七救反釴釋文按勘記通志堂本盧本同案相臺本所附救作敘敘字

字敘誤及按元文亦然者謂通志堂本

筍竹萌釋草云

補毛本云作文案所改是也

鷺以苦酒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鷺誤鷺下同是

箋箋且多至其多

補案箋箋當衍一字

黎比公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梨音離又力兮反又作黎正義本見黎字案此見左襄十六年傳今杜預注本作犁釋文云徐力私反

一音力兮反黎梨梨皆通用字也

顧之曲顧道義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本或曲為回者誤也定本集注皆為曲字釋文云一本作回顧段玉裁云曲顧見白虎

通列女傳淮南子注是也六經正義云顧之猶顧蓋曲誤為由又轉為猶當改作曲以諸本皆誤未有善本可證姑仍其舊依此是宋時監潭撫閩蜀本皆譌作猶字今之宋本因毛居正據正義釋文論之而改正也又云道義者謂引導新婦之儀如此也

韓侯於是迴顧而視之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迴當作曲正義下文可證

傳音以墳汾音同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音字當作意形近之譌

正義曰箋口汾

補毛本口作以案以字是也

專以汾王為大王

闕本明監本毛本專誤傳

而言韓侯顯之 闕案顯當作顧形近之譌毛本正作顧

及升車授綬之時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綬恐綬誤是也

當最敵取匹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當取其敵匹錯誤也

麀鹿嘯嘯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嘯嘯本亦作麀同吉曰釋文云麀麀說文作麀唐石經彼經作麀此經作麀本諸釋文

也正義本此經亦是麀字與吉日經同即亦作本也彼正義云麀麀衆多與韓奕同則傳本作麀字又云此麀不破字則鄭本亦作麀也是其誤考吉日傳麀

衆多箋易之云麀牡曰麀而此傳不復易者以其文同從可知而省也毛詩字本用麀麀牡曰麀亦當假借此字故說文毘部無麀是其實二經皆當作麀

為獾狁所逼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為獾夷所逼又云故知為獾夷所逼定本集注皆作獾狁字釋文云允如字本亦作狁與正義本

不同

實敵實藉 唐石經小字本同相臺本藉作籍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正義云定是稅籍又云公羊傳曰什一而籍是籍為稅之義也是正義本作籍

字詳載芟序

所受之國多滅絕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受作伯考文古本同案伯字是也

又今百蠻追貊 闕本毛本今作令

邠晉應韓 闕本明監本毛本邠誤邠案邠當作邠形近之譌

亦時百蠻也其追其貊貊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亦下當脫因字重貊字衍

獫狁之最疆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獫夷夷之最疆脫誤也

韓之所獫又近於北夷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韓之所部又近於獫夷錯誤也

其子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穀誤穀是也

○江漢

使循流而下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循流如字本亦作順流正義本是順字

據至其境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境作竟案竟字是也境是正義所易今字

竟竟境 通志堂本盧本作竟音境案音字是也

其曰出戎車建旗 小字本同毛本同相臺本日作日閩本明監本同考文古本同案日字是也

而淮夷爲國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淮夷下當有與會是淮夷五字因復出而脫也

非可以兵急躁切之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是齊桓之兵急躁之也鄭言急躁意出於彼本或作慘感之者誤也定本云

非可急躁切之公羊爲躁字則慘非也釋文云非可以兵操切之也操音七

刀反一本無兵字又一本兵操作急躁音早報反考此箋躁切即王風箋之躁感急字乃兵字之誤不當二字並有正義本無切字讀急躁之連文者非



于於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本或往下有于於二字衍也依此各本育者皆誤

非可以兵急躁切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切字衍也下文急躁之凡三見此合併以後人用經注本添耳

彼棘作械音義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械誤械是也

故以為二事可以兵病害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事當作非讀下屬上於二字斷句

定本集注皆有于於二字有者是非衍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有者是非衍也六字疑誤衍是

也皆有當作皆無○按六字係校書者語

為既以旬為偏閩本明監本毛本上為字作毛案所改是也

錫山土田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錫下旁添之字山下旁添川字土田下旁添附庸字案釋文云錫山土田本或作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者是因

魯頌之文姜加也又正義云此經無附庸傳云附庸者以土田即是附庸定本集注毛傳皆有附庸二字依此是傳亦有本無附庸者釋文或本當如此故不云因傳加

和者以鬯人掌秬鬯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知誤和是也

以黑黍和一秬二米作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和恐秬誤是也

矢施也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施作弛案釋文云施如字爾雅作施式氏反正義云矢施也謂施陳文憲定本為施字非也依此

是釋文正義二本皆作弛唯定本乃作弛耳孔子閒居引此經皇本作弛載  
釋文其賣施弛古今字見周禮小宰等注泮水觶弛貌釋文云施貌式氏反  
本又作弛同正義中作弛亦可證也

對成王命之辭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集注皆云對成王命之辭  
如其所言非為異本當有誤也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

傳對遂至矢弛

閩本明登本毛本弛作施案所改是也



